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文化中国书系

《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续论  
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的互证

廖名春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 前言

2006年，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楚简《周易》研究”。<sup>①</sup>6年来，围绕这一课题，我陆陆续续写了不少研究楚简《周易》或以楚简《周易》研究的成果来探讨《周易》经传及易学史的论文，汇集起来就形成了本书。更远一点，这也是继2001年出版的《周易经传及易学史新论》之后，我的易学论文的集成（帛书《周易》经传方面的论文除外），所以就称之为“《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续论”。其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不是用传世的《周易》经传及易学史文献来阐发楚简《周易》，就是用出土的简帛《周易》材料来阐发《周易》经传及易学史，所以其副标题就称之为“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的互证”。

001

本书共收入论文27篇。按其内容，分为四编。

第一编为“卦爻辞新考”，共有论文7篇。

“《周易·乾》卦新释”，2006年5月12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韩国周易学会为我召开的专题报告会上发表，后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该文认为《乾》《坤》两卦卦名的本字当为“健”“顺”，揭示了《周易》作为阴阳哲学的本质；“贞”当训为“定”，“利贞”即利于贞静而不争；“夕惕若”之“惕”，和《讼》卦“有孚窒惕”、《小畜》卦“血去惕出”之“惕”，都当训为“止息”；“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与卦辞意义是一致的。《乾》卦有鲜明的主旨，就是主张刚健而不争，刚健而和谐。

“《周易》释‘艰’”，是2011年6月中旬我在广州“第二届中国易道论坛”发表的论文，刊于《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该文认为《周易》

<sup>①</sup> 廖名春，楚简《周易》研究（06BZX 038），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哲学类第38号。





本经的六个“艰”字，不管是《噬嗑》卦九四爻辞、《大畜》卦九三爻辞、《明夷》卦卦辞的“利艰贞”，还是《泰》卦九三爻辞的“艰贞，无咎”、《大壮》卦上六爻辞的“艰则吉”、《大有》卦初九爻辞的“艰则无咎”，“艰”都当读为“限”，其义为限止。而《艮》卦的诸“艮”字，与“限”字同源，当为古今字，所以其音义亦同。以《周易》本经的“艰”字为“艰难”的旧训和以其本字为“嘆”“根”的新说，都是不能成立的。最近，《周易研究》上有与我商榷的文章，可以参看。

“《周易》‘童’义考”，原名“释《周易》之‘童’”，是2007年7月3日我在韩国高丽大学“第三届国际易学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刊于《周易研究》2007年第1期。该文认为《周易》经文的七个“童”字，没有一个能训为童稚、孩童的。除《旅》卦二“童仆”之“童”是名词，应训为奴仆外，《蒙》卦卦辞及其六五爻辞的三个“童”字、《观》卦初六爻辞的“童”字、《大畜》卦六四爻辞的“童”字，都是动词，都当解为“去尽”或“脱”“脱尽”。华南师大中文系的吴辛丑不同意我的这一观点，其论作可以参考。

“《周易》‘惕’义考”，刊于华夏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国际易学研究》第8辑。该文认为《周易》中《乾》卦九二爻辞、《讼》卦卦辞、《小畜》六四爻辞之“惕”（包括《涣》卦上九爻辞之“遯”）字，都应训为止息，《夬》卦九二爻辞之“惕”字，则是“啼”的同音假借。懂得了这一点，这五条卦爻辞的疑难，甚至包括郭店简《六德》篇的“帝号”之迷，就可迎刃而解。

“《周易·夬》卦九二爻辞新释”，2008年10月刊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华国学研究》创刊号。该文根据新出土的楚简、马王堆帛书提供的材料，认为《周易·夬》卦九二爻辞的“惕号”当作“啼号”；“莫夜”当作“莫誉”，即“无誉”；“勿恤”当训为不要停止。爻辞是说啼哭悲号，不值得赞誉。要与之对抗，要战而不止。自虞翻、王弼、孔颖达以来对此爻辞的解释，基本上都是误读。

“《周易·晋》卦爻辞新释”，是我2008年12月7日在台湾高雄师大参加“第二届《易》诠释中的儒道互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后又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

学》2010年第8期全文转载。该文根据新出土文献，对《周易·晋》卦的初六爻辞、六二爻辞、六五爻辞等进行探讨，认为“晋如摧如”即“晋而摧如”，指事业上进而谦退卑让。“晋如愁如”即“晋而愀如”，指事业上进而恭敬谨慎。“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于”应训为“在于”，表原因，“母”应读为“谋”，是说能受此大福，就在于其君王有谋。“失得”即失而复得，不应作“矢得”；“恤”应训为止息，不应训为忧恤；“勿恤”与“失得”不能连读，当归下读。

“《周易》比、履、离、泰四卦爻辞零释”，是我2010年9月16日参加香港“第五届国际易学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刊于《周易研究》2010年第5期。该文认为《周易》比卦初六爻辞“有孚盈缶”之“缶”当读为“饱”，“盈缶”即“盈饱”。履卦初九爻辞“素履”之“素”帛书《易经》本作“错”，当读为“蹠”。“蹠履”，就是敬慎地行走。离卦初九爻辞“履错然”之“错”帛书《易经》本作“昔”，阜阳汉简《周易》作“昔”，本字亦当作“蹠”，义为敬慎。泰卦六四爻辞“不戒，以孚”之“戒”字通“革”，当训为改、除去。“不戒，以孚”即“不革，以孚”，也就是“不改，以孚”。

第二编为“楚简《周易》新释”，共有论文8篇。

“楚简《周易·豫》卦再释”，刊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出土文献研究》第6集。该文认为卦名“豫”当训为“大”而不当训为“乐”。六三爻辞当作“诃豫，悔；迟，又悔”，是说鼓乐而扬扬自得，会有悔恨；悔悟太迟，就会悔上加悔。九四爻辞当作“尤豫，大有得，勿疑朋讼谄”，是说批评骄傲自大，会大有所得，不要怀疑是朋友在说你的坏话。六五爻辞“贞疾，恒不死”，是说纠正骄傲自大的毛病，就会永不败亡。上六爻辞“冥豫，成有渝，无咎”，“成”当读为“诚”。是说消除骄傲自大，诚心改正，则可无咎。不过，最近我又觉得当断句为：“冥豫，成；有渝，无咎。”是说消除骄傲自大，就会有成；改变骄傲自大，则可无咎。

“楚简《周易·大畜》卦再释”，刊于《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该文认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中的楚简本《周易》，对于《周易》文本和其思想的研究极具意义。因而以楚简本







《周易·大畜》卦的6个问题为例，探讨了《周易·大畜》卦的本义，比较了简、帛和传世各本的优劣，评述了整理、研究中的是非利弊。现在看来，笔者关于“不家而食”的释读有误，当依吴辛丑读为“不稼而食”<sup>①</sup>为是。

“楚简《周易·颐》卦卦爻辞试释”，刊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中国哲学与易学》，为庆祝朱伯崑先生八十大寿之作。该文认为卦画所谓“八”，实为阴爻“--”，是抄手为避免阴爻中间断开的部分墨水模糊连成直线以致与阳爻相混而采取的变通办法。简文爻题皆称“六二”“六晶（三）”“六四”“六五”，而不称“八二”“八晶（三）”“八四”“八五”，就是证明。楚简“揣”当为本字，后来假借为“端”或“朵”，京房作“揣”，正反映了古文的原貌。六二爻辞是从正反两面论述颐养的意义。先从正面立论，要重视颐养，努力经营，致力民生。再从反面强调，违反颐养之道，不能成就大事，“征”必有“凶”。六三爻辞当断句为：“六三：弼颐；贞，凶，十年勿用，亡攸利。”“弼颐”，勉力颐养，尽力于颐养；贞定不动，不致力于颐养，就会有“凶”，十年不能施展才用，干不了事。六四爻辞是说对颐养盯住不放（虎视眈眈），追逐的欲望很强（其欲逐逐），无咎，未可厚非，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六五爻辞当断句为：“六五：弼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是说要努力经营；如果止息不动，虽然有吉利，但不能涉险做大事。上九“由颐”就是从颐，顺从颐养，即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厉，吉，利涉大川”，是说有危险，但是吉利的，利于涉险做大事。

“楚简《周易·遯》卦六二爻辞新释”，刊于《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该文结合帛书本和今本《周易》经、传，探讨了楚简《周易》遯卦六二爻辞文字的隶定、句子的断句、文义的释读，认为《遯》卦六二爻辞当作“繫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遂”，是说用黄牛皮绳捆绑起来，没有谁受得了；还是赶快跑吧。爻辞虽然没有用“遯”字，但主旨还是说“遯”，还是说要及时而“遯”。

---

<sup>①</sup> 吴辛丑：《楚简〈周易〉“不家而食”新解》，简帛研究网2004年7月18日，又刊于《周易研究》2004年第6期。

“楚简《周易·睽》卦新释”，刊于《周易研究》2006年第4期。该文结合帛书本、阜阳汉简本和今本《周易》经、传，探讨了楚简《周易》睽卦的卦辞和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爻辞的一些问题，认为六三爻辞当作“见车遇，其牛瘠，其人天且劓”，是说看见牛车停在那里，拉车的牛得了抽风病，赶车的人受了黥刑和劓刑。六五爻辞“噬肤”解为“吃肉”是可行的。《睽》卦的主旨是睽中求合。至六五时，睽违已消失，故曰“悔亡”。大家同上祖庙吃肉，化睽为合，所以“往”无“咎”而“有庆也”。

“从新出简帛释《周易·萃》卦初六爻辞”，是应师兄何晓明之邀而作，刊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该文根据新出土的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提供的线索，认为《周易·萃》卦初六爻辞的“乃乱乃萃”当作“乃乱攸萃”，“若号，一握为笑”当作“若递，一屋为笑”，“勿恤”当训为不要停止。爻辞是说诚信不能保持至终，就会搞乱所会聚起来的人心。如果改而坚持诚信，整个地方的人就会有欢笑。不要停止改过；前往，必无咎害。强调的是要坚持诚信，要勇于改过。

“楚简《周易》校释记（一）”，刊于《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该文探讨了楚简《周易》蒙、需、讼、师、比、大有、谦七卦的异文，指出楚简“晷”作“愬”，应训为止息。楚简“出迎事”，即“出迁事”、作逆事，也就是“讼”。楚简本的“弟”，较之王弼本、帛书《易经》本及帛书易传《昭力》所引之“次”，更近于本字。“原筮”，即恕免他人的折败。爻辞“厥孚交如，威如，吉”，是说其诚信像太阳一样明亮，像父老一样有威望，为人所信服，就会吉利。王弼本的“征邑国”，楚简本作“征邦”是有来源的。汉人避汉高祖刘邦讳改“邦”为“国”，而“邑”疑从“邦”字“邑”旁来，原本当从楚简本作“征邦”。需卦“需”字楚简作“𠂔”，我以为当作“俟”。陈爻则释为“乳”，读为“需”。<sup>①</sup>现在看来，陈爻的意见是正确的。

“楚简《周易》校释记（二）”，刊于《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该文探讨了楚简《周易》随、无妄、咸、恒四卦的异文，对随卦的上六爻

<sup>①</sup> 陈爻：《竹简〈周易〉需卦卦名之字试解》，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29日。按：李零《读上博楚简〈周易〉》（《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一文据其所说是在竹书《周易》发布之前所写，也有此观点。如此，最早释“乳”字的则是李零。此为黄甜甜所指出，特此致谢。





辞，无妄卦的卦辞、六二爻辞、九五爻辞，恒卦的初六爻辞、上九爻辞等都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随卦上六爻辞当作“系而拘之，纵乃憯之，王用享于西山”，是说周文王被商纣王关押在羑里，设计逃脱后产生背弃之心，因而在岐山设祭出师讨纣。无妄卦六二爻辞“不耕获，不菑畲”当依楚简作“不耕而获，不菑之余”。是说不耕种而获得收获，不养殖而取得丰收。九五爻辞“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喜”当读为“譖”，是说得了绝症，有无药可治之痛，无药可治之恨。楚简咸卦九五爻辞“拇”为“脢”之借字。恒卦初六爻辞当作“睿恒，贞，凶，无攸利”，是说远离恒德，坚持不改，就会有凶险，也不会有利益。上六爻辞当依王弼本作“振恒，凶”，是说动摇恒固，有凶险。

第三编为“经传新论”，共有论文5篇。

“二二相耦，相反为义——《周易》卦义新论”，原为2003年11月我在清华大学“清代经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后刊于2004年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的《哲学与文化》月刊第31卷第4期。该文认为《周易》六十四卦不但是“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而且是“二二相耦”、相反为义。《周易》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结构形式决定了其全部三十二个卦组间两卦的意义是相反的。《周易》六十四卦不但卦形是以“对”的形式出现的，其卦义也是以“对”的形式呈现的。“对”是《周易》的基本特点。“二二相耦”、相反为义这一意义结构规律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了解《周易》六十四卦的本义，也有助于正确认识《杂卦传》和《序卦传》，有助于易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从‘乾’‘坤’之本字论《周易》的哲学内涵”，刊于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2008年出版之《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9辑。该文认为《周易》“乾”之本字当为“健”，“坤”之本字当为“顺”，“乾坤”是“健顺”的假借。《周易》本经里尽管没有阴阳二字，但却有二元对待的思想，其概念就是健、顺。健、顺就是阴、阳，健、顺就是刚、柔。孔子和以《易传》为代表的早期文献以“阴阳”解《易》，形式上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就实质而言，是抓住了《周易》二元对待思想的本质，并非是无中生有。

“《说卦传》八卦次序试论”，原名为“八卦次序试论”，收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遯亨集——吕绍纲教授古稀纪念文集》。该文认为帛书《衷》篇的“天地定位”说与《说卦传》的八卦次序说本质上是相同，虽然其卦画的排列体现了严格的次序性，呼应了父母与六子女说，但其配对却违反了“象义相应之理”。所以，也是对《周易》原来八卦次序改造的结果。这样看来，邵雍所谓的文王“后天”易，其实并不晚；而所谓的“先天”八卦次序，其实却是从《周易》八卦次序而来。这些说明《周易》的八卦次序，不应该以《说卦传》为准，而当以本于《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且合于二二为耦、反对为义的乾坤、坎离、震艮、巽兑之序为准。

“《周易·系辞传》乾专直新释”，收入2010年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之郑吉雄主编《周易经传文献新诠》。该文是对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说乾专直，坤翕辟象意》一文<sup>①</sup>的批评，认为《系辞上传》“乾”“专”“直”之“直”不能以本字为读，当为“殖”之假借。所谓“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是说乾静止时专一有定，活动时滋殖繁多，所以能“大生”万物。将乾专直、坤翕辟解释为男女性交是不可信的。夏含夷教授最近在《文史》上有反批评，读者可以参看。

“《周易·杂卦传》的再研究”，是我2004年6月参加台湾辅仁大学召开的“2004年古籍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收入2004年辅仁大学出版、辅仁大学图书馆编之《2004年古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该文对《周易·杂卦传》的文字重加校释，解决了前五十六卦的几处通假、倒文等问题；又进而探讨其末段错简的原因，尝试恢复其原貌；最后讨论了其释卦的体例，认为《杂卦传》解《易》，基本上是“以异相明”，并无真正的“以同相类”。

第四编为“易学史纵横”，共有论文7篇。

“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刊于《周易研究》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长安西仁村西周时期陶拍上的数字卦来源于《周易》类的筮书，

<sup>①</sup> 《文史》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又收入氏著：《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其筮数脱胎于阴阳爻画，其6卦二二相耦，分为3对覆卦，可能是出于覆体为占的需要。

“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写于2000年10月下旬，11月1日上午在山东大学“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过大会发言，后刊于《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又收入台湾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之拙著《新出楚简试论》。该文认为王家台秦墓所出土的易占简当为《归藏》的《郑母经》，“郑母”即“奠母”，“奠母”即“尊母”“帝母”，即以母为尊，以母为主。《周易》豫卦秦简《归藏》为“介”，因此，豫义非乐而当是大。传本《归藏》的规当即《周易》的随，所谓“夬”或“夷”当即寅而非坤，“天目”当为“天曰”。秦简《归藏》的卦名与今本《周易》同者多，与帛书《易经》同者少，以帛书《易经》源于《归藏》而非直接源于今本《周易》的看法是靠不住的。现在看来，此文有两点当予以修正：一是王家台秦简《归藏》不全出于《郑母经》，也有别的篇的内容，先前已有学者指出，其意见是正确的。二是最近刘彬指出，所谓“夬”字实质上是“顺”字。“顺”字“页”上而“川”下，就写作了“夬”。<sup>①</sup>这一意见也是正确的。我以前就论证过，坤卦之“坤”本字当作“顺”，秦简《归藏》将坤卦之“坤”称作“夬（顺）”，正是铁证。

“《左传》《国语》易筮言‘八’解”，原是我2009年8月参加北京语言大学等单位召开的“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后收入方铭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sup>②</sup>又刊于《国学集刊》2012年第1期。该文认为《左传·襄公九年》“遇《艮》之八”、《国语·晋语四》“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及“得《泰》之八”中的“八”，都不是筮数。它们或为古“背”字，或为古“别”字的形讹。

“钱穆先生‘孔子与《周易》关系说’考辨”，原是我2003年10月参加台湾东吴大学“钱穆思想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收入东吴大学钱穆故居管理处2005年10月编印的《钱穆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又刊于

① 刘彬：《帛书〈周易〉“川”卦当释“顺”卦补证》，2011年10月北京“易经哲学专题研讨会”论文。

②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年。

《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后收入拙著《中国学术史新证》。<sup>①</sup>该文认为中国学者最早系统论证孔子与《周易》无涉的当为钱穆先生。但在此之前，日本学者本田成之早已有此说。因此，不能说这一著名的疑古论点没有日本汉学的影响。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记载来看，否定孔子与《周易》经、传有关显然不能成立。

“《周易本义》（点校本）前言”，原是我给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的点校本《周易本义》所作的前言，后刊于《炎黄文化研究》第11辑。<sup>②</sup>该文考察了《周易本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重估了《周易本义》的价值，认为朱熹说《周易》“本是卜筮之书”，没有哲学，没有社会政治思想，简单地否定“圣人作《易》专为说道理以教人”的古训，只能说是误读《周易》的卦爻辞。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实在不能对朱熹的《周易本义》评价过高。客观地说，从“本义”论，朱熹的《周易本义》不是成功之作；但就易学史而言，朱熹的《周易本义》又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今天我们读《周易本义》，意义正在于后者。

“李衡眉易学研究述评”，是纪念师兄李衡眉之作，收入泰山出版社2002年出版之《李衡眉先生纪念文集》。“吕绍纲《易学文选》序”，是2004年9月13日为吕绍纲先生《〈周易〉的哲学精神——吕绍纲易学文选》<sup>③</sup>一书所作的序。这两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吕绍纲老师和李衡眉师兄的易学思想与成果。李衡眉师兄2001年3月27日去世，吕绍纲老师也于2008年2月10日遽归道山。但是他们，特别是吕先生，对我的易学研究影响至深。离开长春20年了，我还经常在梦中与金老、吕先生、各位师兄兄弟相见，梦见与他们在一起问学论易。往往醒过来时，当年的往事还宛在眼前。只是现在，老师中金景芳先生、吕绍纲先生早已驾鹤西去。同学中，李衡眉、常金仓，还有李步嘉、王建，也分别离开了人世。我等师兄兄弟，虽非全属烈士暮年，但距授业恩师的期望，依然任重道远，还得继续努力，争取完成自己的学术规划。

①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

③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附录两篇：

一是“廖名春易学论著目录”，这是自己易学研究的一个清单，便于同行查检。

二是“访大陆《易》学专家廖名春教授”，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庆彰教授2005年3月29日在台北福华教会馆对我作的访谈，由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生何淑苹整理成文字，发表于2007年6月的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7卷第2期。这篇文章，呈现了我的学术生涯和心路历程，也可以说是我多年来易学研究工作的一个系统总结，对于阅读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这应该要感谢林庆彰教授和何淑苹博士的辛勤劳动。台湾与北京虽然空间上距离不近，但两岸学者的心却是真正相通的。

收入本书的论文大部分都在国内外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学术界的同行对此都有所讨论，使我受益匪浅。对我的上述论文有所帮助的同行和给我提供参加学术研讨机会的学者和单位，特别是海峡对岸的学者，我要衷心地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学术的支持和执著。上述论文也基本上在国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刊出过，特别是《周易研究》，对我的支持尤多。我要感谢编辑们的慧眼和对易学的认真。

廖名春

2012年6月13日于北京回龙观

# 目 录

<b>第一编 卦爻辞新考</b> .....	001
《周易·乾》卦新释 .....	003
《周易》释“艰” .....	020
《周易》“童”义考 .....	033
《周易》“惕”义考 .....	040
《周易·夬》卦九二爻辞新释 .....	052
《周易·晋》卦爻辞新释 .....	065
《周易》比、履、离、泰四卦爻辞零释 .....	082
 <b>第二编 楚简《周易》新释</b> .....	091
楚简《周易·豫》卦再释 .....	093
楚简《周易·大畜》卦再释 .....	106
楚简《周易·颐》卦卦爻辞试释 .....	117
楚简《周易·遯》卦六二爻辞新释 .....	126
楚简《周易·睽》卦新释 .....	136
从新出简帛释《周易·萃》卦初六爻辞 .....	148
楚简《周易》校释记（一） .....	159
楚简《周易》校释记（二） .....	174
 <b>第三编 经传新论</b> .....	191
二二相耦，相反为义——《周易》卦义新论 .....	193
从“乾”“坤”之本字论《周易》的哲学内涵 .....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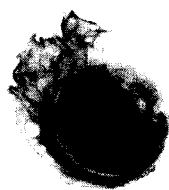






《说卦传》八卦次序试论 .....	228
《周易·系辞传》乾专直新释 .....	237
《周易·杂卦传》的再研究 .....	244
 第四编 易学史纵横 .....	 257
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 .....	259
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 .....	268
《左传》《国语》易筮言“八”解 .....	279
钱穆先生“孔子与《周易》关系说”考辨 .....	293
《周易本义》（点校本）前言 .....	309
李衡眉易学研究述评 .....	319
吕绍纲《易学文选》序 .....	325
 附 录 .....	 331
廖名春易学论著目录 .....	333
访大陆《易》学专家廖名春教授 .....	339

第一编 卦爻辞新考





## 《周易·乾》卦新释

《乾》《坤》号称《周易》之门户，历来治《易》者，没有不重视《乾》《坤》，特别是《乾》卦的。但是，《乾》卦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以前曾做过一些探讨。<sup>①</sup>这次结合新出的简帛文献，对《乾》卦又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供中外易学界的同行们批评。

### 一、“乾”的本字

《乾》卦的卦名“乾”，以前人们都以为是本字。德清俞樾（1821—1907）却提出：“《说卦传》：‘乾，健也；坤，顺也。’而《乾》卦古即谓之‘健’。《象传》‘天行健’即天行乾也。《乾》卦谓之‘健’，故《坤》卦谓之‘顺’矣。”<sup>②</sup>这是说《乾》卦之“乾”“古即谓之‘健’”，根据有三：一是《说卦传》有“乾，健也”之训；二是《大象传》有“天行健”之说，“‘天行健’即天行乾”；三是“《坤》卦谓之‘顺’”，与“顺”反对的“乾”自当“谓之‘健’”。俞樾虽是训诂大家，但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易学界的重视。

俞樾之论六七十年后，原杭州大学教授刘操南（1917—1998）讨论了《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断句。历来人们都是将“天行健”连读，以为“健”是说《乾》卦之德。<sup>③</sup>刘操南却认为这有违《大象传》的体例，此句应断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是释

① 廖名春：《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五考》，《周易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俞樾：《群经平议·周易一》，《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8册，第5页。

③ 如孔颖达《周易正义》。





体，“健”是命卦，“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设辞。<sup>①</sup>

1973年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万多字的帛书。这批珍贵的帛书中，有关《周易》方面的共有两万余字，既有经，又有传。在帛书《易经》里，《乾》卦之“乾”都写作“键”。<sup>②</sup>帛书《易传》共六篇，约一万六千余字。其言“乾坤”、称举《乾》名的有《二三子》<sup>③</sup>《系辞》<sup>④</sup>《衷》3篇，<sup>⑤</sup>“乾”字也毫无例外写作“键”。

1984年，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韩仲民据帛书“乾”作“键”之证，支持了刘说，认为《大象传》此句的断句，应该和其他各卦相同，“天行”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句子，“天行”即天道，指天体的运行，《彖传》多有此说。<sup>⑥</sup>张立文也有相同的意见。<sup>⑦</sup>

《大象传》六十四条中，六十三条都是先释卦象，再点出卦名，最后才得出卦义。比如：“地势，坤”“云雷，屯”“风雷，益”“洊雷，震”“兼山，艮”“随风，巽”“丽泽，兑”。唯独《乾》卦一条不同，这是很难说通的。但“天行”与“地势”句式相同，释“行”为运行，明显与“地势”不协，因为“势”只能作名词解。李镜池（？—1975）已经看出了这一点。<sup>⑧</sup>笔者认为，“天行”之行，应释为阵行、行列、排列。“天行”依《大象传》体例，是指《乾》卦上下经卦之象，《乾》卦上下卦皆由经卦☰组成，乾为天，两经卦☰乾相重为复卦☰乾，故重卦☰乾之象为“天行”、天之阵行。将“天行健”“地势坤”连读，否认“健”为卦名，不合《大象传》释象名卦以明卦义之通例。所以，从《大象传》来看，“健”就是卦名。

① 刘操南：《周易大象例说》，《光明日报》1962年10月19日。

② 见傅举有、陈松长编著：《马王堆汉墓文物》图版，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③ 见《马王堆汉墓研究论文集——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图版2-5，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

④ 见傅举有、陈松长编著：《马王堆汉墓文物》图版，第118—126页。

⑤ 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图1-4，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⑥ 韩仲民：《帛书〈周易〉释疑一例——“天行健”究应如何解释》，《文物天地》1984年第5期。

⑦ 张立文：《帛书周易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⑧ 李镜池：《谈易传大象的体例》，《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俞樾从“《坤》卦谓之‘顺’”的角度论证“乾”自当“谓之‘健’”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俞樾指出：“‘𠄎’即‘川’字，非坤字也。疑‘𠄎’当读为‘顺’。……此作‘𠄎’者，乃‘顺’之段字。‘顺’从‘川’声，古文以声为主，故‘顺’或作‘川’。”<sup>①</sup>《坤》卦之“坤”，早期传世文献或写作“𠄎”，或写作“𠄎”；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中则都写作“川”。“川”“𠄎”是“𠄎”的不同写法，而“𠄎”就是“顺”。“川”“𠄎”“𠄎”皆为“顺”字早期的写法。《坤》卦本为《𠄎》卦，“坤”是后起的会意字，“坤”作为卦名当属后起。<sup>②</sup>《坤》卦本名为“顺（𠄎）”，作为阴阳相对的对立卦，《乾》《坤》对举，一为柔顺，一为刚健，卦画相反，卦义也相对。《乾》卦之“乾”当作“健”，是非常自然的。

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中的“键”，多数人认为是“乾”字的假借。比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sup>③</sup>和于豪亮的《帛书〈周易〉》<sup>④</sup>两文，就是这样处理的。而邓球柏则认为“键”是本字。他说：“卦名以键列于六十四卦之首，盖以此为六十四卦之门户（即关键）。键，引申为门锁、关键、关闭、封锁、囚禁等义。”<sup>⑤</sup>其实，《周易》是阴阳哲学。马王堆帛书《周易》的“键”，是“刚健”之“健”的假借。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乾”皆写做“键”，正证明了《大象传》“乾”作“健”的正确。《乾》《坤》两卦都是纯阳、纯阴之卦，所以其卦名分别称之为“健”和“顺”，刚健和柔顺，也就是阴、阳。《乾》《坤》两卦卦名的本字，正揭示了《周易》作为阴阳哲学的本质。

## 二、“贞”的本义

《乾》卦卦辞的解释，时人和前贤有很大的不同。

《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

① 俞樾：《群经平议·周易一》，《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第178册，第5页。

② 详见廖名春：《坤卦卦名探原——兼论八卦卦气说产生的时代》，《东南学术》2000年第1期。

③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④ 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⑤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文言传》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乾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乾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

孔颖达（574—648）疏：“‘元、亨、利、贞’者，是乾之四德也。《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此卦之德，有纯阳之性，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sup>①</sup>

朱熹（1130—1200）将“元亨利贞”释为“大亨而利于正”，主张“元亨”连读。<sup>②</sup>已为现代学者多所接受。元，始，极。元亨，大为亨通，至为亨通。高亨则读“亨”为“享”，以为“元亨”为“大亨之祭”。<sup>③</sup>吾友李申颇信其说。<sup>④</sup>问题是尽管“亨”“享”同源，但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周易》及马王堆帛书本《周易》来看，古人还是分得很清楚的。在战国楚竹书本《周易》中，“亨”字皆作“卿”，而“享”字则作“𠂔”。如《需》卦卦辞“光亨”，竹书本作“光卿”；《谦》卦卦辞“谦，亨”，竹书本作“谦卿”；《随》卦卦辞“元亨”，竹书本作“元卿”；<sup>⑤</sup>而《随》卦上六爻辞“王用亨于西山”之“亨”实为“享”字，故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载：“陆许两反，云：祭也。”吕祖谦（1137—1181）《古易音训》引晁氏曰：“京、虞、陆绩、一行作‘享’，祭也。”<sup>⑥</sup>竹书本正作“𠂔”。这说明战国楚竹书本《周易》并没有将“亨”当做“享祭”之“享”。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也是如此，今本的“享”字，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1册，第171页。

② 《朱子五经语类》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五经总义类。

③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卷一，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第1页。

④ 李申等：《周易经传译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按：此书由李申主编，由李申、王博、王德有、郑万耕、廖名春分著，但基本体现了李申的易学观点。

⑤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⑥ [宋]吕祖谦撰、[清]宋咸熙辑：《古易音训》，《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1册，第34页。

皆写作“芳”。如《损》卦卦辞“二簋可用享”，帛书本“享”作“芳”。《损》卦九二、九五爻辞的“利用享祀”“利用祭祀”，帛书本都写作“利用芳祀”。《益》卦六二爻辞的“王用享于帝”，帛书本作“王用芳于帝”。《大有》卦九三爻辞的“公用亨于天子”、《随》卦上六爻辞的“王用亨于西山”，“亨”字实际都是“享祭”之“享”，<sup>①</sup>帛书本都写作“芳”。而今本《周易》的“亨”字，帛书本除《乾》卦“元亨”之“亨”误作“享”外，其他都作“亨”，与今本同。<sup>②</sup>从战国楚竹书本《周易》严格区分“卿”“宫”，帛书本“芳”“亨”不混的情况看，高亨以“元亨”为“大亨之祭”说是不可信的。

“贞”字，从《彖传》到《子夏传》，到孔颖达《正义》都释为“正”。《文言传》“贞固足以乾事”则是释其为“固”。<sup>③</sup>自程颐（1033—1107）而朱熹，始糅合二说，释为“正而固”。如《文公易说》记载：“伊川说‘贞’字只以为正，恐未足以尽‘贞’之义，须是说正而固。”“先生曰：‘贞者，正而固也。’”<sup>④</sup>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易学界开始释“贞”为“占问”，并从此蔚为主流。

王树枏（1857—1937）说：《周易》凡言“贞”者，皆“占”之假字。“贞”上从卜，其义可知。“贞”“占”一声之转。《周礼·春官·天府》：“季冬陈玉以贞来岁之孳恶。”郑注云：……郑司农云：“贞，问也。《易》曰：‘师，贞丈人，吉。’问于丈人。”……按：“问”即“占”也。先郑以“贞丈人”为“问”“丈人”，据此可以类推全书“贞”字之义。……“利贞”者，利于占也。<sup>⑤</sup>

过了约十年，这又成了“古史辨”运动中《周易》研究的一个代表性论点。李镜池说：“直到大批的殷墟甲骨被发现，卜辞中几乎每条都用着

① 朱熹《周易本义·大有》就将此两“亨”字释为“亨献”，实质是读作了“享”。

② 详见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马王堆帛书〈易经〉》，《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1册。

③ 《左传·襄公九年》所记“穆姜”说同。


④ 《文公易说》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王树枏：《周易释贞·乾元亨利贞》，《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40册，第185—186页，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十三年刻陶庐丛刻本。







这个‘贞’字，于是‘贞’的本能才恢复……从上面这些占词看来，可知贞之为卜问而非‘正’……‘贞’的本义，我们可以断定是‘问’的意思。甲骨卜辞中的是贞之于龟，《周易》卦爻辞的贞是贞之于蓍。”<sup>①</sup>

40年代后期，高亨（1900—1986）《周易古经今注》一书出，也认为：“用龟以卜而问事，既谓之贞，则用蓍以筮而问事，自可谓之贞，故《周易》贞可训为筮问，以常用之词释之，即占问也。”<sup>②</sup>因此说《乾》卦“利贞犹言利占也”。<sup>③</sup>影响之大，几成定论。

甲骨学界对甲骨文“贞”的意义有过长期探讨。从刘鹗（1857—1909）、孙诒让（1848—1908）、罗振玉（1866—1940）以来，中国学者都认为是卜问、问。但后来香港的饶宗颐及海外汉学界的基德炜（David N. Keighley）、舒莱、倪德卫（David S. Nivison）、拉夫布莱（Lefevre）、高岛谦一等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sup>④</sup>

近年来，就《周易》“贞”字的意义，曹福敬、饶宗颐、吴辛丑（吴新楚）、张玉金发表了值得注意的专题论文。饶宗颐坚持“正”的旧训；<sup>⑤</sup>曹福敬则认为“贞”大部分还得训“正”，少部分应训为“定”。<sup>⑥</sup>吴辛丑对《周易》经文的“贞”字进行语法分析，认为都得解为“占问”，不能有“正”或“固”之解；<sup>⑦</sup>张玉金认为《周易》经文的“贞”字和甲骨文都得解为“占问”，批驳了饶宗颐及海外汉学家的意见。<sup>⑧</sup>

笔者认为《周易》中的“贞”字，基本意义是“定”，引申义是“正”。由“定”的坚定不移，固守不变而引申为坚持原则、坚持为正；由“定”引申而又有“正”“固”“信”等义。<sup>⑨</sup>

① 李镜池：《周易筮辞考》，顾颉刚编著：《古史辨》，朴社，1931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3册，第195—202页。按：据文末尾记，此文写于1930年12月。

②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2页。

③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卷一，第1页。

④ 详见张玉金：《甲骨文中的“贞”和〈易经〉中的“贞”》，长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2期。

⑤ 饶宗颐：《“贞”的哲学》，《华学》第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⑥ 曹福敬：《〈易经〉“贞”析义》，《齐鲁学刊》1987年第5期。

⑦ 吴辛丑：《从语法角度看〈周易〉“贞”字的训诂》，《语文月刊》1991年第9期；《〈周易〉“贞”字结构分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⑧ 张玉金：《甲骨文中的“贞”和〈易经〉中的“贞”》。

⑨ 详见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0—171页。

甲骨文、金文中，“贞”“鼎”本同字。“贞”字所从之“贝”实即鼎。《说文》：“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贄。一曰鼎省声，京房所说。”郭沫若（1892—1978）指出：“古乃假鼎为贞，后益之以卜而成鼎（贞）字，以鼎为声。金文复多假鼎为鼎。许说‘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者，可改云‘金文以鼎为鼎，卜辞以鼎为鼎’。鼎贝形近，故鼎乃讹变为贞也。”<sup>①</sup>陈初生说：“甲骨文中以鼎为贞，如𠩺、𠩻、𠩼、𠩽为鼎之象形，或稍加变化作𠩾、𠩿、𠩿。金文利簋字仍像鼎形。后来为与鼎字区别，乃增卜而以鼎为声。因鼎、贝二字古形相近，声符鼎讹为贝，字便成贞了。”<sup>②</sup>

鼎，定也。因而贞也有定义。《释名·释言语》：“贞，定也，精定不动惑也。”《系辞传》：“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贞夫一”，对“天下之动”而言，“贞”就是“定”。《逸周书·祭公》：“维天贞文王之董用威。”俞樾按：“贞，当训定。”<sup>③</sup>《文言传》：“贞固足以乾事。”（《左传·襄公九年》同）王引之（1766—1834）：“则固守之谓贞。”<sup>④</sup>俞樾：“是贞有固义。”<sup>⑤</sup>“贞”有“固”义，与“定”义同。讼卦九四爻辞：“安贞，吉。”《小象》曰：“安贞不失也。”王引之：“谓安静不犯，不失其正。”<sup>⑥</sup>是释“贞”为“静”。定、固、静，意义相近，都是不动的意思。<sup>⑦</sup>《乾》卦卦辞的“利贞”，即利于贞定。此指不争着为“首”，与下文用辞“见群龙无首，吉”义近。如果训“贞”为“正”，则具体所指不清楚，与下面的用辞“见群龙无首，吉”就失去了联系。

而训“贞”为“贞问”之说，实质上存在三大问题：

一是与爻辞相矛盾。《乾》卦不是全“吉”之卦。“初九，潜龙勿用”，“上九，亢龙有悔”，都不能说是“吉”或“利”。将“元亨，利贞”

① 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25页。

② 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6页。

③ 俞樾：《群经平议·周书》，《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第178册，第117页。

④ 王引之：《经义述闻·周易上》，《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第174册，第286页。

⑤ 俞樾：《春秋名字解诂补义》，《皇清经解续编》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017页。

⑥ 王引之：《经义述闻·周易上》，《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第174册，第286页。

⑦ “虞氏说‘贞’有二义：失位者以之正为贞，得位者以不动为贞。”参见曹元弼：《复礼堂文集》，中华文史丛书之四十六，台湾：华文书局，民国六年刊本影印，第106页。





解为“大为亨通，贞问有利”，则《乾》卦变成了全“吉”之卦，这样就难以解释初九、上九爻辞。

二是与甲骨文的语序不合。甲骨文都是命辞在前，占辞、验辞在后，先“贞”而后占验。比如：

癸未卜，贞：旬亡田？六月在■。（《甲骨文合集》16689）

癸丑卜，王贞：旬亡田？在四月甲寅酒翌自上甲。（《甲骨文合集》22669）

癸巳卜，贞：旬亡田？丁酉雨，己雨，庚亦雨。（《甲骨文合集》12715）

癸亥卜，贞：旬二月乙丑夕雨？丁卯明雨，戊小采日雨，之[风]，己明启。（《甲骨文合集》21016）

没有将“贞”置于占辞、验辞后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贞问是未知而求知，如果已经知道结果了，就没有必要再贞问。《乾》卦的“贞”是“贞问”，像甲骨文一样，正常的语序应该是：“贞，元亨，利”。“贞”是命辞，“元亨，利”是占辞。贞问是否“元亨”？是否“利”？占验的结果是“元亨，利”。但现在是已经知道“元亨，利”了，还用得着“贞问”吗？所以，将《乾》卦的“贞”释为“贞问”，就是在甲骨文里，也是说不通的。

三是在文义上多余。曹福敬指出：凡占断之辞，不加作为“问”义的“贞”字而其义自明。如“劳谦，君子有终，吉”（《谦》九三），“何天之衢，亨”（《大畜》上九），“剥床以肤，凶”（《剥》六四），“乾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蛊》初六）等，这类词句皆未加“贞”字，但“吉”“亨”“凶”“厉”“无咎”等“占问”结果皆明白无误。以此类推，《易》中加“贞”字表示“占问”的结果皆无必要。如“外比之，贞，吉”（《比》六四），直曰“外比之，吉”即可，何必加一“贞”字？“翰音登于天，贞凶”（《中孚》上九），直曰“翰音登于天，凶”即可，何必曰“贞凶”？其他如“贞吝”“贞厉”“利贞”“可贞”“不可贞”，皆可把作为“问”义的“贞”字省去，只曰“吝”“厉”“利”“可”“不可”即明。如此，“贞”就是赘语。《周易》经文字不足五千字，就有这

么多的赘语，显然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所以，训“贞”为“贞问”，貌似圆融，实不可取。而训“贞”为“定”，既可本“正”“固”之旧注而出新，又验之卦爻辞而文义无一不合，当为正论。<sup>②</sup>

由此可知《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是说：刚健，大为亨通，利于贞静而不争。《乾》卦的主旨就是提倡“乾”而“贞”，刚健而又

### 三、“惕”义新解

孔颖达解释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阳而得位，故称‘君子’；在忧危之地，故‘终日乾乾’，言每恒终竟此日，健健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夕惕’者，谓终竟此日后至向夕之时，犹怀忧惕。‘若厉’者，若，如也；厉，危也。言寻常忧惧恒如倾危，乃得无咎。谓既能如此戒慎，则无罪咎；如其不然，则有咎。”<sup>③</sup>

后来易家皆本《正义》说，认为九三爻辞是说“君子日则龟勉，夕则惕惧，虽处危境，亦可无咎”。<sup>④</sup>这种解释，表面上文从字顺，实际有很大的误读。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二三子》篇记载：“《卦》曰：‘君子终日键键，夕沂若，厉，无咎。’孔子曰：此言君子务时，时至而动，□□□□□□屈力以成功，亦日中而不止，时年至而不淹。君子之务时，猷驰驱也。故曰：‘君子终日键键’。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故曰：‘夕沂若，厉，无咎。’”<sup>⑤</sup>

帛书所载孔子对此爻辞的解释突出一个“时”字。“君子终日键键”，

① 详见曹福敬：《〈易经〉“贞”析义》，《齐鲁学刊》1987年第5期。

② 关于《周易》全部“贞”字的考察，笔者拟另撰专文讨论。

③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1册，第173页。

④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第163页。类似的解释可见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页；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第6页；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页。

⑤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二三子》，《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1册，第17页。





是“君子务时，时至而动”；“夕沂若，厉，无咎”，是“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也就是说，孔子认为这一段爻辞“君子终日键键”是讲君子在“时至”的情况下，要抓住时机，顺时而动，奋发有为，自强不息；“夕沂若”是讲君子在“时尽”的情况下，要“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即时机未到之时，要静止下来，养精蓄锐，休养生息，待时而动。这样，能动能静，一切依时而行，即使面临险境，也能免遭咎害。

帛书《易》《衷》篇对这一段爻辞也有解释：“子曰……‘君子冬日键键’，用也；‘夕沂若，厉，无咎’，息也。”“《易》曰：‘君子冬日键键，夕沂若，厉，无咎。’子曰：知息也，何咎之有？人不渊不跃，则不见□□□□□反居亅□□。”<sup>①</sup>

“‘君子冬日键键’，用也；‘夕沂若，厉，无咎’，息也”，意思与《二三子》篇一样，“日”“夕”，在这里成了“时至”“时尽”的代名词；“用”“息”成了君子在不同的境遇（时）下的不同表现。孔子认为“冬日键键”，是讲君子在“时至”之时要努力用事；“夕沂若”，是讲君子于“时尽”之际要知道及时休息。所谓“知息也，何咎之有”，就是说懂得及时止息，就不会有什么咎害。

这里的“沂”字，《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作“泥”<sup>②</sup>，韩仲民《帛〈易〉六十四卦校注》同。<sup>③</sup>但验诸字形，从帛书《六十四卦》到帛书《二三子》《衷》篇，此字皆从水从斤，不能隶定作“泥”。同时“泥”今本何以作“惕”，难以回答。从字形上看，两字形体相距太远；<sup>④</sup>从字音上看，“泥”古音属脂部泥母，“惕”属锡部透母，不存在通借的可能性。<sup>⑤</sup>而“沂”字古音属微部疑母，从“斤”之字如析、晰、薪、浙、蜥与从“易”之字锡、惕古音皆为锡部心母。<sup>⑥</sup>文献中从“斤”之字与从

①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衷》，《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1册，第31、32页。

②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③ 韩仲民：《帛易说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

④ 张立文认为“泥”可能为“易”，“泥”通“惕”，“易”通“惕”，“惕”“惕”形近而讹。见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第5页。按：此字字形与“易”相距太远，张说难以成立。

⑤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9、128页。

⑥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第154、138页。

“易”之字时有通借。帛书里的“沂”，本字应为“析”。析、惕两字，音义皆同。《淮南子·人间》：“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间。”<sup>①</sup>“析惕”与“翱翔”相对，“翱翔”为同义词，“析惕”两字也当义近。析，字亦作愬。《玉篇·心部》：“愬，忧也。”“惕，忧也。”《广韵·锡韵》：“愬，敬也。”《说文·心部》“惕，敬也。”《玉篇·心部》：“愬，同惕。”《集韵·锡韵》：“惕，古书作愬。”愬、愬（惕）实为一字的异写。析有解除之义。宋玉《风赋》：“清清泠泠，愈病析醒。”李善（约630—689）注引应劭（约153—196）曰：“析，解也。”《汉书·礼乐志》：“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醒。”《盐铁论·散不足》：“今宾昏酒食，接连相因，析醒什半，弃事相随，虑无乏日。”“析”都作解除讲。上引《淮南子·人间》：“析惕乎虹蜺之间。”“析惕”一本作“倘佯”。倘佯，安闲自得貌。韩愈（768—824）《送李愿归盘谷序》：“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倘佯。”陈亮（1143—1194）《何少嘉墓志铭》：“少嘉时其起居，使得倘佯以自养。”“析惕”似乎也有安闲自得之义。帛书“夕沂若”，沂即析（愬），由解除引申为安闲休息。由于析与愬通，而愬愬（惕）实为一字的异写，故今本皆作“夕惕若”。由此可知，“惕”字之义就是止、息。

这一理解在《淮南子·人间》的解释中也可得到印证：“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而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sup>②</sup>

“‘终日乾乾’，以阳动也”，与帛书易传《二三子》“时至而动，□□□□□□屈力以成功，亦日中而不止，时年至而不淹。君子之务时，猷驰驱也。故曰：‘君子终日键键’”、《衷》“‘君子冬日键键’，用也”说同。“阳”就是“时至”，“动”就是“驰驱”“用”。“‘夕惕若厉’，以阴息也”，与帛书易传《二三子》“时尽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衷》“‘夕沂若，厉，无咎’，息也”说同。“阴”就是“时尽”，“息”就是“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因日而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

①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99—1900页。

②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第1916页。





说明这条爻辞就是讲的因时而动、因时而止的道理。“惕”就是“息”。

由此可知，《乾》卦九三爻辞并非是说“君子日则黽勉，夕则惕惧”，而是说君子日则黽勉，夕则安闲休息，虽处危境，亦可无咎。

由此来看《文言传》的解释：“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终日乾乾’，行事也……‘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所谓“居上位”是指“时至”，“在下位”指“时尽”。“乾乾因其时而惕”即因其时而乾乾，因其时而惕，义与《淮南子·人间》“因日而动，因夜以息”同。如果是“日则黽勉，夕则惕惧”，又何必说“因其时”“与时偕行”呢？由此可知，《文言传》等解释爻辞强调一个“时”字，完全符合爻辞的本义。因其时而乾乾，因其时而止息，是动静的辩证观，也就是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礼记·杂记》）。①

除此，经文还有三个“惕”字，其中有两个可训为止息。如《讼》卦卦辞的“有孚窒惕”，“惕”帛书本作“宁”，“宁”也是止息。《小畜》卦六四爻辞“有孚，血去惕出，无咎”的“血”“惕”，就是《讼》卦卦辞的“窒惕”。因为《讼》卦卦辞的“窒”，帛书《易经》作“洫”。“血去惕出”即“窒去惕出”，是“窒惕”之反，对诚信止息的否定。“惕”义为止息，也应该很清楚。至于《夬》卦九二爻辞之“惕号”之“惕”，则当读为“啼”。② 这些，也可以支持、印证上文的解释。

#### 四、用辞的意蕴

《周易·乾》卦有“用九”、《坤》卦有“用六”。“用九”“用六”之“用”，王弼（226—249）注、孔颖达正义皆用通行义作解，后来易家多袭之。

① 详见廖名春：《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五考》，《周易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详见廖名春：《〈周易〉惕义考——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的互证》，《国际易学研究》第八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经》中，“用九”“用六”之“用”，皆写作“迴”。<sup>①</sup>帛书整理小组为代表的多数专家都认为“用”为本字，“迴”为假借。邓球柏则以“迴”为本字，依《广韵》解为“过”，认为：“《周易》每一卦本来都只有六爻，因而也就只有六条爻辞相对应。但《键》《川》两卦却各多出了一条爻辞。《键》卦六阳爻，过此六爻则过九也，故题之曰‘迴九’……‘迴六’，过六。”<sup>②</sup>

张立文也以“迴”为本字，认为“迴”有通、达义，“迴（用）九”，犹通达九或同为九，迴六犹言通六，“用九”作“迴九”为佳。<sup>③</sup>

高亨指出：“用当读为迴。迴，通也……用九犹通九，谓六爻皆九也。”可谓凿破鸿蒙，一言中的。<sup>④</sup>

通行本之“用”与帛书《易经》之“迴”，皆非本字。它们的本字皆当作“通”。今本《系辞》“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通”帛书本作“迴”；今本《系辞》“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帛书《系辞》也作“迴”；其他如“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诸“通”字，帛书《系辞》皆作“迴”。<sup>⑤</sup>帛书《系辞》和帛书《易经》的字迹相同，论者认为当系同一书手所书。<sup>⑥</sup>帛书《系辞》“迴”的本字都作“通”，帛书《易经》中的“迴九”“迴六”之“迴”的本字亦当作“通”。

今本《周易》“用九”“用六”之“用”，本字亦当作“通”。“通”从辵、从甬。古“甬”“用”二字形近音同，故常通用。《曾姬无恤壶》：“甬乍宗彝尊壶，后嗣甬之，职才王室。”两“甬”均读为“用”。《江小

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②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2、217页。

③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第11、314页。

④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卷一，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59—60页。按：高氏谓“爻辞言：群龙出现于天空，其头被云遮住。此比喻众人俱得志而飞腾，自为吉”，其说不可信。

⑤ 傅举有、陈松长编著：《马王堆汉墓文物·图版》，第118—126页。

⑥ 如李学勤就说“《周易》经传……等，审其字体，也出于同一抄手”。见《论〈经法·大分〉及〈经·十大〉标题》，《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4年，第298、299页。







仲鼎》：“江小中母生自乍甬鬲。”“甬”也读为用。<sup>①</sup>“甬”可读为“用”，“通”也可写作“用”。

“用九”“用六”之“用”，义为全、皆。《孟子·告子上》：“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其“通”之用法与此同。

《乾》卦六爻筮数全为九，故称“通九”；《坤》卦六爻筮数全为六，故称“通六”。“通”，后人或作“用”，或作“通”，皆为假借。所以，“用九”即六爻皆为九，“用六”即六爻皆为六。《周易》六十四卦只有乾卦六爻都是九，都是阳爻，其他卦都不是如此，所以只有乾卦有“用（通）九”。也只有坤卦六爻都是六，都是阴爻，其他卦都不是如此，所以也只有坤卦有“用（通）六”。<sup>②</sup>

关于《乾》卦用辞的意义，前贤时人也有不同的认识。

《小象传》：“‘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强调用辞说《乾》卦的基本精神是不能争做首领。王弼注：“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故《乾》吉在‘无首’。”孔颖达疏：“‘群龙’之义，以‘无首’为‘吉’。”程颐传：“观诸阳之义，无为首则吉也。以刚为天下先，凶之道也。”<sup>③</sup> 都有相同的认识。

欧阳修（1007—1072）则提出“变占”说，谓：“《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阳过乎亢则灾，数至九而必变，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为首也’。阴柔之动，多人于邪，圣人因其变以戒之，故曰‘利永贞’。”<sup>④</sup> 朱熹本之，说：“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变爻占也。遇《乾》而六爻皆变，则为阴。故有‘群龙无首’之象，即《坤》‘利牝马之贞’也。言群龙而却无头，刚而能柔，则吉也。遇《坤》而六爻皆变，则为阳，故有‘利永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贞’也。此揲蓍之法。”并批评说：“凡说文字，须有情理方是。‘用九’

① 例见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年，第546页。

② 详见廖名春：《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五考》，这次有一定修正。

③ 《伊川易传》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④ 欧阳修：《易童子问》，《文忠集》卷七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当如欧公说方有情理，某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这般处。”<sup>①</sup>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是说：六爻都是九，群龙出现而不争抢着作首领，吉利。从用辞的本文看，是强调刚健而不争。“群龙”，也就是“用（通）九”。都是阳刚，容易相争而不让，故用辞提倡“无首，吉”。所谓“无首，吉”，也就是卦辞所谓“利贞”，以静、以不争为利。《彖传》说：“保合大和，乃‘利贞’。”这里的“无首”“贞”，实质就是“和”。“无首，吉”，“利贞”，都是强调和谐。由此看，《小象传》、王弼注、孔颖达疏、程颐传对用辞的上述阐发都是信而有征的。

而所谓的“变占”说，可谓言似有理，查无实据。“遇《乾》而六爻皆变，则为阴”，《乾》卦用辞本身只告诉我们：在“用（通）九”的情况下，在阳刚强盛之时，要注意不争。并没有说有阳变阴之事，并没有说“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变爻占也”，这是欧阳修、朱熹的创意，而非《乾》卦经文的本义。从义理而言，《乾》之“群龙，无首”，是对阳刚“群龙”提倡不争；《坤》之“利牝马之贞”，是主张下不与上争，两者性质迥然不同，说阳刚强盛要注意不争，又有什么必要引下不与上争之说呢？

所以，只要读懂了用辞，就会知道其哲理十分明了。所谓“变占”说只能是蛇足而已。朱熹以此批评程《传》，只讲义理，不谈“情理”（卜筮），实不可取。

## 五、《乾》卦的精神

《周易》到底是一部哲理之书还是一部卜筮之书？中国大陆学界颇有争议。李镜池说：“前人以为《周易》是一部哲学书，我们现在以为《周易》原来是一部卜筮书，虽则其中也包含有一些哲学思想。”<sup>②</sup>这一观点目前应该是相当流行的。<sup>③</sup>

一叶可以知秋。从《乾》卦这一个案的分析，应该能得出明确的答案。

① 《朱子语类》卷六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② 李镜池：《周易卦名考释》，《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一期。

③ 比如中国哲学界的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张立文、余敦康等都属于《周易》为卜筮之书论者，主流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著作都视《周易》为卜筮之书。





《乾》卦有鲜明的主旨，就是主张刚健而不争，刚健而和谐。《乾》卦主张刚健，大家没有争议。但主张不争，主张和谐，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系辞传》）了。其实，“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表现非常明显。“用（通）九”而“见群龙”，是阳刚之“健”；“群龙无首”而称“吉”，则是以不争为吉，以谦和为吉。卦辞是一卦之主，其虽然肯定“乾（健），元亨”，说刚健是至为亨通，但落脚点确是“利贞”，以不争，也就是和谐为利。所以，从卦辞到用辞，《乾》卦主旋律都是强调刚健而不争。讲《乾》卦，只讲刚健有为而忽视其“贞”“无首”的一面，只能说是蔽于一曲。帛书《衷》篇说：“健之至德，刚而能让。”<sup>①</sup>这里的“能让”，正是就卦辞的“贞”、用辞的“无首”而言的。“健之至德”是“刚而能让”，与我们说《乾》卦的主旨，是主张刚健而不争，刚健而和谐完全是一致的。从爻辞的角度而言，只讲刚健有为，既不能解释初九的“潜龙，勿用”，也不能解释九三的“夕惕”，更不能解释上九的“亢龙，有悔”。可以说，《乾》卦的六爻，九二“见龙在田”、九三“君子终日乾乾”、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都是说的刚健有为，而初九“潜龙，勿用”、九三的“夕惕”、上九的“亢龙，有悔”，说的都是守静不争。六爻爻辞尽管变化纷繁，但都没有越出卦辞、用辞的思想。因此，说《乾》卦没有系统的哲理，是不能成立的。

《乾》卦又蕴涵着辩证的方法论原则。孔子解《易》极其重“时”，从《文言传》所载“子曰”到帛书易传的《二三子》《衷》《要》篇，都有不少的记载。特别是帛书易传的《二三子》篇，孔子以“时”论《易》简直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不厌其烦。今本《易传》，特别是《文言传》和《彖传》解《乾》卦而论“时”，更为突出。“时”论是富有中国特色的辩证法，但到底是《周易》经文固有的，还是《易传》“加上”去的，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如果《周易》经文本身固有系统的“时”的精神，再否定《周易》为哲理之书，实在是难以交代。所以，中国大陆学界的主流认为“时”论是到《易传》时才产生，《周易》经文并没有“时”的思想。

<sup>①</sup>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马王堆帛书〈衷〉》，《续修四库全书》，第1册，第32页。

这是“孔子之《易》”而非“文王之《易》”。<sup>①</sup>但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乾》卦卦爻辞的实际。

《乾》卦六龙，历经“潜”“在田”“在渊”“在天”“亢”等不同的阶段，而有“勿用”“利见大人”“有悔”等种种不同的表现，说明的道理是什么？只能是“时”，就是不能违时，只能依时而行。

这种重“时”的思想，在九三爻辞中尤其突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终日”，整个白天，是工作的时候，就得“乾乾”，健之又健，努力工作。“夕”，是晚上，晚上是休息的时候，就得“惕若”，及时止息，好好休息。这样，即使有“厉”也能“无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切依时而行，“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不是讲“时”又是讲什么？可以说，《乾》卦六爻，虽然没有一个“时”字，但没有哪一爻不是在说“时”。“时”是“乾”卦的核心精神。

此外，上九爻辞“亢龙”之所以“有悔”，就是因为“物壮则老”“物极必反”。不然，“亢龙”之“悔”又从何而来？

懂得了《乾》卦的主旨，懂得了《乾》卦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就应该说，《乾》卦不但有系统的哲理，而且其哲理是相当深刻而独到的。

从其他六十三卦的情况来看，也能得出与《乾》卦一样的结论。<sup>②</sup>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信哉！

① 朱伯崑甚至说：“孔子没有提出‘时’的观念作为行为的准则，推崇‘时’始于孟子。”见氏著：《易学哲学史》，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年，第1册，第44页。

② 可系统参看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





## 《周易》释“艰”

《周易》本经“艰”字六见，历来的注家大多以“艰难”之“艰”解之。其实，《周易》本经的“艰”字皆非本字，皆为“限”字之借，其义当为限止。下面，试为论证。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 一、释“艰则吉”与“艰则无咎”

《周易·大壮》卦上六爻辞为：“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sup>①</sup>

虞翻（164—233）注：“坎为艰，得位应三利上，故‘艰则吉’。”<sup>②</sup>是以“艰”为坎险。王弼（226—249）注：“苟定其分，固志在一，以斯自处，则忧患消亡，故曰‘艰则吉’也。”<sup>③</sup>是以“艰”为“忧患”。

但艰险、忧患又怎能吉利？前人的解释虽各有千秋，但本质上都是增字为训。

虞翻注以《大壮》卦䷗上六爻阴爻居偶数之位，是为“得位”，上六爻与九三爻有“应”而利于上爻，所以是虽艰险，也会得吉。<sup>④</sup>这是明知爻辞本身说不清，不得而以爻位说为解。

《周易折中》：“‘艰则吉’者，知其难而不敢轻易以处之也，故可进则进，不可进则退。”<sup>⑤</sup>高亨（1900—1986）也说：“处艰难之时，存惕戒

① 王弼：《周易注》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③ 王弼：《周易注》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④ 李道平的解释稍有不同。见氏著《周易集解纂疏》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36页。

⑤ 李光地等：《周易折中》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之心，不敢轻举妄动，则无此患，故又曰‘艰则吉’。”<sup>①</sup>将“艰”解为“知其难而不敢轻易以处之也”或“处艰难之时，存惕戒之心，不敢轻举妄动”，都增加了太多的内容，其增字为训的功夫，较之虞翻和王弼，可谓后来居上。

古贤今人解释“艰则吉”如此迂曲晦涩，原因就是不懂得“艰”非本字，乃为借字。王引之（1769—1834）云：“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焕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籀为病矣。”<sup>②</sup>其实，“艰则吉”之“艰”当读为“限”，训为“限止”。《杂卦传》：“《大壮》则止。”正是以“止”释“艰（限）”。

《彖传》：“艮，止也。”《杂卦传》：“艮，止也。”《序卦传》：“艮者，止也。”《说卦传》：“艮以止之”，“艮，止也”。《小象传》：“‘艮其身’，止诸躬也。”都训“艮”为“止”。

笔者认为《周易》里的“艮”字，实质就是“限”的本字。“艮”是古字，“限”是后起滋生字，是今字。上古字少，今天的所谓“限”字，古人就写作“艮”。所以，《周易》里的“艮”，也就是今天的“限”字。

“艮”即“限”，而“限”为界限。所以，有止，也就是有限止之义。这就是《周易》各传以“艮”义为“止”之所从出。而山作为天险，是天然的界限。《战国策·秦策一》：“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故《大象传》《说卦传》以山为象。《说文·阜部》“限”字“从阜，艮声”，而“阜，大陆，山无石者”。可见“限”从阜（即艮），本来就与山有关。由此可知，“艮”即“限”，之所以“艮为山”，取象为山，是因为“限”字从阜，也就是从山。可见《周易》各传关于“艮”之基本义与取象说，都是有来源的。

前人其实也有与此相近的认识。

《说文·匕部》：“艮，很也。从匕目。匕目，犹目相匕，不相下也。《易》曰：‘艮其限。’匕目为艮，匕目为真也。”《广韵·去声·二十七

①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9页。

② 王引之：《经义述闻·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4册，第250页。





艮》：“艮，卦名也，止也，《说文》‘限也’。”清儒纽树玉（1760—1827）认为“《广韵》引作‘限也’，与下文引《易》合，亦与《正义》合，又与《释名》合”，“当不误”。<sup>①</sup>严章福（号松樵，严可均之弟）《说文校议》也说：“当作‘限也’……下文独引九三爻辞，亦为字训限。”<sup>②</sup>沈涛（1785？—1861）《说文古本考》：“《广韵·二十七恨》引‘很’作‘限’，盖古本如是。《易传》曰：‘艮，止也。’止即限义。许引《易》‘艮其限’，正释限之义。今本乃字形相近之误。”<sup>③</sup>如此说来，《说文》原本就是训“艮”为“限”。

叶适（1150—1223）《朝议大夫蒋公墓志铭》载：“公又问雍得于兼山最要者。郭君曰：所得在艮。艮者，限也。限立而内外不越。”<sup>④</sup>宋代易学家郭雍（1106—1187）也是读“艮”为“限”。

不过，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周易》里的“艮”字即后起的“限”字，其有山象，故从阜，写作“限”。

“艱”字《说文》以为“从艮声”，“限”字也从“艮声”，音同自可通用。帛书本作“根”，<sup>⑤</sup>也是“限”的借字。邓球柏以“根”为本字，显误。<sup>⑥</sup>

爻辞“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是说公羊强触藩篱，既不能退，又不能进，没有什么好处。那么，怎么做才好呢？爻辞的答案是：“艱（限）则吉”，限止则吉利。也就是说，停止“触藩”就吉利。“触藩”是盲动冒进，所以说“无攸利”；“艱（限）”是停止“触藩”，不“触藩”，所以“则吉”。一反一正，对比鲜明，其反对“触藩”，主张因时而行的精神，跃然而出，完全用不着增字为训。

《大有》卦初九的爻辞则作：“无交害，匪咎；艱则无咎。”

① 纽玉树：《段氏说文注订》，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267、8266页。

②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8266页。

③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8266页。

④ 叶适：《水心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⑤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⑥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2页。

虞翻注：“艰，难，谓阳动比初成屯。屯，难也。变得位，‘艰则无咎’。”<sup>①</sup> 此是说，《大有》卦䷍的阳爻变为阴爻，阴爻变为阳爻而成为《比》卦䷇，《比》卦䷇的初六又变为阳爻而为《屯》卦䷂，《屯》卦䷂之“屯”义为“难”。《大有》卦䷍初九变来变去都是阳爻居奇数之位，是为“得位”，所以说“艰难，则无咎害”。<sup>②</sup> 孔颖达（574—648）疏：“能自艰难其志，则得‘无咎’。”<sup>③</sup> 其变来变去，就是要说清楚“艰”义为“难”的来源；其“得位”说，就是要讲明白“艰”为什么会“无咎”的道理。

唐末陆希声《易传》：“恶能守此二者，动自艰难，然后可以有大功而无咎矣。”<sup>④</sup> 但仅从爻辞而论，又怎能有“不盈其志则无交于害矣。又非离群之行以绝于物”<sup>⑤</sup> 之义，显然，这也是增字为训。所以，无论是象数爻位说还是在义理上增字为训，都属于王引之所谓“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其“诂籀为病”则为必然矣。

如将此爻辞的“艰”读为“限”，训为“限止”。那么，“艰则无咎”之“艰（限）”就是指停止“交害”。“艰（限）则无咎”就是停止“交害”则会“无咎”，这与上文“无交害，匪咎”意思相同。是同一种意思的不同表达而已。《大有》卦提倡大同而不分彼此，自然反对相互伤害，相互攻击。《大壮》卦上六爻辞之“艰则吉”，与此“艰则无咎”，其意义与句式实质都一样。

帛书本作“根”，<sup>⑥</sup> 也是“限”的借字。邓球柏以“根”为本字，训为“根源”，显误。<sup>⑦</sup> 阜阳汉简本作“𣎵”，<sup>⑧</sup> 是“艰”的异体，也是“限”的借字。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② 李道平的解释有所不同。见氏著《周易集解纂疏》卷五，第189页。

③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④ 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⑤ 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⑥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⑦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8页。

⑧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4页。







## 二、释“艰贞无咎”

《泰》卦九三爻辞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虞翻注：“艰，险。贞，正。恤，忧。孚，信也。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艰贞’。”<sup>①</sup> 这是说《泰》卦䷊的九二爻辞来到上卦，将六五变为九五。这样上卦坤䷁就变成了坎䷜，下卦乾䷀就变成了离䷝，《泰》卦䷊就变成了《既济》卦䷾。九五居中“得正”，九三爻居于互卦“坎中”，而坎有险义，所以说“艰，贞，无咎”。<sup>②</sup> 这样绕来绕去地讲“艰，贞”为什么会“无咎”，除了附会，没有半点逻辑性，怎能令人信服？

孔颖达疏则以爻位、义理为释，云：“‘艰，贞，无咎’者，已居变革之世，应有危殆，只为已居得其正，动有其应，艰难贞正，乃得‘无咎’。”<sup>③</sup> 是以“艰”为“艰难”，“贞”为“贞正”。认为“居”于“艰难”“危殆”“之世”，由于其能“贞正”，“居得其正”，“动有其应”，所以“乃得‘无咎’”。孔疏能自圆其说，较之虞翻注，显然高明一些。因此，后来的注家多取孔疏。如黄寿祺（1912—1990）、张善文译注就说：“能够牢记艰难、守持正固就可免遭咎害，不怕不取信于人，食享俸禄自有福庆。”<sup>④</sup>

但是，20 世纪的疑古派易学家并不认可这种传统的解释。高亨说：“占问患难之事，谓之‘艰贞’。筮遇此爻，患难之事可以无害，故曰‘艰贞无咎’。”“‘孚’读为‘浮’，罚也。‘其孚’，谓饮酒之罚也。”“筮遇此爻，勿忧其罚，乃在祭祀之时，受饮祭神余酒之罚也。”<sup>⑤</sup> 其特点是将“贞”训为“占问”，将“孚”读为“浮”，但“艰”仍训为“难”，“恤”仍训为“忧”。

李镜池（1902—1975）则说：“艰贞：旱灾之占。艰从莫，旱的异文。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②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三，第 169 页。

③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④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09 页。

⑤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93、194 页。

《说文》作‘嘆’。田晒干为嘆。《周易》作‘艰’。恤：忧。其孚于食：相信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其，发语词。孚，信……旱不至成灾，还有粮食吃，过好日子，也是由否转泰。”<sup>①</sup>他将“艰”读为“嘆”，“贞”训为“占问”。至于“恤”“孚”的训诂，则一仍其旧。

周振甫（1911—2000）则调和了疑古派和传统的注释，说：“艰贞无咎：从事物的对立转化看，艰难可以转为平易，所以占问艰难得到无害。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不忧他的诚信，在粮食上有福可享。恤：忧。”<sup>②</sup>

以上这些解释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勿恤”的含义值得商榷。《周易》本经中，“勿恤”六见，自古至今，注家们都训“恤”为“忧”，以为“勿恤”为“不须忧恤”“不须担心”。其实，这是错误的。“恤”当训为止，“勿恤”即不要停止、不要止息。

《书·君奭》：“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孙星衍（1753—1818）曰：“恤者，《汉书·韦玄成传》注：‘师古曰：安也。’……言是商之异姓百官及王族，无不奉德明安。”<sup>③</sup>《汉书·韦玄成传》：“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遗，恤我九列。我既兹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供事靡惰。”颜师古（581—645）《注》：“恤，安也。”<sup>④</sup>以“恤”为“安”，安即息也。

《文选·左思〈蜀都赋〉》：“庭扣钟磬，堂抚琴瑟。匪葛匪姜，畴能是恤？”吕延济注：“恤，居也。……诸葛亮、姜维，非此二人，谁能居此？”<sup>⑤</sup>是训“恤”为“居”，居即止息也。

《说文·人部》：“恤，静也。从人，血声。”《诗·鲁颂·閟宫》：“閟宫有恤，实实枚枚。”毛传：“閟，闭也。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而无事。孟仲子曰：是祿宫也。恤，清静也。”此训“静”的“恤”字，又可写作“恤”。《文选·江淹〈别赋〉》：“春宫闕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

① 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页。

② 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8页。

③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廿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1页。

④ 班固：《汉书》卷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3页。

⑤ 《六臣注文选》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光。”李善（630—689）注：“《毛诗》曰：‘閼宫有恤。’”<sup>①</sup>《尚书·尧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作：“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司马迁（前135—前90）以“静”换代“恤”，也就是认为“恤”“静”义同。故孙星衍云：“史公‘恤’为‘静’者……《诗·閼宫》云：‘閼宫有恤。’传云：‘恤，静也。’故恤亦静也。‘恤’作‘谧’者，《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文作“谧”，《尔雅》曰：‘谧，静也。’”<sup>②</sup>“恤亦静也”，与“恤，居也”之训同，都是“恤”有止息之义的表现。

正因为“恤”有止息之义，所以《周易》经文中“勿恤”与“往”往往正反相对。如《晋》卦六五爻辞有“勿恤；往，吉，无不利”，《萃》卦初六爻辞有“勿恤；往，无咎”。“勿恤”是反说，不要停止；“往，吉，无不利”“往，无咎”则是正说，是要前行。正反对比，非常清楚。

《升》卦卦辞“勿恤；南征，吉”也是如此。“征”犹如“往”。“勿恤”是反说，不要停止；“南征，吉”是正说，是主张要“南征”，要前行。也是一反一正。

《家人》卦九五爻辞“王假有家，勿恤，吉”、《夬》九二爻辞“有戎，勿恤”这三处爻辞里的“勿恤”，含义与《晋》卦六五爻辞、《萃》卦初六爻辞、《升》卦卦辞同，也都是不要停止的意思。

《泰》卦九三爻辞“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的“勿恤”也是不要停止之意。“勿恤其孚”即不要中止诚信，换言之，就是要保持诚信，坚守诚信。<sup>③</sup>

其次，“贞”当训为定、不动。

“贞”字，从《彖传》到《子夏传》，到孔颖达《正义》都释为“正”。《文言传》“贞固足以干事”则是释其为“固”。<sup>④</sup> 自程颐（1033—1107）而朱熹（1130—1200），始糅合二说，释为“正而固”。<sup>⑤</sup>

① 《文选注》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②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页。

③ 详见廖名春：《〈周易·晋〉卦爻辞新释》，《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

④ 《左传·襄公九年》所记“穆姜”说同。

⑤ 《文公易说》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易学界开始释“贞”为“占问”，并从此蔚为主流。

王树枬（1857—1937）说：《周易》凡言“贞”者，皆“占”之假字。“贞”上从卜，其义可知。“贞”“占”一声之转……“利贞”者，利于占也。<sup>①</sup>

过了约十年，李镜池又说：“‘贞’的本义，我们可以断定是‘问’的意思。甲骨卜辞中的‘𠄎’是贞之于龟，《周易》卦爻辞的‘贞’是贞之于蓍。”<sup>②</sup>

40年代后期，高亨也认为：“用龟以卜而问事，既谓之贞，则用蓍以筮而问事，自可谓之贞，故《周易》贞可训为筮问，以常用之词释之，即占问也。”<sup>③</sup>

近年来，就《周易》“贞”字的意义曹福敬、饶宗颐、吴辛丑（吴新楚）、张玉金发表了值得注意的专题论文。饶宗颐坚持“正”的旧训；<sup>④</sup>曹福敬则认为“贞”大部分还得训“正”，少部分应训为“定”。<sup>⑤</sup>吴辛丑对《周易》经文的“贞”字进行语法分析，认为都得解为“占问”，不能有“正”或“固”之解；<sup>⑥</sup>张玉金认为《周易》经文的“贞”字和甲骨文都解为“占问”，批驳了饶宗颐等汉学家的意见。<sup>⑦</sup>

笔者认为《周易》中的“贞”字，基本意义是“定”，引申义是“正”。由“定”的坚定不移，固守不变而引申为坚持原则、坚持为正；由“定”引申而又有“正”“固”“信”等义。<sup>⑧</sup>

甲骨文、金文中，“贞”“鼎”本同字。“贞”字所从之“贝”实即

① 王树枬：《周易释贞·乾元亨利贞》，《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40册，第185—186页，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十三年刻陶庐丛刻本。

② 李镜池：《周易筮辞考》，顾颉刚编著：《古史辨》，朴社，1931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3册，第195—202页。按：据文末尾记，此文写于1930年12月。

③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112页。

④ 饶宗颐：《“贞”的哲学》，《华学》第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⑤ 曹福敬：《〈易经〉“贞”析义》，《齐鲁学刊》1987年第5期。

⑥ 吴辛丑：《从语法角度看〈周易〉“贞”字的训诂》，《语文月刊》1991年第9期；《〈周易〉“贞”字结构分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⑦ 张玉金：《甲骨文中的“贞”和〈易经〉中的“贞”》。

⑧ 详见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0—171页。



鼎。《说文》：“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贄。一曰鼎省声，京房所说。”郭沫若（1892—1978）指出：“古乃假鼎为贞，后益之以卜而成鼎（贞）字，以鼎为声。金文复多假鼎为鼎。许说‘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者，可改云‘金文以鼎为鼎，卜辞以鼎为鼎’。鼎贝形近，故鼎乃讹变为贞也。”<sup>①</sup>陈初生说：“甲骨文中以鼎为贞，如𠩺、𠩻、𠩼、𠩽为鼎之象形，或稍加变化作𠩾、𠩿、𠩿。金文利簋字仍像鼎形。后来为与鼎字区别，乃增卜而以鼎为声。因鼎、贝二字古形相近，声符鼎讹为贝，字便成贞了。”<sup>②</sup>

鼎，定也。因而贞也有定义。《释名·释言语》：“贞，定也，精定不动惑也。”《系辞传》：“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贞夫一”，对“天下之动”而言，“贞”就是“定”。《逸周书·祭公》：“维天贞文王之董用威。”俞樾（1821—1907）按：“贞，当训定。”<sup>③</sup>《文言传》：“贞固足以干事。”（《左传·襄公九年》同）王引之：“则固守之谓贞。”<sup>④</sup>俞樾：“是贞有固义。”<sup>⑤</sup>“贞”有“固”义，与“定”义同。讼卦九四爻辞：“安贞，吉。”《小象》曰：“安贞不失也。”王引之：“谓安静不犯，不失其正。”<sup>⑥</sup>是释“贞”为“静”。定、固、静，意义相近，都是不动的意思。<sup>⑦</sup>

其三，“艰贞无咎”之“艰贞”，复辞同义，“贞”是贞定不变，“艰”也当读为“限”，义为限止不动。

所谓“艰贞，无咎”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其义本同。“艰贞”指保持、信守诚信；“勿恤其孚”，指不要中止其诚信，不要抛弃其诚信。一正一反，相互对比。“无咎”“于食有福”则是效应，则是事实的证明。所以，《泰》卦九三爻辞“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是说：坚守不变，没有咎害；不抛弃诚信，在吃的方面就会有福庆。其正反为说，

① 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25页。

② 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6页。

③ 俞樾：《群经平议·周书》，《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178册，第117页。

④ 王引之：《经义述闻·周易上》，《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174册，第286页。

⑤ 俞樾：《春秋名字解诂补义》，《皇清经解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5册，第1017页。

⑥ 王引之：《经义述闻·周易上》，《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174册，第286页。

⑦ “虞氏说‘贞’有二义：失位者以之正为贞，得位者以不动为贞。”参见曹元弼：《复礼堂文集》，中华文史丛书之四十六，台湾：华文书局，民国六年刊本影印，第106页。

强调的是对“孚”的坚守，与什么“艰难”“占问”“忧恤”并没有什么关系。

“艰”，帛书本作“根”，<sup>①</sup>也是“限”的借字。邓球柏以“根”为本字，训为“始”，显误。<sup>②</sup>

### 三、释“利艰贞”

“利艰贞”之说三见于《周易》本经。一是《噬嗑》卦的九四爻辞，二是《大畜》卦的九三爻辞，三是《明夷》卦的卦辞。

我们先来看《噬嗑》卦的九四爻辞：“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小象传》：“‘利艰贞，吉’，未光也。”这一解释，后人并不理解。如陆绩（187—219）注：“噬肺虽复艰难，终得申其刚直，虽获正吉，未为光大也。”<sup>③</sup>王肃（195—256）注：“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备其难。”<sup>④</sup>王弼注：“‘噬干肺’而得刚直，可以利于坚贞之吉，未足以尽通理之道也。”孔颖达疏：“‘利艰，贞吉’者，既得刚直，利益艰难，守贞正之吉，犹未能光大通理之道，故《象》云‘未光’也。”<sup>⑤</sup>他们都是将“艰”训为“艰难”，将“贞”训为“刚直”“坚贞”“贞正”，将爻辞断句为“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现代疑古派的看法又有不同。高亨说：“贞，占问。艰贞，占问艰难之事。爻辞言以齿咬带骨之干肉而得铜箭头，是吃肉而遇艰难，然弃其骨与箭头，仍有肉吃。故筮遇此爻，占问艰难之事有利，而归于吉。”<sup>⑥</sup>李镜池注：“‘利艰贞’即早占吉利，粮食可望丰收。从吃肉顺便说及农业。”<sup>⑦</sup>其说与高亨有同有异。同的是他们都以“贞”为“占问”；不同的是，高亨仍以“艰”为“艰难”，而李镜池则将“艰”读为了“噉”。在疑古的路上，李镜池较之高亨，走得更远。

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②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④ 胡居仁：《易像钞》卷八引，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⑤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⑥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222—223页。

⑦ 李镜池：《周易通义》，第44页。





不过，高亨、李镜池以“利艰贞”为句，较之古注，是为进步。因为“利艰贞”在《周易》本经中三见，当为成辞。以“利艰”为句，在《大畜》九三爻辞和《明夷》卦卦辞中，明显得不到支持。

如上所述，“艰”当读为“限”，义为限止；“贞”是贞定不变，固定不动。“艰贞”，复辞同义，都是限止不动的意思。《噬嗑》卦九四爻辞“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是说：啃带骨头的干肉，啃出了铜制的箭头，利于限止不动，吉利。“噬干肺”而“得金矢”，说明用“狱”遇到了挑战，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利艰贞，吉”是说停止下来则有利；不能冒险，不能莽撞，慎重、小心，才是上策。

《小象传》云：“‘利艰贞，吉’，未光也。”是说以“艰贞”为“利”，以限止为“利”，为“吉”，说明治“狱”之路“未光（广）”，用“狱”还得谨慎。表现出来的应该是慎刑的思想。

“艰”，帛书本作“根”，<sup>①</sup>也是“限”的借字。邓球柏以“根”为本字，训为“始”，显误。<sup>②</sup>阜阳汉简本作“𣎵”，<sup>③</sup>是“艰”的异体，也是“限”的借字。

今本的“利艰贞，吉”，帛书本作“艰贞，吉”，少了一“利”字。<sup>④</sup>从文义而言，似乎更好。故张立文选择“从帛书”。<sup>⑤</sup>但阜阳汉简本等也与今本一样，都有“利”字。<sup>⑥</sup>可见帛书本是脱一“利”字。

《大畜》卦九三爻辞：“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虞翻注：“谓二已变，三在坎中，故‘利艰贞吉’。”<sup>⑦</sup>李道平解释：“二已变正，三在坎中，坎险为‘艰’，得正为‘贞’，故‘利艰贞吉’。”<sup>⑧</sup>这是说《大畜》卦䷙的第二爻由阳变为阴，《大畜》卦䷙就变成了《贲》

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②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9页。

③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7页。

④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⑤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99页。

⑥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第27页。

⑦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⑧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79页。

卦䷋。这样第二爻由九二变成了六二，由不当位变成了居中得正，因此称“贞”；而《贲》卦䷖的六二、九三、六四为互卦坎䷜，坎为险，所以称“艰”。这样，他不但交代“艰”“贞”的由来；更告诉我们，是由于《贲》卦䷖之六二居中得正，才有其“吉”。其断句应该是“利艰，贞吉”。由此看来，虞翻本多一“吉”字，并非无心之失，是有其理据的。

王弼注：“履当其位，进得其时，在乎通路，不忧险厄，故‘利艰贞’也。”孔颖达：“‘利艰贞’者，‘履当其位，进得其时，在乎通路，不忧险厄’，故宜利艰难而贞正也。若不值此时，虽平易守正而尚不可，况艰难而欲行正乎？”<sup>①</sup> 他们是将“利艰贞”解为宜艰难而守贞正。

“利艰贞”，上博楚简本作“利董贞”，<sup>②</sup> 帛书本作“利根贞”。<sup>③</sup> “利”是“利”的异体，“董”是“艰”之省，实质是“限”的借字。邓球柏以“根”为本字，据《广雅·释诂》训为“始”，显误。<sup>④</sup>

爻辞“良马逐，利艰贞”，是说以良马追逐厮杀，还是停下来为好。故下文说要“闲舆卫”，要把兵车闲置起来，放到一边。所以，这里的“艰（限）贞”，还是限止不动的意思。以限止不动为利，也就是以“偃武修文”为利，这正是对“良马逐”的否定。<sup>⑤</sup>

《明夷》卦的卦辞为：“明夷，利艰贞。”

《大象传》：“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明入地中，明夷”，这是释《明夷》卦之象，《明夷》卦䷣上䷄而下䷁，象“日入地中”，太阳陨落。“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是说君子治众，“用晦”而更能彰显其明。

《彖传》：“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这是以文王、箕子为例，说明“用晦”之理，说明什么是“利艰贞”。

①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③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④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⑤ 关于此条爻辞，马王堆帛书《昭力》篇有所解释。具体考证详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楚简〈周易〉大畜卦再释》，《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







虞翻注：“明入地中，故伤矣。谓五也，五失位，变出成坎，为艰，故‘利艰贞’矣。”<sup>①</sup>这是说《明夷》卦䷣之六五不当位，要变为九五才能居中得正。这样上卦坤䷁就变成了坎䷜，坎为险，所以称“艰”。

郑玄（127—200）注：“日之明伤，犹圣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乱世。抑在下位，则宜自艰，无干事政，以避小人之害也。”<sup>②</sup>“无干事政，以避小人之害也”，正是解释“用晦”之意。

孔颖达疏：“时虽至暗，不可随世倾邪，故宜艰难坚固，守其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艰贞。”<sup>③</sup>是以“艰难坚固”释“艰贞”。

“艰”，帛书《易经》本作“根”。<sup>④</sup>邓球柏以“根”为本字，训为“始也，本也，初也”，显误。<sup>⑤</sup>“艰”或“根”都当读为“限”，限止的意思。“艰贞”，复辞同义，都是限止不动之义。卦辞“明夷，利艰贞”，是说在光明夷灭之时，利于限止守静。换言之，就是说在黑暗之时，要韬光养晦，不要强为出头。《大象传》所谓“用晦”，正是“利艰贞”，宜于限止守静，宜于韬光养晦。《彖传》“‘利艰贞’，晦其明也”说义同。所以，“艰”并非“艰难”，而当读为“限”，训为限止，非常清楚。

综上所述，《周易》本经的六个“艰”字，不管是《噬嗑》卦九四爻辞、《大畜》卦九三爻辞、《明夷》卦卦辞的“利艰贞”，还是《泰》卦九三爻辞的“艰贞，无咎”、《大壮》卦上六爻辞的“艰则吉”、《大有》卦初九爻辞的“艰则无咎”，“艰”都当读为“限”，其义为限止。而《艮》卦的诸“艮”字，与“限”字同源，当为古今字，所以其音义亦同。以《周易》本经的“艰”字为“艰难”的旧训和以其本字为“嘆”“根”的新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② 《周易郑康成注》，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③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④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⑤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4页。

## 《周易》“童”义考

《周易》经文“童”字七见。其中《蒙》卦卦辞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蒙》卦六五爻辞有：“童蒙，吉。”《观》卦初六爻辞有：“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大畜》卦六四爻辞有：“童牛之牯，元吉。”《旅》卦六二爻辞有：“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六三爻辞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这七处“童”字，特别是前五处，前贤今人的注释一般都解为“童幼”“童稚”。笔者则认为除《旅》卦二“童仆”之“童”外，其余的五处“童”字，都当解为“去尽”或“脱”“脱尽”。下试为详论之。

### 一、“童牛之牯”

《大畜》卦六四爻辞：“童牛之牯，元吉。”唐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sup>①</sup>和侯果都将“童牛”释为“无角牛”。<sup>②</sup>“无角牛”即还没长角的牛犊，也就是幼牛。王弼注、孔颖达疏虽没有直言，但屡屡说“始”“初”，应该也是以“童”为童幼。<sup>③</sup>除了《经典释文》所载“刘云：童，妾也”<sup>④</sup>说，以“童”为童幼，人们似乎没有异议。

笔者曾经指出：

“童牛之牯”与“豮豕之牙”句式相同，“豮豕之牙”是动宾结构，“童牛之牯”亦当如此。如果以“童”为幼小之义而修饰“牛”，

① 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六，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③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0页。

④ 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





则“童牛之牯”为一偏正结构，<sup>①</sup>与动宾结构的“豮豕之牙”不类。因此，“童”与“豮”一样，应作动词解。《释名·释长幼》：“山无草木亦曰童。”《管子·侈靡》：“山不童而用贍。”《荀子·王制》：“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杨倞注：“山无草木曰童。”《汉书·公孙弘传》：“山不童。”颜师古《注》：“童，无草木也。”“山无草木曰童”，“童”有“秃”“光”之义。引申之，疑有去尽、脱光之义。而“童牛之牯”就当是去尽、脱尽牛的笼口。牛加笼口，勿使犯稼，对牛是一种束缚，去掉笼口，对牛是一种解放，故称“元吉”。<sup>②</sup>

吴辛丑不同意笔者之说，认为笔者所举之例均非动词，而是形容词，更不见“童”字带宾语之例。认为“童牛之牯”是一个动宾结构，“童牛”是“牯”的前置宾语。而“牯”当解为“牛马牢”，作动词用。“童牛之牯”意即把小牛圈养起来。<sup>③</sup>这一意见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从语法惯例来讲，这种宾语前置难以得到公认。“何厌之有”“何罪之有”是疑问句中代词作宾语前置，而“童牛之牯”不是。吴氏认为《周易·坤》卦卦辞“牝马之贞”、《大畜》六五爻辞“豮豕之牙”、《临》卦六五爻辞“大君之宜”、《未济》六五爻辞“君子之光”也是宾语前置，<sup>④</sup>学界是有争议的。以这种有争议的例子来立论，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

其次，文义不符。《大畜》卦六四爻辞的全文是：“童牛之牯，元吉。”《小象传》的是解释：“六四‘元吉’，有喜也。”依笔者的理解，“去掉笼口，对牛是一种解放，故称‘元吉’”，故称“有喜”。如果“童牛之牯”是把小牛圈养起来，又怎能称“元吉”，又怎能称“有喜”呢？

再次，否定“童”有去尽、脱光之义，也不符合“童”字词义发展

① 原文衍出“性的名词”几字，以致被吴辛丑兄讥为“犯了语法错误”，给笔者上了一堂语法课。见吴辛丑：《简帛〈周易〉字词拾零》，香港中文大学第四届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2003年10月。

② 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吴辛丑：《简帛〈周易〉字词拾零》，香港中文大学第四届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2003年10月。

④ 同上。

的实际。最近读到杨琳的大作《〈说文〉辨正五则·童》，已经替笔者作了回答。

杨琳指出：“童在上古有时期有童仆、童子、童秃等义”，“童秃是本义，孩童和童仆都是由童秃义引申而来的”，“童是罪奴，盖因受髡刑而得名。髡则头童秃，故谓之童……儿童称童也当是源于童秃义。古代儿童的头发也要剪剃掉，只留下角和羈……男孩头顶留下两团头发不剪，如牛羊之有角，故谓之角，其余头发都要剪光。女孩头顶只留下一个十字形不剪，其余头发也要全部剪掉。与成年人的蓄发不剪相比，孩童的头是童秃的，故谓之童……童上古属定母东部，秃属于透母屋部，读音相近，二词同源。这进一步证明童的本义就是童秃。”<sup>①</sup>

“童的本义就是童秃”，“童秃”显然是动词。由此可见，笔者将“童”训为“秃”，释为“去尽、脱光”，是用其本义，而旧注和吴文训为“儿童”，则是用其引申义。《周易》作为最早的传世文献之一，其“童”字保留了本义，非常难得。同样是治汉语史的学者，为什么就看不透这一点呢？

至于“不见‘童’字带宾语之例”，细查一下文献，也能找出一些。《管子·揆度》：“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又《国准》：“有虞之王，枯泽童山……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童山竭泽，益利博流。”又《轻重戊》：“管子对曰……黄帝之王，童山竭泽。”<sup>②</sup>以上“童山”与“竭泽”“枯泽”相对，“童山”即砍伐林木，使山光秃。显然，“山”是“童”的宾语，“童”是使动词。后人也有一些沿用。如宋苏轼《东坡志林·梁工说》：“童东山之木，汲西江之水。”<sup>③</sup>宋郭彖《睽车志》卷五：“不数年，财产荡尽，无以为计，乃伐墓木以易斗升。既童其山，则又托言风水不利，发取其棺及髡髻之属，尽卖之。”<sup>④</sup>宋徐元杰《榷堊集》卷八：“二三十里间（间）悉童其山，茅苇相望，忽尔薪炭踊

① 杨琳：《〈说文〉辨正五则·童》，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中国文字研究》第5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②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73、1392、1394、1507页。

③ 《东坡全集》卷一百三，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④ 郭彖：《睽车志》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直倍于往，时盖近市无采樵之地已数年矣。”<sup>①</sup>明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卷十二：“虽春夏开禁，令万民斩材，亦必限以期日，恐其过取而童其山也。”<sup>②</sup>明湛若水《格物通》卷七十六：“呜呼！王者之政山林有禁如此，而后世之斩伐无时，至于童其山而不恤者，亦独何哉！”<sup>③</sup>既然“童山”“童其山”“童……木”之说屡见，为什么就不能有“童”“牛之牯”呢？

## 二、“童观”

《观》卦初六爻辞：“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郑玄训“童”为“稚”，<sup>④</sup>孔颖达疏训为“童稚之子”，<sup>⑤</sup>除马融有“童犹独也”之训外，<sup>⑥</sup>后人大多皆本郑玄、孔颖达之说。

其实，郑玄、孔颖达之说是错误的。所谓“观”指观仰，而“童”字的用法与《大畜》卦六四爻辞“童牛之牯”同，也是动词，意为去尽。“童观”，就是尽去观仰、废止观仰。《观》卦初六爻辞“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是说：尽去观仰，小人无所咎害，君子却必有憾惜。为什么？“君子”隆礼重文，见贤思齐，尽去观仰，则必有憾惜；“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小人”尽去观仰，自然“无咎”。所以《小象传》说：“‘初六童观’，小人道也。”认为尽去观仰，是没有道德的“小人”之“道”，而非“君子”之道，对“童观”，反对的态度非常鲜明。

如果“童观”是童稚之观，爻辞怎能上升到道德的高度，说“小人无咎，君子吝”？童稚之观尽管“所见者浅鲜”，<sup>⑦</sup>毕竟也无涉“君子”“小人”之分。屈万里说童稚之观“意谓观之不庄”，<sup>⑧</sup>是迁就爻辞“君

① 徐元杰：《樵壑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② 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周礼之属。

③ 湛若水：《格物通》卷七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④ 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

⑤ 《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36页。

⑥ 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

⑦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9页。

⑧ 屈万里：《周易集释初稿·观》，《屈万里全集·读易三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第141页。

子”“小人”之说而改变了童稚的内涵，难以服人。这种上纲上线的曲解，实质是误会了《小象传》的解说。《小象传》是说《观》卦初六爻辞的尽去观仰（“童观”），是“小人”之“道”，而并非说“童”就是“小人”。

由此看，“童观”之“童”，也仍是动词，意为去尽。

### 三、“童蒙”

《蒙》卦“童”字三见。先说六五爻辞“童蒙，吉”。

孔颖达疏：“言六五以阴居于尊位，其应在二，二刚而得中，五则以事委任于二，不劳己之聪明，犹若童稚蒙昧之人，故所以得吉也。”<sup>①</sup>是解“童”为“童稚”，“童蒙”复辞同义，为并列结构。高亨认为：“年幼而无知者，谓之童蒙”，“童蒙为大人所爱护，故曰‘童蒙吉’”。<sup>②</sup>此条爻辞亦见于马王堆帛书《易经》本（有残缺），张立文的译注是：“‘童蒙’，犹如赤子之无知也。”“六五，孩童蒙昧无知，无祸殃而福祥。”<sup>③</sup>所见与孔疏近同。

解此“童蒙”之“童”为“童稚”，从义理上而言，是有问题的。“童稚蒙昧之人”而称“吉”，“吉”自何出？值得怀疑。如果说“童蒙为大人所爱护，故曰‘童蒙吉’”，显然属于增字为训，强作解人。

其次，也与其他爻辞句式不协。《蒙》卦初六称“发蒙”、九二称“包蒙”、六四称“困蒙”，上九称“击蒙”，皆动宾结构，唯独六五“童蒙”是并列结构，颇为不类。应该另求别解。

如果以“童”为动词，由本义童秃稍微引申，解为脱去。这样，六五爻辞“童蒙，吉”就是说：脱去蒙昧，吉利。受教育就是脱去蒙昧，所以说“吉”。

这样，六五爻辞“童蒙”就成了动宾结构，与初六“发蒙”、九二“包蒙”、六四“困蒙”，上九“击蒙”的结构都相同。而且六五“童蒙”与六四“困蒙”义相反，故一为“吉”，一为“吝”。其与九二“包蒙”

① 《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0页。

②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3、175页。

③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7页。





义同，所以都是“吉”。比较起来，逻辑关系非常明显。

《小象传》说：“‘童蒙’之吉，顺以巽也。”脱去蒙昧，是柔顺而服从。如果仅仅是儿童，就很难说。因为儿童也有顽劣的。

因此，六五“童蒙”之“童”，只能作动词，解为脱去。

下面再来讨论卦辞“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童”。

这里的两处“童蒙”，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同义复辞、并列结构。帛书《繆和》篇“吕昌”的“先生”说：“‘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又（有）知能者不求无能者，无能者〔求〕又（有）能者，〔故曰‘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sup>①</sup>将“童蒙”释为“无能者”。郑玄注则说得更明白：“人幼稚曰童，未冠之称。”<sup>②</sup>程颐《易传》：“童，取未发而资于人也。”<sup>③</sup>朱熹《本义》：“童蒙，幼稚而蒙昧。”<sup>④</sup>后人几无异说。

其实，“童蒙”可释为“脱蒙的人”。虞翻注：“谓礼有来学，无往教。”<sup>⑤</sup>是引《礼记·曲礼上》“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为说。《白虎通·辟雍篇》：“天子之太子，诸侯之世子，皆就师于外者，尊师，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礼》曰：‘闻有来学，无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是两说并举。“童蒙”就是“来学”者，也就是想“脱蒙的人”。在此意义上，“童蒙”之“童”也可以理解成动词，也可以训为脱。

#### 四、结论

由上可知，《周易》经文的七个“童”字，没有一个能训为童稚、孩童的。除《旅》卦二“童仆”之“童”是名词，应训为奴外，<sup>⑥</sup>《蒙》卦卦辞及其六五爻辞的三个“童”字、《观》卦初六爻辞的“童”字、《大畜》卦六四爻辞的“童”字，都是动词，都当解为“去尽”或“脱”“脱

①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册，第43页。

② 《周易郑康成注》，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③ 《伊川易传》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④ 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本），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年，第42页。

⑤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二，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⑥ 《说文·辛部》：“童，男有皐曰奴，奴曰童。”《玉篇·辛部》：“童，男有罪为奴曰童。”

尽”。这样，才能对《蒙》卦六五爻辞“童蒙，吉”、《观》卦初六爻辞“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大畜》卦六四爻辞“童牛之牯，元吉”作出合理而正确的解释。不懂得“童”字童秃的本义，一律以引申义童稚、孩童为解，是不可能读懂《周易·蒙》《观》《大畜》诸卦及其《小象传》的。







## 《周易》“惕”义考

一九九七年七月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国际会议厅举行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了《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五考》的报告，<sup>①</sup> 提出《周易·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之“惕”字当训为止、息，“《乾》卦九三爻辞并非是说‘君子日则龟勉，夕则惕惧’，而是说君子日则龟勉，夕则安闲休息，虽处危境，亦可无咎。”<sup>②</sup> 会后休息时，朱高正提出：如果《乾》卦九三之“惕”字为止、息义，那《讼》卦卦辞之“惕”字、《小畜》卦六四爻辞之“惕”字、《夬》卦九二爻辞之“惕”字又怎么解释？我当时回答，这三卦的“惕”字我尚未仔细研究，但即使不尽为止、息义，也不会影响我对《乾》卦九三爻辞解释，因为在一部书里，一字多义应该是允许的。七年过去了，我又看到了更多的新材料，回过头来细考《周易》本经的诸“惕”字，认为前贤的解释不可尽信，它们的意义基本都是一致的，都应该训为止、息。当然，也有假借义。下面详为论证，希望朱高正等大家不吝批评。

### 一、“有孚窒惕”

《讼》卦卦辞：“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虞翻注：“遁三之二也。孚谓二。窒，塞止也。惕，惧二也。二失位，故不言贞。遁将成否，则子弑父，臣弑君。三来之二，得中；弑不得行，故‘中吉’也。”<sup>③</sup> 王弼注：“窒谓窒塞也。皆惕，然后可以获中吉。”孔颖达疏：“窒，塞也。惕，惧也。凡讼者，物有不和，情相乖争而致其讼。凡讼之体，不可妄

① 此文后以同名刊于《周易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廖名春：《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五考》，《周易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兴，必有信实，被物止塞，而能惕惧，中道而止，乃得吉也。”<sup>①</sup>都是以“惕”为“惧”。

但对于“窒”字，却有异文和不同的解释。熹平石经本作“愼”。<sup>②</sup>《经典释文》载：“马作啞，云：读为蹶，犹止也。郑云：啞，觉悔貌。”<sup>③</sup>因此断句“或在‘惕’字上，或在下”，<sup>④</sup>即或以“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为句，或以“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为句。

今人的解释一般从王注孔疏，如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sup>⑤</sup>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sup>⑥</sup>即是。但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如于省吾就认为：“‘窒惕’乃‘至易’之段字也。‘窒’马作‘啞’，‘啞’之作‘至’，犹‘噤’之通‘兼’，‘噫’之通‘意’，‘唯’之通‘佳’，‘命’之通‘令’也。‘惕’通‘易’，晚周字多从‘心’，《书·盘庚》‘惟汝含德不惕’，即‘惟汝含德不易’也；又金文‘憲’之作‘害’，‘愍’之作‘敗’，‘叔’之作‘愍’，胥其例也。《孟子·万章》‘充类至义之尽也’注‘至，甚也’。‘易’读‘难易’之‘易’。‘有孚至易’即有孚甚易也。”<sup>⑦</sup>屈万里则认为：“从马、郑作‘至惕’为长，谓讼至而惕惧也。”<sup>⑧</sup>闻一多则云：“‘窒’读为‘恠’，《损·象传》‘君子以惩忿窒欲’，《释文》引孟本作‘恠’。又《广雅·释诂三》‘恠，很也’，《论语·阳货》篇‘恶果敢而窒者’，以‘窒’为之，并其比。《广雅·释诂二》‘恠怙，惧也’，是‘恠’有惧义。《正义》：‘惕，惧也。’恠惕双声连语，不分二义……‘有孚’与‘恠惕’，一吉一凶，二事对立，下文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页。

② 屈万里：“‘惕’上字仅存半体，《集存》以为‘愼’字，是也。”参见《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卷二，《屈万里全集》一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年初版。按：《广雅·释诂三》：“愼，止也。”《玉篇·心部》：“愼，止也，塞也，满也。”

③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④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第20页。

⑤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⑥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5页。

⑦ 于省吾：《双剑谿易经新证》卷二，《〈双剑谿群经新证〉〈双剑谿诸子新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⑧ 屈万里：《周易集释初稿·讼》，《屈万里全集》一，《读易三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3版，第60页。



‘中吉，终凶’，即承此言之。”<sup>①</sup> 李镜池剿袭其说。<sup>②</sup> 这样，“室惕”就是“怪惕”，复辞同义了。

前贤今人的这些说解，虽不乏有见，但都有不可信之处。考察帛书本和楚简本的异文，我们可以获得新的启示。

帛书《易经》《讼》卦卦辞整理小组释文作“讼，有復（孚），洫（室）宁（惕），克（中）吉，冬（终）凶，利用见大人。不利涉大川。”以“復”为“孚”之假借，“洫”为“室”之假借，“宁”为“惕”之假借，“克”为“中”之误书，“冬”为“终”之假借。<sup>③</sup> 邓球柏则依原字为释，以为：“洫，古井田制，成与成之间的水道。宁，安宁，无动情。《尔雅·释诂》：‘宁，安也。’洫宁，犹言死洫，死水。盖因争讼事而破坏了设施使水不得通流。”<sup>④</sup> 张立文则认为：“‘洫’借为‘恤’，同声系，古相通……恤有忧惧、惊恐之义”，“‘宁’假借为‘惕’”，“‘室惕’，谓恐惧警惕”。<sup>⑤</sup> 赵建伟持两可之说，既以“室惕”为“恐惧警惕”，又读“惕”为“易”而训为“安”，以为帛书“宁”是同训。<sup>⑥</sup> 虽然没有说明，但可看出后者是从邓球柏说化出。

按，帛书本整理小组的释读意见是正确的。“洫”为“室”之假借，当依虞翻注、王弼注训为“室塞”“塞止”。而“宁”与“惕”，不但音近，而且义也近。《国语·晋语八》：“闻子与鲋未宁。”韦昭注：“宁，息也。”“室惕”即“室宁”，“室”也好，“惕”（“宁”）也好，它们都是止息的意思。

“室惕”，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本作“愷憇”。濮茅左考释：“愷”，读为“室”，上古音近，《说文·穴部》：“室，塞也。”“憇”，《说文》所无，从心，音声。古“商”“音”同形，凡今商声字，《说文》皆言音声……读为“惕”，声符“音”与“易”通，《集韵》：“禧，或作惕、梯”，或以为“惕”之异体。<sup>⑦</sup>

① 闻一多：《璞堂杂识》，《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第590页。

② 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

③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④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96页。

⑤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⑥ 赵建伟：《出土简帛〈周易〉疏证》，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20页。

⑦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

按，“惕”即“𢇛”，“商”“易”音同，故“𢇛”可写作“𢇛”。从“商（音）”之字，多有止义。“蹢”，同“蹢”。《说文》：“住足也。”《释文》：“蹢躅，不行也。”《广韵·卦韵》：“𢇛，步立兒，出《声谱》。”《集韵·卦韵》：“𢇛，立兒。”“惕”（“𢇛”）楚简作“𢇛”，说明“惕”训为止、息是信而有征的。

因此，“窒惕”当为复词同义，同为塞止之意。卦辞是说争讼，诚信被止息，眼前虽有利，但最终却有凶险。断句当作：“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而不应该断为：“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或：“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

## 二、“血去惕出”

小畜卦六四爻辞：“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也有许多异文和不同的解释及断句。

虞翻注：“孚谓五。豫坎为血，为惕。惕，忧也。震为出，变成小畜，坎象不见，故‘血去惕出’。得位承五，故‘无咎’也。”<sup>①</sup>王弼注：“夫言‘血’者，阳犯阴也。四乘于三，近不相得，三务于进，而已隔之，将惧侵克者也。上迹恶三而能制焉，志与上合，共同斯诚，三虽逼已，而不能犯，故得血去惧除，保无咎也。”孔颖达疏：“六四居九三之上，乘陵于三，三既务进，而已固之，惧三害已，故有‘血’也。畏三侵陵，故惕惧也。但上九亦憎恶九三，六四与上九同志，共恶于三，三不能害已，已故得其血去除，其惕出散，信能血去惧除，乃得无咎。”<sup>②</sup>而《小象传》的解释是：“‘有孚惕出’，上合志也。”荀爽注：“血以喻阴。四阴，臣象。有信顺五。惕，疾也。四当去初，疾出从五，故曰‘上合志也’。”<sup>③</sup>这都是以“血”为本字，以“惕”为“忧”“惧”，宋人程颐、<sup>④</sup>项安世、<sup>⑤</sup>今人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

②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第27页。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

④ 程颐：《伊川易传》，《〈伊川易传〉〈易翼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⑤ 项安世：《周易玩辞》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3页。





金景芳、吕绍纲<sup>①</sup>皆本之。

《经典释文》载马融说：“血，当作恤，忧也。”<sup>②</sup>李镜池<sup>③</sup>与黄寿祺、张善文也皆本之。<sup>④</sup>

高亨则创新说：“‘孚’读为‘浮’，罚也……‘血去’，谓血流而去其身去。‘有孚血去’，即受挞笞之罚而流血也。焦循曰：‘惕，遯也。’亨按‘惕’疑借为‘遯’。《说文》：‘遯，远也。’古文作‘遯’。‘惕’‘遯’同声系，古通用。故此以‘惕’为‘遯’。‘出’犹‘走’也。字孳乳为‘𨔵’。《说文》：‘𨔵，走也，从走，出声，读若屈。’‘遯出’犹云远走耳。《涣》上九云：‘涣其血去，遯出，无咎。’与此句法相似。此作‘惕’，用借字，彼作‘遯’，用本字也。筮遇此爻，将受挞笞之罚而流血，固不吉矣。然可避而免也，避之之道，宜去而远走，果去而远走，则无咎矣。”这样，爻辞就断句为“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了。<sup>⑤</sup>

马王堆汉墓帛书本《易经》作：“六四，有复，血去湯[出]，无咎。”整理者以“复”为“孚”之假借，“湯”为“惕”之假借。<sup>⑥</sup>邓球柏校释：“血去湯出：鲜血流出红似日出。湯，借为惕。惕，惕之异文。《说文》：‘惕，日出也。’《集韵》：‘惕，或作湯。’又疑湯字乃惕字之异文。《说文》：‘惕，日覆云暂见也。从日易声。’”<sup>⑦</sup>

阜阳汉简本《易经》作：“[六]四，有复，血去易……”韩自强认为“易”与帛书之“湯”、今本之“惕”、古文的“𨔵”“愁”“𨔵”相通。<sup>⑧</sup>

赵建伟则断句为：“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sup>⑨</sup>

按，《小畜》六四爻辞的“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句意与《讼》卦

①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第99页。

②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第21页。

③ 李镜池：《周易通义》，第22页。

④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93页。

⑤ 高亨：《周易古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6—187页。

⑥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⑦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第321页。

⑧ 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86—87页。

⑨ 赵建伟：《出土简帛〈周易〉疏证》，第25页。

卦辞“有孚窒惕，中吉，终凶”是相反的。筮辞一为“无咎”，一为“中吉，终凶”，相反之义，非常清楚。“有孚窒惕”，从上文的讨论看，是说诚信被止息，意义是否定的，所以说“中吉，终凶”。而“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是说有诚信，“血去惕出”，是对诚信止息的否定，意义是肯定的，所以说“无咎”。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探讨“血去惕出”的具体含义。

《讼》卦卦辞的“窒”，帛书《易经》作“𩇛”。两字古音同属质部，定为假借，当属可信。而《小畜》六四爻辞的“血”，与“𩇛”谐声，通假更无问题。因此，《讼》卦卦辞的“窒惕”，就是《小畜》六四爻辞的“血”“惕”，应该没有问题。

上文的讨论已经指出，“窒惕”之义是止息。《小畜》六四爻辞的“血”“惕”之义也应相同，也当是止息。由于“窒惕”是复辞同义，所以能拆开，以“血去惕出”的形式出现。而“血去惕出”，完全可以同义换读为“窒去惕出”。而“去”为离开，“出”为出去。高亨说：“‘出’犹‘走’也。”<sup>①</sup>是完全正确的。《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再拜稽首，请身而去，遂走而出。”是为证。所谓“血去惕出”，即离开了、走出了“血”“惕”（“窒惕”）。换言之，就是止息被抛弃了，被否定了。因此《小畜》六四爻辞“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是说对诚信的止息被抛弃，被否定，没有咎责。与《讼》卦卦辞“有孚窒惕，中吉，终凶”说诚信被止息，最终会有凶险，意义是相同的，都是肯定“有孚”的重要。在这两条卦爻辞中，“惕”的基本意义都是止息，与笔者对《乾》卦九三爻辞“惕”字意义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上述考证，在《涣》上九爻辞中还可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今本《涣》上九爻辞：“涣，其血去逖出，无咎。”《小象传》：“‘涣其血’，远害也。”王弼：“逖，远也。最远于害，不近侵害，散其忧伤，远出者也。散患于远害之地，谁将咎之哉！”孔颖达疏：“‘涣其血，去逖出’者，‘血’，伤也。‘逖’，远也。上九处于卦上，最远于险，不近侵害，是能散其忧伤，‘去’而‘逖出’者也。故曰‘涣其血，去逖出’”

<sup>①</sup>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第186页。





也。‘无咎’者，散患于远害之地，谁将咎之矣，故曰‘无咎’。”<sup>①</sup>都是以“逖”为“远”。

虞翻注：“应在三。坎为血，为逖。逖，忧也。二变为观，坎象不见。故‘其血去逖，出，无咎’。”<sup>②</sup>则以“逖”为“忧”。程颐直接以“逖”为“惕”，云：“险有伤害，畏惧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阳刚处涣之外，有出涣之象，又居巽之极，为能巽顺于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则无咎也。”<sup>③</sup>朱熹进一步揭示：“‘逖’当作‘惕’，与《小畜》六四同。言涣其血则去，涣其惕则出也。”<sup>④</sup>

但拘于《小象传》之说，宋人也有反对的意见。如郑刚中说：“本或作‘惕出’，读《象》则知其非‘惕’矣，与《小畜》六四文类而意异。”<sup>⑤</sup>项安世也说：“上九爻辞‘血’与‘出’韵叶，皆三字成句，不以血连‘去’字也。《小畜》之‘血去惕出’与此不同，此血已散，不假更去。又‘惕’与‘逖’文义自殊，据《小象》‘言远害也’，则‘逖’义甚明，不容作‘惕’矣。”<sup>⑥</sup>

从新出的简帛材料来看，这些反对意见显然是错误的。

帛书《易经》此爻整理小组的释文作：“尚（上）九，涣其血去，湯（逖）出。”<sup>⑦</sup>王辉则断句为：“涣其血，去，湯出。”认为：“涣其血即流其血，人大量出血，自是凶兆，然若远出躲避，则可无咎。帛书佚无咎二字。逖，远也，异体作逖，疑逖为湯之讹……帛书小畜（畜）卦六四：‘有复（孚）血，去，湯[出]，无咎。’湯字通行本作惕，此爻与涣上九句式近似，足证彼处当有无咎二字。”<sup>⑧</sup>邓球柏校释：“‘血去湯出’：帛书两次出现……此处之湯似当借为逖”，“这条爻辞的意思是说：洪水冲走了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六，《十三经注疏》本，第71页。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十二。

③ 程颐：《伊川易传》，《伊川易传》〈易翼传〉，第231页。

④ 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本），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

⑤ 《周易窥余》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⑥ 项安世：《周易玩辞》卷十一，第173页。

⑦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⑧ 王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古文字研究》第1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1页。

祭祀用的牲血，荡涤得一千二净”。<sup>①</sup> 张立文以“遯”为本字，训为“忧”，将爻辞断句为：“涣其血，去遯出。”译为：“洪水给人们很大伤害，忧患终于过去了。”<sup>②</sup> 赵建伟断句为：“涣其血去，遯出。”认为：“‘血’谓忧患。‘遯’同‘惕’。‘出’疑当作‘之’，形近而讹（《小畜》六四‘血去，惕出，无咎’与此同）。‘去’与九五之‘居’协鱼部韵，或以‘出’与‘去’‘居’协韵则非；‘出’为物部字，韵部远隔；当本作‘之’，不入韵。此言大水之忧患已过，但需时时惕戒方可长保无咎。帛本脱‘无咎’。”<sup>③</sup>

上海博物馆藏《周易》也有此爻，濮茅左的释文作：“上九，𩇑（涣）𠂔（其）血，欲易出。”认为：“‘血’有伤害之义。‘易’，变易……涣散之时，祸害纷起，也有所伤，变换而摆脱出患难之境，自然无祸害。”<sup>④</sup> 陈伟认为所谓“欲”字左部上从大，下从口，是楚简中常见的“去”字。楚简文字的“谷”字或“欲”字所从，“口”上所从皆像是两个“八”字，左右笔画有一定距离，与“去”字区别分明。因而竹书《周易》此字当释为“𠂔”，读为“去”，与帛书本和今本《周易》用字相同。<sup>⑤</sup> 季旭昇说同。<sup>⑥</sup> 其说是。

由此看来，今本之“遯”，帛书《易经》作“𩇑”、上博楚简作“易”，绝非偶然，说明程颐、朱熹读“惕”说是非常正确的。“惕”不但是此爻今本“遯”的本字，也是帛书《易经》之“𩇑”、上博楚简之“易”的本字。而此“惕”字，也只能训为止息。

《涣》卦卦形与《节》卦相反，将䷺颠倒过来就是䷻，因而其卦义也相反。<sup>⑦</sup> 《节》卦之义是节制，《涣》卦之义相反，也就是涣散，因此，《涣》卦之“涣”，指的是文彩焕发。而所谓“血”，从上文的讨论可知，

①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第337页。

②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第560—561页。

③ 赵建伟：《出土简帛〈周易〉疏证》，第124页。

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210—211页。

⑤ 陈伟：《楚竹书〈周易〉文字试释》，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18日。

⑥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零释七则》，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24日。

⑦ 廖名春：《二二相耦，相反为义——《周易》卦义新论》，北京：清华大学等“清代经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年11月；又刊台湾辅仁大学《哲学与文化》2004年第10期。







其本字就是《讼》卦卦辞的“窒”。《涣》卦上九爻辞所谓“血去逖出”，即《小畜》六四爻辞“血去惕出”。“血”“惕”即“窒惕”，“血去惕出”即“窒去惕出”。这里的“血（窒）”“惕”是同义词，义皆为止息。《涣》卦上九爻辞是说：文彩焕发，其节制尽离去脱出，没有咎害。因此，其断句当为：“涣，其血去逖出，无咎。”不能断为：“涣其血，去逖出，无咎”，或“涣其血，去，逖出，无咎”，或“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由此可知，《小象传》以来对《涣》卦上九爻辞的种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其关键点，就是误读了“逖（惕）”字之义。

### 三、“惕号”

《夬》卦九二爻辞又有：“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虞翻注：“惕，惧也。二失位，故‘惕’。变成巽，故‘号’。剥坤为‘莫夜’。二动成离，离为戎，变而得正，故‘有戎’。四变成坎，坎为忧，坎又得正，故‘勿恤’。谓成既济定也。”<sup>①</sup>王弼注：“居健履中，以斯决事，能审已度而不疑者也。故虽有惕惧号呼，莫夜有戎，不忧不惑，故‘勿恤’也。”孔颖达疏：“九二体健居中，能决其事，而无疑惑者也。虽复有人惕惧号呼，语之云莫夜必有戎卒来害已，能审已度，不惑不忧，故‘勿恤’也。”<sup>②</sup>都是释“惕”为“惧”，至今仍是主流的意见。

帛书《易经》此爻整理小组的释文作：“九二，惕（惕）號，夢（莫）夜有戎，勿血（恤）。 ”<sup>③</sup>邓球柏校释：“惕號：改变号令……这条爻辞的意思是：改变了号令，指示命令：夜间有敌人不必进行流血战斗，而应捉活的。”<sup>④</sup>

上海博物馆藏《周易》此爻濮茅左释文：“啻害，莫誉又戎，勿恤。”考释：“‘啻’读为‘惕’。‘害’即‘唬’字……‘啻害’，惊惕號呼，或‘啻’读为‘啼’，则读为‘啼號’……不忘戒备，内怀惊惕，外严诫號，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九。

②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本，第57页。

③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④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第253页。

即使夜有战事，也无忧患。”<sup>①</sup>

李锐由此联想到：郭店竹简《六德》简四有“寝四邻之𦣻𦣻”。“𦣻”字，刘信芳、袁国华、张光裕释为“帝”<sup>②</sup>，陈伟读“𦣻𦣻”为“抵牾”<sup>③</sup>，李零释为“抵牾”<sup>④</sup>，李家浩疑“𦣻”为“央”字，沈培读“𦣻𦣻”为“殃祸”<sup>⑤</sup>。白于蓝读“𦣻𦣻”为“策虑”<sup>⑥</sup>。从简文来看，郭店简“𦣻”字当为“帝”字，“𦣻𦣻”当读为“惕号”。“惕号”一词，先秦其他文献罕见，当是由《周易》而来。如果此释不误，则郭店简《六德》袭用了《周易》中的成词。<sup>⑦</sup>

按，李锐以郭店简的“𦣻𦣻”为上博简的“音𦣻”是正确的，只不过“𦣻”前一字一作“帝”，一作“啼”而已。它们就是今本的“惕号”。但今本的“惕号”与郭店简的“帝号”、上博简的“啼号”谁为本字，则值得深究。

如果以“惕号”之“惕”为止息，爻辞“惕号，莫夜有戎，勿恤”就是说：停止呼号，深夜有战事，不必忧虑。这样，“惕号”，即停止呼号，与“勿恤”还是可以呼应的。但到郭店简《六德》篇，这种解释就出问题了。

《六德》篇说：“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黎，使之有向也，非圣智者莫之能也。亲父子，和大臣，寝四邻之帝号，非仁义者莫之能也。聚人民，任土地，足此民黎生死之用，非忠信者莫之能也。”<sup>⑧</sup>所谓“寝四邻之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87—188页。

② 刘信芳：《郭店竹简文字考释拾遗》，“纪念徐仲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国际汉语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四川大学，1998年；《江汉考古》2000年第1期。袁国华：《郭店楚简文字考释十一则》，《中国文字》新24期，台北：艺文印书馆，1998年12月，第143页。张光裕：《文字编·绪言》，《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1月，第7页。

③ 陈伟：《郭店楚简〈六德〉诸篇零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④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8月，第519页。

⑤ 沈培：《郭店楚简札记四则》，《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1辑，第6页。

⑥ 白于蓝：《包山楚简补释》，《中国文字》新27期，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第157—160页。

⑦ 李锐：《读竹书〈周易〉札记》，孔子2000网，2004年4月18日。

⑧ 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按，释文参酌各家之说，有所改动。





帝号”，“帝”即“惕”，是不能训为止息的。“帝号”当读为“啼号”。这是古时的成词，文献习见。

《荀子·礼论》：“歌谣讙笑哭泣涕号，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声音者也。”杨倞注：“涕，音啼。《管子》曰：‘豕人立而啼。’古字通用。号，胡刀反。”

《汉书·严助传》：“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讙号。”师古曰：“讙，古啼字。”

《论衡·变动》：“秦坑赵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俱陷，当时啼号，非徒叹也。”

《潜夫论·明忠》：“夫恻隐，人皆有之。是故耳闻啼号之音，无不为之惨凄悲怀而伤心者；目见危殆之事，无不为之惻怛惊骇而赴救之者。”

《焦氏易林》卷四：“兑：初虽啼号，后必庆笑。光明照耀，百嘉如意。”

《道德指归论》卷四：“骨弱筋柔，握持坚固，不睹牝牡，阴阳以化，精神充实，人物并归，啼号不嗟，可谓志和。”

《东观汉记》卷十八《秦彭》：“后拜颍州太守，老弱啼号满道。”

《水经注》卷十九：“顾见众人拜，恐惧，欲啼号。”

《梁书》卷四十二《傅岐传》：“岐后去县，民无老小皆出境拜送，啼号之声闻于数十里。”

《魏书》卷九十八：“盈路老少震惊，啼号塞路，处处禁断，不知所适。”

简文“寝四邻之帝号”，“寝”，止、息。“四邻”，四周、四边、周边，引申为天下，非指周边之敌国。“帝号”，即“啼号”。“寝四邻之帝号”，即息天下百姓之啼号。这较之“抵牾”“抵牾”“殃祸”“策虑”诸说显然要合理得多。

由此可知，《夬》卦九二爻辞之“惕号”当读为“啼号”，而不能将郭店简《六德》篇的“帝号”、上博简的“啼号”读为“惕号”。爻辞“惕号，莫夜有戎，勿恤”是说：啼哭悲号，深夜有战事，但不必忧虑。这里的“惕”，应该是“啼”的同音假借。训为惧，或训为止息，都是说不通的。

通过以上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的互证，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周易》中《乾》卦九二爻辞、《讼》卦卦辞、《小畜》六四爻辞之“惕”（包括《涣》卦上九爻辞之“遯”）字，都应训为止息，《夬》卦九二爻辞之“惕”字，则是“啼”的同音假借。懂得了这一点，这五条卦爻辞的疑难，甚至包括郭店简《六德》篇的“帝号”之谜，就可迎刃而解了。





## 《周易·夬》卦九二爻辞新释

今本《周易·夬》卦九二爻辞是：“惕号莫夜有戎勿恤。”传统的断句和解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借助新出土的楚简和帛书材料，我们可以在前贤今人之说的基础上作一新的探讨。

### 一、释“惕号”

先来看“惕号”的解释。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164—233）曰：“惕，惧也。二失位，故‘惕’。变成巽，故‘号’。”<sup>①</sup>清李道平疏：“以九居二失位，故‘惕’。变柔成巽，巽为申命，故‘号’。”<sup>②</sup>

王弼（226—249）《注》：“居健履中，以斯决事，能审己度而不疑者也。故虽有惕惧号呼……”<sup>③</sup>

他们都是以“惕号”为“惕惧号呼”。后来的注家，基本上都是如此。

但唐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又载：“‘惕’……荀、翟作‘锡’，云：‘锡也。’”<sup>④</sup>是说荀爽（128—190）《易传》、翟玄《易义》本“惕”写作“锡”，并被训为“锡”。清李富孙（1674—1843）以荀爽、翟玄说为是，谓：“‘惕’‘锡’亦声转形似易相乱也。‘锡号’当谓‘锡号令’。”<sup>⑤</sup>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九，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2页。

②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7页。

③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7页。

④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页。

⑤ 李富孙：《易经异文释》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7册，第688页。

马王堆帛书《易经》本“惕”作“惕”，帛书整理小组释文以“惕”为本字。<sup>①</sup> 邓球柏却以“惕”为本字，说：“惕，改变。《说文解字》：‘惕，轻也，从人易声。一曰交惕。’《说文通训定声》：‘惕，交惕也。从人易声。经传皆以易为之。’帛书则不然。”并将“惕号”译为：“改变了号令，指示命令。”<sup>②</sup> 张立文则从旧说，谓：“‘惕’假借为‘惕’……‘惕’‘惕’同声系，古相通……‘惕号’，言恐惧而呼号。”<sup>③</sup>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作“𠂔𠂔”，濮茅左释文为“啻𠂔”，考释说：“‘啻’，读为‘惕’。‘𠂔’，即‘唬’字。《说文·口部》：‘唬，虎声也。从口、虎。’段玉裁注：‘唬，当读呼，去声，亦读如罍字，从虎、口，虎亦声也。’又《说文通训定声》：‘段借为号。’或以为从口、从号省，非从口、从虎，与‘呼’‘乎’‘号’通。‘啻’，惊惕号呼，或‘啻’读为‘啼’，则读为‘啼号’”，认为其意义是“不忘戒备，内怀惊惕，外严诫号”。<sup>④</sup> 濮氏之说犹如射覆，但从“不忘戒备，内怀惊惕，外严诫号”看，还是以“啻𠂔”为“惕号”，解释与虞翻、王弼《注》同。

李锐由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本《周易》的“啻𠂔”联想到郭店竹简《六德》篇简四的“𠂔𠂔”。“𠂔”字，刘信芳、袁国华、张光裕释为“帝”，<sup>⑤</sup> 陈伟读“𠂔𠂔”为“抵牾”，<sup>⑥</sup> 李零释为“抵牾”，<sup>⑦</sup> 李家浩疑“𠂔”为“央”字，沈培读“𠂔𠂔”为“殃祸”。<sup>⑧</sup> 白于蓝读“𠂔𠂔”为“策虑”。<sup>⑨</sup>

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②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53页。

③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79—380页。

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7—188页。

⑤ 刘信芳：《郭店竹简文字考释拾遗》，“纪念徐仲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国际汉语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四川大学，1998年；《江汉考古》2000年第1期。袁国华：《郭店楚简文字考释十一则》，《中国文字》新24期，台北：艺文印书馆，1998年，第143页。张光裕：《文字编·绪言》，《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第7页。

⑥ 陈伟：《郭店楚简〈六德〉诸篇零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⑦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519页。

⑧ 沈培：《郭店楚简札记四则》，《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1辑，第6页。

⑨ 白于蓝：《包山楚简补释》，《中国文字》新27期，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第157—160页。



李锐认为，从简文来看，郭店简“𡗗”字当为“帝”字，“𡗗𡗗”当读为“惕号”。“惕号”一词，先秦其他文献罕见，当是由《周易》而来。如果此释不误，则郭店简《六德》袭用了《周易》中的成词。<sup>①</sup>

按，李锐以郭店简的“𡗗𡗗”为上博简的“𡗗𡗗”是正确的，只不过“𡗗”前一字一作“帝”，一作“啼”而已。它们就是今本的“惕号”。但今本的“惕号”与郭店简的“帝号”、上博简的“啼号”谁为本字，则值得深究。

郭店简《六德》篇说：“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黎，使之有向也，非圣智者莫之能也。亲父子，和大臣，寝四邻之帝号，非仁义者莫之能也。聚人民，任土地，足此民黎生死之用，非忠信者莫之能也。”<sup>②</sup>所谓“寝四邻之帝号”，“帝号”当读为“啼号”。这是古时的成词，文献习见。

《荀子·礼论》：“歌谣讙笑哭泣啼号，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声音者也。”杨倞注：“啼，音啼。《管子》曰：‘豕人立而啼。’古字通用。号，胡刀反。”

《汉书·严助传》：“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讙号。”师古曰：“讙，古啼字。”

《论衡·变动》：“秦坑赵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俱陷，当时啼号，非徒叹也。”

《潜夫论·明忠》：“夫恻隐，人皆有之。是故耳闻啼号之音，无不为之惨凄悲怀而伤心者；目见危殆之事，无不为之惻怛惊骇而赴救之者。”

《焦氏易林》卷四：“兑：初虽啼号，后必庆笑。光明照耀，百嘉如意。”

《道德指归论》卷四：“骨弱筋柔，握持坚固，不睹牝牡，阴阳以化，精神充实，人物并归，啼号不嘎，可谓志和。”

《东观汉记》卷十八《秦彭》：“后拜颍州太守，老弱啼号满道。”

《水经注》卷十九：“顾见众人拜，恐畏，欲啼号。”

《梁书》卷四十二《傅岐传》：“岐后去县，民无老小皆出境拜送，啼

① 李锐：《读竹书〈周易〉札记》，孔子2000网，2004年4月18日。

② 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按，释文参酌各家之说，有所改动。

号之声闻于数十里。”

《魏书》卷九十八：“盈路老少震惊，啼号塞路，处处禁断，不知所适。”

简文“寢四邻之帝号”，“寢”，止、息。“四邻”，四周、四边、周边，引申为天下，非指周边之敌国。“帝号”，即“啼号”。“寢四邻之帝号”，即息天下百姓之啼号。这较之“抵牾”“抵牾”“殃祸”“策虑”诸说显然要合理得多。

由此可知，《夬》卦九二爻辞之“惕号”当读为“啼号”，而不能将郭店简《六德》篇的“帝号”、上博简的“啼号”读为“惕号”。今本的“惕”，包括帛书本的“惕”、荀爽、翟玄本的“惕”，都应该是上博简“啼”字的同音假借。将“惕”训为惧，训为惕，训为改易，都是说不通的。“啼号”复词同义，意为啼哭悲号，<sup>①</sup>而所谓的“惕惧号呼”说、“惕（惕）号令”说、“改变号令”说、“内怀惊惕，外严诫号”说，都是以借字为本字的误读。

## 二、释“莫夜”

再来看“莫夜”的问题。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剥》坤为‘莫夜’。”<sup>②</sup>清李道平疏：“《夬》伏《剥》坤，月丧于乙，灭藏于癸，坤纳乙癸，故‘为暮夜’。”<sup>③</sup>此是说，《夬》卦暗伏《剥》卦，䷖《夬》卦的下三乾，暗伏《剥》卦的下三坤。又依纳甲说，坤纳乙癸，为月“晦”之时，故“为暮夜”。<sup>④</sup>由此看，虞翻的“莫夜”实质就是“暮夜”。《说文·艸部》：“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会意。”高亨（1900—1986）《周易大传今注》：“莫，古暮字。”<sup>⑤</sup>后来的注家，几乎都是以“莫夜”为“暮夜”。

① 廖名春：《〈周易〉惕义考——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的互证》（《国际易学研究》第8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一文已有说，本文有所修正。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九，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2页。

③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7页。

④ 详见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诸家说易·纳甲》，《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7—19页。

⑤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卷三，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371页。







但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又载：“莫夜，音暮，注同。郑如字，云：无也。无夜，非一夜。”<sup>①</sup> 陆德明认为“莫夜”之“莫”当读作“暮”，王弼《注》也同。但郑玄（127—200）却以“莫”为本字，训为“无”，认为“莫夜”即“无夜”，也就是“非一夜”，不止一夜。这样，“莫夜”之义就与虞翻说截然相反了。徐芹庭认为：“‘莫夜’，注疏本解‘莫’为‘暮’，而郑解为‘无’，则因师传不同而异也。二说皆无害于经义，皆可通。”<sup>②</sup> 谓“二说”“因师传不同而异也”是正确的，以“二说皆无害于经义，皆可通”，则是调停之说，实不可从。

马王堆帛书《易经》本“莫”作“蓐”，帛书整理小组释文以“蓐”为“莫”之异体字。<sup>③</sup> 张立文说：“‘暮’，为日且冥，日在艸中，即日落草丛之中，夜晚来临，故训暮为夜为晚。《帛书周易》作‘蓐’，从夕莫声。‘夕’，《说文》：‘莫也，从月半见。’《周礼·宫正》：‘夕击柝而比之。’郑注：‘夕，莫也。’《礼记·文王世子》：‘朝夕。’《释文》：‘暮曰夕。’故‘蓐’与‘暮’义同而通。且与暮，从日莫声，亦属同声系。”<sup>④</sup> 而邓球柏则认为：“蓐，古暮字。夜幕字古本以‘莫’为之。甲文‘莫’字象日落林莽中之状，后省林作草，隶定为‘莫’，晚世以‘莫’为否定之词则另造‘蓐’‘暮’等字以别之（康殷说）。以‘蓐’作‘莫’较之以‘暮’作‘莫’，其造字之意更加明白易懂，盖先造‘蓐’而后造‘暮’。”<sup>⑤</sup>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作“𣎵𣎵”。濮茅左释文为“莫誉”，考释说：“‘莫’，古‘暮’字。《礼记·檀弓》：‘鲁人有朝祥而莫歌者。’《说文·艸部》：‘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誉’，可读为‘夜’，上古韵都在鱼部。”<sup>⑥</sup> 是以楚简本“誉”为借字，以今本“夜”为本字。其解释本于自虞翻、王弼以来的通说。而以后的研究楚简《周易》者，对此皆无异说，等于是默认了濮氏的解释。

①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页。

② 徐芹庭：《周易异文考》，台北：五洲出版社，1975年，第83页。

③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④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0页。

⑤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53页。

⑥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7、188页。

按,《说文·夕部》:“夜,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声。”《言部》:“誉,称也。从言与声。”《诗·小雅·车攻》:“四牡奕奕。”《集韵·九鱼》鬻下、《类篇·马部》鬻下并载《说文》引《诗》曰“驷牡鬻鬻”。是从“亦”之字与从“与”之字可通用,故今本、帛书本的“夜”楚简本作“誉”,一点也不值得奇怪。问题是今本、帛书本的“夜”与楚简本的“誉”何为本字?濮氏顺从通说,答案是“夜”为本字,“誉”为借字。而笔者的看法则刚好相反,楚简本的“誉”应是本字,而今本、帛书本的“夜”当为借字。今本、帛书本的“莫夜”,当依楚简本作“莫誉”。“莫”,《经典释文》载郑玄的“无”训可从。“莫誉”即“无誉”。

“无誉”是《周易》的成词。《周易·坤》卦六四爻辞有:“括囊,无咎,无誉。”《大过》卦九五爻辞有:“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无誉”,就是没有称美,不获赞誉,不值得赞誉。

《庄子》一书常见“无誉”。如《庄子·至乐》:“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山木》:“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天下》:“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其义也同。

其他早期文献又多见“不誉”,意思也接近。如《墨子·耕柱》:“可誉而不誉,非仁也。”又《公孟》:“若先生之言,则是不誉禹,不毁桀纣也。”《管子·禁藏》:“赦罪而不一,德虽厚,不誉者多。”又《明法解》:“誉其党而使主尊之,毁不誉者而使主废之。”《吕氏春秋·孟夏纪·诬徒》:“人之情,不能亲其所怨,不能誉其所恶,学业之败也,道术之废也,从此生矣。”又《审应览·不屈》:“罪庶诽谤,诸侯不誉,谢于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鹖冠子·著希》:“故人乖其诚,能士隐其实情,心虽不说,弗敢不誉。”

最值得注意的是《国语·楚语上》有“虽微楚国,诸侯莫不誉”说。“莫不誉”的反面即“莫誉”,先秦时有“莫不誉”说,肯定就有“莫誉”说。因此,宋人陈起《江湖小集·和自然》诗有“莫誉自成桃李蹊”句,<sup>①</sup>就非常自然了。

<sup>①</sup> 《江湖小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自古以来的注家，由于几乎都是以“莫夜”为“暮夜”，故大多以“莫夜有戎”为句。<sup>①</sup> 以前的王弼《注》、孔颖达《疏》、陆希声《易传》、程颐《易传》、朱熹《本义》是如此，今人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李镜池的《周易通义》、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是如此，就连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标点帛书《周易》、濮茅左标点战国楚简本《周易》也莫不如此。

但问题是《小象传》却说：“‘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其“有戎”是连“勿恤”为句，“惕号莫夜”虽没有提及，但可推知一定是连读的。如此看来，在《小象传》作者的眼里，“莫夜”肯定不是两个名词，因为“惕号”而“莫（暮）夜”，颇为不词。只有以“夜”为动词，才能与“惕号”连读成句。这与笔者以“誉”为“夜”之本字的分析也是相吻合的。

依据楚简本《周易》，知道“莫夜”当作“莫誉”，也就是“无誉”，就能判定传统的“莫夜有戎”断句是误读，我们应当将今本的“莫夜”归上读，标点成“惕号，莫夜”。

由此可知，此处爻辞“惕号，莫夜”当依楚简本作“啼号，莫誉”，即“啼号，无誉”，也就是说啼哭悲号，不值得赞誉，表示的是对“啼号”的否定。

### 三、释“有戎，勿恤”与“不利即戎”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二动成离，离为‘戎’，变而得正，故‘有戎’。四变成坎，坎为忧，坎又得正，故‘勿恤’。谓成《既济》定也。”<sup>②</sup> 清李道平疏：“二动离体，离为甲冑戈兵，故‘为戎’。变柔得正，是有备也，故‘有戎’者，谓有备也。二与五应，四变五成坎，《说卦》曰‘坎为加忧’，故‘为恤’。坎三爻皆得正，故‘勿恤’。二四

<sup>①</sup> 按：《东坡易传》卷三以“惕号莫夜”为句，“有戎勿恤”为句。清沈起元《周易孔义集说》卷十二以为“与《象传》合，宜从之”。李光地《周易折中》卷六也有所肯定。但这只是极少数意见。

<sup>②</sup>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九，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2页。

皆变，故成《既济》定也。”<sup>①</sup> 这是说䷗《夬》卦的第二、第四两爻都由阳爻变为阴爻，䷗《夬》卦因而变成䷾《既济》卦，下卦☰乾因而变成☲离，而☲离有甲兵之象，所以说“戎”。又第二爻由阳爻变为阴爻，由九二变为六二，阴爻而居偶位，是为得正，所以说“有戎”。“有戎”，是有兵备，有充分的军事准备。䷗《夬》卦第四爻由阳爻变为阴爻，上卦☱兑因而变成☵坎，《说卦传》坎有“加忧”之象，所以说“恤”。䷾《既济》卦里上卦☵坎三爻都是阳爻居奇位，阴爻居偶位，都是得正，所以说“勿恤”。透过这些象数学、爻位学的解释，可以看得出虞翻是以己方“有兵备”释“有戎”，以“忧”释“恤”。“有戎，勿恤”就是己方有兵备，做好了军事准备，因而不须忧恤。

王弼《注》：“‘莫夜有戎’，不忧不惑，故‘勿恤’也。”孔颖达《疏》：“‘莫夜’必有戎卒来害己，能审己度，不惑不忧，故‘勿恤’也。”<sup>②</sup> 他们训“恤”为“忧”与虞翻同，但“有戎”的解释则大异，是指敌方的“戎卒”。如此，“有戎，勿恤”就是敌兵来犯，不须忧恤。

后来的注家，大多取孔颖达说。宋人胡瑗《周易口义》、张载《横渠易说》、程颐《伊川易传》、李光《读易详说》、沈该《易小传》、朱震《汉上易传》、郑刚中《周易窥余》、朱熹《周易本义》、杨简《杨氏易传》、杨万里《诚斋易传》是如此，今人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李镜池《周易通义》、周振甫《周易译注》等也莫不如此。

但无论虞翻说还是孔颖达说，都不足为信。此处“有戎，勿恤”当与卦辞“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意义接近。

《彖传》的解释最早：“‘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阳息动《复》，刚长成《夬》……《夬》从《复》升，坤逆在上，民众消灭。二变时，离为戎。故‘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sup>③</sup> 清李道平疏：“阳息之卦，初动为《复》。《复·彖》

①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7页。

②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7页。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九，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1页。





曰‘刚长’也，故刚长至五成《夬》……《夬》阳从《复》升五，惟剩坤逆一阴在上。坤为民、为众，坤象已毁，故云‘民众消灭’。二变时体离，离为甲冑、为戈兵，故为‘戎’。《复》上六云‘用行师，终有大败’。卦有戎象，故戒以所尚在戎，则不利而困穷矣。言君子之去小人，当以阳德渐散其民众，则去之决。不当尚兵戎，与之争也。”<sup>①</sup>此是说䷗《夬》和䷗《复》同属息卦，䷗《复》为一阳生，䷗《夬》为五阳生，䷗《复》卦的一阳成长至五，就成为䷗《夬》卦。䷗《复》卦的上体为䷁坤，到䷗《夬》卦时，上体只剩下一阴爻了，“坤象已毁”。依《说卦》，坤“为众”，所以说“民众消灭”。䷗《夬》卦九二由阳变为阴，下体䷀乾变为䷄离，而依《说卦》，离“为甲冑、为戈兵”，有甲兵之象，所以说“戎”。《复》卦上六爻辞有“用行师，终有大败”之说，所以依《彖传》说，“‘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是“所尚在戎，则不利而困穷矣”。因此，卦辞“不利即戎”是说“不当尚兵戎，与之争也”。

王弼《注》：“用刚‘即戎’，尚力取胜也。尚力取胜，物所同疾也。”孔颖达《疏》：“若用刚‘即戎’，尚力取胜，为物所疾，以此用师，必有不和，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虽‘不利即戎’，然刚德不长，则柔邪不消。故阳爻宜有所往，夬道乃成，故曰‘利有攸往’也。”<sup>②</sup>他们虽不像虞翻取消息、变卦为说，但认为《彖传》“所尚”是指“即戎”、尚兵戎则同，因而都将“不利即戎”理解成“不利于兴兵出师”。后来的注家，几乎都依此为说，鲜有例外。

其实，虞翻、王弼、孔颖达对《彖传》的理解是错误的。《彖传》的“所尚乃穷”并非是说“尚戎乃穷”，而是说䷗《夬》卦“一阴在上，小人已穷”，<sup>③</sup>“尚”当读为“上”，䷗《夬》卦最后一爻为阴爻，居䷗《夬》卦之最上，“所尚”即所居最上的阴爻，也就是上六。“乃穷”的主语是上六，而非“即戎”。因此，《彖传》“所尚乃穷”是说上六已到了穷

①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4—395页。

②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7页。

③ 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引陆希声语，《周易义海撮要》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途末路之时，而并非是说“所尚在戎，则不利而困穷矣”。后人将“不利即戎”说成是“不利于兴兵出师”，可以说是基于误读《彖传》而形成的误读。

马王堆帛书《易经》本“即”作“节”，帛书整理小组释文以“即”为本字。<sup>①</sup>张立文说同，谓：“‘节’假借为‘即’，《说文》‘节，竹约也，从竹即声。’‘节’‘即’同声系，古相通。《大戴礼记·保傅》：‘进退节度无礼。’《注》：‘节度或为即席。’‘即’，《易·讼》九四：‘复即命渝。’孔《疏》：‘即，就也。’又曰：‘即，从也。’《屯》六三：‘即鹿无虞。’《象传》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以从训即。即戎犹今从军，《论语·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士卒入伍出征谓即戎。”<sup>②</sup>邓球柏却以“节”为本字，说：“不利节戎，利有攸往：这大概是号令的内容。谓不利于牵制戎狄，而有利于进击。节，牵制。戎，本为武器，此盖指戎狄。”<sup>③</sup>

按，邓球柏却以帛书本“节”为本字，说是。今本的“即”，当依帛书《易经》本读为“节”，训为止。《周易·杂卦传》：“《节》，止也。”《周易·未济》卦上九爻辞《小象传》：“‘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节，止也。”《京氏易传》卷上：“节者，止也。”皆训“节”为“止”。“戎”，战，指征讨。今本的“即戎”即“节戎”，也就是制止战争，指偃旗息鼓，停止作战。

“利有攸往”，指主动出战，意思与“不利即戎”同，只是一反一正而已。

由此看，《彖传》以“所尚乃穷”释“不利即戎”，是说上六已到了穷途末路之时，所以不利于息战止兵。阳刚“利有攸往”，“刚长乃终”，“宜将剩勇追穷寇”，阳刚要长至最终，由䷪《夬》至于䷀《乾》而后已。

此爻辞“戎”与卦辞义同，也应训为战、征伐。《书·泰誓中》：“戎商必克。”蔡沈集传：“知伐商而必胜之也。”而“有”当为助词，用在动词前。如《诗·邶风·击鼓》：“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又《郑风·女曰

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②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79—380页。

③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52页。





鸡鸣》：“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周易·姤》卦九五爻辞“有陨自天”、《困》卦九五爻辞“乃徐有说”之“有”，用法亦同。

卦辞称“不利即（节）戎，利有攸往”，是以“戎”为利，以“往”为利。此言“有戎，勿恤”，意思是一致的。正因为卦辞和此卦辞是主张“有戎”，以“往”为利的，所以，“惕（啼）号”就“莫誉”，不值得赞誉。

从结构上看，爻辞的“有戎，勿恤”与卦辞的“不利即（节）戎，利有攸往”也是相同的。“有戎”与“利有攸往”同，都是正说，从正面讲要征讨，要主动进攻。“勿恤”则与“不利即（节）戎”同，都是反说，从反面讲不要停止征讨，不要停止进攻。它们都是正反为说的。

由此看，自虞翻以来的注家，都将“恤”训为“忧”，将“无恤”训为“不须忧恤”，是很成问题的。从马王堆帛书本《易经》的异文我们可以获得启发。

《周易·萃》卦初六爻辞“勿恤；往，无咎”之“恤”字，马王堆帛书本《易经》作“血”。<sup>①</sup>而《讼》卦卦辞“有孚窒惕”之“窒”，马王堆帛书本作“洫”。<sup>②</sup>“有孚窒惕”虞翻注：“窒，塞止也。”<sup>③</sup>陆德明《经典释文》载：“马作‘啞’，云：读为‘蹶’，犹止也。”<sup>④</sup>我曾经指出过，“《周易》中《乾》卦九二爻辞、《讼》卦卦辞、《小畜》六四爻辞之‘惕’（包括《涣》卦上九爻辞之‘遯’）字，都应训为止息。”<sup>⑤</sup>而此处“窒惕”连言，复词同义，应皆为塞止之意。

“有孚窒惕”帛书本《易经》“窒”作“洫”，实质是用同义的“恤”来取代“窒”，因为“恤”也可训为止息、终止。

《书·君奭》：“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恤者，《汉书·韦玄成传》注：‘师古曰：安也。’……言是

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②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④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⑤ 廖名春：《〈周易〉惕义考——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的互证》，《国际易学研究》第八辑，华夏出版社，2005年。

商之异姓百官及王族，无不奉德明安。”<sup>①</sup>《汉书·韦玄成传》：“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遗，恤我九列。我既兹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供事靡惰。”颜师古注：“恤，安也。”<sup>②</sup>以“恤”为“安”，安即息也。

《文选·左思〈蜀都赋〉》：“庭扣钟磬，堂抚琴瑟。匪葛匪姜，畴能是恤？”吕延济注：“恤，居也……诸葛亮、姜维，非此二人，谁能居此？”<sup>③</sup>是训“恤”为“居”，居即止息也。

《说文·人部》：“恤，静也。从人，血声。”《诗·鲁颂·閟宫》：“閟宫有恤，实实枚枚。”毛传：“閟，闭也。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而无事。孟仲子曰：是祿宫也。恤，清静也。”此训“静”的“恤”字，又可写作“恤”。《文选·江淹〈别赋〉》：“春宫闕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李善《注》：“《毛诗》曰：‘閟宫有恤。’”<sup>④</sup>《尚书·尧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作：“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司马迁以“静”换代“恤”，也就是认为“恤”“静”义同。故孙星衍云：“史公‘恤’为‘静’者……《诗·閟宫》云：‘閟宫有恤。’传云：‘恤，静也。’故恤亦静也。‘恤’作‘谧’者，《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文作“谧”，《尔雅》曰：‘谧，静也。’”<sup>⑤</sup>“恤亦静也”，与“恤，居也”之训同，都是“恤”有止息之义的表现。

正因为“恤”有止息之义，所以《周易》经文中“勿恤”与“往”往往正反相对。如《萃》卦初六爻辞有“勿恤；往，无咎”、《晋》卦六五爻辞有“勿恤；往，吉，无不利”。“勿恤”是反说，不要停止；“往，无咎”“往，吉，无不利”则是正说，是要前行。正反对比，非常清楚。

《升》卦卦辞“勿恤；南征，吉”也是如此。“征”犹如“往”。“勿恤”是反说，不要停止；“南征，吉”是正说，是主张要“南征”，要前行。也是一反一正。

至于《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

①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廿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1页。

② 班固：《汉书》卷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3页。

③ 《六臣注文选》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④ 《文选注》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⑤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页。







孚，于食有福”，《家人》卦九五爻辞“王假有家，勿恤，吉”，这两处爻辞里的“勿恤”，含义与《夬》九二爻辞、《萃》卦初六爻辞、《晋》卦六五爻辞、《升》卦卦辞同，也都是不要停止的意思。其详容笔者另文再予以探讨。

由此可知，《夬》卦九二爻辞“惕号莫夜有戎勿恤”，当作：“啼号，莫誉。有戎，勿恤。”是说啼哭悲号，不值得赞誉。要与之对抗，而不要放弃斗争。面对凶残，反对悲观求饶，主张积极斗争，战而不止。自虞翻、王弼、孔颖达以来的传统解释，基本上都是误读。没有楚简和帛书材料的面世，爻辞的这一本义是很难破解的。

## 《周易·晋》卦爻辞新释

《周易·晋》卦疑难不解之处颇多。卦辞的问题，事涉重大，笔者拟另文探讨。本文只就爻辞的一些问题，结合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作一讨论。抛砖引玉，尚祈方家指正。

### 一、释“晋如摧如”

今本《周易·晋》卦初六爻辞是：“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小象传》的解释是：“‘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晋如摧如”一句，后人的解释各有不同。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164—233）曰：“晋，进。摧，忧愁也。应在四，故‘晋如’。失位，故‘摧如’。动得位，故‘贞吉’。”<sup>①</sup>其释“晋”为“进”，是因为初六与九四有应；释“摧”为“忧愁”，是因为初六阴爻而居奇数位“失位”。如此，“晋”与“摧”是相反的，两个“如”字意义相同。

王弼（226—249）《周易注》：“处顺之初，应明之始，明顺之德，于斯将隆。进明退顺，不失其正，故曰‘晋如摧如贞吉’也。”孔颖达（574—648）《疏》：“‘晋如摧如贞吉’者，何氏云：‘摧，退也。裕，宽也。如，辞也。’初六处顺之初，‘应明之始，明顺之德，于斯将隆’，进则之明，退则居顺，进之与退，不失其正，故曰‘晋如摧如贞吉’也。”<sup>②</sup>这是以“晋”为“进”，以“摧”为“退”，两个“如”，都是虚词，意义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七，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9页。

②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9页。





也同。用金景芳（1902—2001）、吕绍纲（1933—2008）《周易全解》的话来说，就是：“可进则动而进，故‘晋如’；不可进则抑而退，故‘摧如’。”<sup>①</sup>这样，“晋如摧如”犹如“或晋或摧”，也就是“或进或退”。

宋人的解释则又有不同。张载（1020—1077）《横渠易说》：“居晋之初，正必见摧，故‘摧如’。”<sup>②</sup>苏轼（1036—1101）《东坡易传》：“三阴皆进而之离，九四居于其冲，欲并而有之，众之所不与也。初六有应于四，将以众适四，故进而众摧之也。”<sup>③</sup>朱熹（1130—1200）《周易本义》：“以阴居下，不中正，正欲进，见摧之象。”<sup>④</sup>赵彦肃《复斋易说》：“‘晋如’，志在五也；‘摧如’，阻于四也。”<sup>⑤</sup>他们以“摧”为“见摧”、为“阻”。如此，“摧”就是折，指遭遇挫折。“晋如摧如”，就是进长时遭受别人的挫折。黄寿祺（1912—1990）、张善文的《周易译注》就是这样解释的：“初六，进长之初就受摧折抑退……如，语气助词；摧，摧折抑退。此谓初六处‘晋’之始，阴柔在下，前临重阴为‘敌’，有将进即受摧折之象。”<sup>⑥</sup>

但唐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又载：“摧”，“罪雷反，退也。郑读如‘南山崔崔’之‘崔’。”<sup>⑦</sup>清李富孙（1674—1843）认为：“《毛传》云：‘崔崔，高大也。’《笺》但谓‘南山之上’，此读如‘崔’，当取进而上行之义。不失其正则吉，故《象》曰‘独行正也’。虞训‘忧愁’，与二爻义复。王弼训‘退’（何氏同）亦迂远。晁氏曰：‘案郑乃得《象》意。’”<sup>⑧</sup>徐芹庭则以为：“郑读为‘崔’，则似训高大意矣。”<sup>⑨</sup>郑玄（127—200）读“摧”为“南山崔崔”之“崔”，“崔崔”训“高大”，义同于“崔巍”。如此，“摧（崔）”与“晋”就是同义，“晋如摧（崔）

①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8页。

② 《横渠易说》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③ 《东坡易传》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④ 《原本周易本义》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复斋易说》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⑥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8页。

⑦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页。

⑧ 李富孙：《易经异文释》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7册，第684页。

⑨ 徐芹庭：《周易异文考》，台北：五洲出版社，1975年，第71页。

如”犹如晋升了、发达了。意思就与虞翻、王弼等说全然不同了。尽管宋人晁说之（1059—1129）、清人李富孙以郑说为是，但学人们却很少注意到。

今人高亨（1900—1986）又提出了新说，谓：“本卦晋字皆侵伐之进，其本字似当作戡。《说文》‘戡，灭也。从戈，晋声，《诗》曰，实始戡商。’考《毛诗·閟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毛传》：‘翦，齐也。’许氏所引当为《三家诗》。太王之世，不得云灭商，知许训戡曰灭，非也。戡者，进而有所侵伐也。实始戡商，犹云实始侵商耳。《毛诗》作翦而训齐者，齐当读为剂，亦谓侵削商土，大指与作戡不殊。然则本卦晋字殆即戡商之戡矣。如犹焉也。《说文》：‘摧，折也。’晋如，谓进侵敌国也。摧如，谓摧折敌兵也。”“用兵者筮遇此爻，则进侵敌国，摧折敌兵。”<sup>①</sup>李镜池（1902—1975）将“晋”训为“进攻”，将“摧”训为“摧毁”，说“晋如摧如”是“进攻摧毁敌人”。<sup>②</sup>周振甫（1911—2000）说同。<sup>③</sup>都是本于高说。如此，“晋”与“摧”也是同义词，都是进攻摧毁的意思。而两个“如”就等于“焉”，相当于“着”<sup>④</sup>。

马王堆帛书《易经》本“晋”作“潜”，“摧”作“浚”，帛书整理小组释文以“晋”“摧”为本字。<sup>⑤</sup>邓球柏却以“潜”“浚”为本字，谓：“潜如浚如：疏通挖深潜水河道。潜浚乃浚潜之倒装，并分别插入语尾助词‘如’。《春秋公羊传·庄公九年》：‘冬，浚洙。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谷梁传》：‘浚洙者，深洙也。’……浚、摧，旁纽、对转，同源字。”<sup>⑥</sup>张立文则以为：“‘潜’与‘晋’通，晋，进也，进攻之意。‘浚’假借为‘摧’。《说文》：‘浚，抒也，从水爰声。’《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子宁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杜注：‘浚，取也。’‘摧’，《说文》：‘挤也。从手崔声。一曰捫也，一曰折也。’《太玄·众》：‘丈人摧孥。’注：‘摧，趣也。’‘取’与‘趣’通。《说文》：‘趣，疾

①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1页。

② 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70页。

③ 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4—125页。

④ 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4页。

⑤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⑥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91—292页。





也。从走取声。’‘趣’‘取’同声系，古相假。《庄子·齐物论》：‘趣舍不同。’《释文》：‘趣本作取。’为‘取’‘趣’相通之证。‘浚’通‘取’，‘摧’通‘趣’，故‘浚’‘摧’古亦相通。”<sup>①</sup>

按，邓球柏以帛书《易经》本“潜”“浚”为本字，似不可从。帛书“浚”当读为“竣”或“逡”“竣”。《字汇补·水部》：“浚，与竣同，伏也。”朱珔《说文假借义证》：“盖以浚为竣之假借。”《古文苑·刘歆〈遂初赋〉》：“鸟胁翼之浚浚。”章樵注：“浚与竣同，伏也。”《篇海类编·身体类·足部》：“竣，退也，止也，伏也。亦作竣。”清雷浚《说文外编》卷八：“竣，《玉篇》：‘且遵切，退也。’《说文》无竣字。《尔雅·释言》：‘逡，退也。’郭注引《外传》：‘有司已复于事而逡。’而《外传》实作‘竣’。韦注：‘竣，退伏也。’《说文》‘竣’下引《国语》‘有司已事而竣’，与之合。而张平子《东京赋》‘已事而竣’，字又作竣。然则逡、竣、竣，三字通也。”《文选·张衡〈东京赋〉》：“千品万官，已事而竣。”李善注引薛综曰：“已，止也。竣，退也。谓品秩官僚等，并止事而退还也。善曰：竣与竣同也。”“竣”“逡”“竣”与“摧”音近而义同，皆有退、伏义，故可互用。而帛书《易经》本只不过将义符又写成了水旁而已。由此看，郑玄读“摧”为“崔”，显然是错误的。高亨、李镜池、周振甫辈将“摧如”训为“摧毁敌人”也是靠不住的。

从帛书《衷》篇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帛书《衷》篇的第十一行残损颇多，但尚剩余下列文字：“子曰：……所以教谋也。‘樁如秋如’，所以辟怒……”根据“所以教谋也”之语气，“辟怒”后可补一“也”。“樁如秋如”即今本《晋》卦之六二爻辞“晋如愁如”，“所以辟怒[也]”是“子（即孔子）”解释六二爻辞“晋如愁如”之语。由此可推知，上文“所以教谋也”则当是“子”解释初六爻辞“晋如摧如”之语。这样，帛书这一段文字就当作：“子曰：……‘[晋如摧如]’，所以教谋也。‘樁如秋如’，所以辟怒[也]。”<sup>②</sup>《说文·支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支从孝。”《广雅·释诂三》：“教，效

①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1页。

②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马王堆帛书〈衷〉》，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38页。

也。”《广韵·效韵》：“教，法也。”“‘[晋如摧如]’，所以教谋也”，是说爻辞“晋如摧如”是用以教人有谋的。而郑读“摧”为“崔”，高亨、李镜池、周振甫辈的“进攻摧毁敌人”说，谈不上“所以教谋”，是非常明显的。比较起来，古人训“摧”为“退”、训“摧”为“折”，不但与帛书《易经》本作“浚（竣）”义同，与帛书《衷》篇的解释“所以教谋也”也若合符节。

笔者认为，爻辞“晋如摧如”的两个“如”字虽然都是虚词，但词性是不同的。古人将其一视同仁，故“晋如摧如”成为并列结构，明显有误。高亨、周振甫等以为两个“如”等于“焉”，相当于“着”，<sup>①</sup>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晋如”之“如”当为连词，用在两个动词之间，相当于“而”。《玉篇·女部》：“如，而也。”《春秋·庄公七年》：“夜中，星陨如雨。”杜预注：“如，而也。”孔颖达《疏》：“星陨如雨，与雨偕也。偕训为俱，与雨俱下，不得为状似雨也。”《逸周书·大匡》：“勇如害上，则不登于明堂。”《大戴礼记·保傅》：“安如易，乐而湛。”《盐铁论·世务》：“见利如前，乘便而起。”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如，亦‘而’也，互文耳。”<sup>②</sup>

而“摧如”之“如”作为形容词的词缀，表示状态，相当于“然”。所谓“摧如”，就是摧折的样子，谦退的样子。后来所谓“摧眉折腰”、今天所谓“低姿态”，皆与此义近。

由此可知，“晋如摧如”，即“晋而摧如”，指事业上进而谦退，事业上进而保持低姿态。一般人事业上进往往是得意扬扬，盛气凌人。而《晋》卦初六爻辞却说“晋如摧如，贞，吉，悔亡”，<sup>③</sup>事业上进而谦退，

① 今人曾宪通也有相同的说法，见氏著：《〈周易·离〉卦卦辞及九四爻辞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

② 王引之：《经传释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46页。

③ 按：今本《周易·晋》卦初六爻辞“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帛书《易经》本“吉”后无“罔”字却多出“悔亡”二字。王辉以为今本“罔”字即“悔亡”二字之讹（王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古文字研究》第1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6页）。说是。今本“罔”为“亡”之假借，脱“悔”字。因此，爻辞当依帛书《易经》本标点为：“晋如摧如，贞，吉，悔亡。孚裕，无咎。”





保持不变，就能吉利，悔恨就会消失。这是以“吉，悔亡”来说“晋而摧如”、事业上进而谦退之利，所以帛书《衷》篇“子曰”说是“所以教谋也”，是告人处于事业上进之时而当有谋略。而此“谋”就是“摧如”，就是谦退，在众人面前“摧身折腰”，保持礼让，保持低姿态。这就是《周易》的人生智慧。

## 二、释“晋如愁如”

《晋》卦六二爻辞“晋如愁如”一句，前贤今人的解释也颇值得讨论。

陆德明《经典释文》：“‘愁’，状由反，郑子小反，云：‘变色貌。’”<sup>①</sup>可知郑玄是将“愁”读为“愀”，训为“变色貌”。如此，“愁如”即“愀然”，也就是悚然动容的样子。

但人们一般都不取郑说，而是像陆德明一样，将“愁”读如本字。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震为，应在坎上，故‘愁如’。”<sup>②</sup>李道平疏：“‘震为’下有脱文，当云‘震为行，故‘晋如’，谓初已变，二在震也。二应五，在坎上，坎为加忧，《说文》‘愁，忧也’，故‘愁如’。”<sup>③</sup>李道平对虞翻注的解释是正确的，可知虞翻是将“愁”视为忧愁。

王弼《注》：“进而无应，其德不昭，故曰‘晋如愁如’。”孔颖达《疏》：“‘晋如愁如’者，六二进而无应于上，其德不见昭明，故曰‘晋如愁如’，忧其不昭也。”<sup>④</sup>也是释“愁”为“忧”。后来的注家，宋人如程颐（1033—1107）《易传》、朱熹《本义》；今人如黄寿祺（1912—1990）、张善文《周易译注》、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也都是如此。可以说已成为学界的通论。

但今人高亨则提出新说，谓：“愁疑借为遁，古字通用。《诗·长发》：‘百禄是遁。’《说文》引遁作孳。《周礼·目录》：‘秋者遁也。’《释名·释天》：‘秋，緡也，緡迫品物使时成也。’又鳅俗作鳅，緡俗作緡，并其

①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页。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七，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10页。

③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40页。

④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9页。

左证。《说文》：‘遁，迫也。’《广雅·释诂》：‘遁，迫也。’《荀子·议兵》篇：‘蹙之以刑罚。’蹙即遁之异文，谓迫之以刑罚也。《强国》篇：‘大燕歟吾后。歟借为遁，谓大燕迫吾后也。愁如即遁如，谓以兵胁迫敌国使之屈服也。《诗·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遁。’遁谓被胁迫而屈服，与《易》文义相近。”<sup>①</sup>李镜池也说：“愁：借为拏或遁，都有围聚迫降之意。”并将“晋如愁如”译为“进攻并迫使商人投降”。<sup>②</sup>

马王堆帛书《易经》本“愁”字残缺，但帛书《衷》篇的第十一行却有“子曰：……‘樁如秋如’，所以辟怒[也]”说。<sup>③</sup>“樁”当为“晋”之假借，“秋”为“愁”之异文。“辟”当读为“避”。“‘晋如愁如’，所以辟（避）怒”，是说《晋》卦六二爻辞的“晋如愁如”是用以避免他人怨怒的。如果笔者对帛书《衷》篇“子曰”此说的理解不误，不惟高亨、李镜池读“愁”为“遁”说不能成立，连虞翻以来的“忧愁”说也成了问题。

比较起来，《经典释文》所载郑玄说倒值得注意。“郑子小反”，实质是将“愁”读为“愀”，如果“愁”读如本字的话，就应该是“状由反”。因此，笔者疑爻辞“愁”当作“愀”，训为恭谨，指恭敬、谨慎。《集韵·小韵》：“愀，色变兒。或书作愁。”扬雄《法言·渊骞》：“见其貌者肃如也，闻其言者愀如也。”宋咸注：“愀然，谨。”<sup>④</sup>“愀如”与“肃如”并称，其义当接近，宋咸注训“愀然”为“谨”，显然是正确的。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篇云：“行而敬之，礼也。既行之矣，【又】秋（愀）秋（愀）然而敬之者，礼气也。”<sup>⑤</sup>整理者将“秋秋”读为“愀愀”，而“愀愀”作为形容词修饰动词“敬”，也当是恭谨之义。所以，爻辞“晋如愁如”，即“晋而愀如”，指事业上进而恭谨，事业上进而言行更为规范，更为守礼。因而如帛书《衷》篇“子曰”所言，能

①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1页。

② 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0页。

③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38页。

④ 《扬子法言》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⑤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2页。







“辟（避）怒”，能避免其他未上进之人的怨怒，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同样，《晋》卦九四爻辞“晋如鼫鼠”也即“晋而鼫鼠”。“鼫鼠”，也称为五技鼠，所谓“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sup>①</sup> 是无能的象征。“晋而鼫鼠”，就是事业上进而像鼫鼠一样无能。

《贲》卦九三爻辞“贲如濡如”、六四爻辞“贲如皤如”也是如此。“贲如濡如”即“贲而濡如”，是说其文明礼让而能润泽影响他人。“贲如皤如”即“贲而皤如”，是说其修饰打扮而穿得一身素白。

《萃》卦六三爻辞“萃如嗟如”句式也与《晋》卦初六爻辞“晋如摧如”、六二爻辞“晋如愁如”，《贲》卦九三爻辞“贲如濡如”、六四爻辞“贲如皤如”也同。“萃如嗟如”即“萃而嗟如”，也就是“萃而嗟然”。

帛书《易经》本此爻辞两“如”字作“若”，<sup>②</sup> 当属同义互用。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顾欢注《老子》曰：‘若，而也。’家大人曰：《书·金縢》篇‘予仁若考’，《史记·鲁世家》作‘旦巧’。‘巧’‘考’古字通，‘若’‘而’语之转。‘予仁若考’者，予仁而巧也……《易·夬》九三曰：‘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庄二十二年《左传》曰：‘幸若获宥，及于宽政。’言幸而获宥也。《吴语》：‘王亲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归若已。’言子其归而止息也。”<sup>③</sup> 而“嗟如”与“嗟若”，其义也同。此“如”是词缀，相当于“然”。彼“若”也是词缀，也相当于“然”，同义换读非常明显。

所以，《萃》卦六三爻辞“萃如嗟如”即“萃而嗟如”，是说会聚而嗟叹。句式和两个“如”字的用法与《晋》卦初六爻辞“晋如摧如”、六二爻辞“晋如愁如”，《贲》卦九三爻辞“贲如濡如”、六四爻辞“贲如皤如”全同。

由此可见，上述句式里的两个“如”字虽然都是虚词，但词性完全不同。前者当为连词，相当于“而”；后者则是助词，是词缀，相当于

① 孔颖达《疏》引蔡邕《劝学篇》注，见《周易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9页。

②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③ 王引之：《经传释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54页。

“然”。以前的注家们将其一视同仁，以为两个“如”字都是性质相同的虚字，明显属于误读。

### 三、释“于其王母”

《晋》卦六二爻辞“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也有颇多异议。

《小象传》的解释是：“‘受兹介福’，以中正也。”认为《晋》卦六二之所以能“受此大福”，是因为其“中正”，居中而得正。后人遂以为此居中得正的六二就是“王母”。

如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谓五已正中，乾为王，坤为母。故‘受兹介福，于其王母’。”<sup>①</sup>清李道平疏：“五以变正为乾，乾为君，故为王。坤为母，故为‘王母’。”<sup>②</sup>此是说阴爻六五变为阳爻九五为君，也就是王。阴爻六二为母，也就是“王母”，即王后。

王弼《注》：“‘母’者，处内而成德者也。”孔颖达《疏》同。<sup>③</sup>所谓“内”，指下卦坤。“处内”，处于下卦坤的“王母”，自然就是六二。这与虞翻说实质相同。

今人尚秉和（1870—1950）说：“下坤方为母，伏乾故曰‘王母’。”<sup>④</sup>其以飞伏为说，也是以六二为“王母”。

不过这一解释是有逻辑问题的。六二既是“受兹介福”的“受”方，就不可能是予方的“王母”。《小象传》“‘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是说《晋》卦六二受此大福，是因为其居中得正，而并非说六二就是授予此大福的“王母”。可见“王母”为六二说纯属误读。

因此，前贤又有“王母”为六五说。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五动得正中，故二受大福矣。”<sup>⑤</sup>此是说六五阴爻变为阳爻，其居中得正，所以六二就能接受其赐予的大福。如此说来，六五就是赐予六二大福的“王母”了。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七，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10页。

②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40页。

③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9页。

④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页。

⑤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七，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10页。





所谓《子夏易传》也说：“五以阴而降德也……王母阴尊，而幽远者犹知福之，况其明王乎？”<sup>①</sup>“降德”就是赐福，主语为六五。又说“王母阴尊”，其“王母”只能是六五，不可能是六二，非常清楚。

不过，不管“王母”是六二还是六五，以“王母”为王后，则是汉魏时的通说。

班固（32—92）《汉书·王莽传》载：“群臣上寿曰：……辛丑，巽之宫日也。巽为风，为顺；后谊明，母道得，温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兹介福，于其王母。’”<sup>②</sup>群臣引爻辞“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来证“后谊（义）明，母道得”，就是以“王母”为王后。

后人又进一步提出了“王母”的新解。

宋程颐《伊川易传》云：“‘王母’，祖母也。谓阴之至尊者，指六五也。”<sup>③</sup>这是说“王母”即祖母，指的是六五。朱震（1072—1138）《汉上易传》也认为：“四为祖，五坤，祖之配也，故祖母谓之‘王母’。”<sup>④</sup>此是依《礼记·曲礼下》“祭王父曰皇祖考，祭王母曰皇祖妣”、《尔雅·释亲》“父之妣为王母”为说。

唐人颜师古（581—645）《汉书注》云：“‘王母’，君母。”<sup>⑤</sup>宋张根（1061—1120）称：“‘王母’犹文母也。”<sup>⑥</sup>其认可“文王作《易》说”，故以“王母”为周文王之母。今人高亨谓：“《诗·思齐》曰：‘思齐大任，文王之母。’康叔乃文王之子，则康叔之王母，即大任矣。”<sup>⑦</sup>此以“受兹介福”者为康叔，故以“王母”为周文王之妻、康叔之母——“大任”。

朱熹则提出：“‘王母’，指六五。盖亨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阴居尊者，皆其类也。”<sup>⑧</sup>又说：“盖《周礼》有享先妣之礼。”<sup>⑨</sup>“先妣”，就是去世

① 《子夏易传》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前汉书》卷九十九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③ 《伊川易传》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④ 《汉上易传》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前汉书》卷九十九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⑥ 《吴园周易解》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⑦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1页。

⑧ 《原本周易本义》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⑨ 《朱子语类》卷七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之母。明人蔡清（1453—1508）解释说：“以其以阴柔居尊，故取号‘王母’。王母，大母也。自古有王父、王母，不可说是国母。故《本义》云：‘盖享先妣之吉占。’若以为国母，则不得用之于享先妣矣。凡高曾祖妣，皆先妣也。”<sup>①</sup> 以为如此就调和了“祖母”说和“王之母”说的矛盾。

宋人郭雍（约 1106—1187）大胆疑经，说：“此爻之义与卦辞相类，盖言侯之受锡福于王者。‘母’字无别义，亦衍字也。”<sup>②</sup> 这样，“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就成了“受兹介福，于其王”了。今人徐芹庭将“王母”释为“如慈母一样慈祥的君王”，<sup>③</sup> 可能也受了郭氏的启发。

近代以来，母系社会说流行，“王母”说又有了新的内容。郭沫若（1892—1978）谓：“这‘王母’二字，并不是祖母，也不是王与母，更不是所谓西王母，应该就是女酋长。”<sup>④</sup> 所谓“王与母”说，是将“王母”分读，指王与后。所谓“西王母”说，是将“王母”视为《庄子》《大戴礼记》《山海经》里的“西王母”，迹近于神仙。而郭氏的“女酋长”说，则是将“王母”视为母权制社会里的女性首领。

笔者认为上述关于“王母”的种种说法，其实都难以征信。倒是白云郭氏对“母”字的怀疑，尽管没有版本依据，却值得重视。

《周易》反映的时代，是男性主导的社会。说赐予大福的，是女性的“王母”而非“王”，不免启人疑窦。《周易》经文中“王”之称屡见，特别是《师》卦九二就有“王三锡命”说，而“王母”之称却仅此一见。白云郭氏的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

从句法来看，如果说赐予大福的是“王母”，爻辞就应连读为“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于其王母”是介词结构作补语，补充说明“受”的，因此，不能与“受”断开。而《小象传》却说“‘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明显地将“受兹介福”与“于其王母”断开了，可见“于其王母”并非“受兹介福”的补语。

① 《易经蒙引》卷五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郭氏传家易说》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③ 徐芹庭：《细说易经六十四卦》（下），北京：中国书店，1999年，第52页。

④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页。





笔者认为《小象传》的“以中正也”不过是“于其王母”的另一种表达而已。爻辞“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并非一简单的谓语加宾语加补语的单句，而是一因果复句：“受兹介福”是果，“于其王母”是因。爻辞是之所以能“受兹介福”，就在于“其王母”。这里的“于”相当于《小象传》的“以”，应是表示原因的。《书·君奭》：“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晋陆机《汉高祖功臣颂》：“曲周之进，于其哲兄。”“于”，在也。“在于”连言，“于”犹“在”也。因而与《小象传》之“以”义同。而“王母”则相当于《小象传》的“中正”。所谓“中正”，从爻位学来讲，是六二居中而得正；实则是说做事得当。说“王母”就是“中正”，从爻位学来讲没有问题，但逻辑上却说不通，我们不能说“王母”就是“中正”。历史告诉我们，不“中正”的“王母”实在是太多了。因此，“王母”得另求别解。

笔者疑“王母”当读为“王谋”，也就是说，这里的“母”可能是“谋”的借字。《说文·言部》：“谋，虑难曰谋。从言，某声。𠄎，古文谋，𠄎，亦古文。”段玉裁《注》：“锴本（楷化）不误。从母非从毋也。母声、某声同在一部。”吴大澄《古籀补》：“古‘谋’字从言从每，与许书‘海’字相类。疑古文‘谋’‘海’为一字。《说命》‘朝夕纳海’当读为‘朝夕纳谋’。”容庚《金文编》：“‘谋’‘海’为一字。《说文》‘谋’古文从母从口，又……从母从言。《王孙钟》‘海猷’即‘谋猷’。”“谋”“海”古文同字，都从“母”得声。“谋”字古文可写作“𠄎”，也可写作“𠄎”。因此，“王母”读为“王谋”，完全是有可能的。

而“其王母（谋）”即“其王有谋”。爻辞“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是说能受此大福，就在于其君王有谋。为什么呢？初六爻辞说“晋如摧如”，事业上进而又谦退卑让；六二爻辞说“晋如愁（愀）如”，事业上进而又恭敬谨慎。“摧如”“愁（愀）如”就是“其王有谋”。所以，从爻辞上下文的联系看，说“其王有谋”，也是信而有征的。

《小象传》说“‘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是说“其王”能受此大福，是因为其本身“中正”，也就是做事得当。这里的“中正”，实质就是“其王有谋”的另一种说法。其能“晋如（而）摧如”“晋如（而）愁（愀）如”，就是“中正”，就是有“母（谋）”。

帛书《衷》篇上文说：“[晋如摧如]，所以教谋也。”说“晋如（而）摧如”就是教人有谋。此说“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谋）”，能受此大福，就在于其君王有谋。可知从经文到帛书《衷》篇，都是说“晋如（而）摧如”这些爻辞，是讲有“谋”的。帛书《衷》篇又说：“樛（晋）如秋（愀）如，所以辟（避）怒[也]。”所谓“辟（避）怒”，也属有“母（谋）”。所以，将“王母”读为“王谋”，在帛书《衷》篇的解说里也有迹可寻。

《诗·大雅·文王有声》云：“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此是说武王有“孙（逊）谋”，因而能“燕翼”成王。《孟子·公孙丑下》：“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是说“大有为之君”，“有谋”则当“就”“所不召之臣”。而爻辞说“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谋）”，就在于其君王有谋，亦为相类。

#### 四、释“失得勿恤”

《晋》卦六五爻辞“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也有一些问题。

《小象传》的解释是：“‘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王弼《注》：“柔得尊位，阴为明主，能不用察，不代下任也。故虽不当位，能消其悔。‘失得勿恤’，各有其司，术斯以往，‘无不利’也。”孔颖达《疏》：“‘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者，居不当位，‘悔’也。‘柔得尊位，阴为明主’，能不自用其明，以事委任于下，故得‘悔亡’。既以事任下，委物责成，‘失’之与‘得’，不须忧恤，故曰‘失得勿恤’也。能用此道，所往皆吉而无不利，故曰‘往吉无不利’也。”<sup>①</sup>如此说来，爻辞就当断句为“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是说悔恨消失，不要担心得失；勇往直前，就会吉祥，就会无所不利。

但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却载：“失”，“孟、马、郑、虞、王肃本作‘矢’。马、王云：‘离为矢。’虞云：‘矢，古誓字。’”<sup>②</sup>

清宋翔凤（1779—1860）曰：“《集解》本作‘矢’，引荀爽曰：‘五

<sup>①</sup>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9页。

<sup>②</sup>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页。





从坤动而来为离。离者，射也，故曰矢。’据此，则汉魏《易》皆作‘矢’，王弼乃改‘失’。”<sup>①</sup>

李富孙曰：“‘矢’‘失’以字形相涉而乱。马、王、荀并如字读。《论语》‘夫子矢之’，孔注云：‘矢，誓也。’（《释言》文）《释文》云：‘孔、郑、缪播皆同。’故虞以为‘誓’字，云：‘誓，信也。五变，坎象不见，故“誓得勿恤”。’晁氏曰：‘虞说非，余皆是。若作“失”，于象数不合。’”<sup>②</sup>

如此说来，爻辞前段就当作“悔亡，矢（誓）得勿恤”，是说悔恨消失，一定会得到不要担心。

帛书本《易经》作“𠄎”，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隶定为“矢”。<sup>③</sup>于豪亮认为：“知作‘矢’是，王弼本作‘失’盖以形近致误。”<sup>④</sup>

按：《说文·矢部》：“𠄎，弓弩矢也。从入，象镞栝羽之形。”马王堆帛书“矢”字作“𠄎”（《五十二病方》10行）、“𠄎”（《养生方》37行）、“𠄎”（《相马经》42行），<sup>⑤</sup>而“失”字作“𠄎”（《刑德》丙25行）、“𠄎”（《春秋事语》54行）、“𠄎”（《战国纵横家书》271行）、“𠄎”（《天文云气杂占》B82行）、“𠄎”（《出行占》34行）、“𠄎”（《经法》24行）、“𠄎”（《经法》1行）、“𠄎”（《经法》24行）、“𠄎”（《十六经》106行）、“𠄎”（《二三子》2行）、“𠄎”（《二三子》5行）、“𠄎”（《衷》8行）。<sup>⑥</sup>“矢”字上部像箭镞，帛书的三个“矢”字非常清楚。而“失”字上部从“中”，《刑德》丙篇的“𠄎”，《春秋事语》的“𠄎”、《二三子》的“𠄎”等也还能看得出来。比较起来，帛书此处的“𠄎”更近于《经法》的“𠄎”、《十六经》的“𠄎”、《二三子》的“𠄎”、《衷》篇的“𠄎”，而远于《五十二病方》的“𠄎”、《养生方》的“𠄎”。因此，应当隶定为“失”，而不应隶定为“矢”。

既然马王堆帛书本作“失”而不作“矢”，那么，认为是“王弼乃改

① 宋翔凤：《周易考异》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28册，第492页。

② 李富孙：《易经异文释》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27册，第684页。

③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④ 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⑤ 陈松长等编著：《马王堆简帛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第213页。

⑥ 陈松长等编著：《马王堆简帛文字编》，第482—483页。按：帛书的名称和次序有调整。

失”，“作‘矢’是，王弼本作‘失’盖以形近致误”，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从文义上，作“失得”也胜于“矢（誓）得”。“失得”即失而复得。南宋赵汝楫曰：“‘悔亡’，有悔而亡也。‘失得勿恤’，谓有失有得皆不必恤也。失、得自是两事，非谓既失而复得。”<sup>①</sup>赵说误矣。“悔亡”是悔恨消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失得”，失而复得。南宋方寔孙说：“吉凶者言乎失得，能失而复得，则可以无失。”<sup>②</sup>他们的解释未必正确，但可启发我们，“失得”是有失而复得的说法的。“悔亡，失得”，解为悔恨消亡，失而复得，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

“勿恤”的含义也值得商榷。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恤，忧也”。<sup>③</sup>孔颖达《疏》：“不须忧恤。”<sup>④</sup>自此以来，人们都是以“恤”为忧虑，担心，将“无恤”训为“不须忧恤”。这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从马王堆帛书本《易经》的异文里我们可以获得启发。

今本此句的“恤”字，帛书本《易经》本写作“血”。<sup>⑤</sup>《周易·萃》卦初六爻辞“勿恤；往，无咎”之“恤”字，马王堆帛书《易经》本也写作“血”。<sup>⑥</sup>帛书整理小组都以“恤”为本字。

而《讼》卦卦辞“有孚窒惕”之“窒”，马王堆帛书本作“洫”，帛书整理小组以“窒”为本字。<sup>⑦</sup>“有孚窒惕”虞翻注：“窒，塞止也。”<sup>⑧</sup>陆德明《经典释文》载：“马作‘啞’，云：读为‘蹇’，犹止也。”<sup>⑨</sup>我曾经指出过，“《周易》中《乾》卦九二爻辞、《讼》卦卦辞、《小畜》六四爻辞之“惕”（包括《涣》卦上九爻辞之“遯”）字，都应训为止息。”<sup>⑩</sup>而

① 《周易辑闻》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崧山读周易》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七，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10页。

④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9页。

⑤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⑥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⑦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⑧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⑨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⑩ 廖名春：《〈周易〉惕义考——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的互证》，《国际易学研究》第八辑，华夏出版社，2005年。







此处“窒惕”连言，复词同义，应皆为塞止之意。

“有孚窒惕”帛书本《易经》“窒”作“恤”，实质是用同义的“恤”来取代“窒”，因为“恤”也可训为止息、终止。

《书·君奭》：“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孙星衍（1753—1818）曰：“恤者，《汉书·韦玄成传》注：‘师古曰：安也。’……言是商之异姓百官及王族，无不奉德明安。”<sup>①</sup>《汉书·韦玄成传》：“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遗，恤我九列。我既兹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供事靡惰。”颜师古（581—645）《注》：“恤，安也。”<sup>②</sup>以“恤”为“安”，安即息也。

《文选·左思〈蜀都赋〉》：“庭扣钟磬，堂抚琴瑟。匪葛匪姜，畴能是恤？”吕延济注：“恤，居也……诸葛亮、姜维，非此二人，谁能居此？”<sup>③</sup>是训“恤”为“居”，居即止息也。

《说文·人部》：“恤，静也。从人，血声。”《诗·鲁颂·閟宫》：“閟宫有恤，实实枚枚。”毛传：“閟，闭也。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而无事。孟仲子曰：是祿宫也。恤，清静也。”此训“静”的“恤”字，又可写作“恤”。《文选·江淹〈别赋〉》：“春宫闕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李善（630—689）《注》：“《毛诗》曰：‘閟宫有恤。’”<sup>④</sup>《尚书·尧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作：“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司马迁（公元前135—前90）以“静”换代“恤”，也就是认为“恤”“静”义同。故孙星衍云：“史公‘恤’为‘静’者……《诗·閟宫》云：‘閟宫有恤。’传云：‘恤，静也。’故恤亦静也。‘恤’作‘谧’者，《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文作‘谧’，《尔雅》曰：‘谧，静也。’”<sup>⑤</sup>“恤亦静也”，与“恤，居也”之训同，都是“恤”有止息之义的表现。

正因为“恤”有止息之义，所以《周易》经文中“勿恤”与“往”

①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廿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1页。

② 班固：《汉书》卷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3页。

③ 《六臣注文选》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④ 《文选注》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⑤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页。

往往正反相对。如本爻辞作“勿恤；往，吉，无不利”，《萃》卦初六爻辞有“勿恤；往，无咎”。“勿恤”是反说，不要停止；“往，吉，无不利”“往，无咎”则是正说，是要前行。正反对比，非常清楚。

《升》卦卦辞“勿恤；南征，吉”也是如此。“征”犹如“往”。“勿恤”是反说，不要停止；“南征，吉”是正说，是主张要“南征”，要前行。也是一反一正。

至于《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家人》卦九五爻辞“王假有家，勿恤，吉”，《夬》九二爻辞“有戎，勿恤”这三处爻辞里的“勿恤”，含义与《晋》卦六五爻辞、《萃》卦初六爻辞、《升》卦卦辞同，也都是不要停止的意思。

由此可见，“勿恤”并非“不须忧恤”，不必担心，而是不要停止，不要止息。正因为“勿恤”是不要停止，不要止息，所以下文才强调“往，吉，无不利”。“勿恤”就是要“往”。这是正反为说：“勿恤”是反说，“往，吉，无不利”是正说。逻辑十分清楚。

由此可知，“勿恤”与上文“失得”是不能连读的，“勿恤”与下文“往，吉，无不利”正反相对，在句读上，自然也应归下读。

因此，《晋》卦六五爻辞应为：“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是说：悔恨消失，失而复得。不要停止；勇往直前，就会吉祥，就会无所不利。





## 《周易》比、履、离、泰四卦爻辞零释

《周易》成书年代早，其卦爻辞多有晦涩难懂之处。前贤今人的注释，往往不得其要领。如果强不知以为知，以为这些流行的诠释就是《周易》的本义，只会徒添笑柄。下面，就《周易》比卦、履卦、离卦、泰卦四条爻辞里的一些问题，作一讨论。

### 一、“有孚盈缶”

今本《周易》比卦初六的爻辞是：“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其中的“缶”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sup>①</sup> 马王堆帛书《易经》本<sup>②</sup>皆同。

《后汉书·鲁恭传》载：“恭上疏曰：夫人道义于下，则阴阳和于上，祥风时雨，覆被远方，夷狄重译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言甘雨满我之缶，诚来有我而吉已。”<sup>③</sup>

陆德明（约550—630）《经典释文》曰：“缶，方有反，瓦器也。郑云：汲器也。《尔雅》云：盎谓之缶。”<sup>④</sup>

虞翻（164—233）曰：“坤器为缶。坎水流坤，初动成屯。屯者，盈也，故‘盈缶’。”<sup>⑤</sup>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②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③ 《后汉书》卷五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李贤注：“比卦坤下坎上，坤为土缶之象也，坎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满我之缶’，有诚信则它人来附而吉也。”刘敞曰：“‘诚来有我而吉已’，案文‘此我’当为‘它’，注文甚明。”

④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⑤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7页。

王弼（226—249）注：“著信立诚，盈溢乎质素之器，则物终来无衰竭也。亲乎天下，著信盈缶，应者岂一道而来？”

孔颖达（574—648）疏：“有此孚信盈溢质素之缶，以此待物，物皆归向，从始至终，寻常恒来，非唯一人而已，更有他人并来而得吉。”<sup>①</sup>

从东汉鲁恭（32—113）、郑玄（127—200）至唐孔颖达，人们皆以“缶”为本字。自此一千多年来，哪怕马王堆帛书《易经》本、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周易》出，学人们也并无异议。

“孚”，人们多释为信或诚。“有孚”，就是有诚信。从上下文来看，应无问题。<sup>②</sup> 但有诚信与作为大肚小口的“瓦器”又有什么关系？“孚信”是道德的范畴，不是液体，不是物品，怎么会从实物的“缶”中“盈溢”而出呢？千百年来，尽管大家都这么说，其实很值得探讨。

笔者颇疑这里的“缶”字当读为“饱”。两字古音都属于幽部帮母，理论上可以通假。《说文·言部》：“詢，或作飽。”文献中从“缶”之字与从“保”之字通用，而从“保”之字又与从“包”之字通用。如《大戴礼记·保傅》：“成王处襁抱之中。”《贾子新书·胎教》“抱”作“褓”。《吕氏春秋·直谏》“葆申”，《淮南子·说山》作“鲍申”。《庄子·齐物论》：“此之谓葆光。”《淮南子·本经》“葆”作“瑤”。<sup>③</sup> 都是证明。

出土文献中，从“包”之字与从“缶”之字也有通用。如今本《周易·姤》卦九二爻辞“包有鱼”之“包”，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作“𩺰”。<sup>④</sup> 《说文·𩺰部》：“𩺰，囊张大兒，从𩺰省，缶声。”《石鼓文·汧阨》：“其鱼佳（惟）可（何）？佳（惟）𩺰佳（惟）鲤。可（何）以𩺰之？佳（惟）杨及柳。”《说文》“𩺰”字下段玉裁注：“𩺰读如苞苴之苞。”承培元《广说文答问疏证》：“𩺰即‘包有鱼’之包……包鱼《史籀》作𩺰鱼。”《齐鞫𩺰》：“齐辟鞫叔之孙。”“鞫叔有成，劳于齐邦。”又

①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页。

② 高亨先将“孚”读为“浮”（氏著：《周易古经今注》，开明书店，1947年，第31页），后又读为“俘”（《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4页），殊不可信。

③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784、764页。

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齐鞮氏钟》：“佳正月初吉，齐鞮氏孙□择其吉金，自乍𩚑钟。”容庚《金文编》引杨笃曰：“鞮当为鞞，通鲍。《考工记》：‘攻皮之工鲍。’注云：‘鲍或书鞞。’鞮叔即鲍叔。”又引杨树达曰：“《说文》鞞从包声，铭文之鞮乃从陶声，陶与包古音无异也。经传假用鲍鱼之鲍为鞮叔之鞮，犹《周礼》假鲍鱼之鲍为柔革工之鞞也。”<sup>①</sup>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简十三有“無荅董愈坵山石”句，裘锡圭指出：“‘坵’似乎不如读为‘包’更直截了当。”<sup>②</sup>因此，“盈缶”是有读为“盈饱”的可能的。

《广雅·释詁一》：“饱，满也。”《说文·皿部》：“盈，满器也。”《广雅·释詁四》：“盈，充也。”“盈”“饱”义近，故能并举。《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我曲楚直，其众素饱”杜预（222—284）注：“直气盈饱。”“盈饱”犹如“盈满”“盈溢”。

爻辞“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饱），终来有它，吉”是说：有诚信，就能亲比人，没有咎害；诚信充盈饱满，其他人终究会前来归附，吉利。

这里的“有孚，比之，无咎”是一条件复句。“有孚”，“比之”，就能“无咎”，说明“比”要以“有孚”为条件，“孚”至关重要。“有孚盈缶（饱），终来有它，吉”也是一条件复句。“有孚盈缶（饱）”，“终来有它”，终于招来了不宁之邦。“有孚盈缶（饱）”是条件，而“终来有它，吉”则是结果。“盈缶（饱）”是对“有孚”程度的强调，说明一般之“有孚”还不足以“终来有它”，非得“盈缶（饱）”不可。

充满诚信，“有它”“终来”，这也是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的思想。由此爻辞对“孚”，也就是诚信的突出强调看，否认《周易》的卦爻辞有哲学思想，实在不足为训。

## 二、“素履”与“履错然”

今本《周易》履卦初九的爻辞是：“素履，往，无咎。”《小象传》：“‘素履’之‘往’，独行愿也。”似是以“独”释“素”。

① 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18、222页。

② 张富海：《北大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郭店楚简研究”项目新动态》，简帛研究网，2003年6月2日。

荀爽（128—190）曰：“‘素履’者，谓布衣之士，未得居位，‘独行’礼义，不失其正，故‘无咎也’。”<sup>①</sup>

虞翻曰：“应在巽，为白，故‘素’。履四失位，变往得正，故‘往，无咎’。初已得正，使四独变，在外称‘往’。”<sup>②</sup>

王弼注：“处履之初，为履之始，履道恶华，故‘素’乃‘无咎’。处履以‘素’，何往不从？必独行其愿，物无犯也。”

孔颖达疏：“处履之始，而用质素，故‘往’而‘无咎’。若不以质素，则有咎也。”<sup>③</sup>

唐末陆希声《易传》：“礼以文为主，在礼之初，为离于质，非礼之隆。”<sup>④</sup>

这些解释，或以“素”为“白”，或以“素”为“质”，或引申为“布衣之士”，引申为“在下者”<sup>⑤</sup>。以后的学者，亦大多如此，鲜有异议。

但帛书《易经》本“素履”却作“错礼”。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释文以“错”为“素”之借字。<sup>⑥</sup>张立文注：“‘错’假借为‘素’……‘错’‘素’韵同，音近相通。”并将“错礼”译为“以质朴的态度去做事”。<sup>⑦</sup>邓球柏《校释》却说：“错礼：设案礼神。错：置也……错、素，旁纽、迭韵。这条爻辞的意思是：设案礼神〔而后行动〕，无有灾咎。”<sup>⑧</sup>

《周易》六十四卦不但卦形是“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而且卦义也是“二二相耦”、相反为义的。<sup>⑨</sup>履义为行，其履卦小畜之畜即为止。卦辞所谓“密云不雨”，正是止步不前。由此看，邓球柏以帛书《易经》本的“礼”为本字，以今本的“履”为借字，对《周易》阴阳哲学、对子哲学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11页。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11页。

③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页。

④ 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一引，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程颐：《伊川易传》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⑥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⑦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

⑧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⑨ 详见廖名春：《二二相耦，相反为义——〈周易〉卦义新论》，台湾：《哲学与文化》月刊第31卷，2004年第4期。





的本质缺乏了解，不足为训。既然“履”是本字，再将“错”训为“置”“设案”也就不可通了。因此，邓氏的新说是不能成立的。

不过传统的解释也有问题。履为行走，行走而言“素”，不管是“素白”也好，还是“质朴”也好，都颇为不辞。

倒是元人陈应润的说解值得注意：“素，悫通，诚也。人之有素行诚实者，不畏强御，徒步而往，略无所畏。初九变坎有刚健之才，故能‘素履’而‘往’。若伯夷者，特立独行，不可仰望。如郭子仪单骑见回纥，段秀实以跛卒入郭营，‘素履’而‘往’，亦不可企及。此君子独行之志也。”<sup>①</sup>

这是训“素”为“诚”，以“素履”为以诚而行。《战国策·秦策三》：“夫公孙鞅事孝公……竭智能，示情素。”吴师道补注也说：“素，悫通，诚也。”<sup>②</sup>《汉书·邹阳传》：“披心腹，见情素。”颜师古注：“见，显示之也。素谓心所向也。”<sup>③</sup>所谓“心所向”与“诚”，词异而义同。

由此看《小象传》的“‘素履’之‘往’，独行愿也”，可见“独行”并非独立而行、孤独而行，而是以诚而行。《荀子·不苟》篇载：“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sup>④</sup>这里的“诚心守仁”“诚心行义”相当于“素履”。说“夫此有”“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之“常”，是“以至其诚者也”，是其诚达到极致而造成的；而“君子至德”以致“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百姓如此“顺”其“命”，则是“以慎其独者也”，是因为“慎其独”所致。此“慎其独”与“至其诚”相对为文，“独”与“诚”应义

① 陈应润：《周易爻变易编》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39页。

③ 《前汉书》卷五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④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二，《诸子集成》本，上海：中华书局，1954年，第28—30页。

近。程颐（1033—1107）《易传》将“独”训为“专”，<sup>①</sup>与以“独”为“诚”也是相通的。专心一意就是诚。所以《小象传》的“独行愿也”，是说履卦初九爻辞的“素履”，表现出的是以诚而行的意愿。

帛书《易经》本的异文也能给我们以启发。

“素”，帛书《易经》本作“错”，笔者认为当读为“蹠”。“错礼”即“蹠履”，也就是敬慎地行走。《说文·足部》：“蹠，蹠蹠。”《广韵·昔韵》：“蹠，蹠蹠，敬兒。”又《屋韵》：“蹠，蹠蹠，行而谨敬。”《论语·乡党》：“君在，蹠蹠如也。”何晏《集解》：“蹠蹠，恭敬之貌。”《诗·小雅·楚茨》：“执爨蹠蹠，为俎孔硕。”孔颖达疏：“蹠蹠然，敬慎于事而有容仪矣。”因此，“蹠”是“敬慎”“恭敬”，“蹠履”，就是敬慎地行走。与训为以诚而行的“素履”，应该是音近而义同。“素（蹠）履”，突出的是敬、诚。能以敬而行、以诚而行，“往”就能“无咎”。这与需卦上六爻辞“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一样，强调的是敬、诚的重要作用。

这一意思，我们看看离卦初九爻辞就更加清楚了。

离卦初九爻辞说：“履错然，敬之，无咎。”《小象传》的解释是：“‘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王弼注：“‘错然’者，警慎之貌也。处离之始，将进而盛，未在既济，故宜慎其所履，以敬为务，辟其咎也。”孔颖达疏进一步解释：“‘履错然’者，身处离初，将欲前进，其道未济，故其所履践，恒错然敬慎不敢自宁，故云‘履错然，敬之，无咎’。若能如此恭敬，则得避其祸而‘无咎’，故《象》云：‘履错之敬，以避咎也。’”<sup>②</sup>都是将“错”训为“敬慎”。

但陆希声《易传》却云：“错，交杂之貌。初与三俱欲履二，其履交至。火性炎上，二必从三，三既得二，己不敢争，‘敬之’乃‘无咎’。”<sup>③</sup>程颐

① 程颐：《伊川易传》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3页。

③ 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三引，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易传》也说：“其‘履错然’谓交错也。”<sup>①</sup>则是将“错”训为“交错”。

闻一多（1899—1946）说：“错读为错，《说文》曰：‘错，惊貌。’履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子夏传》曰：‘愬愬，恐惧貌。’错、愬音义近，错然犹愬愬也。敬读为惊。”<sup>②</sup>

帛书《易经》本“错”作“昔”。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释文以“昔”为“错”之借字。<sup>③</sup>张立文注：“‘昔’假借为‘错’。《说文》：‘错，金涂也。从金，昔声。’‘昔’‘错’同声系，古相通。《周礼·考工记·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郑众注：‘昔读为交错之错。’郑玄注：‘昔读为履错然之错。’”并将爻辞译为：“初九，步履敬慎不苟，而又有所警惕，则没有灾患。”<sup>④</sup>邓球柏《校释》却以“昔”为本字，说：“昔，始也……这条爻辞的意思是：礼始通用施行而然后天下爱敬之心生、无咎之乐行。”<sup>⑤</sup>

阜阳汉简《周易》“错”作“昔”，但爻辞后还附有卜辞：“卜临官立众……敬其下乃吉。”<sup>⑥</sup>赵建伟依《释名·释言语》“敬，警也”之训，解“敬”为警觉。<sup>⑦</sup>

笔者认为，“错”“昔”“昔”都从“昔”得声，故可通用。此三字皆为借字，本字当作“错”，义为敬慎。闻一多将“错”读为“错”，训为“惊”。其实“错”也有敬义，《集韵·昔韵》就说：“错，敬也。”不过这个意义上的“错”，实质就是“错”。

爻辞“敬之”之“敬”，既不能像闻一多那样读为“惊”，也不能像张立文、赵建伟那样读为“警”。需卦上六爻辞云：“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敬之”是以“敬”待之，不能说“惊之”或“警之”。此处亦当如此。阜阳汉简《周易》卜辞的解释是“敬其下乃

① 程颐：《伊川易传》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闻一多全集》第10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3页。

③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④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42—443页。

⑤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2—283页。

⑥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2页。

⑦ 赵建伟：《出土简帛〈周易〉疏证》，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67页。

吉”，“下”是民众，“临官立（莅）众”，慎重地对待百姓才能得吉。所以，这里的“敬”还是敬慎的意思。《玉篇·苟部》：“敬，慎也。”《书·康诰》：“敬明乃罚。”孔传：“凡行刑罚，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论语·子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邢昺疏：“居处恭谨，执事敬慎，忠以与人也。”都是以慎重、敬慎释“敬”。《小象传》：“‘履错’之‘敬’，以辟咎也。”是说爻辞“履错然”而“敬之”，是为了避免灾咎。为什么？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国本”，不能不敬慎。

由此可知，离卦初九爻辞“履错然，敬之，无咎”，是说行走敬慎，慎重待人，必无咎害。其“履错（蹉）然”与履卦初九爻辞“素履”义同，都是说要敬慎地行走，做事要敬慎。

### 三、“不戒以孚”

今本《周易》泰卦六四的爻辞是：“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小象传》：“‘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王弼注：“莫不与之同其志愿，故不待戒而自孚也。”孔颖达疏：“‘不戒以孚’者，邻皆从己，共同志愿，不待戒告而自孚信以从己也。”<sup>①</sup> 陆希声《易传》：“能不富而用其邻，必其德义素著，故不得戒约其信。”<sup>②</sup> 这是以“戒”为告知、约定。“不戒以孚”即“不戒而孚”，也就是“不告而孚”，不待事先告知就信任了。

虞翻曰：“邑人不戒，故使二升五，信来孚邑，故‘不戒以孚’。二上体坎中正。《象》曰：‘中心愿也。’与比‘邑人不戒’同义也。”<sup>③</sup> 胡瑗（993—1059）也说：“不须戒备而自孚信也，故曰‘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sup>④</sup> 则是以“戒”为戒备、防备了。今人高亨（1900—1986）、李镜池（1902—1975）皆取此说，只不过将“孚”读为“俘虏”之“俘”而已。<sup>⑤</sup>

①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8页。

② 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二引，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四，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3页。

④ 胡瑗：《周易口义》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4页；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页。



爻辞“翩翩”是指来往交通。“不富以其邻”，是说因其邻而不富，因为支持了邻国，自己的经济受到了影响。<sup>①</sup>如依王弼注、孔颖达疏，此“戒”义为告知、约定，则与上述文意衔接不上。如依虞翻、胡瑗说，“戒”义为戒备、防备，也同样显得突如其来。因此，传统的两种解释都有问题。

笔者认为，此“戒”字通“革”，当训为改、除去。今本《周易·小过》九四爻辞：“往，厉，必戒。”马王堆帛书《易经》本“戒”作“革”。<sup>②</sup>清华大学最近收藏的战国易筮简中，《革》卦的卦名被写作“𠄎”，上为“戒”，下从“心”。《淮南子·精神》：“且人有戒形而无损于心，有缀宅而无耗精。”高诱注：“‘戒’，或作‘革’。革，改也。言人形骸有改更而作化也。”<sup>③</sup>“戒”与“革”古音都属职部见母，而“戒”有戒除、改去义，与“革”义有相通处。音相同而义相近，自然可通用。

由此可推知，泰卦六四爻辞“不戒，以孚”之“戒”也可通“革”。“不戒，以孚”即“不革，以孚”，也就是“不改，以孚”。自己因“其邻”而“不富”，但仍“不戒”，坚持不改，继续“翩翩”，来往交通。为什么？就是“以孚”，就是因为要讲诚信，要守信用。这样，泰卦六四爻辞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就非常清楚了。

懂得爻辞“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是说即使“不富”，经济上作出牺牲，也要对“其邻”守信，也要不改诚信。再来看高亨、李镜池以“孚”为“俘”的新说，应该说较之古注，是治丝益棼。其易学史上的价值，我们决不能高估。

① 有以“翩翩不富”为句，“以其邻”为句的读法。系受《小象传》“‘翩翩不富’，皆失实也”说影响，不可从。因为小畜卦九五爻辞有：“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谦卦六五爻辞有：“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②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③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60页。

第二编 楚简《周易》新释





## 楚简《周易·豫》卦再释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豫》卦共有简两支，其中的第一支在上海博物馆书法展览过，笔者曾做过初步考释。<sup>①</sup>现在，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一书出版，<sup>②</sup>又刊出了楚简《周易·豫》卦的第二简。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我们应该感谢楚简的收购者和整理者。今根据楚简照片和濮茅左的释文、考释，对楚简《周易·豫》卦再作一次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卦名之义

濮茅左考释：“𠄎”，读为“豫”，或以为借作“娱”，训乐、悦、怡。<sup>③</sup>

按，自古以来，注家皆训“豫”为“乐”。其实，“豫”当训为“大”。我曾经讨论过：

秦简《归藏》“豫”作“介”。王明钦认为：“秦简《归藏》的‘介’和传本《归藏》的‘分’……是由于形近讹误所致。”<sup>④</sup>这是正确的。但“介”与“分”何者为是呢？还值得继续探讨。笔者认为：传本“分”当系“介”字之误。《尔雅·释诂上》：“介，大也。”《易·晋》：“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王弼注：“受兹大福。”《文选·张衡〈思玄赋〉》：“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旧注：“介，大也。”上海简本“𠄎”，帛书易传作“余”，帛书易经本作“余”。

① 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56页。

④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2000年，第15页。





“余”“豫”音义皆近，故可通用。“余”从“余”声，“豫”从“予”声。“余”有饶、多义，而“豫”《说文》以为“象之大者”，当有大义。两字义当相近。“介”有大训，与“余”“豫”同义。如作“分”，“余”“豫”的异文就不好解释。由是可知，秦简《归藏》作“介”是正确的，传本《归藏》作“分”确是形近而误。

卦名“豫”当训为“大”而不当训为“乐”。

第一，从秦简《归藏》来看，“豫”义为大，与“介”是义同通用，如训为乐，则秦简《归藏》卦名“介”（实际也包括传本《归藏》卦名“分”）无从解释。

第二，“豫”训为“大”符合《说文》“象之大者”之说。

第三，豫与谦为反对卦，其义当与泰否、损益等同，一正一反。“豫”训为“大”即骄傲自大，与谦卦谦虚之义正相对，如训为“乐”，相反之义则不明显。

第四，《杂卦》是以两卦对举见义的形式揭示《周易》六十四卦卦德的专论，其解释方法是“以异相明”，即通过揭示两卦的对立关系来凸显其各自的意义。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乾》卦和《坤》卦阴阳相错，卦画相对，其德性“刚”与“柔”也相反；《比》和《师》卦卦画相综，互相反对，其德性“乐”和“忧”也相反；《临》卦和《观》卦卦画为覆，其义也相反，一是与人，一是营求。其解说《谦》《豫》之义也是如此：“《谦》轻而《豫》怠也。”“轻”就是自贱，就是小。《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史记·平准书》：“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裴骃《集解》：“瓚曰：‘轻亦贱也。’”《说文·心部》：“怠，慢也。”“慢，不畏也。”《广韵·谏韵》：“慢，倨也。”《周易·系辞传上》：“上慢下暴。”孔颖达疏：“小人居上位必骄慢，而在下必暴虐。”由此可知《杂卦》“《谦》轻而《豫》怠”是说《谦》卦之义为自贱、谦虚而《豫》卦之义为傲慢、自大。以豫为大与《杂卦》之说正合。<sup>①</sup>

① 廖名春：《秦简〈归藏〉管窥》，《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

以“豫”为大，亦见于其他文献。

《大戴礼记·五帝德》：“富而不骄，贵而不豫。”王聘珍：“豫，谓逸豫。”<sup>①</sup>其实，“豫”与“骄”对举，自大义非常清楚。

文献多有“豫贾”之说。如《荀子·儒效》：“鲁之鬻牛马者不豫贾。”《淮南子·览冥》：“道不拾遗，市不豫贾。”《泰族》：“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买不豫贾。”《史记·循吏列传》：“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说苑·反质》：“徒师沼治魏而市无豫贾，郗辛治阳而道不拾遗。”唐人杨倞的解释是：“豫贾，豫定为高价也。鬻牛马者不敢高价。”<sup>②</sup>王引之不同意杨倞注，说：“误与贾疏同。豫，或作储。《孔子家语·相鲁》篇：‘孔子为政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贾。’储与奢古音相近。《说文》曰：‘奢，张也。’《尔雅》曰：‘偁张，诳也。’亦古训之相因者。”<sup>③</sup>其实，“豫贾”就是抬高物价。本来不值如此多钱，故意高报，虚大其价。“豫”的本义还是高、大。又作“储”，读为“奢”，训为“张”，也还是本于大义。即使训为“诳”，“诳”从“狂声”，还是以大言欺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豫，象之大者。引伸之，凡大皆偁豫。”应该是有根据的。

卦辞“豫，利建侯行师”，是说在自大之时，建立诸侯，借助盟友出师作战则有利。换言之，就是说由自己出面做事则不利。为什么？因为自高自大，就会失去人心。而“建侯行师”，就是团结人，就是非“豫”了。

## 二、初六和六二爻辞

楚简初六爻辞为“鸣参，凶”，濮茅左考释：“鸣”，名。鸣者，声名闻于外。小人得志忘形，悦豫过甚，而骄奢放恣，无所不为，有声名虚誉以闻于外，而致其凶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乐不可极，志不可满，人理之常。“凶”，志穷于悦乐之故。<sup>④</sup>

按：王弼注：“处豫之初，而特得志于上，乐过则淫，志穷则凶，豫

①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1页。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八，《诸子集成》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54年，第76页。

③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4页。

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56页。







何可鸣？”孔颖达疏：“‘鸣豫’者，处豫之初，而独得应于四，逸豫之甚，是声鸣于豫。但逸乐之极，过则淫荒。独得于乐，所以‘凶’也。”<sup>①</sup>皆是以“鸣豫”为以“逸豫”“逸乐”而名闻。如上所述，“豫”为“大”，如本于《广雅·释诂三》“鸣，名也”之训，“鸣豫”则当解为以“自大”而闻名。《小象传》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穷”，极。“志穷”，骄傲自大了极致，也就是出了名。所以爻辞“鸣豫，凶”，是说以骄傲自大而闻名，就会有凶险。

楚简六二爻辞“矢于石，不冬日，贞，吉”，濮茅左考释：“矢”，从矢、从介，《说文》所无，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作“疥”，今本《周易》作“介”，读为“介”。《经典释文》：“介，古文作矢。”《类篇》：“矢，硬也，或从界。矢，一曰磨也。”介于石，两石相摩击而出火之意，介然守其节操，坚劲如石，行其正道，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明道达理。<sup>②</sup>

按：我曾经发表过如下意见：

“矢”，帛书易经本作“疥”，王弼本、帛书《系辞》引皆作“介”。“矢”字不见于字书，疑为“介”字的繁文。《广雅·释诂一》：“矢，正也。”当为“介”字增加的义符。《经典释文》云：“介，古文作矢……马作拑……”《说文·犮部》：“疥，搔也。从犮，介声。”“矢”“拑”“拑”字也从介声。故“介”与“矢”“疥”“拑”“拑”可通用。<sup>③</sup>

王弼注：“处豫之时，得位履中，安夫贞正，不求苟豫者也。顺不苟从，豫不违中，是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明祸福之所生，故不苟说；辩必然之理，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不终日’明矣。”孔颖达疏：“‘介于石’者，得位履中，安夫贞正，不苟求逸豫，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知几事之初始，明祸福之所生，不苟求逸豫，守志耿介似于石。然见几之速，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32页。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56页。

③ 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

不待终竟一日，去恶修善，恒守正得吉也。”<sup>①</sup>

所谓“其操介如石焉”“守志耿介似于石”，都是以“节操”释“介”。

“介”之“节操”义实从“坚固”义引申出。《正字通·人部》：“凡坚确不拔亦曰介。”《荀子·修身》：“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杨倞注：“介然，坚固貌。”由此，又引申出“独”“特”义。《广雅·释诂三》：“介，独也。”《左传·昭公十四年》：“养老疾，收介特。”孔颖达疏：“介亦特之义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夫介异于人臣，而独忠于主。”由此，“介”也有了“大”训。例见上文。

所以，爻辞“介于石”，实为“坚于石”“固于石”，引申之，则为“孤傲如石”，此“介”字义则近于“豫”了。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是说像石山一样孤傲，坚持不了多久。只有贞正，才会吉利。

《系辞传》：“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帛书《系辞传》同。所谓“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正是释“介于石”。君子正是“耿介似石”“孤傲如石”，所以才“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白虎通·谏诤》：“《援神契》曰：‘三谏，待放复三年，尽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为君讳，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谏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灾咎将至，无为留之。《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sup>②</sup>此引爻辞证因“谏”而获罪，正是“上交不谄”，耿介、孤傲。

### 三、六三爻辞

楚简《豫》卦六三爻辞濮茅左释文：“可参愚，迟又愚。”考释：“可”，读为“阿”，偏私，偏袒。<sup>③</sup>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第32页。

② 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29—230页。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57页。





按，我曾经发表过如下意见：

“可”，阜阳汉简 69 号简作“歌”，帛书《易经》本作“𠂔”，王弼本作“𠂔”。《经典释文》云：“子夏作𠂔，京作污，姚作𠂔。”案《说文》称“歌”“或从言”。《余义钟》《蔡侯编钟》“歌”字从言从可，作“𠂔”。郭店楚简“𠂔”字一见于《穷达以时》第 5 简，二见于《性自命出》第 24 简，皆读为“歌”。“可”当为“𠂔”（歌）之借字。《经典释文》云：“𠂔，香于反。睢𠂔也。向云‘睢𠂔，小人喜悦之貌。’”孔颖达疏：“𠂔谓睢𠂔。睢𠂔者，喜说之貌。”《庄子·寓言》：“睢睢𠂔𠂔。”郭象注：“睢睢𠂔𠂔，跋扈之貌。”喜悦、跋扈与歌皆为表现豫乐之状，义有相通。“𠂔”“𠂔”“𠂔”“污”“𠂔”皆从“于”得声，当为“𠂔”字之借。<sup>①</sup>

以“𠂔”（歌）为本字应该是正确的，我们可看马王堆帛书《二三子》篇的解说：

卦曰：“𠂔予，悔。”孔子曰：“此言鼓乐而不戒患也。夫忘亡者必亡，忘民〔者必〕□□□□□□□□行□□至者，其病亦至，不可辟，祸福或辜，□□□□□□□□□□□□□□方行，祸福毕至，智者知之，故廋客恐惧，日慎一日，猷有跛行。卒至之患，‘𠂔予’而不〔‘悔’者，未之有也〕。”<sup>②</sup>

尽管帛书有残缺，但以“鼓乐”释“𠂔”的意思非常清楚。《诗·大雅·行苇》：“嘉肴脾臄，或歌或𠂔。”毛传：“歌者比于琴瑟也。徒击鼓曰𠂔。”<sup>③</sup>《礼记·檀弓下》：“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孔颖达疏：“歌谓祭祀时奏乐也。”<sup>④</sup>《左传·哀公十一年》：“命其徒歌虞殡。”孔颖达

① 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②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029 页。有改动，有新补。

③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七之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影印本，第 534 页。

④ 郑玄笺、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十三经注疏》本，第 1315 页。

疏：“歌者，乐也。”<sup>①</sup>《周礼·春官·女巫》：“歌哭而请。”贾公彦疏：“歌者，乐也。”<sup>②</sup>“奏乐”即“鼓乐”，可见“盱”就是“歌”。楚简写作“可”，实质是“诃”之借字。

“迟又懣”之“又”，王弼本等作“有”，《小象传》引同。帛书《易经》本与阜阳汉简本皆作“有”。从爻义看，“诃豫”已有“悔”，“迟”则又有“悔”，是悔上加悔。当以楚简之“又”为本字。

因此，六三爻辞当作：“诃豫，悔；迟，又悔。”是说，鼓乐而扬扬自得，会有悔恨；悔悟太迟，就会悔上加悔。

#### 四、九四爻辞

楚简《豫》卦九四爻辞濮茅左释文：“猷𡗗，大又𡗗；母𡗗，𡗗欲𡗗。”考释：“猷𡗗”，读为“犹豫”，迟疑不决。“母”，读为“毋”，与“勿”通用。“𡗗”，从页、从矣声，《说文》所无，读为“疑”。“𡗗”，通“朋”。“欲”，音通“盍”。“盍”，《尔雅注疏》邢昺疏：“盍者，众合也。”“𡗗”，同“适”。《玉篇》：“适，得也，往也；又音滴，从也。”《群经音辨》：“适，正也。”“𡗗（朋）欲（盍）𡗗”，朋类盍聚而从。<sup>③</sup>

按，楚简此条爻辞，我曾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一文中做过详细考证，<sup>④</sup>但也还有一些问题，须重新讨论。

楚简“猷”，帛书《易经》本作“允”，王弼本作“由”。《经典释文》：“马作犹，云犹豫，疑也。”<sup>⑤</sup>“猷”即“犹”，楚简本与马融本同。“由”与“犹”音同，故可通用。“允”，帛书整理小组《释文》以为“允”之误字，<sup>⑥</sup>其说是。“允”与“由”“犹”音近，也可通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允，转声亦读如由，缓行之状也。”《后汉书·来歙传》：“允豫不决。”李贤注：“允豫，狐疑也。”《窦武传》：“太后允豫未忍。”李贤注：“允豫不定也。”《马援传》：“允豫不决。”李贤注：“迟

①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十三经注疏》本，第2166页。

② 郑玄注、孔颖达疏：《周礼注疏》卷二十六，《十三经注疏》本，第817页。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57页。

④ 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

⑤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

⑥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疑未定也。”《说文解字段注》：“古籍内允豫义同犹豫。”<sup>①</sup>

关于“由豫”的解释，众说纷纭。侯果以“莫不由之，以得其豫”为说，<sup>②</sup>王弼承之。<sup>③</sup>虞翻以“自从也”、郑玄以“用也”释“由”，<sup>④</sup>皆属一路。而马融“由”作“犹”，以“犹豫”为“疑”。高亨则改字为训，说：“由疑当作田，形似而误。田，田猎。豫，享乐。田猎大有得，言人田猎以行乐则大获鸟兽，此是有益之享乐。”<sup>⑤</sup>屈万里亦说：“由，疑与迪字古通训，顺也。由豫，顺其意而豫乐也。”<sup>⑥</sup>

张立文以为高亨“说迂曲”。<sup>⑦</sup>从楚简本、帛书本的异文看，高说确实可以排除。屈说恐怕也得如此。如依马融说，“由”作“犹”，以“犹豫”为“疑”，但“犹豫”又何以“大有得”呢？还是说不清楚。侯果等说亦同。因此，还得另辟蹊径。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犹，假借为訖（尤）。”《诗·小雅·斯干》：“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尤矣。”可见“猷”通“尤”，义为罪、责。帛书《易经》本“由”作“允”，帛书整理小组释文以为“尤”之误字。而“尤”即“堪”。义为愤怒呵斥。卷子本《玉篇·言部》：“堪，《埤苍》，怒呵也。”又《广雅·释诂一》：“扰，刺也。”与楚简“犹”可相互印证。

王弼本的“由豫”、楚简的“猷参”、帛书本的“允（尤）豫”，本字都当作“尤豫”，指对骄傲自大的批评。因为“满招损”，所以批评指责骄傲自大，才会“大有得”。

“頌”，帛书易经本作“𠄎”，王弼本作“疑”。《说文》：“疑，惑也。从子、止、匕，矢声。”“𠄎”为“疑”之省文，省略了“止”。“頌”为“疑”之异构，省略了“止”，而以表人首的“页”代“子”。

“欲”，帛书易经本作“甲”，王弼本作“盍”。“盍”“甲”音近通用，

①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6—257页。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四，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③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第32页。

④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第22页。

⑤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189页。

⑥ 屈万里：《学易札记》，《读易三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504页。

⑦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第256页。

《说文》“嗑读若甲”是为证。而“欲”与“盍”，一为屋部喻母，一为叶部匣母，声母相近，而韵母不同，不好说“音通”。疑楚简“欲”字当读为“谿”。《说文·言部》：“谿，争也。从言，公声。谿，古文讼。”“谿”为“讼”之古文。《论语·公冶长》：“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包咸注：“谿，犹责也。”而“盍”实为“嗑”之借字。“嗑”义为“多言”，与“谿（讼）”乃同义通用。

“壘”，帛书易经本作“谗”，王弼本作“簪”。《经典释文》：“簪，古文作𦵏，京作撻，马作臧，荀作宗，虞作戢。”“壘”字从商从止，疑读为“谿”。《诗·邶风·北门》：“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谿我。”毛传：“谿，责也。”《庄子·人间世》：“其言虽教，谿之实也。”成玄英疏：“谿，责也。”“谿”又作“谿”。《集韵·麦韵》：“谿，《说文》：‘罚也。’或作谿。”《广雅·释詁一》：“谿，责也。”《玉篇·言部》：“谿，咎也。”“簪”“撻”音同，为“潜”字之借。“潜”“谗”音近义通。而“谿”与“潜”“谗”义同。杨树达《释臧》：“盖臧本从臣从戈会意……甲文臧字皆象以戈刺臣之形，据形求义，初盖不得为善。以愚考之，臧当以臧获为本义也。”“臧”为奴隶的贱称，名词作动词用，其义亦当与“谿”同。“宗”与“崇”常通用，“崇”从“宗”声。《左传·昭公三年》：“谗鼎之铭。”孔颖达《正义》引服虔云：“谗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可见“宗”“谗”也能通用。

“朋盍簪”的解释也一直是聚讼不已。

王弼、孔颖达、陆德明、《子夏传》训“簪”为“疾”，郑玄训“速”同，以为“朋盍簪”是“群朋相聚而疾来”。<sup>①</sup>而侯果训“簪”为“冠簪”，以为“朋盍簪”是“朋从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sup>②</sup>程颐、耿南仲、何楷从之。<sup>③</sup>虞翻认为“簪”本作“戢”，聚会也。<sup>④</sup>惠栋从之，以为“坤为土，坎为水，一阳倡而众阴应。若水土之相粘着，故云‘朋盍戢’。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第32页；陆德明：《周易音义》卷第二，《经典释文》，第22页。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四。

③ 李光地：《周易折中》，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60—161页。

④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四。





王弼从京本讹为簪”。<sup>①</sup>

近人高亨别创新说，颇值得注意：

盍疑借为嗑，《说文》：“嗑，多言也。”簪疑借为谮，簪、谮同声系，古通用。京作簪，亦同声系。其作贷、臧、宗、戡，亦一音之转耳。《说文》：“谮，愬也。”《一切经音义》十七引《三苍》“谮，谗也。”《广雅·释诂》：“谮，諛也。”《论语·颜渊篇》：“浸润之谮。”皇疏：“谮，谤也。”《诗·雨无正》：“谮言则退。”《巷伯》：“谋欲谮人。”义并同。勿疑朋嗑谮者，谓勿疑朋友之多言而谮己也。《诗·桑柔》：“朋友已谮。”即谓朋友簪己。<sup>②</sup>

“朋盍簪”帛书《易经》本作“𡗗甲谗”，邓球柏解为“亲戚朋友说坏话。𡗗甲，亲朋，亲近。𡗗，借为朋。甲，借为狎。狎，亲近”。<sup>③</sup>张立文文本王弼注孔颖达疏之说，以为“‘谗’假借为‘簪’”，但又认为“‘簪’作‘谗’义亦通”，持两可之说。<sup>④</sup>

楚简本“𡗗欲壘”和帛书易经本“𡗗甲谗”是相通的。依高亨说，“盍疑借为嗑”而义为多言，则今本的“盍簪”即“嗑谮”，两字皆为动词，谓“多言而谮己”。帛书《易经》本之“谗”即“谮”。如此，“甲”亦即“嗑”之借字，不必读为“狎”，训为“亲近”。楚简本“欲壘”即“谿（讼）谿”，与“嗑谮”辞异而义实同。

《子夏传》、王弼注训“簪”为“疾”，郑玄训“速”，孔颖达疏以“疾来”申之。后之学者多本之。如清人宋翔凤说：

《说文》八篇下又云：“𡗗，𡗗𡗗，锐意也，从二无。”按《说文》以“𡗗𡗗”为锐，则“𡗗”亦当训疾。……《淮南·本经》云：“兵莫𡗗于志，而莫邪为下。”高诱注：“𡗗，犹利也。”《墨子·明

① 李富孙：《易经异文释》，《清经解续编》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314页。

②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9页。

③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6页。

④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第257—258页。

鬼》云：“若此之僇速。”是“僇”有疾速之义，故曰利曰锐。<sup>①</sup>

李富孙也说：

案《子夏传》“僇”训“疾”（王弼同），郑义相同。《释诂》：僇，速也。《释文》云：本或作走。《说文》：走，疾也。张揖《古今字诂》僇作摯。《埤苍》云：摯，疾也。摯与僇同音，字形亦相似（僇、摯、寔又皆读子感切）。陆希声曰：摯，今捷字（捷本《说文》走字）。王洙谓即《诗》不寔字。此并异字而同义。……段氏曰：古经无僇字，郑云速也，实寔之假借字，寔、寔、摯同字，寔即寔，古入、广通用。盖《古今字诂》今字作寔，古字作摯也。截当以音为声，故与僇声、走声为伍。<sup>②</sup>

今人徐芹庭说近同。<sup>③</sup>

从《子夏传》、王弼注的原文看，其所谓“疾”指“疾来”“疾速”无疑。但笔者颇疑“疾”训有更古的来源，只是《子夏传》、王弼注作了错误的理解。“疾”有嫉妒、非难义。《战国策·秦策五》：“其为人疾贤妒功臣。”《礼记·缙衣》：“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迕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叶（祭）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所谓“疾”，其义与“谪”“谗”“潜”实同。很可能《子夏传》、王弼注一类的作者，看到了前人的“疾”训，未遑深思，却往“疾速”的思路想开了。

如上所述，楚简《豫》卦九四爻辞当作：“尤豫，大有得，勿疑朋谄谄。”是说批评骄傲自大，会大有所得，不要怀疑是朋友在说你的坏话。

## 五、六五和上六爻辞

楚简六五爻辞“贞疾，恒不死”，王弼本、帛书《易经》本同。《小

① 宋翔凤：《周易考异》，《清经解续编》第2册，第505页。

② 李富孙：《易经异文释》，《清经解续编》第2册，第1314页。

③ 徐芹庭：《周易异文考》，台北：五洲出版社，1975年，第42—43页。







象传》：“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虞翻：“恒，常也。坎为疾。应在坤，坤为死。震为反生。位在震中，与坤体绝。故‘贞疾，恒不死’也。”<sup>①</sup>王弼、孔颖达：“四以刚动为豫之主，专权执制，非己所乘，故不敢与四专权。而又居中处尊，未可得亡灭之，是以必常至于贞疾，恒得不死而已。”<sup>②</sup>程颐《易传》：“居得君位，贞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权虽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贞疾，恒不死’，言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sup>③</sup>不是以互体就是以爻位说为解，与豫卦卦义无涉。其实“贞”当训正，“疾”指骄傲自大之疾。“贞疾”，就是正疾，指纠正骄傲自大的毛病。爻辞“贞疾，恒不死”，是说纠正骄傲自大的毛病，就会永不败亡。

楚简上六爻辞濮茅左释文：“杲参，成又愈，亡咎。”考释：“杲”，疑“杲”字，《说文·木部》：“杲，明也，从日在木上。”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今本《周易》均作“冥”，则日当在木下，为“杳”字，《说文·木部》：“杳，冥也，从日在木下。”疑“冥”当读为“明”，如此，则与简文合。明白豫之极，乐过无节，智冥无知，以至凶咎；成功在于变化，变恶为善，能渝变则可以无咎。<sup>④</sup>

按：“杲”字，如依濮说上从日下从木，疑为“冥”字之省讹。“冥”字《诅楚文》作“𠂔”，从“𠂔”从“一”。疑“冥”省为“𠂔”，“𠂔”又讹为“杲”。但楚简《革》卦“日”字两见，皆作“𠂔”而不作“𠂔”。<sup>⑤</sup>疑“𠂔”即上博简《容成氏》第三十七简之“𠂔”字。刘钊认为：“此是会意字，即‘眇’字的本字，本像‘目’一边明亮一边暗昧形，‘眇’则为后起的形声字。”<sup>⑥</sup>如刘说可信，“杲”字则当隶定为“𠂔”。其义为不明，与帛书本、熹平石经本、王弼本等的“冥”字含义当同。楚简上六爻辞“杲参，成又愈，亡咎”即“冥豫，成有渝，无咎”，“成”当读为“诚”。是说消除骄傲自大，诚心改正，则可无咎。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四。

②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第32页。

③ 《伊川易传》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58页。

⑤ 同上书，第59页。

⑥ 刘钊：《〈容成氏〉释读一则（二）》，简帛研究网，2003年4月6日。

又按：此文写完后，读到简帛网上陈伟、<sup>①</sup> 徐在国文，特别是徐文指出：“𣎵”字当分析为从“木”“冥”声，释为“榧”。“榧”字又见于信阳简、包山简、曾侯乙墓简，李零先生早已释为“榧”（《读楚系简帛文字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五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颇具卓识。简文“榧”当读为“冥”。<sup>②</sup> 其说为是。

① 陈伟：《楚简〈周易〉文字试释》，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18日。

② 徐在国：《上博竹书〈三〉〈周易〉释文补正》，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20日。





## 楚简《周易·大畜》卦再释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大畜》卦共有简两支，其中的第一支在上海博物馆书法展览过，笔者曾做过初步考释。<sup>①</sup>现在，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一书出版，<sup>②</sup>又刊出了楚简《周易·大畜》卦的第二简。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我们应该感谢楚简的收购者和整理者。今根据楚简照片和濮茅左的释文、考释，对楚简《周易·大畜》卦再做一次探讨。

### 一、“筮”字之义

王弼本《周易·大畜》卦的“畜”字，上海博物馆书法馆原来的释文作“筮”，濮茅左这次的释文作“𡵓”，其考释说：“𡵓”，从土，竺声，《说文》所无。竺声之字与“畜”同韵，也可读为“畜”。<sup>③</sup>

按：严格地说，楚简字应是上下结构，可隶作“筮”。此字当为“築”字异文。《说文·木部》：“築，擣也。从木，筑声。簞，古文。”徐锴《说文系传》：“从土，管声。”<sup>④</sup>段玉裁《注》：“按此从土，管声也。”<sup>⑤</sup>桂馥《义证》：“从土，管声，本书簞，厚也，言築之宜厚。”<sup>⑥</sup>江陵九店56号楚墓简13有“竺室”、简56有“不竺东北之遇（寓）”，考释者认为：“《说文》说‘築’从‘筑’声，而‘筑’‘竺’二字都从‘竹’声，故‘竺’

① 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67页。

④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951页。

⑤ 《说文解字段注》，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67页。

⑥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88页。

可以读为‘筴’。”<sup>①</sup>《说文·二部》：“竺，厚也。从二，竹声。”林义光《文源》：“二象厚形。”《尔雅·释诂下》：“竺，厚也。”陆德明《释文》：“竺，字又作筴。”《说文·高部》：“筴，厚也。从高，竹声。读若筴。”段玉裁《注》：“筴、筴亦古今字。筴与《二部》竺音义皆同。今字筴行而筴、筴废矣。”《集韵·沃韵》：“竺，或作筴，通作筴。”“筴（筴）”“竺”音义皆同，疑“筴（筴）”为本字，而“竺”为省文。所谓“二”，实为省写符号“=”，代表省写的“高”。就好像“仝”省写为“仁”，“心”为“二”所省代。<sup>②</sup>“=”作字的构件的简省符号在郭店楚简中习见，如：“强”字郭店楚简多写作“𠂔”，以“=”代简省了的构件“虫”；<sup>③</sup>“遲”字写作“𠂔”，<sup>④</sup>以“=”代简省了的构件“辵”；“詵”省作“𠂔”，<sup>⑤</sup>以“=”代简省了的构件“心”。马王堆帛书易传也是如此，“者”多写作“𠂔”，以“=”代简省了的构件“日”；“著”写作“𠂔”，以“=”代简省了的构件“日”；“诸”写做“𠂔”，以“=”代简省了的构件“日”。<sup>⑥</sup>所以，楚简的“筴”，从“竺”，也就是从“筴”，与“从土，筴声”的古文“筴”，当为一字异构，实际就是今天的“筴”。从这一角度而言，九店楚简的两“竺”字，也可说是“筴”字古文的省文。

楚简的“筴”，帛书易经本、帛书易传《衷》篇引作“蓄”，阜阳汉简本、汉石经残字、王弼本作“畜”。濮茅左说：楚简的“抄写者在抄完后是经过认真校对的”<sup>⑦</sup>。楚简《周易》“畜”字2见。一是王弼本遯卦九三“畜臣妾”之“畜”，楚简本仍作“畜”。二是王弼本无妄卦六二“不畜畬”，楚简本作“不畜之……”。可见不是楚简本的抄手不用“畜”字，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7、51、69页。

② 廖名春：《“仁”字探原》，《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③ 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老子》甲本第6、7简，《成之闻之》第13、15、23简，《六德》第32简，《语丛四》第25简，《残》5简，共9例。此外，还有“𠂔”字7见，其“=”实质也是代简省了的构件“虫”。

④ 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乙本第10简。

⑤ 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第16、17简，《老子》甲本第27简。

⑥ 详见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册，第1—56页。

⑦ 施宣圆：《上海战国竹简〈周易〉“亮相”》，《文汇报读书周报》2004年1月16日。





不是无心之误，而是有所根据的。

从上文的考证可知，“筓”实“筓（筓）”，也就是“筓”的古文。而“筓”从“筓”得声，也可以读为“筓（筓）”。因此，楚简的卦名“大筓”，也可读为“大筓（筓）”。这从下述文献的记载可以得到印证。

《彖传》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其以“筓”解大畜卦名。

《大象传》说：“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畜其德”即“以筓其德”“以厚其德”，实际上也是以“筓”解大畜卦名。

《杂卦传》说：“大畜，时也；无妄，灾也。”无妄与尤大畜两两为耦，卦体方向相反，卦义也相反。无妄是无所希望，为之绝望，故以为“灾”。而大畜是上天对他太好了，大得天“时”，故称为“大筓”，也就是“大厚”。所以，从《杂卦传》所揭示的《周易》六十四卦“二二为耦，相反为义”的规律看，与“无所希望，为之绝望”的无妄卦相对的大畜卦，其本义是大得天时，大为上天所优厚，其为“大筓”“大厚”，理所当然。

帛书易传《衷》篇说：“大蓄兑而訾[也]。”<sup>①</sup>“兑”，悦，喜悦。“訾”，即谋。此是说大畜之义是讲喜悦之时而需有谋。大畜之义为何称“兑（悦）”？就是因为其“大筓”，大为上天所优厚，大得天时。

《尔雅》《说文》皆云：“筓，厚也。”《墨子·节葬下》：“若以此若三国者观之，则亦犹薄矣。若以中国之君子观之，则亦犹厚矣。如彼则大厚，如此则大薄，然则葬埋之有节矣。”此“大厚”犹“大筓（大畜）”，“大薄”犹“无妄”。《汉书·五行志》：“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养生大奢，奉终大厚。”“大厚”，待遇太好了。《三国志·吴志》卷二：“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太厚”，也就是“大厚”。

“筓（筓）”古音为觉部端母，“畜（蓄）”为觉部晓母；“畜（蓄）”义

<sup>①</sup>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37页。

为积，“簠（筯）”义为厚。它们音义皆近，故可通用。所谓“大畜（蓄）”是积蓄很多，引申之则为大得天时，为上天所厚，故楚简作“大筯（簠）”。上九爻辞说“何天之衢，亨”，为上天所厚待的意思也很明显。

## 二、“不家而飪”

楚简本卦辞的“不家而飪”，王弼本、帛书《易经》本皆作“不家食”。濮茅左考释：使天下贤者，能得重用，进于朝廷，受禄于国，而不食于家，除邪欲兴正道，天下得治而吉。<sup>①</sup>

按：《说文·食部》：“飪，粮也。从人、食。”段玉裁《注》：“以食食人物，本作食，俗作飪，或作饲。”“飪”字从人从食，会进食之意。食亦声。“飪”“食”同源通用。<sup>②</sup>

楚简“而”字王弼本、帛书《易经》本皆无。当为衍文。

“不家食”有多种解释：

一是不光自家食用，而与贤人等一道分享。《彖传》：“‘不家食，吉’，养贤也。”王弼《注》：“有‘大畜’之实，以之‘养贤’，令贤者‘不家食’，乃‘吉’也。”孔颖达《正义》：“以在上有‘大畜’之实，养此贤人，故不使贤者在家自食也。”<sup>③</sup>

二是不自食于家。程颐《易传》：“既道德充积于内，宜在上位，以享天禄，施为于天下，则不独于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穷处而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则‘吉’。”<sup>④</sup>朱熹《本义》：“‘不家食’，谓食禄于朝，不食于家也。”<sup>⑤</sup>胡柄文说：“‘不家食’，是贤者不畜于家而畜于朝。”<sup>⑥</sup>

三是不食于家，而食于外。高亨说：“今人往往受术士之指示，某日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67页。

② 我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已作过讨论。

③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0页。

④ 程颐：《伊川易传》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本，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年，第87页。

⑥ 胡柄文：《周易本义通释》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不食于家，而食于外，以避灾眚，古人盖有此类事，故曰不家食吉。”<sup>①</sup> 李镜池说：“不家食：不回家食饭。农民在地里劳动，就在田头吃饭。《诗·七月》：‘同我妇子，饁彼南亩。’也反映了同样情况。”<sup>②</sup>

《礼记·表记》记载：“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不家食，吉。’”郑玄注：“言君有大畜积，不与家食之，而已必以禄贤者。贤有大小，禄有多少。”孔颖达疏：“此一节广事君之道，依言大小而受禄”，“‘不家食吉’者言君有大畜积不唯与家人食之，而已当与贤人食之”，“证君有禄而养贤，贤有大小，故禄亦有多少”。<sup>③</sup>

从“子曰”的引证来看，《彖传》的养贤说是正确的。所谓“不家食”，即不私自食，不自家食，“必以禄贤者”。卦辞“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是说为上天所厚待，大得天时之时，利于贞正。什么是贞正？就是“不家食”，上天有好处不自家独享。能够做到不独吞上天给予的好处，“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论语·公冶长》），养贤与能，就能吉祥，就能利于涉越大江巨流。帛书易传《衷》篇说：“大蓄兑而訾[也]。”所谓“訾（谋）”，也就是“不家食”，养贤禄能。

但如楚简作“不家而食”，“家”与“食”一样，就成了动词。先秦秦汉文献里的“不家”或“未家”，皆为不成家、不发家之意。如《淮南子·齐俗》：“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身不家矣。”《礼记·檀弓上》：“吾闻之也：君子不家于丧。”《逸周书·谥法》：“未家短折曰殇。”《楚辞·离骚》：“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这样，“不家而食”，就是不成家而食了。与卦义显然不相符。因此，从卦义出发，“家”只能作形容词修饰“食”，而不能作动词与“食”相承。简文“而”，只能说是抄手的误增。

### 三、“利已”

王弼本初九爻辞“利已”，楚简作“利巳”，濮茅左考释：“已”，读

①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3页。

② 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页。

③ 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十四，《十三经注疏》本，第1642页。

为“祀”。《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本句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作“初九，有厉利已”；今本《周易》同。<sup>①</sup>

按：今本《周易》经文及《小象传》并没有作“利已”事。陆德明《经典释文》载：“‘利已’，夷止反，下及注‘已则’‘能已’同。或音纪，姚同。”<sup>②</sup>“已”表面上看是写做“已”，但从“夷止反”看，应该是“已”。如果是“已”字，就应该是“详里反”。《经典释文》的“已”字常误作“已”。如《周易·损》卦初九的“已事”，《经典释文》作“已事”，但其释文却作：“音以，本亦作以。虞作祀。”<sup>③</sup>说其“音以”，证明其字是“已”而非“已”，作“已”只是刻书人的误书而已。因此，不能说今本《周易》经文及《小象传》有作“已”之事。当然，石经本也作“已”。<sup>④</sup>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一文里，我曾经说过：“已”由“已”出、同源通用。《周易·损》：“已事遄往。”“已”帛书本作“已”。<sup>⑤</sup>楚文字中“已”“已”本不分。如楚简《孔子诗论》“也”字常写作“已”，其实是“已”。严格地说，楚文字中还只有“已”字，找不出“已”字。<sup>⑥</sup>所以，楚简和帛书《易经》以及石经本作“已”而不作“已”，事属必然。

前贤今人的解释，大致有三：

王弼注：“进则有厉，已则利也。”孔颖达疏：“有危厉，唯利休已，不须前进，则不犯祸凶也。故《象》云：‘不犯灾也’。”<sup>⑦</sup>蔡渊：“已者，止也。利已止则不危也。”<sup>⑧</sup>这是作“已”训止。

郭雍：“利已者，非若利吾身之利，盖诚利于治已也。”<sup>⑨</sup>高亨：“筮遇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67页。

②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

③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第26页。

④ 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十三经注疏》本，第45页。

⑤ 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

⑥ 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就只有“已”字，没有“已”字。

⑦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第40页。

⑧ 蔡渊：《周易卦爻经传训解》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⑨ 郭雍：《郭氏传家易说》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此爻，将有危险，然亦无害，终利于己，故曰有厉，利己。”<sup>①</sup> 这是以“己”为自己之“己”。

闻一多：“《损》初九：‘已事遄往’，虞已作祀。此已字亦当读为祀。‘利祀’犹《困》九二‘利用亨（享）祀’、九五‘利用祭祀’也。”<sup>②</sup> 李镜池：“已，借为祀。”<sup>③</sup> 这是以“已”为“巳”，读为祭祀之“祀”。

从楚简本、帛书本、石经本皆作“已”来看，郭雍、高亨的“利己”说可排除，但由于早期文本中“已”“巳”本不分，因此，不能据楚简本、帛书本、石经本以其字为“巳”。也就是说，到底是读“已”还是读“祀”，只能取决于卦爻辞之义。

以“已”为止，爻辞是说在为上天所厚之时，前进仍有危厉，不进则利。作“巳”而读“祀”，爻辞则是说在为上天所厚之时，仍有危厉，利于祭祀。一是取之于人，一是求之于神，似乎两者皆可。但从《小象传》“不犯灾也”的解说看，应是指“已止”则“不犯灾”，“犯”是对“进”而来的。虽然也可以说祭祀则“不犯灾”，但毕竟还是勉强。所以，据楚简本、帛书本、石经本的“已”字，仍不足以否定王注孔疏的主流意见。

#### 四、“利菑贞”与“班车爻”

楚简九三爻辞的释文作：“良马由，利菑贞；曰班车爻，利又贞。”濮茅左考释：“由”，《集韵》：“因，用也。”阜阳汉简《周易》作“遂”。“菑”，读为“艰”。“菑贞”，占问艰难之事。用良马，良马善行，路途虽艰难，也能驰骋千里。“曰”，或作“日”。“班”，分布之义，也可读为“闲”，上古韵同，习其事。“爻”字待考。<sup>④</sup>

按：此爻辞笔者曾有过考释，可以参看。<sup>⑤</sup> 这里只就一些不同点重作考证。

“菑”，帛书易经本作“根”、王弼本作“艱”，阜阳汉简 102 号简

①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 234 页。

②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闻一多全集》二《古典新义》，上海：开明书店，1948 年，第 51 页。

③ 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52 页。

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 167 页。

⑤ 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 年第 3 期。

《噬嗑·九四》作“𣎵”。“艱”“𣎵”皆从“堇”得声，故可互用。“堇”“艮”音近，“艱”字的“堇”“艮”皆为声符，故从艮之“根”可与“𣎵”“堇”“艱”互用。

“利艰贞”“艰贞”“艰则吉”之“艰”，历来人们都释为“艰苦”，其实是错误的。“艰”应该读为“限”，是限止的意思。其义与“贞”“居”“安”近。所谓“利艰贞”就是利于限止不动，“艰”为限止，“贞”为定而不动，其义相近，所以并称。帛书《易经》中，大畜卦九三和明夷卦卦辞的“利艰贞”，都作“利根贞”；大壮卦辞上六的“艰则吉”作“根则吉”；大有卦初九的“艰则无咎”作“根则无咎”；泰卦九三的“艰贞”作“根贞”；噬嗑卦九四的“艰贞吉”作“根贞吉”。“艰”无一例外都写作了“根”。<sup>①</sup>根有不动的意思，与限是相通的。所以，爻辞“良马逐，利艰贞”，是说良马竞逐，利于限止不动。其意是反对张扬武力，主张限制军备竞赛。

“曰”，帛书本、王弼本同。《释文》：“郑人实反，云日习车徒。”<sup>②</sup>是郑玄以“曰”为“日”。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注亦作“日”。程颐《易传》亦依“日”解。朱熹《本义》也以为“当为日月之日”。帛书《昭力》引无“曰”字。如此看，作“曰”不误，不必改“曰”为“日”，“曰”当为语气词。

“班”，帛书易经本、帛书易传《昭力》引作“阑”，王弼本作“闲”。“班”“阑”“闲”音义皆近，故可互用。

“𣎵”，帛书易经本、帛书易传《昭力》引、王弼本作“卫”。“𣎵”字疑从“乂”得声，“乂”与“卫”同属月部，音近通用。又从“戈”与从“刀”同，疑是“刈”字异体。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有“𣎵”字，学者隶作“𣎵”，或读为“疏”，或读为“殽”。<sup>③</sup>疑也是“刈”字异体，当读为“乂”。《尔雅·释诂下》：“乂，治也。”《史记·孝武本纪》：“天下乂安。”楚帛书“山陵不𣎵”，可读为“山陵不乂”，即山陵不治；“以为其

①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13—3025页。

②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第26页。

③ 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3—84页。





𨾏”，可读为“以为其义”，即以为其安。

“曰闲舆卫”，素有两解：一是“闲”训为“习”，以“曰”为“日”，“舆卫”为并列结构，“曰闲舆卫”，即“日习舆卫”，“不断练习‘舆卫’之技”，<sup>①</sup>这是马融、郑玄、<sup>②</sup>程颐、<sup>③</sup>朱熹<sup>④</sup>的意见。一是“闲”训为“阒”，这是王弼、孔颖达、陆德明的意见。<sup>⑤</sup>王弼注：“闲，阒也；卫，护也。进得其时，虽涉艰难而无患也；舆虽遇闲而故卫也。”孔颖达疏：“虽曰有人欲闲阒车舆，乃是防卫见护也。”<sup>⑥</sup>两说何者为是，我们可参考帛书《昭力》的解释：

问“阒舆”之义。子曰：“上政卫国以德，次政卫国以力，下政卫[国]以兵。卫国以德者，必和其君臣之节，不耳之所闻败目之所见，故权臣不作，同父子之欲，以固其观赏。百姓之劝，以禁违教，察人所疾，不作奇心。是故大国属力焉，而小国归德焉。城郭弗修，五兵弗实，而天下皆服焉。易曰：‘阒舆之卫，利有攸往。’若‘舆’且可以‘阒’然‘卫’之，况以德乎？可不恭之有？”<sup>⑦</sup>

今本的“曰闲舆卫”，帛书《昭力》此处与上文皆引作“阒舆之卫”。如此看，“曰”当为语气词。而“阒舆”之义，昭力的先生认为是“城郭弗修，五兵弗实”。换言之，“城郭”“五兵”即“舆”，“弗修”“弗实”即“阒”。因此，“阒舆”之义即“偃武修文”，反对以力服人，主张以德服人。“闲舆卫”就是“阒舆之卫”，也就是“偃武修文”的“卫国”之道。由此可知，王弼、陆德明、孔颖达的意见是正确的。“阒（闲）”就是阒，就是止，也就是闲置，“阒舆”就是把兵车闲置起来，放到一边。楚简字作“班”，与“闲”“阒”不但音近，义也相通。班有回去、徘徊不进义。所谓“班师”即回师。《易·屯·六二》：“乘马班如。”孔颖达

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23页。

②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第26页。

③ 程颐：《伊川易传》卷二。

④ 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本，第88页。

⑤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第23页。

⑥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第40页。

⑦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54页。

《正义》：“《子夏传》云：班如者，谓相率不进也。马季长云：班，班旋不进也。”<sup>①</sup>《子夏传》与马融皆以“不进”释“班”，“不进”即“止”，义与“阂”同。所以，以楚简和帛书《昭力》说相印证，可知“曰闲與卫”的本义是“闲與之卫”，也就是指以“偃武修文”的办法来“卫国”。

由此，我们可知九三爻辞是在对比得时遇吉之时的两种方略：一是“良马逐”，以力服人；一是“闲與卫”，以“偃武修文”、以德服人的办法来卫国。前者是“利艰贞”，后者是“利有攸往”。是非利弊非常清楚。

## 五、“豮豕之牙”

楚简六五爻辞濮茅左释文：“豮豕之牙，吉。”考释：“豮”，读为“豮”，同韵部。“豮”，《说文系传》：“牙，壮齿也，象上下相错之形。豮，古文牙。”<sup>②</sup>

按：《经典释文》引刘表注：“豮去势曰豮。”帛书《易经》“豮”作哭。高亨认为“哭当作哭，哭是古吝字”。<sup>③</sup>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有“诗亡<sub>隱</sub>志，乐亡<sub>隱</sub>情，文亡<sub>隱</sub>意”说，李学勤认为“<sub>隱</sub>”字从“哭”得声，当读为“隐”。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凡说人，勿<sub>隱</sub>也”之“<sub>隱</sub>”，也当读为“隐”。<sup>④</sup>由此看来，帛书《易经》之“哭”也当读为“隐”。而“豮”与“哭”音同，“豮豕之牙”即“隐豕之牙”。帛书易传《昭力》篇记载：“《易》曰：‘豮豕之牙，吉。’夫‘豕之牙’成而不用者也，又笑而后见，言国修兵不战而威（卫）之谓也。”<sup>⑤</sup>解“豮”为“不用”，也有“隐”意。因此，六五爻辞“豮豕之牙，吉”，是说隐藏住猪的尖牙，吉利。其寓意是以“修兵不战”为“卫”国上策，与九三爻辞“闲與卫”说同。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第40页。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68页。

③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48页。

④ 李学勤：《谈〈诗论〉“诗亡隐志”章》，《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⑤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55页。释文有改正。





## 六、“何天之𡩊”

楚简上九爻辞濮茅左释文：“何天之𡩊，卿。”考释：“𡩊”，从力，可声，字亦见于《包山楚简》，疑“柯”字，《集韵》：“柯”通“荷”“何”。“𡩊”，字待考，疑兵器。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作“瞿”，或释兵器。《书·顾命》：“一人冕，执瞿。”<sup>①</sup>

按：“𡩊”如以“丘”为声符，古音则为之部溪母；“衢”“瞿”古音则为鱼部群母。声母同为牙音，而金文与《诗经》中多有之、鱼合韵例，<sup>②</sup>疑韵亦近。

上九爻辞“何天之衢，亨”，有多种解释，但皆有未妥。

“衢”，道也。《小象传》：“道大行也。”即以“道”字释“衢”，不用“道”字，乃求叶韵之故。“天之衢”，也就是天道。“何”“𡩊”疑读为“可”，即认可、遵行。“可”即“大行”。这样，就是说大行天道，则亨通。还是强调在得时遇吉之时，不可妄为。实质回应了卦辞的“利贞”说。

黄沛荣认为“何天之衢”即“荷天之道”，“意谓膺负天命，行天之道”。<sup>③</sup>说亦可参。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68页。

② 王力的解释是：“大约较古时代，之部读a，故与鱼部a为邻韵。”（王力：《诗经韵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8页）

③ 黄沛荣：《文献整理与经典诠释——以〈易经〉研究为例》，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2003年7月5日。

## 楚简《周易·颐》卦卦爻辞试释

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笔者先期读到了濮茅左先生的《竹书〈周易〉、帛书〈周易〉、王弼本〈周易〉文字比较表》，收获颇丰。今以濮先生的释文为基础，谈谈释读楚简《周易·颐》卦的意见。

楚简《周易·颐》卦卦辞的释文为：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字下楚简有正方形符号“■”，当为卦名的标志，濮茅左先生称为“首符”或“卦符”。<sup>①</sup>这说明，在楚简里，卦名和卦辞是分开的。楚简需、讼、师、比、谦、豫、随、蛊、大畜、涣 10 卦皆如此，<sup>②</sup>而恒、遯、蹇、解、姤、井、革、艮、渐、旅 9 卦则作“□”，疑为正方形符号“■”填写简省所致。要将正方形符号“■”写得方正，必须先画好框线，再将框线内的空间填实。由于简省，框内的空间只填了中心的一点，没有完全填实，结果“■”就变成了“□”。咸卦的卦符作“亓”，则是只画好框线，而里面完全没有填写，是简之又简了。唯独无妄卦没有卦符，当为脱漏。这说明尽管楚简的“抄写者在抄完后是经过认真校对的”，<sup>③</sup>但也难免偶而有误。

① 施宣圆：《上海战国竹简〈周易〉“亮相”》，《文汇报读书周报》2004年1月16日。

② 为求简省，楚简卦名一律写作王弼本《周易》卦名。

③ 濮茅左语，见施宣圆：《上海战国竹简〈周易〉“亮相”》。





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实’，石经、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闽本、明监本、毛本作‘食’，非也。”<sup>①</sup>从楚简本和帛书本皆作“实”来看，阮元以闽本、明监本、毛本作“食”为“非”，显然是正确的。

## 二

楚简初九爻辞的释文为：

初九，繇尔雷龟，观我敦颐，凶。

“繇”字即“豫”，从予，从象。《蔡侯编钟》有“璺”字，<sup>②</sup>上部即“繇”。王弼本和阜阳汉简本的“舍”，<sup>③</sup>古音为鱼部书母；楚简的“豫”从“予”得声，“予”古音为鱼部喻母。韵同声近，故能通用。

“雷”，帛书《易经》同，王弼本作“靈”，当为省文。

“敦”，王弼本作“朵”，帛书本作“掇”，阜阳汉简本作“端”<sup>④</sup>。“敦”《说文解字》徐铉注：“妙也，从人从女，岂省声。臣铉等案：岂字从敦省，敦不应从岂省，盖传写之误。疑从端省，端，物初生之题，尚敦也。”<sup>⑤</sup>如此说来，“敦”当隶定为“敲”。楚简此字左下其实从“而”，隶定为“敲”也是可以的。而“敲”也就是“揣”。陆德明《经典释文》：“朵，多果反，动也，郑同，京作揣。”<sup>⑥</sup>说明京房本与楚简本是完全相同的。“揣”古音为歌部初母，“朵”为歌部端母，当为音近通用。帛书本之“掇”从“短”得声，古音为元部端母。与“朵”韵近声同，与“揣”也韵近，故能通用。阜阳汉简本作“端”，进一步证明将楚简此字隶定为“敲（揣）”是正确的。反过来说，如果楚简隶作“敦”，古音则为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5页。

②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567页。

③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0页。

④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第30页。

⑤ 《说文解字》卷八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

⑥ 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页。

微部明母，与王弼本之“朵”、帛书本之“搯”、京房本之“揣”、阜阳汉简本之“端”的关系就不好解释了。至于“朵”“揣”“搯”“端”何者为本字，也是值得研究的。黄侃先生认为：“‘揣’训动者，仍为‘朵’之假借。”<sup>①</sup>徐芹庭说同。<sup>②</sup>这是传统的、主流的意见。从楚简本来看，我怀疑“揣”为本字，帛书本作“搯”，也与“揣”近。阜阳汉简本作“端”，与“揣”皆以“耑”为声符，乃出于“揣”。从形义关系来看，“揣”训“动”也较“朵”好。“揣”的本义为“度量高低”，引申为“动”非常自然。而“朵”的本义是“树木垂朵朵也”（《说文·木部》），“动”义并不很清楚。因此，楚简“揣”当为本字，后来假借为“端”或“朵”，京房作“揣”，正反映了古文的原貌。

### 三

楚简六二爻辞释文作：

六二，曰遯颐，鬻经于北涯，征凶。

我以为当断句为：

六二，曰遯颐，鬻经；于北涯，征，凶。

“曰”字王弼本、阜阳汉简本无，而帛书《易经》本同，说明这绝非衍文。相反，应该是王弼本、阜阳汉简本脱“曰”字。这从下文的断句可得到印证。

“遯”，王弼本、帛书《易经》本作“颠”，阜阳汉简本作“奠”。<sup>③</sup>“遯”即“趯”。《说文·走部》：“趯……读若颠。”也作“蹠”。《荀子·正论》：“蹠跌碎折，不待顷矣。”杨倞注：“蹠与颠同。”可见“遯”与“颠”音同通用。“奠”古音为文部定母，“颠”古音为真部端母。《礼记·檀弓上》：“主人既祖填池。”郑玄注：“填池当为奠徹，声之误也。”

① 黄焯：《经典释文彙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页。

② 徐芹庭：《周易异文考》，台北：五洲出版社，1975年，第56页。

③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第30页。







《周礼·春官·丧祝》贾疏引“填池”作“奠徹”。<sup>①</sup>韩自强引焦循说：“读为颠倒之颠，填也。”以为：“鼎卦‘颠趾’，帛书正是作‘填止’……奠，填，颠同为真部字，可以通假，故阜易借‘奠’为‘颠’。”<sup>②</sup>王弼注、李鼎祚《周易集解》引王肃说<sup>③</sup>都认为“养下曰颠”。孔颖达疏：“颠，倒也。”认为“颠”之“养下”义系由“倒”出。<sup>④</sup>李镜池认为：“颠颐，善于颐养，好好解决养生问题。颠，真声，故借为慎，善也。”<sup>⑤</sup>此说近是。“颠”“逵”本字当为“慎”，不过“慎”义为重而非善。<sup>⑥</sup>“颠颐”就是“慎颐”，就是重视颐养。阜阳汉简本之“奠”，不但音近，而且义通。“奠”即“尊”，也就是尊重，与“慎”义同。《仪礼·士丧礼》：“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郑玄注：“古文奠为尊。”这是“奠”与“尊”通用之证。六四爻“颠颐”之“颠”，楚简仍作“逵”，阜阳汉简本左残而右为“真”，可见“奠”非本字，本字当为从“真”之字。

“𢇛”字帛书《易经》作“拂”，王弼本作“拂”，阜阳汉简本作“弗”，<sup>⑦</sup>《子夏传》同，<sup>⑧</sup>《玉篇·口部》引作“拂”，阜阳汉简本六五爻辞作“不”。<sup>⑨</sup>《周易·复》上六爻辞：“至于十年不克征。”《坎》上六爻辞：“三岁不得。”帛书《易经》本“不”皆作“弗”。《礼记·檀弓》：“士弗能死也。”《释文》：“弗，本作不。”可见两字通用习见。<sup>⑩</sup>“不”从“弗”来。而“拂”“拂”“拂”皆从“弗”得声，故能通用。楚简“𢇛”字上“弅”即“弅”。“弅”古音为物部并母，“弗”为物部帮母，韵同声近，故能通用。《说文·弅部》：“弅、弅，并古文弅。”《尚书·益稷》：“汝弅。”《史记·夏本纪》作“女匡拂予”。《大戴礼记·保傅》：“絜廉而

①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88页。

② 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第109页。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9页。

④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第41页。

⑤ 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4页。

⑥ 参见廖名春：《“慎”字本义及其文献释读》，《文史》2003年第3期。

⑦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第30页。

⑧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24页。

⑨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第30页。

⑩ 更多的例证见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第430—433页。

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拂天子之过者也。”《贾子新书·保傅》“弼”作“拂”。《荀子·臣道》：“谓之拂。”杨倞注：“拂，读为弼。”<sup>①</sup>“愬”字下部从佳从心，古音属微部，也与“弼”“弗”韵近。《说文·弼部》：“弼，辅也，重也。从弜，丙声。”金文用为“簟弼”。因，象簟席形，弜声。<sup>②</sup>《说文》“弼”古文为“𠂔”，亦可证“弼”从弜声。《说文·弜部》：“弜，强也。”《广韵·养韵》：“弜，弓有力也。”《玉篇·力部》：“𠂔，古弼字。”又：“勑，勇壮也。”<sup>③</sup>“𠂔”即“勑”。“勑”可训“勇壮”，是“弼”也有“勇壮”义，引申则为勉力、努力。而“经”可训为营、求。因此，“愬经”就是“弼经”，义为努力经营。曰“曰遯颐，愬经”就是要重视颐养，努力经营。

此“于”字，一般当做介词，表示方位。故六二爻辞此处或断句为“拂经于丘”，如王弼注、孔颖达疏、<sup>④</sup>王肃注<sup>⑤</sup>；或断句为“拂经于丘颐”，如黄干、李光地；<sup>⑥</sup>或断句为“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如朱熹。<sup>⑦</sup>楚简本和帛书本“颠颐”前有“曰”字，证明朱熹的断句是正确的。“曰”和“于”相对，都是语助词，无实际意义，只是表示句式相称而已。同样的用法，亦可见《周易·困》卦上六爻辞：“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楚简本亦同。

“北”，帛书本同；而王弼本、阜阳汉简本皆作“丘”。此为形近相讹。问题是依楚简本、帛书本作“北”好，还是依王弼本、阜阳汉简本作“丘”好？从各家旧注看，“丘颐”不辞，当求别解。疑“北”当读为“背”，“北涇”即“背颐”，也就是违背颐养。违反颐养之道，“征”自然就有“凶”了。《小象传》说：“六二‘征凶’，行失类也。”“行失类”，其“行”违反了常理，违背了颐养之道，故“征”而有“凶”。这可以视

① 更多的例证见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第602页。

② 《汉语大字典》三卷本，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999页。

③ 《宋本玉篇》，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第148页。

④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第41页。

⑤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第9页。

⑥ 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卷四，刘大钧整理本，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233页。

⑦ 朱熹《周易本义》：“求养于初，则颠倒而违于常理。求养于上，则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廖名春点校本，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为对“背颐”的解释。

所以，六二爻辞是从正反两面论述颐养的意义。先从正面立论，要重视颐养，努力经营，致力民生。再从反面强调，违反颐养之道，不能成就大事，“征”必有“凶”。“曰”和“于”两字，正提示了正反两说。

#### 四

楚简六三爻辞释文作：

六晶，𩇑颐，贞，凶，十年勿用，亡𠄎利。

“晶”，帛书本、王弼本等皆作“三”。《说文》：“𩇑，商，星也。从晶，彡声。”段玉裁注：“（𩇑）今隶变为参。”“参”可省作“晶”。而“参”同“三”。《广雅·释言》：“参，三也。”《左传·隐公元年》：“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杜预注：“三分国城之一。”郭店楚简“晶”字9见，皆读为三。

“𩇑”，帛书本作“拂”，阜阳汉简本作“弗”，王弼本等作“拂”。按照上文的解释，“𩇑”即“弼”，“𩇑颐”就是“弼颐”，勉力颐养。而甲骨文、金文中，“贞”“鼎”本同字。“贞”字所从之“贝”实即鼎。鼎，定也。因而贞也通定。而定就是不动。因此，爻辞也是从正反两面说颐养之道：先是正说，要尽力于颐养；再反说，贞定不动，不致力于颐养，就会有“凶”。“十年勿用”“亡𠄎利”，义近于“凶”。所谓“十年勿用”，十年不能施展才用，干不了事。“亡𠄎利”，帛书本、王弼等皆作“无攸利”。“亡”为“无”通用，文献中习见。“𠄎”“攸”音同，故可互用。“𠄎”疑“𠄎”之异体。《汉书·叙传上》：“栗取弔于𠄎吉兮。”颜师古《注》：“𠄎，古攸字也，攸亦所也。”<sup>①</sup>“亡𠄎利”即“无攸利”，没有什么利益。也是强调贞定不动，不致力于颐养的恶果。因此，这一爻辞当断句为：

六三，弼颐；贞，凶，十年勿用，亡攸利。

<sup>①</sup> 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32页。

## 五

楚简六四爻辞释文作：

六四，遯颐，吉；虎见𩇑 = ，𠂔猷攸 = ，亡咎。

“遯”，帛书本、王弼本等作“颠”，阜阳汉简本字左残而右作“真”。依上文的解释，“遯”“颠”读为“慎”，训为重。“遯颐”“颠颐”就是“慎颐”，也就是重颐。重视颐养，才能得“吉”。条件关系非常清楚。

所谓“见”，从照片上当隶定为“视”。此字下部为立人，与“见”字有一定区别。

“𩇑 =”，帛书本作“沈 =”，王弼本作“眈眈”，阜阳汉简本同。“𩇑”当隶定为“融”，可参望山简、包山简、楚帛书的诸“融”字。<sup>①</sup>“融”古音冬部喻母，“眈”侵部端母，声韵皆近。《说文·目部》：“眈，视近而志远。”段玉裁注：“谓其意深沉也。”《尔雅·释诂》：“融，长也。”邢昺疏：“《说文》云：‘长，久远也。’”《文选·木华〈海赋〉》李善注：“泮融沆瀣，深广之貌。”可见两者都有深义。音义皆近，故可通用。

“猷”，帛书本作“容”，王弼本作“欲”，阜阳汉简本作“谿”。“猷”古音为幽部喻母，“欲”为屋部喻母，音近通用。《周礼·秋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大戴礼记·朝事》“犹”作“欲”。《诗·大雅·文王有声》：“匪棘其欲。”《礼记·礼器》引“欲”作“谿”。<sup>②</sup>可见“猷”“欲”可互用。而“容”“谿”与“欲”皆从“谷”得声，通用更属自然。

“攸 =”，帛书本作“笛 =”，王弼本作“逐逐”，阜阳汉简本作“遂 =”。《释文》：“逐逐，如字，敦实也。薛云‘速也’。《子夏传》作‘攸攸’。《志林》云‘攸当为逐’。苏林音迪。荀作‘悠悠’。刘作‘筵’，云‘远也’。”<sup>③</sup>《汉书·叙传下》作“漈漈”。《玉篇·竹部》：“筵，同笛。”《周

① 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

②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第333页。

③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24页。黄焯案：“筵，写本作筵。”（《经典释文汇校》，第15页）





礼·春官·笙师》：“掌教𪚩竽、笙、埙、簫、箛、篪、箛、管、春牍、应、雅，以教祔乐。”郑玄注：“杜子春读箛为荡涤之涤，今时所吹五空竹箛。”《释名·释乐器》：“箛，涤也，其声涤涤然。”《风俗通·声音》：“笛者，涤也，所以荡邪秽，纳之于雅正也。”由是可知，“笛”，古本作“箛”，从逐得声，故王弼本的“逐”可借为帛书本之“笛”。而阜阳汉简本“遂”乃“逐”形讹。“笛”“箛”皆可声训为“涤”，而“涤”从“攸”得声，故可假借为楚简本、《子夏传》的“攸”以及从“攸”得声的“悠”“𪚩”“𪚩”诸字。<sup>①</sup>

“亡”通“无”。这是说对颐养盯住不放（虎视眈眈），追逐的欲望很强（其欲逐逐），无咎，未可厚非，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也是反说“慎颐”，重视颐养之义。

## 六

楚简六五爻辞释文作：

六五，𪚩经，𪚩贞，吉；不可涉大川。

“𪚩”，王弼本作“拂”，阜阳汉简本作“不”。上文已经指出，“𪚩经”就是“弼经”，“弼”又作“勑”（勇壮也），因此有奋力经营之义。

“𪚩”，王弼本、帛书本皆作“居”。“𪚩”字非“居”字，“𪚩”字是从尸从几，而“居”字是从尸从古，楚文字中皆习见。<sup>②</sup>《鄂君启节·车节铭》：“王𪚩于茂郢之游宫……庚居郢。”<sup>③</sup>“𪚩”“居”并见。包山楚简第三十二号简：“居𪚩名族。”“𪚩”“居”连言。可见“𪚩”非“居”。“处”字《说文》云“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攴”，与“𪚩”字“处也，从尸得几而止”有从“止”与从“尸”之别。但从训释来看，“𪚩”即训为“处”，“𪚩”“处”都会“得几而止”之意，可见其同源义近。因此，尽管“处”“居”都与“𪚩”通，但关系最近的还是“处”（“处”）。疑“𪚩”“处”为

①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5页）、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第110页）有说，可参看。

② 例见李守奎：《楚文字编》，第804—805、519页。

③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33页。

一字异体，音义皆同而构形有别。而“尻”“居”音义皆同，故可通用。

因此，当断句为：

六五，弼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弼经”是正说，“居贞”以下是反说。“居”“贞”复辞同义，都是止息、定而不动之意。“吉，不可涉大川”，语意转折，先扬后贬。虽说“吉”，但重心在“不可涉大川”上。这是说要努力经营；如果止息不动，虽然有吉利，但不能涉险做大事。《小象传》说：“‘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不努力经营，止息不动而能得“吉”，是顺从尊上，也就是说为尊上荫蔽所致。言外之意，还是能体会出来。

## 七

楚简上九爻辞释文作：

上九，繇颐，礪，吉，利涉大川。

“繇”，王弼本作“由”。《说文·糸部》：“繇，随从也。从糸，𠂔声。”邵瑛《群经正字》：“今作繇。”《集韵·宵韵》：“繇或作繇。”《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匪由勿语。”郑玄笺：“由，从也。”《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郑玄注：“由，从也。”两字音义皆近，故可通用。

“礪”，王弼本作“厉”。《说文》：“厉，旱石也。从厂，𠂔省声。”“厉”即“礪”之本字。“礪”为“厉”之或体，声符不变，义符“厂”则改为“石”。楚简本“礪”字12见，皆为王弼本之“厉”。包山149号楚简之“礪”，李守奎隶作“砺”。<sup>①</sup>

此爻辞和六五爻辞“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语意相反。“由”“繇”皆有“从”义。“由颐”就是从颐，顺从颐养，即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厉，吉，利涉大川”，是说有危险，但是吉利的，利于涉险做大事。《小象传》说：“‘由颐，厉，吉’，大有庆也。”正是肯定了“由颐”大有福庆。

<sup>①</sup> 李守奎：《楚文字编》，第555页。





## 楚简《周易·遯》卦六二爻辞新释

《周易》遯卦六二爻辞以前看来似乎问题不大，但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本面世之后，将楚简本与帛书本、今本对读，发现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探讨。下面，在前修时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供同行参考。

### 一

楚简《遯》卦六二爻辞濮茅左释文：“戠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勑发。”考释：“戠”，从玉、从弋，字也见于《曾侯乙墓》竹简四二、六〇，作“𠄎”“𠄎”，音与“执”近，可通，意缚、结，或读为“弋”。“勑”，从力，乘声，字也见于《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仰天湖竹简》等，亦“胜”字。“发”，字待考，或释“斂”，《广韵》：“斂，强取也，古夺字。”以喻牢固。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之义》：“《遁》之‘黄牛’，文而知朕矣。”《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sup>①</sup>

徐在国说：“𠄎”也见于上博竹书（二）《容成氏》38简，读为“饰”。《周礼·考工记·匠人》：“置槩以县。”郑注：“故书槩为弋。杜子春云当为弋，读为杙。”“槩”从“𠄎”声。可见弋、𠄎二字古通。由于𠄎、执二字形体相近，典籍中常常相混，裘锡圭先生有文章讨论过。疑今本《周易》“执”字为“𠄎”之误。<sup>②</sup>

李学勤则认为：帛书本“执”作“共”，简本则是“戠”字。猜想字本作“巩”，帛书本以音近写为“共”，简本应为“戠（攻）”而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② 徐在国：《〈上博竹书（三）·周易〉释文补正》，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24日。

有形误。<sup>①</sup>

按：如濮、徐说，“𢇛”隶定为“𢇛”，因为古文字中“戈”“弋”多混用。又“弋”“執”音近，而“執、执二字形体相近，典籍中常常相混”，因此“𢇛”与今本的“执”通。但濮或读为“弋”，恐不可从。依《说文》：“弋，槩也。”朱芳圃认为：“字象槩形。今呼木桩。”<sup>②</sup>后来写作“杙”。如此，六二爻辞则作“杙之用黄牛之革”，即用“黄牛之革”“杙之”。“之”指代的是人，“杙”为木桩，即使是名词作动词用，文义仍不顺。徐疑“執”为本字，恐怕也有问题。《说文·乚部》：“執，种也。”“執之用黄牛之革”，更为不通。

不过，今本的“执”亦非本字。于省吾说：“执”应读作“繫”。《员鼎》：“王命员执犬。”“执犬”即繫犬也。《礼记·月令》：“则繫腾驹。”《释文》：“‘执’如字。蔡本作‘繫’。”《老子》注：“无所系繫。”《释文》：“‘繫’，本作‘执’。”《诗》：“白驹繫之维之。”《传》：“繫绊维系也。”然则“执之用黄牛之革”，即《诗》之“繫之”也……旧读“执”如字，囿于手执之义。不知既绊系之，无须手执也。<sup>③</sup>

李学勤将“𢇛”隶定为“𢇛”，以为是“𢇛（攻）”之形误，也亟富启发。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丙篇和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简10皆有“𢇛”字，学者都以为“攻”字异体。<sup>④</sup>可见“戈”和“攴”作为构件可以互用。但左边的“工”和“玉”却没有互用例，因此李认为是“形误”。

帛书《易经》本此字作“共”。邓球柏说：“共：双手将牲口笼头（或套子）安置于牲口嘴上（俗称同上）。《说文》：‘共，同也。从廿升。’又‘同，合会也。’同套子套牲口，大小合会方能牵引控制。”<sup>⑤</sup>“共，引申为执，扩张为巩固，控制。”<sup>⑥</sup>这一解释是建立在以帛书《易经》本的

① 李学勤：《由楚简〈周易〉看马王堆帛书〈周易〉经文》，《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4年第1期。

② 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6页。

③ 于省吾：《双剑謄易经新证》卷三，《双剑謄群经新证 双剑謄诸子新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4页。高亨亦有此说，但高亨自言“于氏《新证》作于拙著之前”（《周易古经今注·重订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④ 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第701页。

⑤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长沙：湖南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⑥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勒”字为本字基础上的。问题是楚简本此字与今本同，皆作“革”，可见“勒”并非本字。既是“黄牛之革”，其给牲口套笼头的说法就无据了。释为“以黄牛之皮套上”，恐怕也不合文义。

张立文则认为：“‘共’，假借为‘执’。”<sup>①</sup> 我们知道，所谓“假借”，必须音同或音近。“共”古音属东部见母，“执”为缉部章母，读音根本不同，又怎能“假借”？

李学勤猜想帛书本的“共”和楚简“戔（攻）”皆为“巩”之假借，三字古音同，通假不会有问题。<sup>②</sup> 而且今本《周易·革卦》初九爻辞有“巩用黄牛之革”。《说文·革部》：“巩，以韦束也。”其义与“执（紲）”同。

不过“𠄎”为“戔（攻）”形误的解释比起“戔”通“紲（執）”说来，可能后者更胜。因为除了前者形误史无前例而后者几为常例外，还有文献的内证。

今本《周易·遯卦》六二爻辞之“执（紲）之用黄牛之革”，《革卦》初九爻辞作“巩用黄牛之革”。“执（紲）”与“巩”义符相近而声符不同。它们皆从“𠄎”，非常清楚；一个从“纟”，一个从“革”，似乎不同，但义近可互用。“执”今本不从“纟”，而“巩”金文也不从“革”，如《墙盘》作“𠄎”，《毛公鼎》作“𠄎”，皆从“工”从“𠄎”，不从“革”。所以，义符可以说是相近。“执”依《说文》是以“𠄎”为声，而“巩”当是以“工”为声。所以，声符不同。因此，今本的“执（紲）”与“巩”是两个读音不同的近义字。

今本的“执”楚简本作“𠄎”，而今本之“巩”，楚简本则作“𠄎”。“执”在楚文字中一般写作“𠄎”，<sup>③</sup> 而“戔”显然是从金文的“𠄎”来。它们的形符“𠄎”尽管衍出了构件“女”，但性质依然相同。

今本的“执”和“巩”帛书都作“共”。“执”和“共”同义。

①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② “共”和“攻”古多互用，如《书·甘誓》：“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墨子·明鬼》引“攻”作“共”。《三国志·魏志·毛玠传》引同。《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汉书·叔孙通传》“攻”作“共”。例见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2页）。

③ 例可参李守奎：《楚文字编》，第595—596页。

《诗·大雅·抑》：“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毛传：“共，执。”《韩奕》：“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毛传：“共，执也。”《商颂·长发》：“受小共大共。”郑玄笺：“共，执也。”所以，今本的“执”帛书作“共”，当属同义换读。而“巩”帛书作“共”，既有音同的一面，也不能排除有义近的一面。如果依帛书本两字都以“共”字为说，以其本字皆为“巩”，固然可以解释楚简的“𠄎”字，但在今本《周易》的经文和《小象传》里都会遇到麻烦。

《小象传》：“执用黄牛，固志也。”说明《小象传》所本的经文是“执”而非“巩”，以“固”释“执”，又说明“执”与“巩”义同。所以，帛书的“共”，与“巩”恐怕没有关系，依毛传、郑笺，当是“执”的同义词。

“用黄牛之革”前，帛书本和今本皆有一“之”字，而楚简无。《小象传》引“执用黄牛”，虽无“之”字，但从文例看，当是省略。值得注意的是《革》卦初九爻辞，楚简本、帛书本和今本皆无“之”字。这与楚简本《遯》卦六二爻辞是一致的。如此说来，似乎是帛书本和今本《遯》卦六二爻辞衍一“之”字。但从《遯》卦六二爻辞与《革》卦初九爻辞的比较看，一是说“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一是说“执用黄牛之革”。后者似乎是截取前者之文，前者似乎是后者的出处。所谓“执之”之“之”，于省吾、高亨、李镜池<sup>①</sup>等皆以为代词，为“执”之宾语。其实此“之”字乃结构助词，用在这里起取消句子独立性的作用，表示“执用黄牛之革”是整个句子的一部分。到《革》卦初九爻辞，“执用黄牛之革”不是分句了，作为取消句子独立性的结构助词的“之”字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从楚简本、帛书本到今本，都没有了“之”字。懂得这一道理，就知道《遯》卦六二爻辞“执之用黄牛之革”应该要有“之”字，帛书本和今本是正确的，楚简本没有“之”字，当属脱文。

## 二

对于濮茅左的“‘发’，字待考，或释‘斂’，《广韵》：‘斂，强取也，

<sup>①</sup>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5页；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页。





古夺字。’以喻牢固”说，学人们也有不同的意见。

杨泽生怀疑此字从“八”从“丈”，认为可以隶定作“𡗗”。根据《说文》认为羹字“从羹从八；八，分之也，八亦声，读若颁”的分析，简文“𡗗”所从的“八”当有兼表音、义的作用，似可读为有分义的“判”“𡗗”或“𡗗”。《说文·刀部》：“判，分也。从刀，半声。”《楚辞·九章·惜诵》“背膺𡗗以交痛兮”王逸注：“𡗗，分也。”《说文·斗部》：“𡗗，量物分半也。从斗从半，半亦声。”“判”“𡗗”和“𡗗”三字所从的“半”字，《说文》说：“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为物大，可以分也。”实际上也是个“从八、八亦声”的字。因此“𡗗”可以有分的意思。马王堆帛书《周易》与简文“𡗗”对应的字作“夺”，今本《周易》作“说”；“说”字一般读做“脱”，训为“解”，正与简文“𡗗”表示的“分”义相近。<sup>①</sup>

陈斯鹏说：此字从“兑”从“又”，只不过“兑”之末笔与“又”之首笔共享，以致稍难辨认。其实就是“斂”字无疑，与“说”“夺”通。<sup>②</sup>

何琳仪、程燕说：“𡗗”，疑释“遂”（不从“辵”）。今本作“说”。“豕”与“兑”声系可通。参《会典》555—557。<sup>③</sup>

黄锡全说：此批《周易》简有几见“丈”字，如简7作丈，简16作丈，所从“十”之竖笔基本垂直，与此字竖笔向左撇出书写相近，但并不相同。“丈”字从“八”似乎也不太好解。“八”下左侧下方有一点，可能是简上污点，如同简“九”之上方、“莫”之下方的污点。根据字形字义，此字有下列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楚系文字“𡗗”写作𡗗的省变之形……上部的“八”很可能为“𡗗（𡗗）”的省形，又兼为声。但也不排除已变为从“支”省，从“十”“八”的可能。如为“𡗗”省形，在此读为“拨”。𡗗，并母月部。发、拨，帮母月部。拔，并母月部。夺、斂，定母月部。脱，透母月部。

① 杨泽生：《竹书〈周易〉札记一则》，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24日。

② 陈斯鹏：《楚简〈周易〉初读记》，孔子2000网，2004年4月25日。

③ 何琳仪、程燕：《沪简〈周易〉选释》，简帛研究网，2004年5月16日。按：2004年12月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也收入此文，但不见此条。可能是作者认识有了变化而删去了。

说，书母月部。拨、拔与夺、脱音义相近。《广雅·释诂》拨，弃也，除也，绝也。王念孙《广雅疏证》：“拨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云：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史记·扁鹊传》：“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拨，即拨开衣衿。“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𦔓（拨）”，就是用黄牛皮带捆绑住，使之不能分拨开或解除。

第二种可能就是“弁”字。其形与上海简《民之父母》的𦔓、信仰楚简的𦔓所从类似……弁、辨、辨、辨等属并母元部。变，帮母元部。月、元二部阴阳对转。《说文·刀部》“辨，判也”。“判，分也”。辨、判有分离、裁断等义。两相比较，似以第二种可能性较大。<sup>①</sup>

按：上述诸说中当以何琳仪、程燕说最为有见。简文“𦔓”与金文“豕”字的下述形体最为接近：𦔓（趯簋）、𦔓（克钟）、𦔓（师寰簋）、𦔓（毛公盾鼎）、𦔓（秦公罇），其上部虽略有不同，但也有𦔓（墙盘）、𦔓（师壘鼎）诸形，<sup>②</sup> 其上部的写法和简文上部完全一样。因此，隶定为“豕”是可信的。“豕”古音为邪母物部，而今本“说”为书母月部，声韵都不同。但文献中通用之例却不少。如：《诗·卫风·硕人》：“说于农郊。”郑玄笺：“说当为𦔓。”《左传·文公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𦔓。”《释文》：“𦔓，《说文》作说。”《史记·酈生陆贾列传》：“乃奉百金往税。”《集解》引韦昭云：“税当为𦔓。”<sup>③</sup> 孙诒让：“‘兑’当读为‘隧’，二字古通用。襄二十三年《左传》：‘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礼记·檀弓》郑注引之，云：‘隧，或为兑。’《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篇又作‘兹于兑’，是其证也。”<sup>④</sup> 所以，今本的“说”楚简作“豕”，一点也不奇怪。帛书本作“夺”，“夺”与“斂”常互用，音义皆近。而“斂”与“说”皆从“兑”得声，本字应该相当于今天的“脱”。如以“夺”为本字，楚简的“豕”就只好解释了。

值得注意的是，楚简的“豕”与今本的“说（脱）”还有意义上的联系。“豕”的后起孳乳字有“遂”。《说文·辵部》：“遂，亡也。”《广雅·

① 黄锡全：《读上博〈战国楚竹书（三）〉札记数则》，简帛研究网，2004年6月22日。

②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纂补：《金文编》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③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555—556页。

④ 孙诒让：《札遂》，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30页。





释诂三》：“脱，离也。”可见“豕（遂）”与“说（脱）”义近。而《说文·辵部》又云：“遯，逃也。”可见所谓“说（脱）”、所谓“豕（遂）”，与卦名“遯”义也是相通的。

### 三

由此来看“莫之”句的断句和释义，有颇多值得检讨之处。

虞翻对此句的训释是：“莫，无也。胜，能。说，解也。乾为坚刚，巽为绳，艮为手，持革缚三在坎中，故‘莫之胜说’也。”<sup>①</sup>其训“胜”为“能”，训“说”为“解”，并以“莫之胜说”为句，后人几皆本之。如侯果解《小象》就说：“六二离爻，离为黄牛。体艮履正，上应贵主。志在辅时，不随物遯。独守中直，坚如革束。执此之志，‘莫之胜说’。殷之父师，当此爻矣。”<sup>②</sup>王弼注：“居内处中，为遯之主，物皆遯已，何以固之？若能执乎理中厚顺之道以固之也，则莫之胜解。”<sup>③</sup>朱熹本义：“以中顺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sup>④</sup>皆是以“莫之胜说”为句，以“说”为“遯”、为“解”。

程颐则说：“‘莫之胜说’，谓其交之固，不可胜言也。”<sup>⑤</sup>尽管还是以“莫之胜说”为句，但已释“说”为“言”；其“不可胜言”虽然没有解释“胜”字，仍可看出与训“胜”为“能”说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唐人史征的解释：“有此之善，人莫胜已，可脱免逃遯而去也。”<sup>⑥</sup>事实上他已将“莫之胜说”读成“莫之胜，说（脱）”<sup>⑦</sup>

近人高亨说：“爻辞言：人用黄牛革绳绊豚之身，以防其走失，但豚物小力微，不能胜任此革绳，以致不能行动，则宜解脱其绳。此喻人利用工具必须适合外物之条件”，<sup>⑧</sup>“故曰：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七，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6页。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七，第6页。

③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8页。

④ 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本，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年，第101页。

⑤ 《伊川易传》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⑥ 《周易口诀义》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⑦ 孔颖达正义：“能用此道，则不能胜已解脱而去也。”（《周易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第48页）尽管还维持“莫之胜说”的断句，但仍可看出史说的影响。

⑧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305页。

胜，说”。<sup>①</sup>此释义或与史征有所不同，但断句是一样的。

笔者认为，史征、高亨对爻辞的解释尽管有一些问题，但其断句是正确的。

首先，“莫之胜，说”的断句在《周易》经、传中能得到支持。

《周易》经、传有“莫之”的共4卦，除《遯》卦六二爻辞外，还有：

《贲》卦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渐》卦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旅》卦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其中《渐》卦九五爻辞及《小象传》皆有“终莫之胜，吉”之句，比较之下，《遯》卦六二爻辞也当以“莫之胜，说”为句。

其次，帛书《衷》篇的解释也能印证。

帛书《衷》篇的22行有一段话：“易曰何校，刚而折也。鸣谦也者，柔而□□□□黄牛，文而知朕矣。涣之缘辞，武而知安矣。”“而”字后至“黄牛”前，约残4字。我作释文时，将后面的三个残文补为“也。遯之”三字。<sup>②</sup>其中“也”字、“之”字是根据上下文例补出。而卦名“遯”则根据《遯》卦六二爻辞“执之用黄牛之革”补出。本来《周易》经文有“黄牛”之称还有《革》卦初九爻辞，为什么要定为《遯》卦呢？因为《衷》篇对“黄牛”的解释是“文而知朕矣”。所谓“朕”，当读为“胜”。而《遯》卦六二爻辞正有“莫之胜说”之句，“文而知朕矣”之“朕”，正是“莫之胜说”之“胜”。此外，《遯》卦六二是阴爻，故称“文”，而《革》卦初九为阳爻，如称“文”，则不类矣。因此，帛书的这一段话可标

①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第255页。

② 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1页。





点为：“《易》曰‘何校’，刚而折也。‘鸣谦’也者，柔而□〔也。《遯》之〕‘黄牛’，文而知朕（胜）矣。《涣》之缘（彖）辞（辞），武而知安矣。”

帛书《衷》篇：“〔《遯》之〕‘黄牛’，文而知朕（胜）矣。”所谓“文”，当指“执之用黄牛之革”。因为黄是中之色，革有柔性。所谓“知”，可训为“为”或“致”。<sup>①</sup>所谓“文而知朕（胜）矣”，是说《遯》卦六二爻辞“执之用黄牛之革”，是用文，是用柔道来致胜。其解说的重心落在一个“朕（胜）”字上。如果“胜”训“能”的话，解说的重心就应当是“说”，而不应是“朕（胜）”。先秦文献里“莫之能”加动词的句子很多，如：“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老子·第九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第七十八章》），“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庄子·齐物论》），“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庄子·秋水》），“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庄子·达生》），“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论》）等。在这些“莫之能守”“莫之能胜”“莫之能止”“莫之能害”“莫之能伤”“莫之能任”“莫之能分”“莫之能和”“莫之能尽”“莫之能王”的用法中，动词都是重点，而“能”都是起辅助作用的。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文而知朕（胜）矣”，突出地是爻辞“莫之胜”的“胜”字，此“胜”字只能是动词，不可能作“能”解。既然如此，就只能以“胜”字断句。如果以“说”字断句，“胜”只能训“能”，帛书《衷》篇“文而知朕（胜）矣”就不好解释了。

因此，无论从《渐》卦九五爻辞及《小象传》“终莫之胜，吉”说来看，还是从帛书《衷》篇“文而知朕（胜）矣”的解释来看，《遯》卦六二爻辞只能断句为“莫之胜，说”。

从上面的讨论可知，帛书的“夺”从“斂”来，而“斂”即“挽”，

① 《吕氏春秋·长见》“三年而知郑国之政也”高诱注：“知，犹为也。”《读书杂志·史记第二·乐书》“知礼乐之道”王念孙按：“‘知’，当依《乐记》《祭义》作‘致’。”

偏旁从“扌”与从“女”可互用。今本的“说”与“说”的关系如何？高亨认为：“说借为说。《说文》：‘说，解说也。’”<sup>①</sup> 这是以“说”为本字。段玉裁注：“今人多用‘脱’，古则用‘说’，是则古今字之异也，今‘脱’行而‘说’废矣。”<sup>②</sup> 由此可知，今本的“说”，我们今天读作“脱”，其实依古人当作“说”。从“兑”之字与从“豕”之字可通用，而且楚简本“豕”当读为“遂”，也有“逃亡”之义。那么，“说”与“遂”何为本字呢？朱芳圃的意见可供参考：“《广雅·释言》：‘豕，说也。’《玉篇·𠂔部》曰：‘豕，他乱切。才也。豕走说也。’（说，今本误作悦。）……豕善逃窜，古人名动同词，引伸有走说之义。对转术，孳乳为遂，《说文·辵部》：‘遂，亡也。从辵，豕声。’亡与逃义同，《辵部》又云：‘逃，亡也。从辵，兆声’是也。旁转文，孳乳为遯，《辵部》：‘遯，逃也。从辵，豚声。’”<sup>③</sup> 这些论证尽管有不够严密之处，但可看出“说”“遂”“遯”音形义有诸多相关处。“说”与“遯”有意义方面的联系，是可以肯定的。而“遂”与“遯”除此外，还有形近的一面。以“遂”来表现“遯”，较之以“说”来表现“遯”，可能更贴近一些。从这一点看，也许楚简的“豕（遂）”为本字较之“说（说）”更好。

由上述楚简本和帛书本、今本文字的比较分析，可知《遯》卦的六二爻辞当作：“繫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遂。”是说用黄牛皮绳捆绑起来，没有谁受得了；还是赶快跑吧。虽然没有用“遯”字，但主旨还是说“遯”，还是说要及时而“遯”。

①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第255页。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第640页。

③ 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第10—11页。







## 楚简《周易·睽》卦新释

《周易·睽》卦素称难读。楚简《周易》出土后，有一段残简为香港中文大学所购得，先行公诸于世，最为瞩目。上海博物馆收购的两支残简，其中一支可和香港中文大学所购残简拼合成完简。这些珍贵的材料，对于研究《周易》睽卦的本义及其评价后人的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拟对其卦辞和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爻辞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 一、睽卦卦辞

楚简《睽》卦的卦辞作：“睽：少事吉。”濮茅左考释：“‘睽’，从木，癸声。《说文·木部》：‘睽，睽木也，从木，癸声。一曰度也。’可读为‘睽’‘乖’，或读为‘睽’。”<sup>①</sup>

按：“睽”字，今本《周易》作“睽”，《彖传》《大象传》《序卦传》《杂卦传》、熹平石经本同；帛书《易经》作“乖”，帛书《系辞》作“誨”；秦简《归藏》作“瞿”，今本《归藏》作“瞿”。从现有材料看，“睽”当为本字。《说文·目部》：“睽，目不相听也。从目，癸声。”桂馥《义证》：“李焘本、《易·睽卦》释文、《增韵》《洪武正韵》并作‘目不相视也’。本书‘睽，左右两视’；‘睽，耳不相听’。馥谓从耳之睽当云听，从目之睽当云视也。”<sup>②</sup>“睽”为“癸”之后起孳乳字，而“癸”为“戣”之初文。《书·周书·顾命》：“一人冕执戣，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孔安国传：“戣、瞿，皆戟属。”孔颖达疏引郑玄曰：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0页。

②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5页。

“戮、瞿，盖今三锋矛。”<sup>①</sup>由此可见，今本《归藏》之“瞿”与秦简《归藏》之“瞿”，实从“睽”来。而楚简的“睽”，也当为“睽”之借字。金文已有“睽”字，如：𠄎（大簋）𠄎（大簋）𠄎（大簋）𠄎（睽土父鬲）。<sup>②</sup>而“乖”字先秦出土资料尚未及见，现在所见最早的还是帛书《易经》和银雀山汉简《孙臬兵法》。因此，疑帛书《易经》本的“乖”是“睽”的同义换读。所以，《序卦》：“睽者，乖也。”以“乖”释“睽”。而帛书《系辞》之“誨”字虽不见于其他文献，察其义当取言语相乖之意，也属从“乖”发展而来。

楚简本“少”，帛书本、今本、《彖传》皆作“小”，濮茅左读为“小”，无疑是正确的。所谓“小事吉”，古人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解为事小吉。《彖传》：“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虞翻曰：“小谓五。阴称小，得中应刚，故‘吉’。”郑玄曰：“二五相应，君阴臣阳，君而应臣，故‘小事吉’。”<sup>③</sup>都是说六五为阴得势，九二以大事小，故“吉”。二是解为做细小之事则吉，做大事则不吉。孔颖达正义：“‘睽’者，乖异之名，物情乖异，不可大事。大事谓兴役动众，必须大同之世，方可为之。小事谓饮食衣服，不待众力，虽乖而可，故曰‘小事吉’也。”<sup>④</sup>朱熹本义：“以卦体言之，则六五得中而下应九二之刚，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sup>⑤</sup>三是解为以柔为事，小心为事则吉。何楷云：“业已《睽》矣，不可以忿疾之心驱迫之也。唯不为已甚，徐徐转移，此合睽之善术也。故曰‘小事吉’。小事，犹言以柔为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也。”<sup>⑥</sup>黄寿祺、张善文译注也说：“小，阴柔之称，此处含‘小心’之义。凡物相睽，必须以柔顺的方法，小心寻求其中可合之处，才能转‘乖睽’为谐和；若刚断强合，必难‘济睽’。故称‘小事

①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0页。

②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5页。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八，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3页。

④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0页。

⑤ 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本，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年，第110页。

⑥ 李光地：《周易折中》，刘大钧整理本，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309页。





吉’。”<sup>①</sup>现在看来，孔颖达、朱熹说应该是正确的。因为阜阳汉简本作：“……吉。大事败。”<sup>②</sup>所谓“……吉”，当是卦辞“小事吉”的残文。所谓“大事败”，当系“卜事之辞”，是反说卦辞“小事吉”的意义。这一理解与孔颖达、朱熹说是一致的。所以，将“小事”解为以大事小或以柔为事，以小心为事，都是不可信的。曾宪通曰：“筮书每以小事与大事为对，如秦简《日书》有‘大事有庆，小事果成。’（简763）‘终日大事也，不终日小事也。’（简835）……这里所谓‘大事’‘小事’，《集解》引荀爽曰：‘大事谓五同任天下之政’，<sup>③</sup>‘小事者，臣事也。’……按照荀爽的说法，卦辞所谓‘小事’乃指臣仆之事。”<sup>④</sup>说“小事与大事为对”，阜阳汉简本即是一证。不过，坐实“‘小事’乃指臣仆之事”，还是过于执泥。

## 二、睽卦初九爻辞

楚简初九爻辞濮茅左释文作：“初九：𡇗（悔）𡇗 = （亡，丧）马，勿由（逐），自逋（复）。见𡇗（恶）人，亡（无）咎。”考释：“‘𡇗 = ’，‘亡，丧’合文。‘丧’，失，或释‘芒’。”<sup>⑤</sup>黄锡全认为：简38的这个𡇗字，帛书本、今本作“牵”，报道者无说。简44、53的这个字，今本均作“丧”，其形的确像从“丧”省。综合几字形体，此字不大可能是“芒”字，而应释为“丧”。“丧”字原本从“桑”，后来变从“亡”声。<sup>⑥</sup>

按：楚简原字作“𡇗”，在简38作“𡇗”，在简44作“𡇗”，在简53作“𡇗”。“丧”字郭店楚简《语丛一》简98作“𡇗”、《语丛三》简35作“𡇗”，上部从桑，下部从亡。对比之下，“𡇗”“𡇗”“𡇗”诸字上部显从桑省，下部从亡。黄锡全释为“丧”完全正确。而“𡇗”则为“丧”之重文，因此爻辞当作：“初九：𡇗丧，丧马，勿由（逐），自逋。”“丧

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09页。

② 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③ 作者按：此为荀爽解《遯》卦九三《小象传》之注。原文“谓”后有“与”字。见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第6页。

④ 曾宪通：《〈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论》，《中国语言学报》第九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02页。

⑤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79—180页。

⑥ 黄锡全：《读上博战国楚竹书（三）札记六则》，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29日。

马”之“丧”，今本与阜阳汉简本皆同，唯独帛书本作“亡”，当以“丧”为本字。“悉丧”之“丧”，今本、帛书本、阜阳汉简本皆作“亡”，两字音义皆近，故可互用。但“亡”应为本字，楚简本作“丧”，可能有涉下文“丧”而误的因素。

楚简“由”字今本作“逐”。“由”古音为幽部喻母，“逐”为觉部定母，声母韵部皆近，故可互用。但“逐”应为本字。帛书本作“遂”，邓球柏以“遂”为本字，以为是“遂”形讹为“遂”。<sup>①</sup>张立文也以“遂”为本字，说“遂”假借为“逐”，又义近相通。<sup>②</sup>恐不可从。“遂”为本字，楚简怎么会写成“由”？所以，本字只能是“逐”，帛书本的“遂”不过是抄手的形讹罢了。

### 三、睽卦六三爻辞

简三十二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二简<sup>③</sup>缀合则得《睽》卦六三爻辞。今本之“舆”，楚简本、帛书本、阜阳汉简本皆作“车”，当属同义换读。今本之“曳”，楚简本作“遏”；阜阳汉简本作“谋”，实即“渫”字之讹；<sup>④</sup>帛书本作“愬”，饶宗颐疑系下文“謹”误导，<sup>⑤</sup>说是。《说文·申部》：“曳，曳曳也。”《玉篇·曰部》：“曳，申也，牵也，引也。”《尔雅·释诂下》：“遏，止也。”《说文·辵部》：“遏，微止也。”从虞翻、王弼、孔颖达、程颐以来，人们皆以“曳”为本字，训为“牵”。现在看来，“曳”当为“遏”字之借。“曳”古音属月部喻母，“遏”为月部影母，韵同声近，故能假借。而“渫”“謹”皆从“世”得声，“世”古音为月部书母。一般认为它们当是“曳”之借字。如于豪亮说：“‘謹’字即拙字，与曳通。”<sup>⑥</sup>韩自强说：“今本井卦九三‘井渫不食’，帛书

①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9页。

②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80页。

③ 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④ 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谋，古文渫字，见石鼓文。”（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19页）

⑤ 转引自曾宪通《〈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论》（《中国语言学报》第9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02页）。

⑥ 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渫’字作‘𨾏’。‘𨾏’与‘𨾏’是同字。《史记·屈原传》引作‘泄’。𨾏又音𨾏（曳），《玉篇》：‘𨾏，超踰也。’曳有牵引超踰之义与𨾏同。阜阳易作‘渫’，帛书作‘𨾏’（𨾏），音曳故通。𨾏，从言从𨾏，可能是𨾏的别体，亦读为曳。渫（渫），𨾏均从世声，故可通。世、曳皆月部字，故亦通。”<sup>①</sup>其实，从世之字与从曷之字也能通用。如《仪礼·士冠礼》《士昏礼》之“面叶”，郑玄皆注为：“古文叶为搗。”《礼记·少仪》：“执箕膺搗。”《曲礼上》《释文》引“搗”作“叶”。而《管子·弟子职》“搗”则作“揲”。《礼记·曲礼上》郑玄注引“揲”作“搗”。<sup>②</sup>《说文·手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𨾏，段借为歇。”<sup>③</sup>所以，今本的“曳”、帛书本的“𨾏”、阜阳汉简本的“渫”，都可说是楚简本“遏”的借字，其义当训为“止”。“见车遏”，就是看见车停在那里。

今本的“掣”字，异文本本来就颇多。陆德明《释文》：“‘掣’，昌逝反。郑作‘掣’，云：‘牛角皆踊曰掣。’徐市制反。《说文》作‘𦍋’，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契，传云：‘一角仰也’。荀作‘𦍋’。刘本从《说文》，解依郑。”虞翻注：“牛角一低一仰，故称‘𦍋’。”说与《说文》同。而王弼注：“‘其牛掣’者，滞隔所在，不获进也。”孔颖达正义：“欲进，其牛被牵，滞隔所在，不能得进也，故曰‘见舆曳其牛掣’也。”是训“掣”为“牵”也。

帛书本“掣”作“𦍋”。于豪亮曰：“𦍋疑假作折。《左传》襄公十七年：‘国人逐瘠狗。’瘠字，《说文》及《汉书·五行志》并引作𦍋，而瘠字即是瘠字。瘠可假为𦍋，则𦍋字可以假作折……帛书的𦍋字其实同掣、𦍋、𦍋诸字也相通假，由于帛书作‘见车𦍋’，通行本作‘其牛掣’，所以字义各不相同。”<sup>④</sup>

饶宗颐曰：“楚简此本作‘攸’者，因诸𦍋、𦍋、契均从𦍋为声，《说文》四下：‘𦍋，巧𦍋也，从刀丰声。’又丰字云：‘艸蔡也，象艸生之散

① 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第119—120页。

② 高亨、董治安：《古今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617页。

③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668页。

④ 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乱，读若介。’攸字从介为声，与𢇛之丰声读若介正同音，可借用。《说文·角部》：‘𦍋，一角仰也，从角𢇛声，《易》曰其牛𦍋。’今本《易经》𦍋作掣。《集韵》去声十三祭：掣字下同音字共二十，掣又作𦍋，与𦍋、掣为一字。足见楚简之‘攸’，乃丰、𢇛之音借。”<sup>①</sup>

曾宪通曰：“‘𢇛’，与上举郑注之‘掣’，许书之‘𦍋’，及子夏传之‘契’皆从‘𢇛’声，例可通假。然以字义而言，当以‘𦍋’字为正……许书引《易》盖言牛之角上下摆动，故以‘𦍋’为正字，‘掣’字易角为牛，乃𦍋之异体，苟爽之‘𦍋’，则易声符之𢇛为奇，亦𦍋字之异构，至于𢇛、契二字与义无涉，纯为借音而已。然则‘𦍋’字通行本何以作‘掣’？按：掣字古本作𦍋。《尔雅·释训》陆德明《释文》云‘掣，本又作𦍋。’《玉篇·手部》：‘掣，牵也，摯掣并同。’《一切经音义》十二：‘掣，又作𦍋，挽也。’可见掣是𦍋的后起俗字，掣与𦍋古体形似音同，故颇疑心掣字当初只是𦍋之讹体，其后分化出𦍋而有区别，《说文·手部》：‘𦍋，引纵也。’段玉裁注云：‘引纵者，谓宜远而引之使近，宜近而引之使远，皆为牵掣也。’又注‘𦍋’字云：‘𦍋之言掣也。’可见𦍋、𦍋与掣皆音近而义属，则古本之‘其牛𦍋’，今本作‘其牛掣’也可迎刃而解了。”<sup>②</sup>

阜阳汉简本作“𦍋”。胡文辉曰：“我觉得以‘𦍋’为正字仍缺乏有效证据，以《说文》为证是不充分的，因为：一、《说文》晚出，以《说文》为准是以后证前，为什么不以更早的‘攸’‘𢇛’或‘𦍋’为正字呢？由‘攸’‘𢇛’和‘𦍋’这几个字，丝毫看不出有‘一角仰’的意思；二、《说文》引《易》作‘𦍋’，只是表明当时的《周易》传本有此异文，并不能证明这个异文就是正字；事实上，《说文》引《周易》睽六三爻辞本是为了解释这个‘𦍋’字，现在反过来又引《说文》来解释《周易》睽六三爻辞，似有循环论证之嫌。”<sup>③</sup>

① 饶宗颐：《在开拓中的训诂学——从楚简〈易经〉谈到新编〈经典释文〉的建议》，《第一届国际训诂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高雄中山大学，1997年4月。转引自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12页。

② 曾宪通：《〈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论》，《中国语言学报》第9期，第302—303页。

③ 胡文辉：《〈周易〉睽六三爻辞断句补说》，《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按：在“掣”“𢶏”“𢶑”“契”“𢶒”“攸”“𢶓”“𢶔”诸多异文里，“𢶏”“𢶑”“契”“𢶓”“𢶔”皆从“𢶕”得声，“𢶒”字实从“𢶑”来，只不过将声符“𢶕”换为“奇”罢了。“掣”从“制”得声，古音属舌音月部；“𢶕”属牙音月部；楚简“攸”之声符“介”也属牙音月部。“介”与“𢶕”音更近。从通假习惯来看，“介”与“𢶕”通假例更多。如《老子》七十九章“左契”，帛书甲本“契”作“介”，乙本则作“芥”。《孟子·万章上》之“𢶓”，《说文·心部》“𢶓”下引“𢶓”作“𢶓”。《战国策·赵策一》“壤掣”，帛书本“掣”作“芥”。<sup>①</sup>而“介”与“制”通假例，目前尚未发现。由此看来，“介”与“𢶕”通假的可能性应更大。而“攸”所从之义符“攴”，在以上异文“手”“牛”“心”“彡”诸义符里，与“手”最近。因此，疑以上异文均非本字，本字当为从手𢶕声的“掣”。《集韵·祭韵》就说：“𢶑，……或从手。”“掣”即“掣”字。《说文·手部》：“掣，县持也。从手，𢶕声。”《尔雅·释训》：“𢶑，掣曳也。”郭璞注：“谓牵掣。”邢昺疏：“掣曳者，从旁牵挽之言。”<sup>②</sup>不论是作“掣”，还是作“掣”，在爻辞中都是说不通的。因此，还得另求别解。曾宪通说“掣字古本作𢶑”，“掣是𢶑的后起俗字，掣与𢶑古体形似音同，故颇疑心掣字当初只是掣之讹体，其后分化出𢶑”，<sup>③</sup>这是正确的。《尔雅·释训》陆德明《释文》云“掣，本又作𢶑。”郝懿行《尔雅义疏》：“掣者，《说文》作𢶑。”<sup>④</sup>可见“掣”其实就是《说文》的“𢶑”字。《说文·手部》又云：“𢶑，引纵曰𢶑。从手，𢶑省声。”《灵枢经·热病》：“热病，头痛颞颥目𢶑脉痛。”《集韵·祭韵》因而说：“𢶑，引纵病也。”可见“𢶑”是一种俗称抽风的病。所以，“其牛掣”就是“其牛𢶑”，是说拉车的牛在抽风。

今本的“𢶑”字，阜阳汉简本同，王肃本作“𢶑”。《说文·刀部》：“𢶑，刑鼻也。从刀，𢶑声。《易》曰：‘其人天且𢶑。’𢶑，𢶑或从鼻。”

① 高亨、董治安：《古今通假会典》，第623—624页。

②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本，第2591页。

③ 曾宪通：《〈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论》，《中国语言学报》第9期，第303页。

④ 郝懿行：《尔雅郭注义疏》上三《释训》，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第23页。

徐芹庭认为：“以剗为本字，剗则其重文也……𠂔以音近形略似而假借也。”<sup>①</sup> 楚简稍残，作“𠂔”。饶宗颐疑是“夬”字，读为决鼻之决，与今之剗同意。曾宪通则曰：“细察字形，上部似从彐，与楚简及字作彐甚近，下部疑是寸字的借笔，可释为𠂔即扱字……扱读为‘剗’。”<sup>②</sup> 陈松长由于楚简“此字较虚，据原简和红外线照片摹出”，其形为“𠂔”，认为“其字左边所从即‘鼻’之省形，《郭店楚简》中‘鼻’字作‘𠂔’或‘𠂔’，依此，此字当隶定为‘𠂔’，即‘剗’之异构”。<sup>③</sup>

按：陈说楚简字形为“𠂔”当属可信。其左为“𠂔”，较之郭店简的“𠂔”，显然是省略了义符“自”而保留了声符“𠂔”。因此，当隶作“𠂔”而读为“剗”。“剗”字作“剗”虽见于《说文》和睡虎地秦简<sup>④</sup>，但楚简之“𠂔”更早。徐芹庭“以剗为本字”，恐怕成问题。清人黄以周认为：“众家训‘天’为‘剗’，殊嫌不经。王作‘其人天且𠂔’，‘天’如字，谓天将危之也。其说胜于众家。”<sup>⑤</sup> 从楚简本和阜阳汉简本皆作“剗”看，其以“危”为本字，也是不能成立的。

爻辞“天”字，宋人和清人都有形讹说。胡瑗曰：“‘天’当作‘而’字，古文相类，后人传写之误也。然谓‘而’者，在汉法，有罪髡其鬓髮曰‘而’。”<sup>⑥</sup> 俞樾曰：“‘天’，疑‘兀’字之误。《说文·足部》：‘跂，断足也。’重文‘跂’曰：‘跂，或从兀。’《庄子·德充符》篇‘鲁有兀者’。《释文》曰‘李云刖足曰兀’。盖即‘跂’之省也。‘其人兀且剗’，犹《困》九五‘剗刖也’。古文‘天’作‘𠂔’，见《玉篇》。故‘兀’误认为‘天’矣。”<sup>⑦</sup> 从楚简本和阜阳汉简本皆作“天”而无作“而”或“兀”来看，“天”字形讹说显然都是不可信的。

关于此条爻辞的断句，近来也有争议。传统的断句是：“六三，见舆

① 徐芹庭：《周易异文考》，台北：五洲出版社，1975年，第75页。

② 曾宪通：《〈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论》，《中国语言学报》第9期，第303页。

③ 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12页。

④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当黥城旦而以完城旦诬人，可（何）论？当黥剗（剗）。”

⑤ 黄以周：《群经说》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8册，第594页。

⑥ 《周易口义》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按：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313页）即取此说。

⑦ 俞樾：《群经平议》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第178册，第16页。







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胡文辉则断为：“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其理由是：“舆”“不能作‘曳’的主语，‘见舆曳’要成为‘递系式’只能写成‘见人曳舆’这样的句子，而‘见舆曳’则根本不合文法”；“‘掣’‘天’‘劓’都是动词，都不能作为‘其牛’‘其人’的状语。也就是说，‘其牛掣’‘其人天且劓’也是不成文法的”；“‘曳其牛’无论在句式上，还是在用字上，都正与既济初九和未济九二的‘曳其轮’相同。‘曳其牛，掣其人’意为牵走了那条牛，制伏了那个人”；而坎六三“坎险且枕”、解六三“负且乘”“与睽六三的‘天且劓’是一致的”。<sup>①</sup>

胡文辉的断句，后来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胡文辉自己发现的，“睽卦六三的这几句爻辞恰恰是押韵的：如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就将曳、掣、劓都归入第十五部；而按王力的古音分部，曳、掣属月部，劓属质部，也可通押”。但他认为，“文法的因素要比押韵的因素更具有优越性”，“所以，曳、掣、劓三字可以押韵，并不能推翻我根据文法作出的断句”。<sup>②</sup>二是曾宪通提出的，“将‘曳’字解作‘抢走’，‘掣’字解作‘制伏’，似乎还缺乏训诂上的依据。”<sup>③</sup>

按：曾宪通说是。《释名·释言语》虽有“掣，制也”之训，但此“制”是“牵制”的意思，故下文云“制顿之使顺己也”。胡将“掣”字解作“制伏”，在文献上很难找到根据。其不承认“曳、掣、劓三字可以押韵”，是以其虚构的“文法”为前提的。而事实上，根据上文的讨论，今本的“曳”是楚简“遏”的借字，“见车遏”，并不存在什么文法问题。同理，今本的“掣”即“瘰”，是抽风病。因此，爻辞当作：“见车遏，其牛瘰，其人天且劓。”是说看见牛车停在那里，拉车的牛得了抽风病，赶车的人受了黥刑和劓刑。这样训释和断句，文从字顺，没有什么不行。所以，胡对传统断句的否认，建立在对爻辞意义误解的基础上；其所谓断句，既打破了爻辞的押韵，也缺乏训诂的依据，因而是不可信据的。而楚

① 胡文辉：《〈周易〉睽六三爻辞断句》，《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第2—5页。原载《文献》1993年第2期。

② 胡文辉：《〈周易〉睽六三爻辞断句补说》，《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第8页。

③ 曾宪通：《〈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论》，《中国语言学报》第9期，第303页。

简本的异文，正给我们提供了纠正爻辞传统训诂错误的机会。

#### 四、睽卦九四爻辞

《睽》卦九四爻辞楚简作：“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殒，亡咎。”濮茅左考释：“‘孤’，亦通‘乖’。《集韵》：‘孤，乖’，‘不正也，或作乖’，‘孤邪离绝貌’。或读为‘孤’。”<sup>①</sup>

按：“孤”字当为从人瓜声，今本“孤”为从子瓜声，人和子义近，作偏旁当可通用。疑今本“孤”和帛书本之“𠂔”皆为楚简本“孤”之借字。《集韵·佳韵》：“𦵏华孤孺，不正也。或作华孤孺。”<sup>②</sup>《说文·𠂔部》：“𦵏，戾也。”《玉篇·𠂔部》：“𦵏，戾也，睽也，邪也，背也，差也，离也。今作乖。”<sup>③</sup>《集韵·麻韵》：“孤，孤邪，离绝之貌。”<sup>④</sup>《广韵·麻韵》同。<sup>⑤</sup>由此看来，“孤”与“乖”义同，可训为“离绝”，也就是分离、乖背；与“睽”属于复辞同义。虞翻：“孤，顾也。在两阴间，睽五顾三，故曰‘睽孤’。”<sup>⑥</sup>实在不辞。王弼则将其释为“孤立”，云：“无应独处，五自应二，三与己睽，故曰‘睽孤’也。”<sup>⑦</sup>将“睽孤”说成是乖背睽违，孤立无援。高亨进而将“孤”解为名词，将“睽孤”解为“未尝与父相见”之“遗腹子”。<sup>⑧</sup>张立文说同。<sup>⑨</sup>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离题太远，当以“睽孤”，也就是“睽乖”为是。今本上九爻辞之“睽孤”，也当作如是解。

今本“元夫”之“元”，闻一多曰：“元读为兀。《说文》髡重文作髡，又‘𨔵，车辕端持衡者’，经传皆作𨔵，是元兀古同字。《庄子·德充符篇》曰：‘鲁有兀者王骀’，又曰：‘申徒嘉，兀者也’，又曰：‘鲁有兀者叔孙无趾。’李注曰：‘刖足曰兀’，《说文》曰：‘刖，断足也’，重文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81页。

② 丁度等：《集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2页。

③ 《宋本玉篇》，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第431页。

④ 丁度等：《集韵》，第210页。

⑤ 陈彭年：《巨宋广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7页。

⑥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八，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4页。

⑦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1页。

⑧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71页。

⑨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第484页。





作兀，兀与跂同。兀夫犹兀者，断足之人也。六三‘其人天且劓’，俞樾云天为兀之讹，兀即跂字，其说殆塙。今案九四之‘兀夫’即六三‘兀且劓’之人，亦即初九之‘恶人’。《正义》曰‘元夫谓初九也。处于卦始，故云元也’，殊乖经旨。”<sup>①</sup> 李镜池、<sup>②</sup> 张立文说同。<sup>③</sup> 楚简本与帛书本与今本一样，都作“元”而不作“兀”，说明闻说不足为信，不应盲从。

## 五、睽卦六五爻辞

《睽》卦六五爻辞楚简作：“六五，患亡，陞宗𩇑肤，𩇑可咎？”濮茅左考释：“‘陞’，即‘升’。亦见于《包山楚简》。‘𩇑’，字见于《包山楚简》，待考，或隶定为‘𩇑’，据帛书，今本可读为‘𩇑（噬）’或‘啮’。‘𩇑肤’，噬啮肌肤。”<sup>④</sup>

李学勤曰：“《睽》六五今传本‘厥宗噬肤’，第一字帛书本作‘登’，简本乃是‘升’字。‘升’即‘升’，古常与‘登’通用。今本作‘厥’，则是因为‘厥’在古文字中作‘𩇑’，形与‘升’似而致误。”<sup>⑤</sup>

按：李说是。今本的“厥”，帛书本作“登”，长期以来，人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高亨就说：“厥，汉帛书本《周易》作登，当从之。”<sup>⑥</sup> 但为什么“登”会变成“厥”，却没有说明。<sup>⑦</sup> 邓球柏、张立文说同。赵建伟则强作解人，说：“籀文‘登’字形近‘其’，此当为‘其’字之讹。”<sup>⑧</sup> 其实本字当作“升”。楚简“陞”为“升”之异构，而“升”为“升”之后起孳乳字。“登”与“升”同古音属蒸部舌音，义同而可互训。今本《周易》的“升”字，帛书本皆作“登”，阜阳汉简同。但从今本作“厥”来看，本字应该是“升”而不应该是“登”。因为“厥”之古

①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闻一多全集》二《古典新义》，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第38页。

② 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6页。

③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第484页。

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81页。

⑤ 李学勤：《由楚简〈周易〉看马王堆帛书〈周易〉经文》，《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4年第1期。

⑥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339页。

⑦ 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6页。

⑧ 赵建伟：《出土简帛〈周易〉疏证》，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82页。

文为“昏”，系与“升”形近而误，而与“登”则没有直接的形音义方面的联系。“厥（昏）”古文字作：𠂔（存下七二九）、𠂔（孟鼎）、𠂔（楚帛书）。而“升”作：𠂔（甲五五〇）、𠂔（友簋）、𠂔（秦公簋）、𠂔（睡虎地秦简二三·四）。字形确实接近，形讹是可能的。

今本的“噬”字，帛书本和阜阳汉简本作“𠂔”，而楚简本作“𠂔”。孟蓬生说：“此字也见于《郭店楚简·语丛四》，字形当隶定为𠂔。《语丛四》云：‘善事其上者，若齿之事𠂔（舌），而终弗𠂔。’我曾在《郭店楚简字词考释》曾将此字隶定为𠂔（𠂔），以为即啮或噬字之异构（啮噬本为一字一词，后来发生分化）。𠂔（𠂔）字的构形当分析为从齿，歆声，而音实际上就是𠂔（𠂔𠂔𠂔所从的声符，‘辛’为‘𠂔’之变形）。”<sup>①</sup>

按：孟说是。今本的“噬”当为本字，楚简本“𠂔”当为异构，帛书本和阜阳汉简本之“𠂔”，则为借字。楚简本之“肤”字，今本和帛书本、阜阳汉简本皆作“膚”。《说文·肉部》：“𦠔，皮也。从肉，盧声。膚，籀文𦠔。”楚简“肤”不过是将其声符“盧”换作“夫”，当是与“膚”音义皆同的一个异体字。

此条爻辞的解释历来不一。从字义看，分歧主要是集中在“宗”和“膚”的理解上。古人或释“宗”为主，或释“宗”为朋党，或释“膚”为皮肤。<sup>②</sup>近人高亨则释“宗”为宗庙，“膚”为“肉”，云：“《说文》：‘宗，尊祖庙也。’《广雅·释器》：‘膚，肉也。’厥宗噬膚，疑指宴飧之事而言。古人宴飧之礼在宗庙行之。宴飧于宗庙”，<sup>③</sup>“登其祖庙吃肉，前往有何咎哉。”<sup>④</sup>现在看来，高说较之旧注显然为优。《噬嗑》卦六二爻辞有“噬膚，灭鼻，无咎”，六三有“噬腊肉”，九四有“噬干肺”，六五有“噬干肉”，“肤”与“腊肉”“干肺”“干肉”并称，可见将“噬膚”解为“吃肉”是可行的。《睽》卦的主旨是睽中求合。至六五时，睽违已消失，故曰“悔亡”。大家同上祖庙吃肉，化睽为合，所以“往”无“咎”而“有庆也”。

① 孟蓬生：《〈上博竹书（三）〉字词考释》，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26日。

② 参看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3—204页，“厥宗噬肤”条。

③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271页。

④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339页。





## 从新出简帛释《周易·萃》卦初六爻辞

《周易》年代久远，许多的卦爻辞成了难解之谜。不正视这一现实，以不知为知，强作解人，只能造成误读，厚诬古人。下面，试以新出土的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为线索，来探讨《周易·萃》卦初六爻辞的本义，由此就知道我们以往的《周易》研究，距离历史的真相有多远！

### 一、释“乃乱乃萃”

《周易·萃》卦初六爻辞我们可以标点作：“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首先来看“有孚不终，乃乱乃萃”的问题。

《小象传》的解释是：“‘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164—233）曰：“孚，谓五也。初四易位，五坎中，故‘有孚’。失正当变，坤为终，故‘不终’。萃，聚也。坤为乱为聚，故‘乃乱乃萃’。失位不变，则相聚为乱。故《象》曰：‘其志乱’也。”<sup>①</sup>

王弼（226—249）《注》则作：“有应在四而三承之，心怀嫌疑，故‘有孚不终’也。不能守道，以结至好，迷务竞争，故‘乃乱乃萃’也。”

孔颖达（574—648）《正义》：“‘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者，初六有应在四，而三承之，萃聚之时，贵于近合，见三承四，疑四与三，始以中应相信，未以他意相阻，故曰‘有孚不终’也。既心怀嫌疑，则情意迷乱，奔驰而行，萃不以礼，故曰‘乃乱乃萃’。”<sup>②</sup>

<sup>①</sup>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九，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sup>②</sup>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8页。

朱熹（1130—1200）《本义》：“初六上应九四，而隔于二阴。当萃之时，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终’，志乱而妄聚也。”<sup>①</sup>

他们的解释，都致力于以爻位说来说明为何会“有孚”而“不终”；至于“乃乱乃萃”，都以为是并列结构，两个“乃”字义同。

后人的理解也基本如此。如今人高亨（1900—1986）就说：“孚读为浮，罚也。有孚不终，谓有罚不果行也。乱者，神志昏乱也。……萃疑当读为頔，《尔雅·释诂》：‘頔，病也。’字亦作瘳……谓其人乃发狂，乃病瘳……”<sup>②</sup>其虽不采爻位说，将“孚”“萃”皆视为假借字，但还是认为两个“乃”字义同，相当于“就”“于是”。

清人李光地（1642—1718）却有不同说法，其《周易折中》称：“两‘乃’字不同。上‘乃’字虚字也，下‘乃’字犹‘汝’也。正如《书》‘而康而色’，上‘而’字虚字也，下‘而’字犹‘汝’也。言‘有孚不终’则必乱汝之所萃也。”<sup>③</sup>说又见《周易观象》卷七。<sup>④</sup>

“乃乱乃萃”到底是什么意思？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本《周易》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乃乱乃萃”楚简本作“𠂔𠂔𠂔𠂔”。整理者濮茅左隶定为“乃𠂔𠂔”，并考释说：“‘𠂔’，《集韵》古文‘乱’，字亦见于《包山楚简》、马王堆汉墓帛书。‘𠂔’，同‘乃’。《说文系传》：‘𠂔，惊声也，从𠂔省，𠂔声。籀文𠂔不省，或曰：𠂔，往也，读若仍。’《玉篇》：‘乃，亦与乃同。’”<sup>⑤</sup>

陈惠玲指出：“‘乃’与‘乃’在西周金文中大多分用，‘乃’为指称词，‘乃’为连词，战国文字开始混用。本爻二字似不分，但第一‘乃’字用为语词，无意义；第二‘乃’字用为‘于是’。”季旭昇因此认为：“‘乃乱乃萃’，意思是‘于是有乱聚集’。”<sup>⑥</sup>

① 《原本周易本义》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8页。

③ 《御纂周易折中》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④ 《周易观象》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4、194页。

⑥ 季旭昇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读本》，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111—112页。





侯乃峰说：“‘𠂔’字可以隶定为‘𠂔’‘𠂔’，两个字形皆为‘乃’字，同‘乃’。然与第17、35、37、57简出现的‘西’字相比，隶定为‘𠂔’为恰。秦简中出现的‘乃’字形亦从‘西’作‘𠂔’形，如睡虎地秦简四五·一五‘乃’字作‘𠂔’形。……‘乃’‘乃’二字在竹本一句话中同时出现，也许这两个字用法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抄写者避复而已。”<sup>①</sup>

按：今本的两个“乃”字，楚简本一作“乃”，一作“𠂔”，区别明显，其实大有深意。第二个“乃”字，楚简本作“𠂔”，表面上看来是“乃”的异体。《正字通·辵部》也说：“乃、乃音义并同，故经传杂用之。”但楚简本“乃𠂔𠂔𠂔”，“乃”与“𠂔”同用，“𠂔”显然并非“乃”。楚简“𠂔”“𠂔”“𠂔”本为一字，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缁衣》简二三之第二十一字“𠂔（𠂔）”，也就是“𠂔”，今本作“攸”。<sup>②</sup>此“𠂔（𠂔）”字与“𠂔（𠂔）”也应同为一字，当释为“𠂔（攸）”，而不应释为“乃（乃）”。由此可知，今本的第二个“乃”字当是“攸”字的形讹。“攸”即“所”，楚简本“乃𠂔𠂔𠂔”，即“乃𠂔攸𠂔”，也就是“乃𠂔所𠂔”。

李光地以为“下‘乃’字”不当训为“就”“于是”之“乃”，值得肯定。他虽然将“下‘乃’字”训为“汝”，但下文“言‘有孚不终’则必乱汝之所萃也”，按文意又将“下‘乃’字”训为了“所”。这与笔者根据楚简本作出的分析是一致的。

“萃”，高亨读为“瘁”，训为病。但从文义看，“萃”为“瘁”之借字说不可取。楚简本作“𠂔”、帛书《易经》本作“卒”，都是“萃”的借字。萃，当训为会聚。“攸萃”，如同“所萃”。“萃”本为动词，加上“攸”字，就如同所字结构。

《小象传》：“‘乃乱乃萃’，其志乱也。”“其志乱也”即“乱其志也”。《小象传》为了与下文六二的“中未变也”、六三的“上巽也”押韵，故将“乱其志也”改为“其志乱也”。“乱其志也”是解释“乃乱乃萃”，也

① 侯乃峰：《〈周易〉文字汇校集释》，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62页。

② 李守奎、曲冰、孙伟龙编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254、356页。

就是“乃乱攸萃”的。“其志”就是“攸萃”，就是会聚起来的“志”。据此，“攸萃”可以释为所会聚起来的人心。

“有孚不终，乃乱乃萃”，即“有孚不终，乃乱攸萃”，是说诚信而不能保持至终，就会搞乱所会聚起来的人心。这是从反面强调保持诚信对于聚集队伍的重要性。换言之，从正面立论，就是“孚”而有“终”，“攸萃”乃治也。

这里的第二个“乃”字本为“𠂔（攸）”，被误释为“迺”，又被同义换读为“乃”，以致“乃乱乃萃”不可理解。没有楚简本《周易》的出土，爻辞的真相是很难勘破的。

## 二、释“若号，一握为笑”

“若号，一握为笑”的解释也颇值得讨论。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巽为号，艮为手，初称一，故‘一握’。初动成震，震为‘笑’。”<sup>①</sup>从象数学的角度解释了“号”“一握”“笑”的由来，但“若号，一握为笑”的意思是什么，却并没有提及。细察其意，可能认为是“若号呼，一握手间有笑”的普通义，不值得说解。

宋王宗传说：“‘号’谓‘乃乱’也，‘一握为笑’谓‘乃萃’也。夫初之志既疑乱而不一也，故有‘若号’之象焉，谓以忧疑自沮也。四也说以应之，则‘一握’之顷，复变号咷而为笑乐矣，谓得其所聚也。”<sup>②</sup>此是说初六与九四有应，一握手间，就可变“号咷”为“笑乐”。说与虞翻注近。

王弼《注》则又是一种解释：“‘一握’者，小之貌也。‘为笑’者，懦弱之貌也。”孔颖达《正义》：“‘一握’者，小之貌也。自比‘一握’之问，言至小也。‘为笑’者，非严毅之容，言懦弱也。已为正配，三以近宠。若自号比为‘一握’之小……”<sup>③</sup>宋李衡（1100—1178）《周易义海撮要》引陆希声：“‘一握’，非所长之意；‘为笑’，顺从三之意。若号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九，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② 《童溪易传》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③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8页。







而自谓己非有所长，又顺而从之，即所志必伸。”<sup>①</sup>如此，则应读为“若号一握为笑”，意为自居卑下，是言辞谦虚了。

唐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一握’，乌学反。傅氏作‘渥’。郑云：握当读为‘夫三为屋’之屋。”朱熹《本义》因此释为：“若呼号正应，则众以‘为笑’。”<sup>②</sup>高亨说：“余谓此握即借为屋，一屋犹云一室，谓一室之人也”，因而将此句解为：“而哭号，一室之人皆笑之。”<sup>③</sup>说与郑玄（127—200）、朱熹近。

上述的几种说解，都有难解之处。如虞翻、王宗传说，“若号，一握为笑”是一握手间，“号咷”就可变为“笑乐”，与上文的“有孚不终，乃乱乃（攸）萃”就失去了联系。上文强调“有孚”而“终”的重要性，这里说“号咷”很快就可变为“笑乐”，明显是文不对题。可见这种象数学、爻位学的解释，殊不可信。如王弼、孔颖达、陆希声说，“若号一握为笑”是自居卑下，强调“有孚”而“终”，又要自居卑下干什么？可见这也是一种误读。而“哭号，一室之人皆笑之”也看不出与“有孚不终，乃乱乃（攸）萃”有何关系。其他的解说也还有一些，但不懂“乃乱乃（攸）萃”的真正含义，要作出正确的解释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恕不繁举了。

笔者认为，郑玄“握”读为“屋”的意见是正确的，至于“号”字的含义则当另求新解。

“握”，帛书《易经》本即作“屋”，<sup>④</sup>说明郑玄说是有所根据的。楚简本作“斛”，当为“屋”之借字。“一握”即“一屋”，谓一屋之人。《周礼·地官·小司徒》：“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郑玄注：“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庄子·胠篋》：“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成玄英疏：“亩百为夫，夫三为屋。”《汉书·食货志上》：“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从《庄子·胠篋》“屋”与“邑”“州闾乡曲”并列

① 《周易义海撮要》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原本周易本义》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③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8—289页。

④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来看，“屋”当为一行政区域。因此，“一握（屋）”相当于整个地方的人。

“为”，有。王引之（1766—1834）说：“家大人曰：为，犹‘有’也。《孟子·滕文公上》：‘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赵《注》曰：‘为，有也。虽小国，亦有君子，亦有野人也。’又曰：‘夷子怵然为闲。’注曰：‘为闲，有顷之闲也。’《尽心》篇曰：‘为闲不用，则茅塞之矣。’《注》曰：‘为闲，有闲也。’《晏子·外篇》曰：‘孔子之不逮舜为闲矣。’为闲，亦有间也。故《庄子·大宗师》篇曰：‘莫然有闲。’《释文》曰：‘本亦作为闲。’又僖三十三年《左传》曰：‘秦则无礼，何施之为？’言何施之有也。”<sup>①</sup>

此“为”字，帛书《易经》本、楚简本皆作“于”。“于”当读为“有”。《涣》卦卦辞“王假有庙”，“有”字楚简本作“友”而帛书《易经》本作“于”<sup>②</sup>。“于”古音为鱼部匣母，“有”为之部匣母。之、鱼两部音近，战国以后逐渐合流。故“于”“有”可通用。

因此，“一握为笑”，犹“一屋有笑”，是谓整个地方的人都有欢笑。

“若号”之“号”字无论解为“号呼”“号哭”还是“号比”“称比”，都是讲不通的。因此，笔者颇疑“号”为“递”之误字。

古文献中从“虎”之字与从“虍”之字有相混的现象。如《汉书·王褒传》：“虽伯牙操递钟，逢门子弯鸟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颜师古（581—645）《注》引臣瓚曰：“《楚辞》云：‘奏伯牙之号钟。’号钟，琴名也。马融《笛赋》曰：‘号钟高调。’伯牙以善鼓琴，不闻说能击钟也。”<sup>③</sup>按，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九叹·愍命》：“破伯牙之号钟兮，挟人箏而弹纬。”《淮南子·修务》：“鼓琴者期于鸣廉、修营，而不期于滥胁、号钟。”高诱注：“号钟，高声，非耳所及耳。”《云笈七签》卷一百：“黄帝之琴名号钟，作清角之弄。”由此可见，“递钟”即“号钟”，是“递”与“号”通用。《墨子·非儒下》：“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孙诒让（1848—1908）《墨子闲诂》：“毕云：

① 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7页。

②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③ 《前汉书》卷六十四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号’，‘𧈧’字之误。”<sup>①</sup> 于省吾（1896—1984）《墨子新证》：“按，宝历本正作‘𧈧’。”<sup>②</sup> 这些都是“虎”“𧈧”相混造成的。

《说文·虎部》：“𧈧，委𧈧，虎之有角者也。从虎，厂声。”“𧈧”是虎之一种，字形又接近，如《嘉祥画像石题记》：“猛𧈧延视。”“𧈧”即“虎”，此“𧈧”字与“𧈧”（其下也可从巾）是极易相混的。如《讼》卦上九爻辞：“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褫”，本又作“褫”。十行本、闽监本、雅雨本就将“褫”写作了“褫”。<sup>③</sup>

《讼》卦上九爻辞的“褫”字，马王堆帛书本作“𧈧”，帛书整理小组隶定为“𧈧”，<sup>④</sup> “是左从手，右从𧈧，下面加巾，巾下有一横”。李零认为：“𧈧加巾是虎的异体，下面加横，相当𧈧字。”<sup>⑤</sup> 侯乃峰则认为：“若将右下方的一横笔看做无意义的羡笔，则‘𧈧’字可以视为‘𧈧’字，也即‘𧈧’字。《龙龕手鑑·手部》以‘𧈧’为‘𧈧’的俗字，《正字通》亦以‘𧈧’或‘𧈧’为俗‘𧈧’字，则此字也可直接看做‘𧈧’的俗字。”<sup>⑥</sup> 比较起来，侯乃峰的“羡笔”说更可信。因此，可以说，这也是“虎”“𧈧”相混的表现。

基于上述现象，笔者认为，今本此处的“号”可视为“递”的误字。“递”有变更、变易的意思。《说文·辵部》：“递，更易也。从辵，𧈧声。”《楚辞·九辩》：“四时递来而卒岁兮，阴阳不可偕。”朱熹《集注》：“递，更易也。”南朝陈徐陵（507—583）《齐国宋司徒寺碑》有：“夫子之悟，万劫独明，寒暑递易，悲欣皋壤。”前蜀杜光庭（850—933）《中和秦中化龙池醮词》有：“今则年光递易，堤址荒残，草积波痕，砂封泉脉。”“递易”即交替，更换；“递”“易”复辞同义，“递”即“易”，“易”即“递”。南朝宋谢灵运（385—433）《撰征赋》：“怨物华之推驿，慨舟壑之递迁。”“递迁”即更易变化。“递”“迁”复辞同义，“递”即

① 孙诒让：《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5页。

② 于省吾：《双剑谿墨子新证》，《双剑谿群经新证·双剑谿诸子新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89页。

③ 黄焯：《经典释文汇校》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页。

④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⑤ 李零：《读上博楚简〈周易〉》，《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总第63期）。

⑥ 侯乃峰：《〈周易〉文字汇校集释》，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82页。

“迁”，“迁”即“递”。

因此，此处的“若号”当为“若递”，意为假如有变，指改变“有孚不终”的问题。爻辞“若号，一握为笑”当作“若递，一屋为笑”。意谓假如改正了“有孚不终”的错误，整个地方的人就会有欢笑，就会受到大家的欢迎。爻辞上言“有孚不终”，就会“乃乱乃（攸）萃”，极言“有孚不终”之害。而“若号（递），一握（屋）为笑”，则是突出了改正“有孚不终”的效果。一反一正，都是讲保持“有孚”不变的重要。

《周易》卦爻辞“号”字七见，其中《夬》卦卦辞“孚号”之“号”、《夬》卦上六爻辞“无号”之“号”，用法都于此同，都是“递”字之形讹，都应训为改易。其详容笔者另文再予以探讨。

### 三、释“勿恤”

“勿恤；往，无咎”一句的理解，也大有问题。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四动成坎，坎为‘恤’。故‘若号一握为笑，勿恤’。”<sup>①</sup>只说“恤”从何来，却没有明言“勿恤”是什么意思。清李道平疏：“四自动成坎，坎加忧为‘恤’。”<sup>②</sup>按，李疏是。晋卦六五爻辞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恤，忧也。”<sup>③</sup>可见虞翻是以“忧”为“恤”。

孔颖达《正义》：“不忧于三，往必得合而‘无咎’矣。”<sup>④</sup>明显是以“不忧”解“勿恤”。后人的说解，都与虞翻、孔颖达同。

以“勿恤”为“不忧”，从爻辞的上下文看，似乎也能讲通。“一握（屋）为笑”，所以才说勿忧恤；勿忧恤，前“往”故“无咎”。所以人们对此从来都没有异议。但马王堆帛书本《易经》却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信息。

“恤”，马王堆帛书本《易经》作“血”。而《讼》卦卦辞“有孚窒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九，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7页。

②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12页。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七，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10页。

④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8页。





惕”之“窒”，马王堆帛书本则作“洫”。<sup>①</sup>“有孚窒惕”虞翻注：“窒，塞止也。”<sup>②</sup>陆德明《经典释文》载：“马作‘啞’，云：读为‘蹇’，犹止也。”<sup>③</sup>我曾经指出过，“《周易》中《乾》卦九二爻辞、《讼》卦卦辞、《小畜》六四爻辞之“惕”（包括《涣》卦上九爻辞之“遯”）字，都应训为止息。”<sup>④</sup>而此处“窒惕”连言，复词同义，应皆为塞止之意。

“有孚窒惕”帛书本《易经》“窒”作“洫”，实质是用同义的“恤”来取代“窒”，因为“恤”也可训为止息、终止。

《书·君奭》：“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孙星衍（1753—1818）《尚书今古文注疏》：“恤者，《汉书·韦玄成传》注：‘师古曰：安也。’……言是商之异姓百官及王族，无不奉德明安。”<sup>⑤</sup>《汉书·韦玄成传》：“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遗，恤我九列。我既兹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供事靡惰。”颜师古注：“恤，安也。”<sup>⑥</sup>以“恤”为“安”，安即息也。

《文选·左思〈蜀都赋〉》：“庭扣钟磬，堂抚琴瑟。匪葛匪姜，畴能是恤？”吕延济注：“恤，居也……诸葛亮、姜维，非此二人，谁能居此？”<sup>⑦</sup>是训“恤”为“居”，居即止息也。

《说文·人部》：“恤，静也。从人，血声。”《诗·鲁颂·閟宫》：“閟宫有恤，实实枚枚。”毛传：“閟，闭也。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而无事。孟仲子曰：是谋宫也。恤，清静也。”此训“静”的“恤”字，又可写作“恤”。《文选·江淹〈别赋〉》：“春宫闕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李善（630—689）《注》：“《毛诗》曰：‘閟宫有恤。’”<sup>⑧</sup>《尚书·尧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作：“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司马迁（公元前135—公元前90）以“静”换代

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③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④ 廖名春：《〈周易〉惕义考——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的互证》，《国际易学研究》第八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

⑤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廿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1页。

⑥ 班固：《汉书》卷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3页。

⑦ 《六臣注文选》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⑧ 《文选注》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恤”，也就是认为“恤”“静”义同。故孙星衍云：“史公‘恤’为‘静’者……《诗·閟宫》云：‘閟宫有恤。’传云：‘恤，静也。’故恤亦静也。‘恤’作‘谧’者，《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文作‘谧’，《尔雅》曰：‘谧，静也。’”<sup>①</sup>“恤亦静也”，与“恤，居也”之训同，都是“恤”有止息之义的表现。

“恤”有止息之义，“勿恤”则可训为不要停止，不要止息。从上文看，所谓“勿恤”，就是“号（递）”而不止，改正“有孚不终”的毛病不停止。从下文看，此是与“往，无咎”为读的。正因为“勿恤”是不要停止，不要止息，所以才强调“往，无咎”。“勿恤”就是要“往”。这是正反为说：“勿恤”是反说，“往，无咎”是正说。一反一正，对比鲜明。如果将“勿恤”说成是不须忧虑，其与下文“往，无咎”这种正反为说的逻辑关系就不清楚了。

“勿恤”与“往”的这种正反对比关系又见于《晋》卦六五爻辞，所谓“勿恤；往，吉，无不利”，“勿恤”是反说，不要停止；“往，吉，无不利”是正说，是要前行。也是一反一正。

还有《升》卦卦辞“勿恤；南征，吉”也是如此。“征”犹如“往”。“勿恤”是反说，不要停止；“南征，吉”是正说，是主张要“南征”，要前行。也是一反一正。

至于《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家人》卦九五爻辞“王假有家，勿恤，吉”，《夬》卦九二爻辞“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这三处卦爻辞里的“勿恤”，含义与《萃》卦初六爻辞、《晋》卦六五爻辞、《升》卦卦辞同，都是不要停止的意思。其详容笔者另文再予以探讨。

据上可知，今本《周易·萃》卦初六爻辞“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当作：“初六：有孚不终，乃乱攸萃。若递，一屋为笑。勿恤；往，无咎。”是说诚信不能保持至终，就会搞乱所会聚起来的人心。如果改而坚持诚信，整个地方的人就会有欢笑。不要停止改过；前往，必无咎害。爻辞强调的是要坚持诚信，要勇于改过。这种思

<sup>①</sup>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页。





想，与孔子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主忠信”“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等说若合符节，能引起孔子的共鸣，致使其“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sup>①</sup>，以致“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有新出土的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周易》提供的线索，要读懂《周易·萃》卦初六爻辞，几乎是不可能的。古人以象数、爻位说《易》，往往不得要领。而今人视《周易》为纯卜筮之书，否定其有哲理，自以为掌握了不二法门，其实得椽而遗珠，错得更为离谱。从《周易·萃》卦初六爻辞的释读中，我们应该有所觉悟。

---

<sup>①</sup>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五 马王堆帛书〈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册，第37页。

## 楚简《周易》校释记（一）

### 一、《蒙》卦

楚简六三爻辞“𠂔”字释文隶作“躬”，<sup>①</sup>其实当作“𠂔”，其字从身从邑。楚简《周易·涣》卦六三爻辞“躬”字作“𠂔”，右边与此明显不同，可比较。“穷”字又作“窳”，也作“窳”。《说文》：“窳，从邑，窳省声。”如此，“𠂔”也是从邑，“躬”省声。马王堆帛书《易经》此字右下残损，有可能作“窳”，也有可能作“窳”。比如《涣》卦六三爻辞“涣其躬”之“躬”，帛书《易经》就作“窳”。<sup>②</sup>字从邑，从身，“宫”省声。

### 二、《需》卦

王弼本《需》卦的“需”字，楚简本皆作“𠂔”。濮茅左隶作“𠂔”，认为：“疑从子、从而省，即‘孺’字，读为‘需’。字形变化与‘輶’又作‘软’‘輶’，‘𠂔’又作‘𠂔’‘𠂔’同。或释‘包’，字从子、从包省，《汗简》‘包’字从子、从包，作‘𠂔’。”<sup>③</sup>

按：此字上部“从而省”难以成立，“𠂔”作为构件，也见于包山简151、九店简17、20、21、22、23、24等，或以为“攴”，或以为“勹”。《周易·比》卦的“原筮”，楚简作“备簪”。“备”字的上部，从“攴”而不从“𠂔”。可见“𠂔”不能隶作“攴”。李家浩将其隶作“勹”，显然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② 傅举有、陈松长编著：《马王堆汉墓文物》，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38页。







是正确的。<sup>①</sup> 因此，此字可隶作“𠂔”。

此字虽从“𠂔”，从“子”，但不能释为“包”字。因为“包”字与“需”于形音义哪个方面都不好解释。林义光《文源》：“《说文》从𠂔之字，古作从人。”如此，“𠂔（𠂔）”可隶为人旁。疑“子”当为声符，古音为之部精母。而“俟”古音为之部邪母，韵同声近。因此，“𠂔”可读为“俟”。《玉篇·人部》：“俟，候也。”《字汇·人部》：“俟，待也。”《诗·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郑玄笺：“俟，待也。”其字本为“俟”。《说文》：“俟，或作𠂔。”《尔雅·释诂下》：“俟，待也。”《释文》：“俟亦作𠂔。”可知“矣”与“巳”通。而“巳”“子”常互用。

“需”字严可均以为从“而”声，“而”古音为之部日母。与“俟”韵同。《杂卦传》：“需，不进也。”《彖传》：“需，须也。”“须”是等待，也就是“不进”。《太玄·奕》相当于需卦。其首辞称“见难而缩。”其赞辞、测辞也多称“退”“缩”“拙”。《太玄冲》：“奕，有畏。”《太玄错》：“奕也退。”郑万耕校释：“有畏而退，自缩以待，故相当于需卦。”<sup>②</sup> 《说文·雨部》：“需，𩇔也，遇雨不进止𩇔也。”段玉裁注：“𩇔者，待也。”其含义与“俟”同。由此可知，楚简是用与“需”音义相同的“𠂔”，也就是“俟”取代了“需”。

这是否为无心之失？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楚简《既济》卦六四就有“需”字，写作“𩇔”。《大象传》：“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序卦传》：“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是以“养”释“需”，与《彖传》《杂卦传》的“须待”说明显不同。从爻辞“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需于血”“需于酒食”来看，《彖传》《杂卦传》的“须待”说应该是本义，而“养”当为引申义。楚简作“𠂔”，实际上是“俟”字，应该是取本义“须待”；而“需”之“须待”义不如“养”义清楚，故为楚简本所不取。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6页。

② 郑万耕：《太玄校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6页。

### 三、《讼》卦

王弼本《讼》卦卦辞“窒惕”，楚简本作“愬愬”。濮茅左考释：“愬”，读为“窒”，上古音近，《说文·穴部》：“窒，塞也。”“愬”，《说文》所无，从心，音声。古“商”“音”同形，凡今商声字，《说文》皆言音声。……读为“惕”，声符“音”与“易”通，《集韵》：“惕，或作惕、惕”，或以为“惕”之异体。<sup>①</sup>

按：“惕”即“愬”，“商”“易”音同，故“愬”可写作“愬”。从“商（音）”之字，多有止义。蹢，同蹢。《说文》：“住足也”。《释文》：“蹢蹢，不行也。”《广韵·卦韵》：“蹢，步立兒，出《声谱》。”《集韵·卦韵》：“蹢，立兒。”帛书《易经》“惕”作“宁”，音近，义也通。“宁”义为安、息，也是止。王弼本《乾》卦九三爻辞“夕惕若”之“惕”，帛书《易经》和《二三子》《衷》篇皆作“沂”。我曾经指出，“沂即析（愬），由解除引申为安闲休息”，愬、愬（惕）实为一字的异写，“惕”应训为止息。<sup>②</sup> 楚简“愬”作“愬”，也可支持这一观点。

《彖传》：“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虞翻：“遯三之二也。孚谓二。窒，塞止也。惕，惧二也。二失位，故不言贞。遯将成否，则子弑父，臣弑君。三来之二，得中；弑不得行，故‘中吉’也。二失位，终止不变，则入于渊，故‘终凶’也。”<sup>③</sup> 王弼：“凡不和而讼，无施而可，涉难特甚焉。唯有信而见塞惧者，乃可以得吉也。犹复不可终，中乃吉也。不闭其源使讼不至，虽每不枉而讼至终竟，此亦凶矣。故虽复有信，而见塞惧，犹不可以为终也。故曰‘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也。”<sup>④</sup> 孔颖达疏：“窒，塞也。惕，惧也。凡讼者，物有不和，情相乖争而致其讼。凡讼之体，不可妄兴，必有信实，被物止塞，而能惕惧，中道而止，乃得吉也。”<sup>⑤</sup> 从虞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41页。

② 廖名春：《〈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五考》，《周易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④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

⑤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页。





翻、王弼到孔颖达，皆是以“塞惧”释“窒惕”。其断句“或在‘惕’字上，或在下”，<sup>①</sup>即有的断作：“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有的断作：“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现在看来，“窒惕”当为复词同义，同为塞止之意。卦辞是强调“有孚”即有诚信的重要性，如果塞止、丧失了诚信，虽然眼前暂时得“吉”，但最终还是会得“凶”。断句应该作：“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而不应该断为：“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

王弼本“利见大人”，《彖传》引文同；而楚简本作“利用见大人”，帛书《易经》本同，皆多一“用”字。王弼本“利用”十二见，“利见大人”七见，无“利用见大人”说。帛书《易经》本除《讼》卦有一例“利用见大人”，其他皆无。帛书易传诸篇也无。因此，楚简本、帛书《易经》本之“用”字当为衍文。但从楚简本、帛书《易经》本皆有“用”字看，这一衍文由来已久，渊源有自。决非楚简本、帛书《易经》本的抄手一时笔误。

王弼本初六爻辞“不永所事”，楚简作“不出迎事”。濮茅左考释：“出”，或读为“黜”。“迎（御）”，治理、统治；“御事”，治事，《国语·周语上》：“百官御事。”<sup>②</sup>

按：“所”古音为鱼部生母，“迎（御）”为鱼部疑母，音近通用。《周易·渐》卦九三“利御寇”之“御”，帛书《易经》本就作“所”。《诗·小雅·伐木》：“伐木许许。”《说文·斤部》“所”下引“许”作“所”。<sup>③</sup>疑“迎”即“迁”，“迎事”即“迁事”，也就是逆事、逆行。《管子·君臣上》：“国家有悖逆反迁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纪也。”楚简本“出”字可训为生、作。《礼记·月令》：“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郑玄注：“出，犹作也。”《淮南子·脩务》：“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高诱注：“出，犹作也。”“出迁事”，即作逆事，也就是“讼”。《大象传》：“天与水违行，讼。”以“违行”释“讼”。“违行”，也就是“迁”。爻辞是说：“不出迁事”，不生忤

①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42页。

③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852、850页。

逆之事，“小有言”，即使略受言语中伤，但最终还是会得“吉”。“出”作“永”，“不出迁事”作“不永迁事”，不久缠忤逆之事，意义接近。当属于义近互用。由此可知，“所事”当作“迁事”。王弼本等为借字，而楚简本用本字。

王弼本九二爻辞“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楚简作“遯肤；汙邑人晶四户，亡禡”。濮茅左考释：“肤”读作“逋”……或疑“逋”读为“赋”。“邑”，《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贾公彦疏：“井方一里，邑方二里。”“四”，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今本《周易》均作“百”，两者数目相差很大，如根据《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或《国语·齐语》“三十家为邑”解，则作“百”者似有误，如根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解，则作“四”亦顺。简文“四”与“百”形近，帛书、今本或有传误。<sup>①</sup>

按：如“逋”读为“赋”，则“汙邑人晶四户”是“归赋”的内容。但“归而逋”即“逋而归”的倒装。因“逋”“户”二字同属古鱼部，为求叶韵，故将“逋而归”易为“归而逋”。<sup>②</sup>如此，“逋”是不能读为“赋”的。

《小象传》：“‘不克讼’，归逋窜也。”“归逋”与楚简“遯肤”同，亦无“而”字。当然，也可以说《小象传》是追求句式整齐而省略“而”字。

孔颖达疏：“‘三百户’者，郑注《礼记》云：‘小国下大夫之制。’又郑注《周礼·小司徒》云：方十里为成，九百夫之地，沟渠、城郭、道路三分去其一，余六百夫。又以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定受田三百家。即此‘三百户’者，一成之地也。”<sup>③</sup>如此，简文“四”乃“百”形讹。

先秦文献中“邑人”常见，如《周易·比》卦九五爻辞有“邑人不诫”，《无妄》卦六三爻辞有“邑人之灾”。亦见楚简本。《左传·定公九年》：“尽借邑人之车，楔其轴，麻约而归之。”《哀公十六年》：“子木暴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42页。

② 林政华：《易学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

③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第24页。





虐于其私邑，邑人诉之。”《墨子·天志上》：“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非儒下》：“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号令》：“邑人知识、昆弟有罪，虽不在县中而欲为赎，若以粟米、钱金、布帛、他财物免出者，令许之。”《吕氏春秋·似顺论·慎小》：“邑人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可见王弼注、孔颖达疏“‘其邑’二字连上为句，‘人三百户’合下为句”是错误的。<sup>①</sup>《说文·邑部》：“邑，国也。”王筠《句读》：“邑之名，古大而今小。《书》曰‘率割夏邑。’是桀都也。《殷武》曰：‘商邑翼翼。’毛传曰：京师也。《多士》曰：‘今朕作大邑于兹洛。’是周初犹沿夏商之名也。《周礼》‘四井为邑’，则大小不嫌同名也。至于《春秋》，则《左氏》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与子雅邑’‘与子尾邑’‘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则皆聚落之称矣。故列国自称敝邑以为谦也。然县也者，以汉法况古制也。”<sup>②</sup>《谷梁传·庄公九年》：“十室之邑，可以逃难；百室之邑，可以隐死。”“百室”即“百户”。《周易》成书于周初，其邑人即国人，其邑有“三百户”，郑注以为“小国下大夫之制”，可信。如依简文改为“三四户”，则游移而不确定。其“邑人”只“三四户”“无眚”，换言之即其他皆有“眚”。而依王弼本和帛书本，爻辞的意思则是：“不克讼”，除“归而逋”的事主有“眚”外，他的全邑“三百户”人家皆“无眚”。比较起来，简文显然不如王弼本和帛书本。

王弼本上九爻辞“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楚简作“或赐縶带，冬朝晶褫之”。濮茅左考释：“晶褫”，即“三表”。“褫”，同“褫”，“表”之古文，《集韵》：“褫，同褫。”《说文·衣部》：“褫，古文表，从廌。”“表”，明。本句意为终朝再三明确此事。今本“褫”作“褫”，褫夺之褫，又为耻辱之耻，被认为以讼受服，有终朝三褫之辱，受之争讼反覆。<sup>③</sup>

按：“褫”，帛书《易经》本作“搯”而王弼本等作“褫”。“褫”“搯”皆从“声”，而“声”与“鹿”常混，故简文将“褫”写成了“褫”。如以爻辞“意为终朝再三明确此事”，则与《讼》卦卦义不符。又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第24页。

② 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0页。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44页。

“褫”《经典释文》引郑本作“挖”，<sup>①</sup>《周易集解》引虞翻、荀爽说也皆作“挖”。<sup>②</sup>“褫”“挖”音近义通。“褫”为支部透母，“挖”为歌部透母。《说文》：“褫，读若池。”“𡗗，读若池。”“弛，或作𡗗。”《韩非子·十过》：“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太平御览》五七九引“施夷”作“𡗗祁”。<sup>③</sup>《说文》：“褫，夺衣也。”《淮南子·人间》：“挖其衣被。”高诱注：“挖，夺也。”如以简文“𡗗”为本字，则“𡗗”“挖”诸异文都不好解释。

又简文较王弼本、帛书《易经》本少“之”字，当为脱文。

#### 四、《师》卦

王弼本六四爻辞“师左次，无咎”，“次”字楚简释文隶作“𡗗”。濮茅左考释：“𡗗”，读为“次”，同属脂部韵。<sup>④</sup>

按：濮说是。于省吾《释林》：“‘甲骨文的’‘𡗗’‘读作次’，𡗗与次同属齿音，又为叠韵，故通用。《易·夬》九四的‘其行次且’，《释文》：‘次，《说文》及郑作𡗗。’《仪礼·既夕礼》的‘设床第’，郑注：‘古文第作𡗗。’是从𡗗从次字通用之证。”<sup>⑤</sup>

爻辞的解释有多种。王弼注：“得位而无应，无应不可以行，得位则可以处，故左次之，而无咎也。行师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孔颖达疏：“师在高险之左，以次止则无凶咎也……《汉书》韩信云：‘兵法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泽。’”<sup>⑥</sup>崔憬：“偏将军居左。左次，常备师也。师顺用柔，与险无应，进取不可，次舍无咎，得位故也。”<sup>⑦</sup>程颐《易传》：“左次，退舍也。”<sup>⑧</sup>《周易尚氏学》：“古人尚右，左次则退也。”<sup>⑨</sup>而帛书易传《昭力》篇则说：“《易》曰：‘师左次，无咎。’师也者，人之聚也。次也

①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第20页。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

③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第467、680页。

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46页。

⑤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17页。

⑥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第25页。

⑦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

⑧ 《〈伊川易传〉〈易翼传〉》，《四库易学丛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1页。

⑨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页。





者，君之立（位）也。见事而能左（佐）其主，何咎之又（有）？”<sup>①</sup>一是师次于左，二是撤军，三是军队佐护君位。比较起来，帛书易传《昭力》篇说近古，当可取信。甲骨文有“咸𠄎”，有“大甲𠄎”，于省吾认为“指巫咸被祭的神主位次言之”，“指大甲的神主位次言之”<sup>②</sup>。《国语·楚语下》：“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韦昭注：“次主，以其尊卑先后。”因此，爻辞是说，军队能佐护君位，没有咎责。《大象传》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佐护君位”，使君臣尊卑先后有序，也就是不违背伦理纲常。可见《大象传》的解释与帛书易传《昭力》说是一致的。

于省吾认为：“𠄎为𠄎的孳乳字，次为后起的借字。”<sup>③</sup>如此说来，“𠄎”当为“次”的本字。楚简本的“𠄎”，较之王弼本、帛书《易经》本及帛书易传《昭力》所引之“次”，更近于本字。

王弼本六五爻辞“田有禽，利执言”，帛书《易经》本同，楚简本作“畋又禽，𠄎𠄎言”。濮茅左考释：“禽”，《说文》所无，简文从今，从凶，当是“禽”字。

按：濮说是。“禽”字从“凶”，实即从“𠄎”（像长柄鸟网之形）省。“禽”字《说文》为“今声”，义符为“𠄎”，本义为擒获。马叙伦《六书疏证》：“禽，实‘擒’之初文。”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禽本动词，遂名所获为禽（名词），反于禽字增之手旁作擒，以当本谊。”所以，“禽”实“禽”之省文。

王弼注：“处师之时，柔得尊位，阴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后应，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孔颖达疏：“往即有功。犹如田中有禽而来犯苗，若往猎之，则无咎过也。”此是说田中有禽。<sup>④</sup>荀爽注：“田，猎也。谓二帅师禽五。”李鼎祚集解：“在师之时，盖由殷纣而被武王擒于鹿台之类是也。”<sup>⑤</sup>这是说田猎有所擒获，故《释文》：“禽，徐本作擒。”徐本直接将“禽”写作“擒”。如果以“禽”之本义作解，就应当取荀爽、徐

①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54页。

②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418页。

③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418页。

④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第25页。

⑤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

本、李鼎祚说，是田猎有所擒获而非田野中有禽鸟。从师卦卦义看，田猎也是战事演习，有所擒获，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郭京认为：“经注‘之’字并误作‘言’字。谨按定本‘之’字行书向下引，脚稍类行书‘言’字，转写相仍，遂成谬误，‘言’字都无义理可安。”<sup>①</sup> 惠栋以其“信注而不信经”，斥之为妄。<sup>②</sup> 楚简本、帛书本皆作“言”而不作“之”，可见惠栋的批评是正确的。

王弼本上六爻辞“大君有命”之“大君”，楚简本作“大君子”，而帛书《易经》本作“大人君”。《小象传》引、今传各本皆作“大君”，阜阳汉简本亦作“大君”。<sup>③</sup> 张立文认为：《周易》经文“大君”数见。如《履》六三：“武人迋于大君”，《临》六五：“大君之宜”，均不作“大人君”，本爻疑当衍一“人”字。<sup>④</sup> 严格地说，“大君”《周易》经文三见。帛书《易经》一见（《临》卦六五“大君之宜”，帛书《易经》“大”字以下残）。可以说“大君”为成词。“大人君”只有帛书《易经》一见，“大君子”只有楚简《易经》一见。疑“大人”“君子”为成词且义近，帛书《易经》的抄手见“大君”之“大”字习惯性地多写出了“人”字；楚简《易经》的抄手见“大君”之“君”字习惯性地多写出了“子”字。皆为衍文，并非有什么深意。

## 五、《比》卦

王弼本《比》卦卦辞“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帛书《易经》同，而楚简本作“备簪，元兼贞，吉，亡咎；不宁方来，遂夫凶”。

濮茅左考释：“备”，《说文》所无，“遽”省文，古文“原”作“遽”。“簪”，同“筮”，“筮”字《古文四声韵》引《裴光远集缀》作“簪”。《周礼·春官·簪人》：“簪人掌三易，以辨九簪之名。”<sup>⑤</sup> 容庚指

① 郭京：《周易举正》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惠栋：《九经古义》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五经总义类。

③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0页。

④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45页。

⑤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49页。按：“‘簪’，同‘筮’”原作“‘簪’，同‘簪’”。







出：“‘遯’，今经典通作‘原’，惟《周礼·夏官·序官》‘遯师’犹存古字。”<sup>①</sup> 传世的先秦秦汉文献中，“筮”字只有《周礼》作“簪”（凡十二见），与楚简《周易》同。今本《礼记·缁衣》篇的“人而无恒，不可以爲卜筮”，郭店楚简《缁衣》篇“筮”亦作“簪”。<sup>②</sup> 这与《周礼》的“遯”字一样，都是由战国古文转写过来的痕迹。这说明，《周礼》有战国古文写本，当是不争的事实。不然，其“遯”“簪”诸字独与“古字”“古文”同，就难以解释。

“原筮”之义，众说纷纭。干宝：“原，卜也。《周礼》三卜，一曰原兆……考之蓍龟，以谋王业，大相东土，卜惟洛食，遂乃定鼎郊廓。”<sup>③</sup> 此是以“原筮”为卜筮。苏轼：“原，再也。再筮，慎之至也。”<sup>④</sup> 朱熹亦谓：“再筮以自审。”<sup>⑤</sup> 此是以“原筮”为再筮。孔颖达：“原谓原穷比者根本，筮谓筮决求比之情。”<sup>⑥</sup> 李鼎祚：“能原究筮道，以求长正。”<sup>⑦</sup> 此是以“原筮”为原穷真情而筮决之。尚秉和：“原筮，犹言野筮也。《仪礼·士丧礼》筮于兆域，兆域在郊外，即原筮也。”<sup>⑧</sup> 此是以“原筮”为野筮。这些解释都过于牵强，距离《比》之卦义太远。疑“原”训谅。《庄子·天道》：“因任己明而原省次之。”成玄英疏：“原者，恕免。”“筮”，疑读为“折”，指折败。今本《老子》二十五章的“大曰逝”，“逝”字帛书甲、乙本都写作“筮”，其实本字当作“折”，义为折败。<sup>⑨</sup> “原筮”，即恕免他人的折败。

因此，卦辞“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是说亲比，就会吉利；体谅他人的折败，从一开始就永久守持正固，必无咎害；不获安宁者正前来亲比，迟来者则有凶险。强调亲比的重要性，阐述如何去亲比、团结人。

楚简本“无咎”前有“吉”字。王弼本、帛书《易经》本皆无。疑

① 容庚：《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4页。

② 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

④ 《东坡易传》，《四库易学丛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⑤ 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本，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年，第51页。

⑥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第26页。

⑦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三。

⑧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第62页。

⑨ 廖名春：《郭店楚简老子校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0—222页。

“吉”为衍文，抄手涉前文而误增。因为既称“吉”，再说“无咎”，似为蛇足。但《周易》经文称“吉，无咎”者有十二处，其中称“元吉，无咎”的有二，称“大吉，无咎”“引吉，无咎”者各一，称“大人吉，无咎”“丈人吉，无咎”者各一，单称“吉，无咎”者有六。所以，还不好肯定楚简的“吉”字就是衍文。

王弼本初六爻辞“有孚盈缶”，楚简本作“又孚海缶”。濮茅左考释：“海”，《说文·水部》：“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又（有）孚海缶”，以喻着信立诚，若海若缶，能纳来者，皆与相亲而无偏。<sup>①</sup>

按：《玉篇·水部》：“海，大也。”“海”有大、富义，故能与“盈”义近互用。

王弼本六二爻辞“比之自内，贞吉”，帛书《易经》等同，楚简本作“比之自内，吉”。

按：“贞吉”，要“贞”才能“吉”，可见“贞”是有条件的。但“比之自内”，值得肯定，不一定需要条件。所以，从文意看，楚简本无“贞”字似更胜。

王弼本六四爻辞“外比之，贞，吉”，帛书《易经》等同，而楚简本“贞，吉”作“亡不利”。

按：“外比之”与“比之自内”相对，“比之自内”是“吉”，“外比之”肯定语气应该更轻一点，故楚简本“无不利”更胜。

王弼本九五爻辞“王用三驱”，楚简本作“王晶驱”，少一“用”字。

按：帛书《易经》、帛书《繆和》引、阜阳汉简本皆有“用”字，而帛书《昭力》三引皆无“用”字，与楚简本同：

子曰：“《师》之‘王参赐命’与《比》之‘王参毆’与《柰》之‘自邑告命’者三者，国君之义也。”……又问：“《比》之‘王参毆’，何胃也？”子曰：“……《易》[曰：《比》]之‘王参毆，失前禽，邑人不戒，吉。’若为人君‘毆’者，亓人孙‘戒’在前，何不‘吉’之又？”<sup>②</sup>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49页。

②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55页。





其引《师》卦“王参赐命”、《泰》卦“自邑告命”皆无脱文，可见不是抄手偶然漏脱。这说明楚简无“用”字，也是有来源的。

王弼本上六爻辞“比之无首”，楚简本作“比无首”，少一“之”字。

按：帛书《易经》、阜阳汉简本皆无“之”字，与楚简同。而《小象传》：“比之无首，无所终也。”表面上看有“之”字。但也有可能是为了凑成四字句，就将“比无首”加上一“之”字。如《复》卦初九“不远复”，《小象传》作“不远之复”；《大有》六五“威如，吉”，《小象传》作“威如之吉”，也皆增加一“之”字。因此，楚简本和帛书《易经》、阜阳汉简本无“之”字，应当可从。

由此可知，所谓“筮辞”，楚简此卦与王弼本有五处不同，其中有两处有来源可查，有三处是楚简本独有。但即使是这独有的三处，也还是有一定理据的，不能说纯属误书。

## 六、《大有》卦

王弼本大有卦六五爻辞“厥孚交如，威如，吉”，楚简作“孚孚洵女，惠女，吉”。濮茅左考释：“孚”，《唐韵》：“孚，厥古文。”《尔雅·释言》：“厥，其也。”“洵”，《集韵》音“交”，读为“皎”……光明而照察。“惠”，即“悼”字，通“𨾏”。《集韵》：“𨾏，通作悼。”《说文·是部》：“𨾏，是也。从是，韦声。”明其是者，戒其非。或读为“威”“委”。“女”读如“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二三子》：“卦曰：‘洵如，委如，吉。’孔子曰：‘洵，日也；委，老也。老日之行……故曰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本句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作：“六五：阙复交如，委如，终吉。”<sup>①</sup>

按：从帛书《二三子》“洵，日也”的解释看，楚简本的“洵”、王弼本的“交”以及《二三子》的“洵”，都应读如“皎”。而“惠”“委”都应读如“威”。帛书《二三子》应作：“卦曰：‘洵如，委如，吉。’孔子曰：‘洵，日也；委，老也。老、日之行□□□，故曰吉。’”<sup>②</sup> 所谓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52页。

②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28页。

“委，老也”，即“威，老也”。《说文·女部》：“威，姑也。从女，从戌。《汉律》曰：‘妇告威姑。’”《广雅·释亲》：“姑，谓之威。”此“威”是指丈夫的母亲，故称为“老”。由于“老”是名词，故能与“日”并称。《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五》：“赢取威于百仪兮。念孙按：《广雅》曰：‘威，德也。’《周颂·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义曰：‘言有德，故易福。’《风俗通义·十反》篇曰：‘《书》曰：天威棗谏。’言天德辅成也。《吕氏春秋·应同》篇曰：‘黄帝曰：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是威与德同义。”<sup>①</sup>因此，爻辞“厥孚交如，威如，吉”，是说其诚信像太阳一样明亮，像父老一样有威望，为人所信服，就会吉利。《小象传》：“‘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所谓“发”，即“明”。《诗·长发》《释文》引《韩诗》：“发，明也。”《广雅·释诂四》：“发，明也。”<sup>②</sup>而“明”义由“皎”来。“易而无备”，义从“威如”来，服之如父老，故人们平易而不须戒备。《家人》卦上九爻辞也说：“有孚，威如，终吉。”是“家人”，故称“威如”而不称“皎如”，以“威如”为父老一样有威望，为人所信服的意思更加清楚。

帛书《易经》称“终吉”，而楚简本、王弼本、帛书《二三子》引皆作“吉”。帛书《易经》本之“终”字当为衍文，疑因《家人》卦上九爻辞之“终吉”（帛书《易经》同）而误增。

## 七、《谦》卦

王弼本《谦》卦之“谦”，楚简本作“𡙇”。濮茅左考释：“𡙇”，《说文》所无，读为“谦”，同“𡙇”。<sup>③</sup>

按：“𡙇”字从“𡙇”从“土”，“𡙇”亦“谦”。《康熙字典》引《海篇》：“𡙇，音谦，谨也。”《集韵》：“兼，古作𡙇。”《字汇补》：“𡙇，古文谦字。”《古文四声韵》所载《古老子》“谦”字有作“𡙇”的，也

① 王念孙：《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3页。

② 屈万里：《周易集释初稿》，《读易三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112页。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53页。





有“𡙇”的。<sup>①</sup>前者可以看做是从言从兼，后者看做是从言从廉。楚简本作“𡙇”，与后者比较，只是将从言换作了从土。“𡙇”和“𡙇”“𡙇”等，都是“谦”的假借字。

王弼本初六爻辞“谦谦君子”，楚简本作“𡙇君子”。

按：帛书《易经》、帛书《繆和》引都作“𡙇𡙇（谦谦）”，《小象传》引作“谦谦”，与王弼本同。楚简当脱一“谦”字。当是“𡙇”下脱一重文符号所致。由此可见，尽管楚简的“抄写者在抄完后是经过认真校对的”，<sup>②</sup>但也并非无误。

按：郭京《周易举正》：“《谦》六五：‘利用征伐。’《注》：‘以谦顺而征伐，所伐皆骄逆者也。’《象》曰：‘利用征伐。’《经》《注》《象》三‘征’字并误作‘侵’字。夫谦顺之道，不妨征伐骄逆之人。故上爻云‘利用行师，征邑国’是也。其侵夺之义，皆是越己之分，乃谓之侵，实非君上之所行，祇合征正之，不合侵夺，误亦明矣。”以为“利用侵伐”当作“利用征伐”。<sup>③</sup>惠栋同。<sup>④</sup>而楚简本作“利用戡伐”，“戡”字从戈、侵省声，濮茅左疑为“侵伐”之“侵”本字。<sup>⑤</sup>说是。可见王弼本作“侵”无误，郭京说理校太过。

王弼本上六爻辞“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楚简本作“鸣𡙇，可用行币，征邦”。

按：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王弼本的“征邑国”，楚简本作“征邦”。《经典释文》：“征国，本或作‘征邑国’者，非。”<sup>⑥</sup>毛奇龄以为“陆德明作‘征国’，无‘邑’字谬”。<sup>⑦</sup>而帛书《繆和》引正作“征国”。<sup>⑧</sup>从帛书《繆和》引及陆德明《经典释文》本来看，楚简本作“征邦”是有来源的。汉人避汉高祖刘邦

① 夏竦：《古文四声韵》，《汗简 古文四声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页。

② 濮茅左语，见施宜圆：《上海战国竹简〈周易〉“亮相”》，《文汇报读书周报》2004年1月16日。

③ 郭京：《周易举正》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④ 翟均廉：《周易章句証异》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54页。

⑥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第22页。

⑦ 毛奇龄：《仲氏易》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⑧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53页。

讳改“邦”为“国”。而“邑”疑从“邦”字“邑”旁来。原本当从楚简本作“征邦”。

二是王弼本的“利用”，楚简本作“可用”。《小象传》：“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孔颖达疏：“《经》言‘利用’，《象》改‘利’为‘可’者，言内志虽未得，犹可在外兴行军师征邑国也。”<sup>①</sup>赵汝楳：“圣人原其心以立言，故不云‘利用’而云‘可用’，‘可’之为言未必用也。”<sup>②</sup>俞琰：“爻辞言‘利用’，爻象乃断之曰‘可用’。可者当其时之可也，可则用，不可则已。”<sup>③</sup>刁包：“爻曰‘利’，象曰‘可’，‘可’正所以许其‘利’也。”<sup>④</sup>魏荔彤：“‘可’者可以用，可以不必用之意也。德教以化之为主，不得已则‘可用行师’，毫无立威好武之见存也。”<sup>⑤</sup>都以为《小象传》是改爻辞“利用”为“可用”。今从楚简本亦作“可用”来看，《小象传》之“可”是有来源的，疑其所本如楚简本一样，是“可”而非“利”。除此例外，王弼本“利用”十一见，“可用”三见。疑后人“利用”多见，遂改爻辞“可用”为“利用”。因此，楚简本“可用”当为故书原貌。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第31页。

② 赵汝楳：《周易辑闻》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③ 俞琰：《周易集说》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④ 刁包：《易酌》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魏荔彤：《大易通解》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 楚简《周易》校释记（二）

### 八、《随》卦

楚简《随》卦六三爻辞“陵求又爰”，<sup>①</sup>王弼本作“随有求得”，帛书《易经》作“隋有求得”，阜阳汉简本同。

按：“陵求又爰”即“随，求有得”。是说随从，则要求会有所实现。王弼注：“四俱无应，亦欲于已随之，则得其所求矣，故曰‘随有求得’也。”孔颖达疏：“‘随有求得’者，三从往随于四，四亦更无他应。已往随于四，四不能逆已，是三之所随，有求而皆得也。”<sup>②</sup>则“随有求得”是说随从，“有求而皆得”。但从上文“系丈夫，失小子”来看，爻辞是有得有失，不能说是“有求而皆得”。尽管王弼本、帛书《易经》本、阜阳汉简本皆作“随有求得”，但比较起来，还是楚简本的“随求有得”语意更顺畅。疑王弼本、帛书《易经》本、阜阳汉简本因九四爻辞“随有获”而将“随求有得”误为“随有求得”。

楚简九四爻辞濮茅左释文：“陵又爰，贞工；又孚才道已明，可咎。”考释：“工”，读为“功”，或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今本《周易》读为“凶”。“凶”“工”同韵，可通。<sup>③</sup>

按：从《小象传》“‘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说看，其所本与帛书《易经》、王弼本一样，也作“凶”。王弼注：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②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35页。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60页。

“居于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于臣道，违正者也，故曰‘贞凶’。”孔颖达疏：“违其正理，故‘贞凶’也。”<sup>①</sup>但“贞”为何会“凶”呢？王弼注将“贞”释为“违正”、孔颖达疏释为“违其正理”。这是增字为训，难以取信。如依楚简，“凶”作“工”而读为“功”，就是说随从有收获，一直贞正不二，就会进而有功。文从字顺，显然比“贞凶”好。

楚简上六爻辞濮茅左释文：“系而敏之，从乃矚之，王用亯于西山。”考释：“敏”，《玉篇》：“敏，或作扣。”“矚”，同“畦”，《集韵》：“畦，或作矚。”读为“縻”，或读为“维”。《说文·糸部》：“縻，维网中绳也。从糸耑声。读若画，或读若维。”拘系不从者，既服从，则绥之以德，以系属其心，中心悦而诚服。“亯”，献，“祭亯”之“亯”。“西山”，岐山在周西，文王所治之地。文王居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业兴于此，能亨盛其王业于西山。或“西山”指西方险阻之地。<sup>②</sup>

按：“敏”字从“句”声，而形符为“女”，从“女”与从“扌”同，乃“拘”字异文。“敏”字亦见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第二十三简，裘锡圭读为“厚”。<sup>③</sup>而“扣”非“拘”字。

楚简“系而敏之”，熹平石经本、王弼本、《小象传》引皆作“拘系之”，帛书本作“枸系之”，阜阳汉简本作“拘……”。楚简本一是多“而”字，二是“系”在“拘”前。从下句“乃从维之”来看，有“而”字句式更协调。特别是“而”除能表示并列关系外，还能表示顺承关系，是“系”而后“拘”。无“而”字，“系”“拘”之间的顺承关系就不明显。《文子·精诚》：“老子曰……不拘于世，不系于俗……夫人拘于世俗，必形系而神泄，故不免于累，使我可拘系者，必其命自在外者矣。”《淮南子·泰族》：“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新序·杂事》：“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辞哉！”《说苑·君道》：“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拘系”，也就是“拘系”。虽然“拘”在“系”前，“拘”与“系”实质还是并列关系。但有了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第35页。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61页。

③ 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而”字，情况就有可能不同。如《越绝书》卷六：“听谗邪之辞，系而囚之。”“系而囚之”即“系而拘之”。是先“系”而后“囚”，不好相反。《习坎》卦上六爻辞：“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歲不得，凶。”是先“系用徽纆”，再“寘于丛棘”，“寘于丛棘”即“拘”“囚”。虽然没有“而”字，顺承关系还是非常清楚的。于省吾认为：“甲骨文系字象用绳索缚系人的颈部。”<sup>①</sup>《集韵·寘韵》：“系，缚也。”《说文·句部》：“拘，止也。”《广韵·虞韵》：“拘，执也。”从《习坎》卦上六爻辞看，应该是先“系缚”而后“拘止”，楚简的“系而敏（拘）之”较之“拘系之”更胜。

楚简“从乃瞞之”与熹平石经本、王弼本、帛书本也有两点区别：一是有“从乃”与“乃从”之别；二是有“瞞”与“维”“藹”之异。依熹平石经本、王弼本、帛书本，“拘系之，乃从维之”，“从维”义近，而且是“拘系”所致。依楚简本，则可以有新的读法。“从”读为“纵”。文王被商纣王“系而拘之”，据《史记·周本纪》，“閔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所谓“纵”，即“赦”“出”。“瞞”虽然可以读为“维”，但从文意来说，与前文“系而拘之”重复，并不通顺。疑读为“懞”。《说文·心部》：“懞，有二心也。从心，瞞声。”段玉裁注：“古多段借携为之。”《玉篇·心部》：“懞，变也，异也。”《广韵·齐韵》：“懞，离心也。”熹平石经本、王弼本写作“维”，是因为“繹，维网中绳也。从系，瞞声。或读若维”，由“繹”而来。帛书本写作“藹”，也是因为“懞”从“瞞声”，于豪亮即视“藹”为“懞”的异体字。<sup>②</sup>因此，“从乃瞞之”即“纵乃懞之”，是说尽管商纣王释放了文王，但文王因而产生了背离商纣王的“二心”。《史记·周本纪》称“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就是“纵乃懞之”的实录。所以，楚简本的“瞞”、帛书本的“藹”、熹平石经本和王弼本的“维”都是借字，本字当作“懞”。

“亨”，帛书作“芳”，王弼本、阜阳汉简本作“亨”。“亨”字楚简本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97页。

② 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皆作“卿”，足证王弼本、阜阳汉简本“亨”乃“享”字之误。

“西山”有“岐山”“西方险阻之地”两说。阜阳汉简本“西”作“支”，<sup>①</sup>可见“西山”即“岐山”。《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阜阳汉简本作“王用亨于枝山”，<sup>②</sup>与此“王用亨于西山”同。可见“西方险阻之地”说不可信。

王弼注：“随之为体，阴顺阳者也。最处上极，不从者也。隧道已成，而特不从，故‘拘系之，乃从’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为不从，王之所讨也，故‘维之王用亨于西山’也。兑为西方，山者，途之险隔也。处西方而为不从，故王用通于西山。”孔颖达疏：“隧道已成而特不从，故须拘系之，乃始从也。‘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者，若欲维系此上六，王者必须用兵，通于西山险难之处，乃得拘系也。山谓险阻，兑处西方，故谓‘西山’。令有不从，必须维系，此乃王者必须用兵通于险阻止之道，非是意在好刑，故曰：‘王用亨于西山。’”<sup>③</sup>其断句和解释都有问题。

所以，此爻辞“当文王与纣之事”，当作：“系而拘之，纵乃懦之，王用享于西山”。是说周文王被商纣王“系而拘之”，关押在羑里，“纵乃懦之”，设计逃脱后产生背异之心，因而“用享于西山”，在岐山设祭出师讨纣。

## 九、《无妄》卦

楚简《无妄》卦辞濮茅左释文：“亡忘：元卿，初贞。斤非遑，又褚，不耒又由遑。”考释：“遑”，复正公道。意积恶思复善，积邪思复正，积阴思复阳，能复正天下之弊，扶救天下之衰，过而不纠，则有灾而不利。<sup>④</sup>

按：《彖传》对卦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的解释是：“‘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认为卦辞之义是反对在“无妄”“天命不佑”的情况下“之”和“行”。但王弼注则说：“天之教

①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5页。

②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第37页。

③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第35页。

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64、165页。





命，何可犯乎，何可妄乎？是以‘匪正’则‘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也。”孔颖达疏也说：“‘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物既‘无妄’，当以正道行之。若其匪依正道，则有眚灾，不利有所往也。”<sup>①</sup>解“正”为“正道”，却是《彖传》所没有说的。

楚简之“遯”，帛书本、王弼本作“正”，而阜阳汉简本作“疋”。《玉篇》：“疋，古文征字。”故韩自强以为本字当作“征”。<sup>②</sup>其实，无论作“征伐”之“征”，还是作“正道”之“正”，亦或作“复正”之“复”，卦辞都不好解释。试想：如果是不征伐，就有灾祸，又怎能说“不利有攸往”呢？应该是“利有攸往”才行。所以韩说肯定不行。

疑“正”和“疋”都应读为“定”。“定”从“正”声，故可通用。爻辞是说在“无妄”、毫无希望的情况下，“非定”，不安定而冒进，“有眚”，必有灾祸，故云“不利有攸往”。《彖传》说：“‘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反对的是“之”“行”，也就是“非定”。却看不出有强调“依正道”的意思。

卦辞上文说“元亨，利贞”，“贞”，定也。强调定则利，则大亨。是正说。下文说“其非定，有眚，不利有攸往”，则是反说，强调在“无妄”的情况下不定的害处。所以，卦辞一正一反，主张在“无妄”的情况下要安定，反对轻举妄动。

楚简之“遯”，为“复”之异体字。而“复”有遏止义。《淮南子·时则》：“规之为度也，转而不复，员而不圜。”高诱注：“复，遏也。”“复”又有安宁义。《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季氏之复，天救之也。”杜预注：“复犹安也。”“复”能训遏止、安宁，与“定”义近，故可互用。

楚简初九爻辞释文为“亡忘，吉”，濮茅左考释：“吉”，指“得志”。<sup>③</sup>

按：楚简较之帛书本、阜阳汉简本、王弼本少一“往”字。《小象传》：“‘无妄’之‘往’，得志也。”可见《小象传》所本也是有“往”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第35页。

② 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08页。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65页。

字的。“无妄”是毫无希望，直接称“吉”，义有欠通。有“往”字，则是说在绝望时，勇于进取，就会得吉。比较之下，楚简本显然是脱一“往”字。当然，如将“无妄”解为“不妄为”，楚简本无“往”字，则较帛书本、阜阳汉简本、王弼本更胜。问题是卦辞和六三、九五、上九爻辞的“无妄”只能训为无望，训为“不妄为”则多有不通。此处亦当如此。所以，只能说楚简有脱文。

楚简六二爻辞残存“不耨而獲，不畜之”几字，濮茅左考释：“耨”，从井，争声，亦当“静”字，可读为“耕”，上古同属“耕”部韵。“獲”，即“获”。“畜”，《广雅》：“畜，养也。”又《说文·田部》：“畜，田畜也。淮南王曰：‘玄田为畜。’”指黑沙土田，生禾特盛，异于他田，宜畜牧。<sup>①</sup>

按：“不耨而獲”即“不耕而获”，濮说是。帛书《易经》本、王弼本及《小象传》《礼记·坊记》引皆作“不耕获”，阜阳汉简本作“不耕获”，而帛书《昭力》引作“不耕而穫（获）”，多“而”字，与楚简同。《经典释文》：“或依注作‘不耕而获’。”<sup>②</sup> 陆德明所见的这一或本与楚简本、帛书《昭力》引也是一致的。

“不畜之”后疑残“余”字。王弼本、《礼记·坊记》引作“不菑畬”，帛书《易经》本、阜阳汉简本作“不菑余”。“余”当为本字。“不耕获，不菑畬”，当作“不耕而获，不畜之余”。下面试加申论：

《礼记·坊记》：“子云：‘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先财而后礼，则民利；无辞而行情，则民争。故君子于有馈者弗能见，则不视其馈。’《易》曰：‘不耕获，不菑畬，凶。’”<sup>③</sup> 王弼注：“不耕而获，不菑而畬，代终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尽臣道，故‘利有攸往’。”孔颖达疏：“六二处中得位，尽于臣道，不敢创首，唯守其终，犹若田农不敢发首而耕，唯在后获刈而已。不敢首发新田，唯治其菑熟之地，皆是不为其始而成其末，犹若为臣之道，不为事始而代君有终也。则‘利有攸往’者，为臣如此，则利有攸往，若不如此，则往而无利也。”又释《小象传》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65页。

②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

③ 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十一，《十三经注疏》本，第1621页。





“‘不耕获’，未富也”曰：“不敢前耕，但守后获者，未敢以耕之与获，俱为已事。唯为后获，不敢先耕事。既阙初，不擅其美，故云‘未富也’。”<sup>①</sup>

《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三岁曰畲。”后人如马融等多本此训为释。董遇则进一步地以“菑”为“反草”，“畲”为“悉耨”。<sup>②</sup>

程颐《易传》本王弼注作“不耕而获”，朱熹颇有批评，而提出新解：“‘不耕获’一句，伊川作三意，说：‘不耕而获，耕而不获，耕而必获。’看来只是也不耕也不获，只见成领会他物事。”“问无妄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先生曰：‘言不耕不获，不菑不畲，无所为于前，无所冀于后，未尝略起私意以作为，唯因时顺理而已。程《传》作‘不耕而获，不菑而畲’，不惟添了而字，又文势牵强，恐不如此。”<sup>③</sup> 此是将爻辞读为“不耕不获，不菑不畲”，训为不妄为耕获，不妄为菑畲。

后人多以朱说为是。如王宗传就说：“‘不耕获，不菑畲’，犹之曰‘不耕不获，不菑不畲’。”<sup>④</sup> 黄震也说：“以文脉言之，合从朱说。若如程说，各句须添而字方通也。”<sup>⑤</sup> 今人高亨也认为：“不耕获即不耕不获，不菑畲即不菑不畲，言不从事农业也。”<sup>⑥</sup> 黄寿祺、张善文说解同。<sup>⑦</sup>

而明人在王弼注、程颐传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来知德说：“‘不耕获’者，不方耕而即望其获也；‘不菑畲’者，不方菑而即望成其畲也。”<sup>⑧</sup> 何楷：“人之有妄，在于期望……未耕望获，未菑望畲，始耕望获，既菑望畲，耕期多获，菑期饶畲，意欲日广，谓非妄欤……不耕获者，不方耕而即望有其获也。不菑畲者，不方菑而即望成其畲也。”<sup>⑨</sup>

现在看来，“不耕而获，不菑而畲”说应该是正确的。《礼记·坊记》的引《易》证理，实质将“不耕获，不菑畲”理解成了“不耕而获，不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第39、40页。

②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第23页。

③ 《文公易说》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周易本义》说同。

④ 《童溪易传》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黄氏日抄》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⑥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248页。

⑦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5页。

⑧ 《周易集注》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⑨ 《古周易订诂》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菑而畚”。所谓“先事而后禄”，就是“耕而获”“菑而畚”。反之，“先财而后礼”，就是“不耕而获，不菑而畚”，故谓之“凶”。《小象传》曰：“‘不耕获’，未富也。”郭京以为“未”当作“求”。<sup>①</sup> 其实是误解。《小象传》的解释与《礼记·坊记》引《易》同，认为“不耕而获”不能富裕。“未富”是“凶”的另一种表达。

帛书易传《昭力》篇说：“‘不耕而穫（获）’，戎夫之义也。”<sup>②</sup> 说明这是指“戎夫”而言的。一般而言，不耕就不获。但社会可以“通工易事”，武人可以凭借战功获得爵禄。所以，不耕种也可获得收获，获得禄谷。强调的角度虽然与《礼记·坊记》《小象传》不同，但对爻辞意义的把握，还是一致的。帛书易传《衷》篇也有：“无孟之卦”，“无功而赏，所以嗇”。是说无功而求赏赐，有不切实际的奢望，就是所谓“贪婪”。<sup>③</sup> “无功而赏”也可以视为对六二爻辞的解释。所以，楚简的“不耕而获”较之“不耕获”更胜，不能说其“而”字是衍文。

肯定了楚简“不耕而获”的可信，就可以讨论“不畜之”的问题。按照“不耕而获”的读法，“不菑畚”可读作“不菑而畚”。按照《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三岁曰畚”说，可引申为“不垦荒而有田”。<sup>④</sup> 尽管从马融以来，主流的看法都是如此，但验之于楚简等出土材料，还是有一些疑点。

首先，“不菑畚”与“不耕获”句式相同，但“菑畚”与“耕获”并不很搭配。“耕”与“获”是有顺承关系的两个动词，而“菑”“畚”虽有“一岁”“三岁”之别，尽管可以引申，但终觉不类。

其次，“畚”字帛书本和阜阳汉简本皆作“余”，不能说没有根据。

因此，疑“畚”非本字，乃为借字。《说文·食部》：“余，饶也。从食，余声。”可见“余”的本义是丰饶。帛书本、阜阳汉简本之“余”，实为本字。因此，楚简“不畜之”后可补“余”字。“不畜之余”即“不

① 《周易举正》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56页。

③ 廖名春：《帛书〈衷〉校释（二）》，《国际易学研究》第七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76—277页。

④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248页。





畜而余”。“之”“而”义同。

“菑”有开荒义。《书·大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齐民要术》引《四民月令》：“五月、六月，可菑麦田。”

疑“不菑畲”从“不菑余”来。“菑”，楚简作“畜”，属于义近互用。“不菑余”即“不畜之余”，意为不垦养而丰收。与“不耕而获”义同。

由此可知，“不耕获，不菑畲”当依楚简作“不耕而获，不畜之余”。六二爻辞是说不耕种而获得收获，不养殖而取得丰收，“则利有攸往”，值得去干。说明虽然是“无妄”，不可能的事，但在特殊情况下，还是有望的。

楚简九五爻辞释文为：“亡忘又疾，勿药又菜。”濮茅左考释：“菜”，《说文·艸部》：“草之可食者。从艸，采声。”意有疾不一定用药攻治，不忘用菜也可治愈。<sup>①</sup>

按：“又”，帛书本、王弼本皆作“之”。疑两字韵同，又涉下文“勿药又菜”之“又”字，故楚简误“之”为“又”。

“菜”，帛书本、王弼本皆作“喜”。濮的考释，解释不了帛书本、王弼本“喜”之异文，不可取。“菜”，古音为之部清母；“喜”，为之部晓母。可说是音近通用。王弼注：“非妄之灾，勿治自复，非妄而药之则凶，故曰‘勿药有喜’。”孔颖达疏：“‘勿药有喜’者，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饮食所致，当须治疗。若其自然之疾，非已所致，疾当自损，勿须药疗而‘有喜’也。”<sup>②</sup>这是说不是自己妄为而招致的疾病，不用药疗而自然能愈。此说迄今已成定论，但仍有疑义。李镜池批评《小象传》：“《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解作‘无妄之药，不可试也’。不知是他老人家老眼昏花，看不见‘疾勿’‘有喜’几个字，还是耳朵有点聋，教人念给他听，他没有听清楚？否则是不该这样胡说的。”<sup>③</sup>高亨也认为：“经云‘无妄之疾’，而传云‘无妄之药’，语意相歧。传虽多简举经文，然亦不能如此苟简。且‘无妄之药’是不谬之药，是对症之药，何得云‘不可试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66页。

②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第40页。

③ 李镜池：《易传探源》，《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06页。

也’哉。可见传文亦不通。余谓传文当作‘无妄之疾，药不可试也’，转写脱疾字。”<sup>①</sup> 都是以《小象传》有误。其实并非《小象传》有误，而是人们对经文的理解出了问题。“无妄”，《经典释文》载：“马、郑、王肃皆云‘妄’犹‘望’，谓无所希望也。”<sup>②</sup> 所以，“无妄之疾”即无所希望之病，也就是绝症。“无妄之药”就是没有希望的药，无用的药。《小象传》：“无妄之药，不可试也。”是说由于是绝症，用药也无望，无望之药，就不必用了。对经传的这一理解如果可信，对“有喜”我们就得另寻新解。

疑“喜”当读为“謏”。《说文·言部》：“謏，痛也。从言，喜声。”《玉篇·言部》：“謏，惧声也；悲恨之声也。”楚简之“菜”，疑读为“慄”。《玉篇·心部》：“慄，恨也。”两字音义皆近，故“謏”也可写作“慄”。

由此看爻辞，“勿药有喜”当作“勿药有謏”或“勿药有慄”，也就是有勿药之痛、有勿药之恨。爻辞“无妄之疾，勿药有喜”，不是说得了绝症，不用药就自然能愈。而是说得了绝症，有无药可治之痛，无药可治之恨。

## 十、《咸》卦

楚简《咸》卦六二爻辞作：“钦丌肾，凶；尻，吉。”濮茅左释文：“肾”字待考，就字形而言，相近者有三：一、“臀”，股部，大腿。二、“股”，大腿。三、“胫”，小腿肚。其中以释“胫”为近。<sup>③</sup>

按：“肾”，王弼本作“腓”，帛书本作“𦵏”。“肾”为“腓”之异构。下“月”为义符，与“腓”同；上“攷”为声符。“攷”为“攷”省。《说文·弜部》：“攷、𦵏，并古文弜。”《玉篇·力部》：“𦵏，古弜字。”而从“弗”之字与从“非”之字可互用。《仪礼·有司彻》：“匪用席。”郑玄注：“古文‘匪’作‘弗’。”《书·吕刑》：“苗民弗用灵。”《礼记·缁衣》引“弗”作“匪”，郭店楚简本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本《缁衣》引皆作“非”。“腓”字声符为“非”，古音属微部并母；“攷（弜）”，古音属物部并母。声同韵近，故可互用为声符。由此可知，“肾”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250页。

②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第二，第23页。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72页。







为“腓”之异体字，义符相同，声符却由“非”改作了“攷”之省文“攷”。帛书本作“𦵏”，不仅变换了声符，也将义符“月”变做了“足”。

楚简九三爻辞释文作：“欽刀𦵏，𦵏𦵏陸，吝。”濮茅左考释：“𦵏”，读为“勢”。“陸”，《说文·阜部》：“敗城阜曰‘陸’，从阜、𠂔声。”徐铉曰：“《说文》无‘𠂔’字，盖二左也，众力左之，故从二左，今俗作‘𠂔’，非是。”又段玉裁注：“𦵏为篆文，则陸为古籀可知也。”同“墮”。或读为“隋”，《说文·肉部》：“隋，裂肉也，从肉，从陸省。”<sup>①</sup>

按：此“𦵏”字帛书本作“𦵏”，而王弼本和《小象传》引作“股”。俞樾说：“此爻之辞，与《艮》六二云‘艮其腓，不拯其随’，文法相似。”<sup>②</sup>帛书本《艮》卦六二爻辞作“肥”，楚简本作“足”。《说文·肉部》：“股，髀也。”此是指大腿。又可通称胯至足踵部分。《广雅·释亲》：“股，胫也。”王念孙疏证：“凡对文，则膝以上为股，膝以下为胫……散文则通谓之胫。”《诗·小雅·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郑玄笺：“胫本曰股。”《淮南子·墜形》：“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高诱注：“股，脚也。”《说文·肉部》：“腓，胫腓也。”指的是小腿肌，即腿肚。《说文·足部》：“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既是人体下肢的总称，又专指踝骨以下部分，也就是“脚”。由此看来，其本字当作“腓”，“𦵏”“𦵏”都是“腓”的异体字，“肥”为其假借字，“股”“足”为义近通用。因为广义的“股”“足”也包括了“腓”，所以也可以“股”“足”代“腓”。但从下文“随”对举看，还是以“腓”，“𦵏”为是。

“𦵏”，帛书本、王弼本都作“執”，当读为“執”。“陸”，帛书本、王弼本及《小象传》引皆作“随”。俞樾说：“窃疑‘随’乃‘𦵏’之段字。古无‘𦵏’字，故以‘随’为之。‘执其随’者，执其𦵏也；‘不拯其随’者，不拯其𦵏也。”<sup>③</sup>《新书·容经》：“随前以举，项衡以下。”俞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72页。

② 俞樾：《群经平议》，《清经解续编》卷一三六二，第五册，《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029页。

③ 俞樾：《群经平议》，《清经解续编》卷一三六二，第五册，《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本，第1029页。后两“拯”字，原作“振”。

槌：“‘随’乃‘骸’之段字。言拜之时，其骸必前以举，其项必衡以下也。”<sup>①</sup>其说是。

楚简无“往”字，与帛书本同。这不能说是巧合，应该反映了故书的原貌。

因此，九三爻辞当作：“咸其腓，执其随，吝。”“咸其腓”是承上，“执其随”，就进一步了，一下子抓住了人家的腿，难免引起反感，故说“吝”。

楚简九四爻辞释文作：“贞吉亡愆，憧憧往來，朋從爾志。”<sup>②</sup>

按：“亡愆”，帛书本作“愆亡”，王弼本及《小象传》引作“悔亡”。楚简本“亡愆”三见，其他两处，一是复卦六五爻辞，一是咸卦九五爻辞，王弼本皆作“无悔”。“愆亡”五见，四处王弼本作“悔亡”；一处王弼本作“吉”，而帛书本作“愆亡”。“悔亡”一见，王弼本作“悔亡”。可见楚简本“亡愆”“愆亡”基本同于王弼本和帛书本。唯独此爻例外，当是涉下九五爻辞“亡愆”而误。当依帛书本、王弼本及《小象传》引作“愆亡”。

“志”，王弼本与《系辞传》引、帛书《易经》本与帛书《系辞传》引皆作“思”。“志”，古音为之部章母；“思”，古音为之部心母。音义皆同，故可通用。从《系辞传》“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帛书本同）说来看，故书当作“思”。

楚简九五爻辞释文作：“钦卣拇，亡愆。”<sup>③</sup>

按：“拇”，王弼本及《小象传》《说文》引作“膂”；帛书本作“股”。《说文·肉部》：“膂，背肉也。从肉，每声。”而“拇”为“将指”，也就是“大指”。尽管“手足大指皆曰拇”，但在此处，无论指手拇指还是脚拇指都不宜。作手拇指，解释不了帛书本“股”的异文；作脚拇指，与爻位之义相悖。因此，“拇”只能是“膂”的借字。帛书本作“股”，如果直接以“大腿”为训，<sup>④</sup>则和九三的“随”相重。故张立文以

① 俞樾：《诸子平议》下，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563页。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73页。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73页。

④ 如邓球柏，见氏著《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4页。





“股”为“膺”之误，是所谓“转写而讹”。<sup>①</sup> 但是如何“转写而讹”的，则未见有人论及。疑帛书本之“股”当读为“脰”。从“豆”之字与从“殳”之字多通用。《说文·殳部》：“殳，古文投如此。”《文选·长笛赋》：“察变于句投。”李善注：“《说文》曰：‘逗，止也。’投与逗，古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sup>②</sup>《尔雅·释鸟》：“鵙頭鵙。”《经典释文》：“頭，字或作投。”<sup>③</sup>《说文·肉部》：“脰，项也。”《玉篇·肉部》：“脰，颈也。”《释名·释言语》：“咽，咽物也，或谓之腰……青、徐谓之脰，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王弼注：“‘膺’者心之上，口之下。”作为“心之上，口之下”的“膺”，与“脰”义近，故能互用。因此，“拇”为“膺”之借字，“股”当读为“脰”，为“膺”之同义字。本字当作“膺”。

楚简上六爻辞释文作：“钦頌、夹、脰。”<sup>④</sup>

按：帛书本、王弼本及《小象传》引皆有“其”字。楚简上文初六有“钦丌拇”，六二有“钦丌脰”，九三有“钦丌脰，塾丌墜”，九五有“钦丌拇”，此处亦当有“丌”字。当为抄手漏脱。加之九四的“亡愆”之误，《咸》卦就出现了两处明显的抄写错误。

## 十一、《恒》卦

楚简卦辞释文作：“亾：卿，利贞，亡咎。”<sup>⑤</sup>

按：帛书《易经》本、王弼本及《彖传》引皆作：“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帛书《二三子》：“[卦]曰：‘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孔子曰：‘恒，亨’者]，恒丌德。丌德[恒]长，故曰‘利贞’。”<sup>⑥</sup>其称引与帛书《易经》本、王弼本及《彖传》引同。楚简中作“利贞，亡咎”的除此外，还有《随》卦卦辞。没有作“亡咎，利贞”例。王弼本“无咎，利贞”有一例，作“利贞，无咎”的也有一例，帛书《易经》同。也就是说，除了《恒》卦卦辞外，没有作“无咎，

①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01页。

② 萧统编：《文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52页。

③ 陆德明：《尔雅音义》下，《经典释文》卷第三十，第434页。

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74页。

⑤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74页。

⑥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29页。

利贞”的。但楚简本、帛书本、王弼本“利贞”后，多带“利有攸往”“悔亡”“吉”“凶”一类的所谓筮辞。由此特点看，楚简“利贞，亡咎”的排列较之帛书本、王弼本及《彖传》引的“无咎，利贞”更胜。

楚简本“利贞”后没有“利有攸往”之例，相反《无妄》卦卦辞却有“不利有攸往”。王弼本、帛书本除《无妄》卦卦辞外，《屯》卦卦辞“利贞”后有“勿用有攸往”，但《萃》卦卦辞“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是“利贞”后也有“勿用有攸往”。其实，“贞”，定也。“利贞”即利于定。“不利有攸往”或“勿用有攸往”即不往，也就是贞定。而“利有攸往”，则是“往”，即不定。楚简本“利贞”后没有“利有攸往”，逻辑是一致的。帛书本、王弼本“利贞”后有“利有攸往”，两者实质有矛盾。从这一认识看，楚简本无“利有攸往”较之帛书本、王弼本为佳。但是《萃》卦卦辞则是反例。可能的解释是，本来是“利贞”的，但加上了“用大牲”这一条件，就变化了，就“吉”而“利有攸往”了。

楚简初六爻辞释文：“鼫豕，贞，凶，亡攸往。”濮茅左考释：“鼫”，同“𩇑”，《说文·𩇑部》：“𩇑，深明也，从𩇑、从谷省。睿，古文𩇑。”与“浚”通，郑本作“濬”。“鼫豕”，亦读如“浚恒”，求恒之深。<sup>①</sup>

按：“鼫”，王弼本及《小象传》引作“浚”，郑本作“濬”，帛书《易经》和帛书《繆和》篇引作“复”。

“鼫”，从睿，从支，当为“睿”的后起孳生字，与“𩇑”同。《说文·𩇑部》“睿”有“深明”和“通”训。字亦作“睿”。《说文·谷部》：“睿，深通原川也……濬，古文睿。”因为是疏通河道、沟渠，使之加深，所以又从“水”，作“濬”。《正字通·水部》：“濬，通作浚。”“濬”和“浚”都是同源字，都有疏通、深远之义。

而“恒”义为固。“鼫豕”，即“濬恒”，也就是疏通恒，使恒固松动而发生改变。引申之，就是离恒固越来越远。“浚恒”同。

帛书《易经》作“复恒”。<sup>②</sup>《广雅·释诂一》：“复，远也。”王念孙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75页。

②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19页。





疏证：“复之言迺也。”<sup>①</sup>《诗·邶风·击鼓》：“于嗟洵兮。”《经典释文》：“洵，远也。韩诗作复。复，亦远也。”<sup>②</sup>所谓“复恒”，也就是远恒。其意与“濬恒”“浚恒”同。而且，在帛书易传里，“叡”也常写作“复”。如今本《系辞传》的“古之聪明叡知，神武而不杀者夫”之“叡”，帛书《系辞》就作“复”。<sup>③</sup>帛书易传《繆和》篇有“聪明复知守以愚”“圣君之道尊严复知而弗以骄人”说。<sup>④</sup>“聪明复知”即“聪明睿智”，“尊严复知”即“尊严睿智”。所以，“复恒”就是“叡恒”，“叡恒”就是远恒。应该是可信的。

帛书易传《繆和》篇说：“恒之初六曰：‘复恒，贞，凶，[无攸利。]子]曰：复，治□□□□□□□□□□‘[复恒]’，国人之所非也，凶必产。[故曰：‘复恒，贞，凶，无攸]利。’”<sup>⑤</sup>察其语意，是说“复恒”，就会被“国人之所非”，因而会产生凶险。“恒”为美德，是不会被“国人之所非”的。能被“国人之所非”的，一定是非“恒”，是对“恒”德的否定。因此，将“叡恒”或“复恒”，理解成改变恒德或远离恒德，与帛书易传《繆和》篇的解释是一致的。

《小象传》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从虞翻、王弼到侯果、孔颖达，都只知道《小象传》是训“浚”为“深”，<sup>⑥</sup>不知此“深”乃“远”也。《玉篇·水部》：“深，远也。”《礼记·礼运》“深而通”，即“远而通”。《系辞传》：“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深”“远”并称，当可互训。《小象传》是说：“浚恒”的凶险，在一开始就寻求远离恒德。而不是说，一开始就“求深穷底”。<sup>⑦</sup>

因此，初六爻辞当作：“睿恒，贞，凶，无攸利”，是说远离恒德，坚

①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一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② 陆德明：《毛诗音义》上，《经典释文》卷第五，第58页。

③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33页。

④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49、3050页。

⑤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51页。释文有改动。

⑥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第47页；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七，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⑦ 王弼注。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第47页。

持不改，就会有凶险，也不会有利益。

楚简上六爻辞释文作：“𪔐恒，贞，凶。”濮茅左考释：一意追求，适得其反，而有害。<sup>①</sup>

按：“𪔐”，王弼本及《小象传》引作“振”，张本、虞翻本、李鼎祚《集解》本皆作“震”，帛书《易经》本作“𪔐”。《广雅·释诂一》：“振，动也。”《尔雅·释诂》“震，动也。”可见“振”或“震”都有动摇义。所谓“振恒”或“震恒”，都是使恒固动摇。楚简作“𪔐恒”，帛书《易经》作“𪔐恒”，是说使恒固疏通、松动。意思非常接近。

上六爻辞与初六爻辞楚简本都作“𪔐恒，贞，凶”，帛书本都作“𪔐恒，凶”；而王弼本一作“振恒，凶”，一作“浚恒，贞，凶”，意思相同却用词有别。比较起来，楚简本都作“𪔐恒”，帛书本都作“𪔐恒”是不妥当的。因为上六与初六毕竟爻位不同。王弼本上六爻辞作“振恒”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振”应该是本字，而“𪔐”“𪔐”是通假。楚简本又较帛书本和王弼本多出“贞”字。从上六与初六爻位不同，爻辞也应该有别的原则出发，可以认定帛书本和王弼本无“贞”字是正确的，楚简本的“贞”字当为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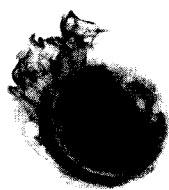
所以上六爻辞当依王弼本作：“振恒，凶。”是说动摇恒固，有凶险。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176页。





第三编 经传新论







## 二二相耦，相反为义

### ——《周易》卦义新论

#### 一、卦体与卦义

《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画结构古往今来人们做了许多的研究。现在看来，其最根本的结构特点当是孔颖达揭示的“二二相耦，非覆即变”。<sup>①</sup>

所谓“二二相耦”，就是说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是二个卦为一对偶，依此当分为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习坎离、咸恒、遯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恒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三十二对。所以，“二二相耦”就是“对”。“对”是《周易》最基本的精神。

所谓“覆”就是“表里视之，遂成两卦”，一个卦体上下颠覆而成两卦，如䷂屯，倒过来就是䷃蒙，说是两卦，其实只有一个卦体。所谓“变”就是两卦卦画阴阳相反，如䷀乾与䷁坤，䷜习坎与䷝离。它们“反复唯成一卦”，只好“变以对之”，以相应卦位上相反的阴、阳爻来分别。

《周易》三十二对卦中，属于卦画上下颠倒而成的覆卦有二十八对，它们是䷂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

<sup>①</sup>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95页。





畜、䷞咸䷞恒、䷗遯䷠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既济䷾未济。

属于卦画阴阳相反的变卦有四对，它们是䷀乾䷀坤、䷚颐䷚大过、䷪习坎䷜离、䷛中孚䷼小过。

《周易》三十二对卦，“非覆即变”，既不属于卦画阴阳相反的变卦，也不属于上下颠倒而成的覆卦者，是不存在的。当然，䷊泰䷊否、䷐随䷐蛊、䷴渐䷴归妹、䷾既济䷾未济这四对卦，既是“覆”，也是“变”，两者兼而有之，但我们还是将其归于覆卦中。因为如孔颖达所说，只有“反复唯成一卦”，才“变以对之”。只要“反复”遂“成两卦”，就不“变以对之”，视为变卦。

变卦韩康伯称之为“错”，覆卦韩康伯称之为“综”。<sup>①</sup> 但不论变卦，还是覆卦，它们的卦体都是相反的。只不过一是两卦卦体阴阳相反，一是两卦卦体方向相反。

《周易》卦画结构的这种相反性质，对卦义有没有影响？是值得探讨的。对这一问题首先进行系统探讨的当属《杂卦传》。韩康伯称：“《杂卦》者，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也。”<sup>②</sup> 就是说《杂卦传》是利用《周易》六十四卦“错综”的特点，用“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的方法来探讨《周易》各卦卦义的。所谓“以同相类”，就是将卦义相同或相近的两卦作为一组，通过对举使其义凸显。所谓“以异相明”就是通过揭示两卦的对立关系来凸显其各自的意义。人们一般都论定：《杂卦传》“以同相类”者少，“以异相明”者多。“以异相明”是《杂卦传》主要的解释方法。<sup>③</sup>

如果韩康伯说可信，《杂卦传》既有“以同相类”者，也有“以异相

①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②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③ 如王兴业：“《杂卦》不同，卦与卦之间，不相因承，其相偶之卦，多是相斥。”（《杂卦不杂说》，《周易研究》，1988年第1期）戴琰璋：“作者对于每一组的说明不外乎‘以同相类’与‘以异相明’两种观点。”（《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廖名春：“《杂卦》主要的解释方法是‘以异相明’。”（《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346页）。

明”者，就说明《杂卦传》对卦义的探讨，并不是完全以卦体相反为根据的。如果完全以卦体相反为根据来探讨卦义，就应该只有“以异相明”，而不应有“以同相类”。<sup>①</sup>由此，笔者怀疑韩康伯对《杂卦传》存在误解，将本来是“以异相明”者误认为“以同相类”者。如果此说能成立，《杂卦传》就是以卦体相反为据系统探讨《周易》六十四卦卦义之作了。<sup>②</sup>

## 二、《周易》上经的卦义

遵循《杂卦传》的方法，以卦体相反为据来探讨《周易》各卦的卦义，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乾为刚健，坤为柔顺。两卦卦体阴阳相反，卦义也相反。

屯蒙卦体方向相反。《序卦传》：“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屯是“物之始生”，蒙是“物之稚”，看不出有相反之义。《杂卦传》：“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各家注解都未说其反对之义，也难以信从。《说文·屮部》：“屯，难也。象屮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屮贯一，一，地也。”由此看，初生是屯卦之卦义。《杂卦传》所谓“见”即出，义与初生同。所谓“屯见而不失其居”，是说屯卦之义是出生而不离其出生地。蒙卦之义《序卦传》以蒙昧、“物之稚”为解，一般注疏据卦爻辞解为“童蒙”。其实，从卦体的相反之义看，蒙卦之义当为蒙蔽。《杂卦传》：“蒙杂而著。”“杂”当读为“币”。《广韵·合韵》：“杂，币也。”《墨子·号令》：“守宫三杂，外环，隅为之楼。”孙诒让闲诂：“此杂犹三币也。”《淮南子·诠言》：“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高诱注：“杂，币也。从子至亥为一币。”《说文·币部》：“币，周也。从反之而币也。”段玉裁注：“反屮（之），谓倒之也。凡物顺笋往复则周徧矣。”如此说，屯是初生，“杂（币）”则是“反屮（之）”，“倒之”。其意义则近于盖、合，也就是蔽。“蒙杂而著”，是说蒙卦之义是由

① 《杂卦传》末尾八个卦的“二二相耦”非今本《周易》的“二二相耦”，当属错简。宋人蔡渊据今本《周易》改正，当信从之。

② 屈万里认为：“反对、相对，其爻象皆相反，故卦名亦每取相反之义。”（《周易卦爻辞成于周武王时考》，《书佣论学集》，台湾：台湾开明书店，1980年，第13页）但并非说卦体相反，卦义亦皆相反。





蒙蔽到曝光。“见”是“出”，而“杂（币）”为“反虫（之）”，“倒之”。<sup>①</sup> 反对之义还是有的。

《序卦传》：“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以需卦之义为需求，以讼卦之义为争讼。需求不足而导致争讼，两卦没有相反之义。但《杂卦传》说：“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彖传》：“需，须也。”“须”是等待，也就是“不进”。石声淮读“需”为“缩”或“懦”，而训为退缩，“不进”之义则更明显。<sup>②</sup> 按：《太玄·奕》相当于需卦。其首辞称“见难而缩。”其赞辞、测辞也多称“退”“缩”“诎”。《太玄冲》云：“奕，有畏。”《太玄错》云：“奕也退。”郑万耕：“有畏而退，自缩以待，故相当于需卦。”<sup>③</sup> 可见在扬雄心中，需卦之义为退缩。退缩也就是“不进”。“讼”义为“争”，“争”故云“不亲”。相反之义无可置疑。

《彖传》：“师，众也。”“比，辅也。”《序卦传》：“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看不出有相反之义。但《杂卦传》说：“比乐师忧。”韩康伯注：“亲比则乐，动众则忧。”<sup>④</sup> 相反之义则很清楚。现在看来，师卦之师，本指师众、军旅，<sup>⑤</sup> 引申指战争。兵者，凶事也，故云“忧”。师卦卦体倒置则为比，比为亲比，团结，故云“乐”。

《序卦传》：“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杂卦传》：“小畜，寡也；履，不处也。”历来注疏皆无相反之义。按：履，行也，行故“不处”。卦辞与六爻爻辞“履”皆为行义，可见卦义为行。“寡”疑读为“顾”。《礼记·缁衣》：“故君子寡言而行。”郑玄注：“寡当为顾，声之误也。”《墨子·明鬼下》：“恶来崇侯虎指顾杀人。”

① 郭京：“经注‘稚’字并误作‘杂’字。蒙之为义，当蒙昧幼稚之时，心无所定。非丛杂之义矣。”（《周易举正》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王夫之：“郭云‘杂’当作‘稚’，于义可通。但古无稚字，正作穉，则不与杂字相近，不至传说。”（《周易考异》，《船山全书》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811页）。

② 石声淮：《说杂卦传》，《黄石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③ 郑万耕：《太玄校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6页。

④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⑤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8年，第654页；石声淮：《说杂卦传》；屈万里：《读易三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460页。

高亨新笺：“寡借为顾。指顾杀人，谓手指目顾以杀人也。顾、寡古通用。”新出楚简顾、寡多互用。《说文·页部》：“顾，还视也。”引申而有回、反、复义，再引申则有等待义。《谷梁传·庄公二十八年》：“大无麦禾，大者有顾之辞也。”杨士勋疏：“顾犹待也。”履卦是行而“不处”，而小畜则是等待。恰为反对。小畜之畜，《经典释文》训为“积也，聚也”；郑玄训为“养也”；而程颐《易传》训为“止也”。<sup>①</sup>从相反为义看，履义为行，小畜之畜当为止。而止与《杂卦传》“顾（寡）”义近，“顾”义为等待，等待也就是止。卦辞所谓“密云不雨”，正是止步不前，正是等待。

泰为通泰，否为否闭。一是“小往大来”，一是“大往小来”。两卦卦体方向相反，卦义也相反。正因为泰卦颠倒过来就是否卦，所以“泰极否来”，上六爻辞是“城复于隍”。正因为否卦颠倒过来就是泰卦，所以“否极泰来”，上九爻辞是“倾否；先否后喜”。

同人大有卦义表面上看不出有相反之义。《杂卦传》：“大有，众也；同人，亲也。”各家注疏没有可信的说法。其实，大有是不分彼此，四海俱有，故云众多；而同人则是“以类族辨物”，以特殊关系求同于人，亲则亲矣，所得自然为少。卦义还是相反。

谦豫两卦卦体方向相反，卦义也当相反。从郑玄以来，注家皆训豫为乐。其实，豫当训为大。《说文》以“豫”为“象之大者”。《杂卦传》：“谦轻而豫怠也。”“轻”就是自贱，就是小。《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史记·平准书》：“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裴骃《集解》：“瓚曰：‘轻亦贱也。’”《说文·心部》：“怠，慢也。”“慢，不畏也。”《广韵·谏韵》：“慢，倨也。”《周易·系辞传上》：“上慢下暴。”孔颖达疏：“小人居上位必骄慢，而在下必暴虐。”由此可知“谦轻而豫怠”是说谦卦之义为自贱、谦虚而豫卦之义为傲慢、自大。<sup>②</sup>高亨读为“谦劲而豫怠”，<sup>③</sup>石声淮读作“谦敬而豫怠”，<sup>④</sup>皆不可信。

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② 廖名春：《秦简归藏管窥》，《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

③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656页。

④ 石声淮：《说杂卦传》。





《杂卦传》：“随，无故也；蛊，则飭也。”“故”，俞琰、李光地《周易折中》等皆释为“旧”。<sup>①</sup>不可从。高亨：“《广雅·释诂》：‘故，事也。’《随象传》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是随之卦义为无事而休息。王弼曰：‘飭，整治也。蛊所以整治其事也。’《序卦》曰：‘蛊者，事也。’《蛊象传》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是蛊之卦义为有事而治之。”<sup>②</sup>说是。随为无事而休息，蛊为有事而治之，两卦的卦义与卦体一样，都是相反的。

临观卦体方向相反。《杂卦传》：“临观之义，或与或求。”韩康伯注：“以我临物，故曰‘与’；物来观我，故曰‘求’。”<sup>③</sup>荀爽曰：“临者，教思无穷，故为‘与’。观者，观民设教，故为‘求’也。”<sup>④</sup>高亨也说：“临是临民。临民者施其政，故为与。观是观民。观民者求其情，故为求。”<sup>⑤</sup>按：应以荀、高说为胜。临为监临，义为居上治民。金文临字之意即象人居高俯首，瞪大眼睛下察黎民众庶，如：

𠄎 (孟鼎) 𠄎 (毛公盾鼎) (弔临父簋)<sup>⑥</sup>

统治者居高临下，君临天下，发号施令，是为施与。观如《汉书·艺文志》所言是“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观察民情，采诗纳谏，自当为“求”。

噬嗑贲卦体方向相反，卦义也相反。噬嗑卦画象形，如《彖传》所言，是“颐中有物”，嚼食食物，象征施用刑法。贲目为文饰。一文一武，卦义自然相反。《杂卦传》：“噬嗑，食也；贲，无色也。”“无色”实在不好理解。<sup>⑦</sup>疑“无”为“髹”字之借，而“髹”《说文》训为“丰”。《杂卦传》本来当作：“噬嗑，食也；贲，髹色也。”“髹色”指彩色，是说贲

① 李光地纂、刘大钧等整理：《周易折中》，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049—1050页。

②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657页。按：“王弼”当作“韩康伯”。

③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④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七，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15页。

⑤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654页。

⑥ 容庚等：《金文编》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3页。

⑦ 如石声淮《说杂卦传》也是无解。

卦之义是彩色为饰。这样，两卦卦义就是软硬相对了。

剥为剥落。复为回复。《杂卦传》：“剥，烂也；复，反也。”“烂”即“落”。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阴气侵阳，上至于五，万物零落。”<sup>①</sup>又引何妥曰：“复者，归本之名。群阴剥阳，至于几尽，一阳来下，故称反复。”<sup>②</sup>卦义显然相反。

无妄大畜卦体方向相反，卦义也相反。《杂卦传》：“大畜，时也；无妄，灾也。”无妄是无所希望，为之绝望，故以为“灾”。大畜是大为畜聚，五谷丰登，是得天时。“天反时为灾”，相反之义也很清楚。<sup>③</sup>高亨疑“灾”前有“不”字，又读“时”为“序”，引《说文》训为积储。<sup>④</sup>不可信。

颐大过阴阳卦画相反，卦义也相反。《杂卦传》：“大过，颠也；颐，养正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颠，殒也。”<sup>⑤</sup>也就是死，也就是长逝，永别人世。《系辞传》：“后世圣人易之棺槨，盖取诸大过。”大过为埋葬之象，上兑为泽，象征墓穴；下巽为木，象征棺槨。<sup>⑥</sup>其义与《杂卦传》同。“正”，合规范，合标准。“养正”，活得合规范，合标准。也就是颐养天年。一是颐养天年，一是永别人世，卦义与卦体一样，完全相反。

习坎离阴阳卦画相反，卦义水火正相反。《杂卦传》：“离上而坎下也。”《尚书·洪范》：“水曰润下，火曰炎上。”火向上升腾，水往低处流。所以上下相反。<sup>⑦</sup>

### 三、《周易》下经的卦义

咸恒卦体方向相反，卦义也相反。《杂卦传》：“咸，速也；恒，久也。”王引之认为：“卦名为咸，即有急速之义。咸者，感忽之谓也。《荀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第13页。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第1页。

③ 详见石声淮《说杂卦传》。

④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655—656页。

⑤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七，第16页。

⑥ 详见石声淮《说杂卦传》。

⑦ 石声淮《说杂卦传》已有说。







子·议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从出。’杨注曰：‘感忽悠闇，皆谓倏忽之顷也。’引鲁连子曰：‘弃感忽之耻，立累世之功。’累世，言其久也；感忽，言其速也。《荀子》感忽，《新序·杂事篇》作奄忽，奄忽亦谓速也。《荀子·解蔽篇》又曰：‘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之。’亦谓倏忽之顷也。咸与感声义正同。虞、韩二家训咸为感应之速，而不知咸字本有速义。”<sup>①</sup> 石声淮说结婚之前“男下女”（咸上兑下艮，兑为少女，艮为少男）是短暂的，而结婚成家之后女下男则是长久的（恒上震下巽，震为长男，巽为长女）。<sup>②</sup> 也可以说，咸，即感，男女相感等于今天的谈恋爱，而恒指成立家庭。比较之下，谈恋爱时间短，而成家立业过日子时间长。

遯大壮卦体方向相反。《杂卦传》：“大壮则止，遯则退也。”《序卦传》说：“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王引之认为此是说“物无终退之理，故止之使不退也”，语意与下文“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大略相同”，壮当训为止。<sup>③</sup> 黄庆萱则认为：“大壮《彖》曰：‘大壮，大者壮也。’《说文》：‘壮，大也。’是大、壮二字，义同可以互训也……遯者隐避退遯，大壮者浸强健盛。”<sup>④</sup> 按：大壮之壮，马融、虞翻皆训为伤。《广雅·释诂四》：“壮，伤也。”从爻辞来看，壮也有伤义。所以，大壮之义是盛大则伤。故《大象传》说：“君子以非礼弗履。”正是盛大则伤，所以当有畏惧警惕之心，及时而止。

晋明夷卦体方向相反。一为“明出地上”，一为“明入地中”，《大象传》《彖传》说同。《序卦传》说：“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以晋为进，也与《彖传》同。《杂卦传》：“晋，昼也；明夷，诛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义：“诛，伤也。离日在上，故

① 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② 石声淮：《说杂卦传》。

③ 王引之：《经义述闻》，第63—64页。

④ 黄庆萱：《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5年，第126页。

‘昼也’。‘明入地中’故‘诛也’也。”<sup>①</sup>韩康伯注也说：“诛，伤也。”<sup>②</sup>但石声淮认为“那些解释没有说服力”。<sup>③</sup>宋人孙奕则认为“诛”应作“昧”，以与“昼”字义反对。毛奇龄引为同调。<sup>④</sup>按：荀爽云：“诛，灭也。”<sup>⑤</sup>“明入地中”，光明夷灭，为“夜”的委婉之说。不必改字为训。两卦一为晋升，一为陨落，相反之义非常清楚。

家人睽卦体方向相反。《序卦传》：“睽者，乖也。”《杂卦传》：“睽，外也；家人，内也。”韩康伯注：“相疏外也。”<sup>⑥</sup>《周易折中》引徐氏几曰：“睽者，疏而外也；家人者，亲而内也。”<sup>⑦</sup>高亨：“睽卦之义是人离家在外也。”<sup>⑧</sup>按：睽为同中生异，由内而外，犹如姐妹，生为同根，而归属不同。家人为异中生同，由外而内，犹如夫妻，本为异姓，而成一家。

蹇解卦体方向相反。《杂卦传》：“解，缓也；蹇，难也。”《序卦传》《彖传》说同。行走艰难与舒难解困，卦义显然相反。

损益卦体方向相反，卦义一为减损，一为增益，正是相反。

夬姤卦体方向相反。《彖传》：“夬，决也，刚决柔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序卦传》：“夬者，决也……姤者遇也。”《杂卦传》：“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夬为阳盛阴消，姤为阴长阳消，两卦之义截然相反。

萃升卦体方向相反。《彖传》：“萃，聚也。”《序卦传》同。《杂卦传》：“萃聚而升不来也。”韩康伯注：“来，还也。方在上升，故不还也。”<sup>⑨</sup>一为荟萃内聚，一为上升不返，卦义相反。高亨以为“升不来”当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七，第15页。

②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③ 石声淮：《说杂卦传》。

④ 毛奇龄《易小帖》卷一：“《杂卦传》：‘晋，昼也；明夷，诛也。’‘昼’与‘诛’失反对之义，初亦疑之。后观宋人孙奕作《示儿篇》，以为明入地为闇，又《卦略》有明夷为闇之主语，因谓‘诛’是‘昧’字之误。‘昧’与‘昼’对，此极近理。若‘昼’与‘昧’押，则无入通韵三声，与《大有·彖》‘以发志也’‘自天佑也’，《宾之初筵》‘三爵不识，矧敢多义’正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陆德明《周易音义》引。见《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页。

⑥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⑦ 李光地纂、刘大钧等整理：《周易折中》，第1051页。

⑧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659页。

⑨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作“升俅”，并引《广雅·释诂》“俅，伸也”为训。<sup>①</sup>但熹平石经《周易·杂卦传》尚存“升不来也”四字。<sup>②</sup>可证高说不可信。

困井卦体方向相反。《杂卦传》：“井通而困相遇也。”韩康伯注：“井，物所通用而不吝也。困，安于所遇而不滥也。”<sup>③</sup>高亨认为“遇”犹遏止也。<sup>④</sup>徐志锐据项安世说训为“抵遇”。<sup>⑤</sup>石声淮认为“相遇”应是“不遇”之误。“通”是通达，是“遇”；而困是穷，是“不遇”，正好相对。<sup>⑥</sup>按：当作“井通而困丧遇也。”“丧遇”犹“失遇”，犹“不遇”。后“丧”音讹为“相”，“井通而困丧遇也”就变成了“井通而困相遇也”。

革鼎卦体方向相反。《杂卦传》：“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李鼎祚：“革更故去；鼎亨饪，故‘取新也’。”<sup>⑦</sup>其实革为革命，而鼎象征政权稳固，<sup>⑧</sup>鼎革之义自然相反。

震艮卦体方向相反。《序卦传》：“震者，动也……艮者，止也。”《杂卦传》：“震，起也；艮，止也。”一为震动，一为限止，卦义完全相反。

渐归妹卦体方向相反。《序卦传》：“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一是进，一是归，卦义相反。《杂卦传》：“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韩康伯注一为“女从男也”，一为“女终于出嫁也”。<sup>⑨</sup>看不出有相反之义。但从卦辞看，渐为“女归吉”，归妹为“征凶”。归妹的爻辞初九为“跛”，九二为“眇”，六三为“以须，反归以娣”，九四为“衍期”“迟归”，六五为“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上六为“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故《大象传》以为有“敝”。看来，同为“女归”，渐是循礼渐进而“吉”；归妹则有弊而“凶”。

丰旅卦体方向相反。《杂卦传》：“丰，多故也；亲寡，旅也。”《周易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656页。

② 屈万里：《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卷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49页。

③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④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658页。

⑤ 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540页。

⑥ 石声淮：《说杂卦传》。

⑦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七，第15页。

⑧ 鼎、贞古同字。《说文·鼎部》：“籀文以鼎为贞字。”甲骨卜辞多以鼎为贞。而《广雅·释诂》一：“贞，正也。”《释名·释言语》：“贞，定也。”

⑨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折中》引潘梦旗曰：“物盛则多故，旅寓则少亲。”<sup>①</sup>高亨：“故，故旧也，谓故旧之人也……此篇释六十四卦，其六十三卦皆先举卦名，后列解说，此句乃释旅卦，独先列解说，后举卦名，其误显然。何楷引或曰：‘“亲寡旅”当作“旅寡亲”，于韵亦协。’是也。亲与上文亲、新、信协韵。寡亲与多故相对成文。”<sup>②</sup>其实，“亲寡旅”也可作“旅亲寡”，“寡”与上句“故”、下句“下”皆属鱼部。是说“家大业大，官大势大，则故旧之人多来亲近攀附”，“在外作客，则少有亲人”。

巽兑卦体方向相反。《杂卦传》：“兑见而巽伏也。”韩康伯：“兑贵显说，巽贵卑退。”<sup>③</sup>赵蕤：“兑，阴爻在上，是形于外，巽，阴爻在下，是蕴于内。人悦必以形容，巽必以蕴蓄，阴阳者常理。”<sup>④</sup>高亨：“见，现也。”《说卦》曰：“兑，说（悦）也。”人能为他人所喜悦，则能出仕为官，显身扬名。故曰“兑见”。经文之巽原为伏义。巽九二、上九并曰：“巽在床下。”谓伏于床下也。故此文曰“巽伏”，谓巽卦之义为隐居也。<sup>⑤</sup>按：巽之本义当为入。《序卦传》：“巽者，入也。”《说卦传》：“巽者，入也。”巽卦初六“进退”之“退”，帛书《易经》作“内”。<sup>⑥</sup>而《玉篇》记载“退”之古文或作“衲”，或作“迺”。《说文》：“入，内也”，“内，入也”。“内”即“入”。“选”为“巽”之同源辞。《广雅·释诂三》：“选、纳、衲，入也。”《列女传》：“选于林木，入于大麓”。兑为见（现），是自内往外；巽为入，是自外至内。正好相反。所谓伏，即隐伏，故又称隐，由入义引申而出。由伏又引申出屈伏、顺伏义，再引申为制伏。故《系辞下》说：“巽，德之制也……巽，称而隐……巽以行权。”所谓“制”，即制伏；所谓“隐”，即隐伏；所谓“行权”，即屈伏、顺伏。所以，两卦一为隐入，一为显现，卦义正好相反。

涣节卦体方向相反。《杂卦传》：“涣，离也；节，止也。”《序卦传》：

① 李光地纂、刘大钧等整理：《周易折中》，第1051页。

②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660页。

③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④ 《关氏易传·杂义》，《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8页。

⑤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657页。

⑥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13页。





“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马王堆帛书《繆和》引“子曰”：“涣者，散也。”<sup>①</sup>《彖传》：“节以制度。”孔颖达《正义》：“‘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sup>②</sup>两卦一为涣散，一为节制，意义相反。

中孚小过卦画阴阳相反。《杂卦传》：“小过，过也；中孚，信也。”孔颖达《正义》：“信发于中，谓之中孚。”<sup>③</sup>高亨：“中读为忠。”<sup>④</sup>过，过越。引申为过失。《字汇·辵部》：“过，失误也。无心之失，谓之过。”《周礼·地官·调人》：“凡过而杀人者，以民成之。”郑玄注：“过，无本意也。”一为有心于信，一为无心有过，是谓相反。

既济未济卦体方向相反，阴阳卦画也相反。郑玄云：“既，已也，尽也；济，度也。”<sup>⑤</sup>孔颖达《正义》：“‘济’者，济渡之名。‘既’者，皆尽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sup>⑥</sup>《杂卦传》：“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高亨：“未济谓事未成，即男子志未达，行未通，业未立，功未成，是穷矣。故曰‘男之穷’。”<sup>⑦</sup>一为已经成功，一为尚未成功，卦义明显相反。

#### 四、结论

如果上述分析可信，我们就可以得到下述结论：

第一，《周易》六十四卦不但是“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而且是“二二相耦”、相反为义的。也就是说，《周易》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结构形式决定了其全部三十二个卦组间两卦的意义是相反的。《周易》六十四卦不但卦形是以“对”的形式出现的，其卦义也是以“对”的形式呈现的。“对”是《周易》的基本特点。

第二，“二二相耦”、相反为义这一意义结构规律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了解《周易》六十四卦的本义。比如需卦的本义过去一般以为是

①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繆和》，《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40页。

②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第70页。

③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第71页。

④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660页。

⑤ 陆德明《周易音义》引。见《经典释文》，第30页。

⑥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第71页。

⑦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660页。

需求，现在由其卦体方向相反的讼卦之义，可以确认其本义是退缩。小畜之义过去一般以为是积蓄，现在由其卦体方向相反的履卦之义，可以进一步确认其积蓄之义由本义等待、止而来。豫卦之义过去一般以为是乐，现在由其卦体方向相反的谦卦之义，可以确认其本义是傲慢自大。无妄之义过去一般以为是不要妄为，现在由其卦体方向相反的大畜之义，可以确认其本义是无所希望，绝望。大过卦义过去一般以为是为大为过甚，现在由其卦体方向相反的颐卦之义，可以确认其本义是长逝，永别人世。这些卦义的揭示，对于认识卦爻辞的含义，会带来颠覆性的后果。如懂得“豫”之义为傲慢自大而不是乐，其爻辞的诸“豫”字，理解就顺畅多了。至少，为我们认识卦爻辞的含义，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不至让诠释漫无边际。

第三，也有助于正确认识《杂卦传》和《序卦传》，有助于易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杂卦传》的解《易》方法，韩康伯总结为“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也”。从上述分析可知，《杂卦传》解《易》，基本上是“以异相明”，可以说并无真正的“以同相类”。所谓的“以同相类”例，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着……大壮则止，遯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归妹，女之终也；渐，女归待男行也”，<sup>①</sup>如上所述，全部是“以异相明”，相反为义。把它们列为“以同相类”，只是出于人们的误解。以“对”来讲《周易》，深入发掘《周易》卦画形式和卦义上“对”的特点，是《杂卦传》解《易》的最为成功之处。《序卦传》解《易》，列举卦名时没有破坏《周易》六十四卦“二二相耦”的规律，这与《杂卦传》是相同的。但为了将六十四卦建立起因果连续性的链条，阐发卦义时却常常违反相反为义的原则，得出了错误的认识。如将需讲成“饮食之道”，将无妄讲成“不妄”等。应该说，《杂卦传》虽然文辞简短，甚至可以说是惜墨如金，但它每一个字的分析都是有根据的，经得起检验的；而且揭示了《周易》卦画形式和卦义上的一条重要规律。《序卦传》解《易》，虽然立意很高，理论上深度，但有许多非《周易》本经所固有，特别是其对卦组与卦组

① 见戴琰璋《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第195页所举。





关系的阐发，难以信从。可以说是其赋予《周易》本经的新思想，是新“加上去”的东西。在易学史上，在《周易》本经的解释史上，《序卦传》浮夸的因果链条说遮盖住了《杂卦传》信实的“二二相耦”、相反为义说，当是治《易》者的不思之过。

## 从“乾”“坤”之本字论 《周易》的哲学内涵

### 一、问题的提出

《周易》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之首，“三玄”（《老》《庄》《易》）之一。讲中国学术，讲中国哲学，讲中国思想史，不能不讲《周易》。

帛书《要》篇载孔子说：“《易》……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又说：“《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sup>①</sup>认为《易》有“德义”，具体而言，既有“以阴阳”表现的“天道”，又有“以柔刚”表现的“地道”，还有“以上下”表现的“人道”，更有“以八卦”表现的“四时之变”。

传世文献也有相同的记载。《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并借“子曰”赞为：“《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庄子·天下》篇的“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则概括为：“《易》以道阴阳。”《史记·太史公自序》则曰：“《易》以道化。”

所以，《周易》是讲“德义”的，是讲“天道”“人道”的，是讲“阴阳”哲学的，是一部讲运动变化的“变”经，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近

<sup>①</sup>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44、3045页。按：为行文方便，原文的假借字都直接写作了本字。下同。







代以前中国学界的普遍认识。

但是，近百年来中国学界主流的认识却截然相反。

陆侃如说：“我们知道《易经》并不是古圣王说教的著作，而是民间迷信的结晶，从起源到写定，当然需要几个世纪。这些迷信的作品，与近代之‘观音籤’‘牙牌诀’极相近，既谈不到哲理，更谈不到文艺。”<sup>①</sup>

高亨说：“我认为研究《周易》古经，首先应该认识到《周易》古经本是上古的筮书，与近代的牙牌神数性质相类，并不含有什么深奥的哲理。”<sup>②</sup>

朱伯崑也说：“就《周易》全书的情况看，大部分内容仍属于筮辞的堆砌，多数卦的卦爻辞之间缺乏甚至没有逻辑的联系。所以《周易》还不是《诗经》一类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哲学著作，而是一部占筮用的迷信典籍。”<sup>③</sup>

总而言之，他们都认定《周易》的“哲理”是后人“加上去”的，是《易传》强加给《易经》的，这是“孔子之《易》”而非“文王之《易》”。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否定《周易》有阴阳观念。

张立文说：“在《易经》的卦、爻辞中连‘阴’‘阳’两字也找不到，当然无法肯定《易经》有了‘阴’‘阳’的两个基本范畴了”，“《易经》不见”，因此“不能任意”将阴阳观念“附会到《易经》中来”。<sup>④</sup>《易经》“阴”字仅一见（《中孚·九二》：“鸣鹤在阴”），<sup>⑤</sup>连“阳”字都没有，怎能说《易经》有阴阳观念？怎能说“《易》以道阴阳”呢？所以，他坐定了“以阴阳”解《易》，是《易传》的无中生有。

辩之者却认为：《周易》六十四卦，一共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由阴爻--和阳爻—组成的。阴爻--和阳爻—就是阴阳的代表。《易传》将其

① 陆侃如：《中国文学史简编》，转引李镜池《周易筮辞续考》，《岭南学报》8卷1期，1947年12月。按：《中国文学史简编》为陆侃如、冯沅君合著，有开明书店1939年10月版。

②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印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页。

③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10—11页。

④ 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3、119页。

⑤ 就是这仅有的一个“阴”字，高亨也认为是“荫”的借字，指树荫（氏著：《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480页）。

阐发为阴阳哲学，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但否定论者却不信：“《易经》中‘—’‘--’符号，后来都称其为‘阳爻’和‘阴爻’，但其原来意义是否代表‘阳’与‘阴’，在《易经》中找不到根据。”<sup>①</sup>强调“—”“--”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性，坚持要有文字来表现阴阳观念。

《周易》是否真的就没有阴阳观念？孔子和以《易传》为代表的早期文献“以阴阳”解《易》，是否真的是无中生有？其间是否另有曲折？这是论定《周易》一书的性质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文试为之解。

## 二、名异而实同

确实，《周易》本经的卦画中只能抽象出“—”“--”符号，并没有严格的“阴阳”范畴。但是，中国古人表示哲学范畴，不重形而重实。因此同词异义，异词同义的现象屡见不鲜。

汉语历史悠久，有丰富的同义词是其语言发达的标志。

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同义现象已很突出。如表示看的意思，就有“见”“观”“省”“相”“望”“视”“监”等词；表示洗、浴的意思，就有“沃”“沐”“盥”“洒”“沫”等词；表示杀伤的意思，就有“蔡”“杀”“戕”“毁”“雉”“岁”等词；表示年老的意思，就有“老”“考”“耄”等词；表示给予、赏赐的意思，就有“畀”“赏”“锡”“底”等词。<sup>②</sup>

《尔雅》作为现存的最早的汉语词典，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如郭璞所言“辩同实而殊号者也”。如：《释诂》篇“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是说“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都有“起始”的意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是说“天、帝、皇、王、后、辟、公、侯”都有“君”的意思；“如、适、之、嫁、徂、逝、往也”，是说“如、适、之、嫁、徂、逝”都有“往”的意思；“朝、旦、夙、晨、峻、早也”，是说

<sup>①</sup> 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3页。

<sup>②</sup> 王绍新：《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程湘清编著：《先秦汉语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朝、旦、夙、晨、晡”都有“早”的意思。《释天》篇“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岁名”，是说年岁的名称，代有不同：夏代称“岁”，商代称“祀”，周代称“年”，唐虞时代称“载”。“春猎为搜、夏猎为苗、秋猎为猕、冬猎为狩”，同样是狩猎，因春、夏、秋、冬季节不同，而有“搜”“苗”“猕”“狩”不同的称呼。换言之，“搜”“苗”“猕”“狩”虽然名称各异，但都是打猎的意思。<sup>①</sup>

《吕氏春秋》一书，总共 5000 词，其中同义词共有 472 组。每组包括两词的有 258 组，如邦、国，诵、读；每组包括三个词的有 46 组，如分、别、辨；每组包括四个词的有 24 组，如封、疆、境、边。<sup>②</sup> 可见其同义词之多。

所谓的阴阳观念，其本质就是二元对待思想，也就是对待的统一的思  
想。<sup>③</sup> 这一思想，古人除了用“阴阳”来表示之外，还有没有用其他相近  
或相似的词来表示呢？也就是说，“阴阳”还有没有同义词？只要我们不  
是从形式而是从实际出发来思考问题，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先秦文献里表达二元对待思想，“柔刚”与“阴阳”往往无别。

我们先来看《彖传》。

《周易·否·彖传》说：“‘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所谓“内阴而外阳”，指否卦下卦为☷坤，☷坤三爻皆为阴爻，故说“内阴”；上卦为☰乾，☰乾三爻皆为阳爻，故说“外阳”。所谓“内柔而外刚”，“内柔”也是指否卦下卦☷坤；“外刚”也是指否卦上卦☰乾。可见，在这里，“内柔”也就是“内阴”，“外刚”也就是“外阳”。“柔”“刚”也就是“阴”“阳”。虽然，“柔”“刚”与“阴”“阳”指的是阴爻和阳爻，但言外之意，也代表了“天地”“上下”“君子”与“小人”。

《咸·彖》和《恒·彖》也有“柔”“刚”说：

① 详细的解释可参看徐朝华：《尔雅今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② 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年。

③ 具体可参崔英辰《〈周易〉之阴阳对待的逻辑》、徐道一《试论阴阳是待的统一》两文，见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二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年，第 306—317 页。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

咸卦卦画为䷞，下卦为䷲艮，而上卦为䷹兑。恒卦卦画为䷟，下卦为䷵巽，而上卦为䷲震。依《系辞下传》“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之说，咸卦下䷲艮一阳二阴，当为“阳卦”，故称“刚下”；上䷹兑一阴二阳，当为“阴卦”，故称“柔上”。恒卦下䷵巽二阳一阴，当为“阴卦”，故称“柔下”；上䷲震二阴一阳，当为“阳卦”，故称“刚上”。在这里，“柔”“刚”指的都是阴卦和阳卦。但《恒·彖》“刚柔皆应”说，则是指恒卦的初六与九四、九二与六五、九三与上六阴阳互相应和。“刚柔”也指的是阴爻和阳爻。很明显，这里的“柔”“刚”是完全可用“阴”“阳”取代的。所以，这里的“柔”“刚”也就是“阴”“阳”。值得注意的是，《咸·彖》的“二气感应以相与”，将“柔”“刚”所代表的阴爻和阳爻说成是“二气”，是以气化论来解释“柔”“刚”。而“柔”“刚”二气，实质就是“阴”“阳”二气，就是阴气和阳气。

再来看《系辞传》：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这里的“刚柔”，指的是阴爻和阳爻，也可称之为阴阳。故韩康伯注：“相切摩也，言阴阳之交感也。”<sup>①</sup>是将“刚柔”称为“阴阳”。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孔颖达疏：“以阴阳相合，乃生万物，或刚或柔，各有其体。”<sup>②</sup>“刚柔”也是指阴爻和阳爻，它们的“体”是“阴阳合德”之所生。形式上是“刚柔”，实质上就是“阴阳”。

① 《周易注》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周易注疏》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说卦传》也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这两段话表面上说“阴阳”与“柔刚”同中有异，一是“立天之道”，一是“立地之道”；其作用一是“立卦”，一是“生爻”。但紧接着道：“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阴阳”与“柔刚”还是名异而实同。

马王堆帛书也有一些记载值得注意。

帛书《衷》篇：“《易》之义淬阴与阳，<sup>①</sup>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sup>②</sup>这是说《周易》的精神是阴阳，在卦画形式上，阴爻⚋“曲句”表现“柔”，阳爻⚊“正直”表现“刚”。“柔刚”实际是“阴阳”的代名词。

又说：“天地相率，气味相取，阴阳流刑，刚柔成涅。”<sup>③</sup>“阴阳”“柔刚”对文见义。

帛书《要》篇：“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sup>④</sup>此与《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说同。一用“阴阳”，一用“柔刚”，与其说是意义上有别，不如说是修辞的需要。

非儒家的先秦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

如马王堆帛书《姓争》篇说：“夫天地之道，寒热燥湿，不能并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sup>⑤</sup>“刚柔”与“阴阳”同义。

帛书《十大经·观》篇说：“黄帝曰……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

① “淬”字隶定取丁四新说，见氏著：《〈易传〉类帛书零札九则》，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编：《〈周易〉经传解读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12月，第12页。

②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36页。

③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36页。

④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45页。

⑤ 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第145页。按：为行文方便，原文的假借字都直接写作了本字。下同。

[时] □□□□□□□□□□，因以为常……牝牡相求，会刚与柔。柔刚相成，牝牡若形。下会于地，上会于天。”<sup>①</sup>

《淮南子·精神》也有相似的描写：“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芟漠闵，溟蒙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显然，“牝牡”“阴阳”“柔刚”在这里都是同义词。

《国语·越语下》载范蠡曰：“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则用阴，先则用阳”与“近则用柔，远则用刚”意义相同，“阴”“阳”与“柔”“刚”完全是相同的概念。

由此可见，在表达二元对待思想上，“刚柔”与“阴阳”异名同义，内涵和作用都是基本相同的。

“健顺”也是一对与“阴阳”“刚柔”名异而实同的概念。

《泰·彖》云：“‘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泰卦卦画为䷊，下卦为☰乾，而上卦为☷坤。“内健”与“内阳”义同，都是指下卦☰乾三爻皆为阳爻。“外顺”与“外阴”义同，都是指上卦☷坤三爻皆为阴爻。在这里，“健”“顺”也就是“阴”“阳”。与《否·彖》的“柔”“刚”与“阴”“阳”名异而实同是一致的。

《系辞下传》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帛书《衷》篇则说：“川之至德，柔而反于方；键之至德，刚而能让。”<sup>②</sup>乾、坤是“至健”“至顺”，也可以说是至刚、至柔。这说明，健就是刚，顺就是柔。健、顺就是刚、柔，就是阴、阳。

所以，讲二元对待思想，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重此轻彼，更没有理由

① 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第102页。

②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第3039页。





一定要顾此失彼或是此非彼：只讲“阴”“阳”而不讲名异而实同的“柔”“刚”和“健”“顺”。

### 三、“乾”的本字

《乾》卦的卦名“乾”，以前人们都以为是本字。《说文·乙部》：“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达也；𠂔声。”如此，“乾”则是形声字，𠂔为声符，乙为形符，义为“上出”。段玉裁注：“此乾之本义也。自有文字之后，乃用为卦名，而孔子释之曰：‘健也。’健之义生于上出。上出为乾，下注则为湿，故乾与湿相对。”徐灏《注笺》：“乾之本义，谓艸木出土乾乾然强健也。”<sup>①</sup>

但《说文》又训“乙”字曰：“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段玉裁注：“乙乙，难出之兒。”<sup>②</sup>因此，章太炎则认为：“此说艸木冤曲而出，无取‘天’义。字从𠂔声，当读为𠂔。𠂔，日始出光𠂔𠂔也。语转为皓、皞、昇。皞者，皓𠂔也，𠂔乃𠂔字。昇者，元气昇昇，春为昇天，称天者多言昇，故以声转谓之𠂔。其言健者，象声而为训也。”<sup>③</sup>如此则“乾”为借字，本字为“𠂔”（gàn），其义为“日始出光𠂔𠂔也”，是太阳刚出时光辉闪耀之意。

清末俞樾（1821—1907）却提出：“《说卦传》：‘乾，健也；坤，顺也。’而《乾》卦古即谓之‘健’。《象传》‘天行健’即天行乾也。《乾》卦谓之‘健’，故《坤》卦谓之‘顺’矣。”<sup>④</sup>这是说《乾》卦之“乾”“古即谓之‘健’”，根据有三：一是《说卦传》有“乾，健也”之训；二是《大象传》有“天行健”之说，“‘天行健’即天行乾”；三是“《坤》卦谓之‘顺’”，与“顺”反对的“乾”自当“谓之‘健’”。

俞樾六七十多年后，原杭州大学教授刘操南（1917—1998）讨论了

①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100页。

②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14096页。

③ 章太炎：《八卦释名》，《国粹学报》五卷二期（1909年）。

④ 俞樾：《群经平议·周易一》，《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8册，第5页。

《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断句。历来人们都是将“天行健”连读，以为“健”是说《乾》卦之德。<sup>①</sup>刘操南却认为这有违《大象传》的体例，此句应断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是释体，“健”是命卦，“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设辞。<sup>②</sup>

1973年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万多字的帛书。这批珍贵的帛书中，有关《周易》方面的共有二万余字，既有经，又有传。在帛书《易经》里，《乾》卦之“乾”都写作“键”<sup>③</sup>。帛书《易传》共六篇，约一万六千余字。其言“乾坤”、称举《乾》名的有《二三子》<sup>④</sup>《系辞》<sup>⑤</sup>《衷》三篇<sup>⑥</sup>，“乾”字也毫无例外写作“键”。

1984年，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韩仲民据帛书“乾”作“键”之证，支持了刘说，认为《大象传》此句的断句，应该和其他各卦相同，“天行”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句子，“天行”即天道，指天体的运行，《彖传》多有此说。<sup>⑦</sup>张立文也有相同的意见。<sup>⑧</sup>

《大象传》六十四条中，六十三条都是先释卦象，再点出卦名，最后才得出卦义。比如：“地势，坤”“云雷，屯”“风雷，益”“洊雷，震”“兼山，艮”“随风，巽”“丽泽，兑”。唯独《乾》卦一条不同，这是很难说通的。但“天行”与“地势”句式相同，释“行”为运行，明显与“地势”不协，因为“势”只能作名词解。李镜池（？—1975）已经看出了这一点。<sup>⑨</sup>笔者认为，“天行”之行，应释为阵行、行列、排列。“天行”依《大象传》体例，是指《乾》卦上下经卦之象，《乾》卦上下卦皆由经卦☰组成，乾为天，两经卦☰乾相重为复卦☰乾，故重卦☰乾之象为

① 如孔颖达《周易正义》。

② 刘操南：《周易大象例说》，《光明日报》1962年10月19日。

③ 傅举有、陈松长编著：《马王堆汉墓文物》图版，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④ 见《马王堆汉墓研究论文集——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图版2—5，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

⑤ 傅举有、陈松长编著：《马王堆汉墓文物》图版，第118—126页。

⑥ 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图1—4，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⑦ 韩仲民：《帛书〈周易〉释疑一例——“天行健”究应如何解释》，《文物天地》1984年第5期。

⑧ 张立文：《帛书周易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⑨ 李镜池：《谈易传大象的体例》，《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天行”、天之阵行。将“天行健”“地势坤”连读，否认“健”为卦名，不合《大象传》释象名卦以明卦义之通例。所以，从《大象传》来看，“健”应该是卦名，应该是《乾》卦之“乾”的本字。

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中的“键”，多数人认为是“乾”字的假借。比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sup>①</sup>和于豪亮的《帛书〈周易〉》<sup>②</sup>两文，就是这样处理的。而邓球柏则认为“键”是本字。他说：“卦名以键列于六十四卦之首，盖以此为六十四卦之门户（即关键）。键，引申为门锁、关键、关闭、封锁、囚禁等义。”<sup>③</sup>其实，马王堆帛书《周易》的“键”，是“刚健”之“健”的假借。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乾”皆写作“键”，正证明了《大象传》“乾”作“健”的正确。而“乾”应该是“健”的同音借字。

#### 四、“坤”的本字

坤卦的本字是什么？从《乾凿度》<sup>④</sup>到《玉篇》，从宋人到清儒都有所探讨。从现有的材料看，《坤》卦之“坤”原来并不写作“坤”。

在马王堆帛书《易经》里，《坤》卦之“坤”写作“川”。<sup>⑤</sup>帛书易传其言“乾坤”、称举《坤》名的有《二三子》、<sup>⑥</sup>《系辞》、<sup>⑦</sup>《衷》、<sup>⑧</sup>《繆和》四篇，<sup>⑨</sup>“坤”字也毫无例外写作“川”。

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据屈万里统计现存4400余字，<sup>⑩</sup>但从屈氏书所录残字影片看，似不包括上海博物馆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之二。这一

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② 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③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④ 《乾坤凿度·古文八卦》认为“䷁”为古地字，“古圣人以为坤卦”。见《纬书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页。

⑤ 《马王堆汉墓文物》图版，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⑥ 《马王堆汉墓研究论文集——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图版2—5，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

⑦ 《马王堆汉墓文物》图版，第118—126页。

⑧ 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图1—4，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⑨ 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图8—16。

⑩ 屈万里：《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自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3页，又卷1第16页。

残石 1925 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东汉太学故址，正面内容为《周易》下经《巽》至《未济》8 个卦的卦爻辞以及《乾》至《师》卦《彖传》的一部分，共 15 行，存 256 字；背面内容为《系辞下》的一部分，共 15 行，存 251 字。<sup>①</sup> 如此说来，熹平石经《周易》残石现当有近 5000 字存世。在这些残字中，“坤”字都写作“𪔐”。

宋人洪适《隶释》荟萃汉魏碑碣 189 种，乾坤之“坤”字无一作“坤”，都写作“𪔐”“川”“𪔐”。如卷一《孟郁修尧庙碑》：“乾川见征。”<sup>②</sup> 又《成阳灵台碑》：“乾川之象。”<sup>③</sup> 又《孔庙置守庙百石孔和碑》：“孔子大圣，则象乾𪔐。”<sup>④</sup> 又《韩勅修孔庙后碑》：“孔圣素王，受象乾𪔐。”<sup>⑤</sup> 又《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孔子乾𪔐所挺，西狩获麟。”<sup>⑥</sup> 卷二《西岳华山庙碑》：“乾𪔐定位，山泽通气，云行雨施，既成万物，易之义也。”<sup>⑦</sup> 又《樊毅修华岳碑》：“𪔐灵既定□□，兆民乃列祀典。”<sup>⑧</sup> 卷三《张公神碑》：“乾刚川灵，何天之休”，“乾川传亿万兮”。<sup>⑨</sup> 又《三公山碑》：“□□分气，建立乾川。乾为物父，川为物母。”<sup>⑩</sup> 卷四《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惟𪔐灵定位，川泽股躬”，“上顺斗极，下荅𪔐皇”。<sup>⑪</sup> 又《李翕析里桥郾阁颂》：“川兑之间，高山崔嵬。”<sup>⑫</sup> 又《桂阳太守周憬功勋铭》：“乾𪔐剖兮建两仪。”<sup>⑬</sup> 卷五《巴郡太守张纳碑》：“□□乾川，其润如雨。”<sup>⑭</sup> 卷八《卫尉衡方碑》：“恩降乾太，威肃剥

① 范邦瑾：《上海市博物馆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文物天地》1984 年第 5 期。

② 《隶释 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1 页。

③ 《隶释 隶续》，第 14 页。

④ 《隶释 隶续》，第 18 页。

⑤ 《隶释 隶续》，第 22 页。

⑥ 《隶释 隶续》，第 23 页。

⑦ 《隶释 隶续》，第 25 页。

⑧ 《隶释 隶续》，第 29 页。

⑨ 《隶释 隶续》，第 41、42 页。

⑩ 《隶释 隶续》，第 43 页。

⑪ 《隶释 隶续》，第 49、50 页。

⑫ 《隶释 隶续》，第 54 页。

⑬ 《隶释 隶续》，第 55 页。

⑭ 《隶释 隶续》，第 62 页。





川。”<sup>①</sup> 卷九《故民吴仲山碑》：“乾𠂔盖载，八十有长。”<sup>②</sup> 卷十五《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我邦，乾川垂极。”<sup>③</sup> 卷十七《益州太守无名碑》：“失明哲兮入川户。”<sup>④</sup> 卷十九《魏受禅表》：“若夫复载简易，刚柔允宜，乾𠂔之德。”<sup>⑤</sup> 《魏修孔子庙碑》：“崇配乾𠂔。”<sup>⑥</sup> 据上述不完全统计，其中“川”为最多，11见；“𠂔”次之，7见；“𠂔”最少，仅4见。

传世文献里也留下了若干痕迹。如《大戴礼记·保傅》：“易之乾𠂔。”<sup>⑦</sup> 《贾子新书·胎教》“𠂔”作“坤”。<sup>⑧</sup>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其坤曰。”《释文》“坤”作“𠂔”，云：“本又作坤。”<sup>⑨</sup> 《后汉书·舆服志下》：“‘黄帝尧舜垂衣服而天下治，盖取诸《乾》《𠂔》。’乾𠂔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sup>⑩</sup> 按，此即引《系辞下传》之文。《乾》《𠂔》，《系辞下传》作《乾》《坤》。

“坤”与“川”“𠂔”“𠂔”的关系，前贤有不同的认识。洪适认为：“隶书未尝有坤字，此乃乾坤尔。”<sup>⑪</sup> 这是以“川”为《乾》《坤》之“坤”的本字。《集古录》下《司隶杨君碑》：“𠂔灵定位。”欧阳修云：“以𠂔为坤……汉人皆尔。”<sup>⑫</sup> 《玉篇·𠂔部》：“𠂔，注读曰川也，古为坤字。”<sup>⑬</sup> 李富孙《易经异文释》云：“《乾凿度》以八卦之画为古文，天地风山水火雷泽字是。古坤作𠂔，此即转横画为𠂔耳。”<sup>⑭</sup>

王引之的说法却正好相反，他说：“乾坤字正当作坤，其作𠂔者，乃

① 《隶释 隶续》，第90页。

② 《隶释 隶续》，第100页。

③ 《隶释 隶续》，第159页。

④ 《隶释 隶续》，第176页。

⑤ 《隶释 隶续》，第189页。

⑥ 《隶释 隶续》，第191页。

⑦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页。

⑧ 《二十二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61页。

⑨ 《春秋左氏音义》之六，《经典释文》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2页。

⑩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51页。

⑪ 《隶释 隶续》，第13页。

⑫ 《隶释 隶续》，第229页。

⑬ 《宋本玉篇》，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第362页。

⑭ 《清经解续编》卷538，上海书店，1987年，第1309页。

是借用川字……浅学不知，乃谓其象坤卦之画，且谓当六段书之。夫坤之外，尚有七卦，卦皆有画，岂尝象之以为震巽离坎等字乎，甚矣其凿也。”<sup>①</sup> 朱百度、<sup>②</sup> 阮元说同。<sup>③</sup> 他们皆以“坤”为正字，“𪔐”为假借字，“𪔐”与“𪔐”形近且古音相同，故得假借。

王氏说乾坤八卦不可能唯独坤象卦画之形，似乎很有道理。但以“坤”为本字说，却与帛书、汉碑等不合。我们可以说帛书《易经》写了别字，将“坤”写作了“川”；帛书《易传》四篇也写了别字，将“坤”也误作了“川”。但以洪适的说法，是“隶书未尝有坤字”；按欧阳修说，是“以𪔐为坤……汉人皆尔”。我们不能说所有的隶书里，都是写“坤”的别字，所有的“汉人”“以𪔐为坤”，都写错了。特别是熹平石经，是我国经籍最早之刻本，由汉帝诏著名学者“蔡邕等正其文字”。石经始立之时，天下来观视摹写者，至“车乘日千余两，填街充巷”。“自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若依王引之说，熹平石经《周易》不写本字“坤”，反而写假借字“𪔐”，“蔡邕等正其文字”何从谈起？又何能“五经一定，争者用息”？因为《周易》之“乾坤”，毕竟不是经学上的小问题。由此可知，王引之等的“坤”为本字说是不能成立的。马王堆帛书、熹平石经和其他汉碑等皆将《周易》之“坤”写作“川”等，绝非偶然，当较今本更近古。

汉人的诸种写法中，“𪔐”是“川”的转写，当无异议。但“川”和“𪔐”关系如何呢？还值得深究。

《说文·页部》：“顺，理也，从页从𪔐。”<sup>④</sup>《广雅·释诂》：“𪔐，顺也。”<sup>⑤</sup> 可知在许慎、张揖等文字学家看来，“顺”字所从之“川”，实即“𪔐”。由此可推知，帛书和汉碑中的“川”，作为卦名，实质都是“𪔐”的别写。

① 王引之：《经义述闻·周易上》“𪔐”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② 《汉碑征经》，徐芹庭《周易异文考》，台北：五洲出版社，1975年，第116页引。

③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页。

④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8838页。

⑤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一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页。





徐锴《系传》将《说文》的“𡿨”改为“川”，<sup>①</sup>实际是有问题的。在帛书《周易》经传中，乾川之“川”与“利涉大川”之“川”在字形上很难说有什么区别，这是抄手水平低劣所致。但在熹平石经《周易》里，《坤》卦名“叀”、《系辞传》和《说卦传》里的“叀”字和《益》卦卦辞“利涉大川”之“川”字截然有别。<sup>②</sup>《成阳灵台碑》的“乾川之象”的“川”字和“颍川”的“川”字，<sup>③</sup>《张公神碑》：“乾刚川灵，何天之休”，“乾川传亿万兮”的“川”字和“激川”的“川”字，<sup>④</sup>《卫尉衡方碑》的“恩降乾太，威肃剥川”的“川”字和“颍川”的“川”字，<sup>⑤</sup>其区别也是明显的。这就是说，在蔡邕等汉代主流学者眼中，乾𡿨之“𡿨”和山川之“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像《焦氏易林》那样，以“𡿨”为大川，为水，为江河淮济，既颠倒了正文和别写的关系，也违反了易学的逻辑。八卦中既然以☵坎为水，又怎能以☵为水呢？可见“川”并非☵之正名，当是“𡿨”之别写。我们只能以“乾川”为“乾𡿨”，而不能将“乾𡿨”改为“乾川”。

徐灏云：“马部：‘驯，马顺也。从马川声。’引申为凡鸟兽驯服之称。顺与驯声近义同，人之恭谨、逊顺曰顺，故从页。页者，稽首字也，恭顺之意也。川当为声。”<sup>⑥</sup>《诗·大雅·皇矣》：“王此大邦，克顺克比。”《礼记·乐记》《史记·乐书》都将“克顺克比”引作“克顺克俾”。而《中山王𡈼鼎》就有“克忍克卑”之句。<sup>⑦</sup>《礼记·缁衣》引《诗·大雅·抑》“四国顺之”，郭店楚简《缁衣》篇作“四方忍之”，<sup>⑧</sup>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缁衣》篇此句作“四或川之”。<sup>⑨</sup>战国行气铭：“巡则生，

①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8838页。

② 屈万里：《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卷2，第1、30、44、8页。

③ 《隶释·隶续》，第14、15页。

④ 《隶释·隶续》，第41、42页。

⑤ 《隶释·隶续》，第90页。

⑥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8838页。

⑦ 徐中舒主编：《殷周金文集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1页。

⑧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页《缁衣图版》12行。

⑨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逆则死。”“巡”实即“顺”字，故释者读“巡”为“顺”。<sup>①</sup> 所以，不论顺也好，驯也好，忍也好，巡也好，它们都是同源辞，其共同的语源是“川（𡿨）”，而页、马、心、辵这些义符仅表示它们各自的区别性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川”（实质是𡿨）是最基本的“顺”，坤卦本为𡿨卦，“𡿨”就是顺。

《说文·土部》：“坤，地也，《易》之卦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段玉裁《注》认为“坤”“从土，从申”是“会意”；“土位在申”是“说从申之意也。《说卦传》：‘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坤正在申位”。惠栋《义证》：“‘土位在申’者，《易·坤卦》‘西南得朋’王注：‘西南致养之地，与坤同道者也。’《易乾凿度》：‘阴始于巳，形于未。据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阴之正也。’”王筠《句读》认为《说文》“从土，从申。土位在申”说是“主卦而也，若主地而言，则当云‘从土，申声’矣”。他不同意《说文》的解释，其《释例》说：“案云从土申声可矣。许君曲为之解，段氏又极力助成之，非也。”<sup>②</sup> 按王筠《释例》说不可从，“申”古韵为真部，“坤”为文部，两字主要韵母元音不同，因此“申”不可能表“坤”字的读音，“坤”字不能解为“从土，申声”。段玉裁、惠栋以《说卦传》《易乾凿度》说来解许慎的“土位在申”说，不但符合许慎本意，也是迄今为止关于“坤”字造字本义的最优解。<sup>③</sup>

俞樾指出：“‘𡿨’即‘川’字，非坤字也。疑‘𡿨’当读为‘顺’……此作‘𡿨’者，乃‘顺’之段字。‘顺’从‘川’声，古文以声为主，故‘顺’或作‘川’。”<sup>④</sup> 郭沫若也说：“《汉熹平石经》残石作𡿨，汉碑凡乾坤字亦均作𡿨，并未见有坤字。可见坤字是后起的，𡿨才是坤的本来面目。”<sup>⑤</sup> 这些意见都足以凿破混沌。

① 汤余惠：《战国铭文选》，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4页。

②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14册，第13158、13159页。

③ 以上可参廖名春《坤卦卦名探原——兼论八卦卦气说产生的时代》，《东南学术》2000年第1期。

④ 俞樾：《群经平议·周易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78册，第5页。

⑤ 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1935年3月10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9页。按：郭说系研究生刁小龙上我课后所提示。





## 五、二二相耦，相反为义

孔颖达揭示《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是“二二相耦，非覆即变”。<sup>①</sup>

所谓“二二相耦”，就是说《周易》六十四卦是每两个卦为一对，依此当分为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习坎离、咸恒、遯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恒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三十二对。

所谓“覆”就是“表里视之，遂成两卦”，一个卦体上下颠倒而成两卦，如䷂屯，倒过来就是䷃蒙，说是两卦，其实只有一个卦体。

所谓“变”就是两卦卦画阴阳相反，如䷀乾与䷁坤，䷜习坎与䷝离。它们“反复唯成一卦”，只好“变以对之”，以相应卦位上相反的阴、阳爻来分别。

《周易》三十二对卦中，属于卦画上下颠倒而成的覆卦有二十八对，它们是䷂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咸䷞恒、䷠遯䷠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既济䷾未济。

属于卦画阴阳相反的变卦有四对，它们是䷀乾䷁坤、䷚颐䷚大过、䷜习坎䷝离、䷼中孚䷼小过。

孔颖达所谓“变”韩康伯称之为“错”，所谓“覆”韩康伯称之为“综”。<sup>②</sup> 但不论变卦，还是覆卦，它们的卦体都是相反的。只不过一是两卦卦体阴阳相反，一是两卦卦体方向相反而已。

《周易》卦画结构的这种反对性质，表现在卦义上就是“二二相耦，相反为义”。《杂卦传》就是以反对卦为据系统探讨《周易》六十四卦

①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95页。

②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二二相耦，相反为义”之作。<sup>①</sup>现在看来，这是揭示《周易》六十四卦本义最有效的方法，是一条最为重要的易例。

䷂屯䷃蒙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屯为草木初生，而蒙为蒙蔽。

䷄需䷄讼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需为退缩不进，而讼为争讼。

䷆师䷆比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师为打仗、战争，比为亲比团结。

䷇小畜䷈履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小畜义为蓄止，而履义为行。

䷊泰䷊否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泰为通泰，否为否闭。

䷌同人䷌大有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同人是讲亲疏远近，大有则是不分彼此。

䷎谦䷎豫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谦为谦虚，豫为自大。

䷐随䷐蛊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随为随从而无事，蛊为蛊乱而生事。

䷒临䷒观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临为监临，居高临下；观为观摩学习。

䷔噬嗑䷔贲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噬嗑为嚼食食物，象征施用刑法；贲为文饰。一文一武，一软一硬。

䷖剥䷖复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剥为剥落，复为回复。

䷘无妄䷘大畜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无妄是无所希望，为之绝望；大畜是大为畜聚，五谷丰登，是得天时。

䷚颐䷚大过卦画阴阳相对，其卦义也相反：颐是颐养天年，生活得很好；大过是死亡，永别人世。

䷜习坎䷜离卦画阴阳相对，其卦义也相反：“水曰润下，火曰炎上。”火向上升腾，水往低处流。所以上下相反。

䷞咸䷞恒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咸为速，恒为久。咸是谈恋爱时间短，恒为成家立业过日子时间长。

䷗遯䷗大壮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遯者隐避退遯，大壮者浸强健盛。

<sup>①</sup> 屈万里认为：“反对、相对，其爻象皆相反，故卦名亦每取相反之义。”（《周易卦爻辞成于周武王时考》，《书佣论学集》，台湾：台湾开明书店，1980年，第13页）但并非说卦体相反，卦义亦皆相反。







䷢晋䷢明夷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晋为晋升，明夷为陨落。

䷤家人䷤睽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睽为同中生异，由内而外，犹如姐妹，生为同根，而归属不同；家人为异中生同，由外而内，犹如夫妻，本为异姓，而成一家。

䷦蹇䷦解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蹇为行走艰难，解为舒难解困。

䷩损䷩益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损为减损，益为增益。

䷪夬䷪姤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夬为缺失，阳盛阴消；姤为有遇，阴长阳消。

䷬萃䷬升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萃为荟萃内聚，升为上升不返。

䷮困䷮井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困是穷困不通，井是活水不绝。

䷰革䷰鼎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革为革命，而鼎象征政权稳固。

䷲震䷲艮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震为震动不止，艮为限止不动。

䷴渐䷴归妹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渐是循礼渐进而“吉”；归妹则有弊而“凶”。

䷶丰䷶旅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丰是家大业大，官大势大，故旧之人多来亲近攀附；旅是在外作客，则少有亲人。

䷥巽䷥兑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巽为隐入，而兑为显现。

䷺涣䷺节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涣为涣散，节为节制。

䷥中孚䷥小过卦画阴阳相对，其卦义也相反：中孚为有心于信，小过为无心有过。

䷾既济䷾未济卦体相反，其卦义也相反：既济为已经成功，未济为尚未成功。<sup>①</sup>

䷀乾䷀坤䷁这一对与上述三十一对一样，卦画阴阳相对，其卦义也应相反。如果依《说文》，《乾》卦之“乾”为艸木“上出”，则与“土位在申”之“坤”构不成反对。依章太炎说，“乾”为“日始出光𩇔𩇔也”，与“土位在申”之“坤”的反对关系也不明显。如果以“顺（䷋）”为“坤”之本字，“乾”与“坤”的反对义更无从谈起。而以“健”为《乾》

① 以上详见廖名春《二二相耦，相反为义——〈周易〉卦义新论》，台湾《哲学与文化》月刊第31卷第4期，2004年。

卦之“乾”的本字，以“顺（《》）”为《坤》卦之“坤”的本字，健、顺意义相反，与两卦卦画阴阳相对相配，是十分自然的。

由此可知，《周易》六十四卦不但卦形是以“反对”的形式出现的，其卦义也是以“反对”的形式呈现的。“反对”是《周易》的基本特点。

## 六、健、顺的意蕴

明白了《周易》乾、坤之本字就是健、顺，那么对其意义我们就可作一简要的分析。

《周易》乾卦六爻都是阳爻，卦名称之为“健”。可知阳爻所代表的就是健，乾卦的题中之义就是论述刚健的问题。<sup>①</sup>

坤卦六爻都是阴爻，卦名称之为“顺”。可知阴爻所代表的就是顺，坤卦的题中之义就是论述柔顺的问题。

《周易》六十四卦都是由阳爻和阴爻构成的，八卦也是如此，可知健、顺是构成《周易》六十四卦的基本因子，它们相反相成，对待而又统一。

从这一意义上说，健、顺内含了二元对待的思想，是《周易》本经本身就具有的一对概念

《彖传》的“乾元”“坤元”说正证明了这一点。

《乾·彖》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坤·彖》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

这里的“乾元”，指的是阳爻；“坤元”，指的是阴爻。八卦和六十四卦都是由阳爻和阴爻构成的，阳爻和阴爻是八卦和六十四卦结构的基本因子，所以称之为“元”。从“万物资始”“万物资生”说来看，“乾元”“坤元”又是宇宙万物生成的根本。“乾元”“资始”，在宇宙万物生成中

<sup>①</sup> 关于《周易·乾》卦，廖名春《〈周易·乾〉卦新释》（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韩国周易学会报告会专题报告，首尔成均馆大学600周年纪念楼，2006年5月12日）一文有详细考证。





的地位相当于父亲；“坤元”“资生”，在宇宙万物生成中的地位相当于母亲。“乾”就是“健”，“坤”就是“顺”。所以，“乾元”“坤元”也就是“健元”“顺元”。《彖传》在这里实际是强调宇宙万物生成的本源就是健、顺二元。

《系辞传》也有一些论述值得注意：

“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这里的“易”，论者以为《周易》之书，而“乾、坤”则指《乾》《坤》二卦。<sup>①</sup>其实误矣。“乾、坤”就是“健、顺”，指的是阴爻和阳爻，“易”就是指六十四卦卦画。有了表示“健、顺”的阴爻和阳爻，才有六十四卦。没有表示“健、顺”的阴爻和阳爻，就不会有六十四卦。《周易》六十四卦，归根结底就是乾、坤，也就是健、顺。

“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

健、顺虽然是二元对待的，但健是“成象”的，主事的；顺是“效法”的，随从的。作用还是有所不同。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这是说，健、顺虽为对待的二元，但地位却有尊卑、贵贱的不同。健为尊贵，顺为卑贱。健代表男性的特点，顺代表女性的特点。健有创始之用，顺有生成之功。这里的乾（健）、坤（顺），已从阴爻、阳爻抽象为表示二元对待思想的范畴了。

《彖传》《系辞传》对乾（健）、坤（顺）的这些论述，虽然不免有提炼、加工的成分，但基本上符合《周易》本经的实际。

表示二元对待思想的范畴，流行且为我们熟悉的有阴阳、刚柔，但真正在《周易》本经里能找到根据的，则只有乾、坤，也就是健、顺。

因此，《周易》本经里尽管没有阴阳二字，但却有二元对待的思想，其概念就是健、顺。健、顺就是阴、阳，健、顺就是刚、柔。

《周易》是二元对待的哲学，是对子哲学，是阴阳哲学，是刚柔哲学。

① 如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63、564页。

从它本身的概念而言，《周易》则是健、顺的哲学。孔子和以《易传》为代表的早期文献以“阴阳”解《易》，形式上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就实质而言，是抓住了《周易》二元对待思想的本质，并非是无中生有。

明了这一点，否认《周易》本经有哲学的论调就可以休矣。





## 《说卦传》八卦次序试论

说到《周易》，就必然会谈到八卦，而八卦之间的关系及其次序则有多种说法，是值得讨论的。

按照《系辞传》“阳卦多阴，阴卦多阳”说，八卦可分为阳卦和阴卦两种。震、坎、艮三卦皆一个阳爻，两个阴爻，属于“多阴”，当为阳卦；巽、离、兑三卦皆一个阴爻，两个阳爻，属于“多阳”，当为阴卦。此外，乾自然属于阳卦，坤自然属于阴卦。这样，就是四阳四阴。

在此基础上，《说卦传》又有父母与六子女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这就是说，乾、坤两经卦是其他六经卦的父母，其他六经卦都是乾、坤两卦的结合而产生出来的。乾、坤两卦父母阴阳互求，阳求合于阴得男，阴求阳于阳得女。乾父求合坤母，即乾卦初爻居于坤地初爻之位为震，此为一索得震长男；乾卦二爻居于坤卦二爻之位则为坎，此为二索得坎中男；乾卦三爻居于坤卦三爻之位为艮，此即三索得艮少男。坤母求合乾父，即：初爻居于乾初爻之位为巽，此即一索得巽长女；二爻居于乾二爻之位，为离，此即二索得离中女；三爻居于乾三爻之位为兑，此即三索得兑少女。

用图表示，即：

阳卦		阴卦	
☰乾	父	☷坤	母
☳震	长男	☴巽	长女
☵坎	中男	☲离	中女
☶艮	少男	☱兑	少女

这样，八卦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并列平行的关系了，而分为了父母和子女两个等级。

以“对”的观念来分析八卦，则可以将它们分成四对：一是☰乾与☷坤，二是☵坎与☲离，三是☳震与☴艮，四是☴巽与☱兑。

这四对卦卦形之间的关系有两种：

一是阴阳对立，如☰乾与☷坤，☵坎与☲离。两卦之间相同爻位上的爻是阴阳相反的。乾初爻为阳爻，坤初爻则为阴爻；乾中爻为阳爻，坤中爻则为阴爻；乾上爻为阳爻，坤上爻则为阴爻。彼此完全相反。

二是上下颠倒，如☳震与☴艮、☴巽与☱兑。☳震颠倒过来就是☴艮，☴巽颠倒过来就是☱兑。彼此相互颠倒。

用图表示，即：

一		二		三		四	
☰乾	☷坤	☵坎	☲离	☳震	☴艮	☴巽	☱兑
父	母	中男	中女	长男	少男	长女	少女
对立		对立		颠倒		颠倒	

八卦卦形上这种二二为耦，非对即倒的关系是否体现到卦德，也就是卦义上了呢？这是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八卦卦形二二为耦，非对即倒，八卦的卦德也当是二二为耦，反对为义。借用王夫之的“象辞相应之理”说，这就是“象义相应之理”，即卦形的反对与卦义的反对是一致的。

☰乾与☷坤卦形阴阳相对，其卦德也相对：乾为刚健，而坤为柔顺。

☳震与☴艮卦形上下颠倒，其卦德也相反：震为动，而艮为止。

这些是非常明显的。

☵坎与☲离卦形阴阳相对，其卦德坎为险陷，而离为明丽，似乎不相对。但从其取象来看，一为水，一为火，水火不兼容，或者说势如水火，显然是相对的。由此看，坎为险陷，含有前景艰险的意思；离为明丽，含有前途光明的意思，也是截然对立的。

☴巽与☱兑卦形上下颠倒，其卦德巽为入，而兑为喜悦，似乎不相反。但《杂卦传》说：“兑见而巽伏也。”兑卦是喜悦而显现，而巽卦是入而隐



伏，也不无相反之义。

《说卦传》列举八卦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序，如：“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这样，就是以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配对，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用图表示，即：

一		二		三		四	
☰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父	母	长男	长女	中男	中女	少男	少女
对立		对立		对立		对立	

这种配对，规律性更严格。每一对卦之间，卦形都是阴阳对立的，不但☰乾与☷坤、☲离与☵坎阴阳对立，☳震与☴巽、☶艮与☱兑也阴阳对立，没有了卦形上下颠倒的卦组。这是其一。二、三、四对卦画的排列体现了严格的次序性，而且呼应了其父母与六子女说：由长到中，再到少；长男与长女配，中男与中女配，少男与少女配。这是其二。

但是，这一八卦的配对次序却违反了“象义相应之理”，也就是说卦形的对立关系在卦德上没有得到反映。比如☳震与☴巽卦形对立，其卦德一为动，一为入，没有对立关系；☶艮与☱兑卦形对立，其卦德一为止，一为悦，也没有对立关系。这显然不符合《周易》的原理。

同时，也不符合《周易》本经的卦序。《周易》六十四卦是八卦相重而成的，是八卦的进一步放大。在《周易》六十四卦里，☰乾与☷坤对，☵坎与☲离对，☳震与☶艮对，☴巽与☱兑对。在《杂卦传》中，列举的次序尽管有所不同，但配对也还是一样的。八卦也当相应配对。因此，应当是☰乾与☷坤对、☵坎与☲离对、☳震与☶艮对、☴巽与☱兑对。朱熹《周易本义》所载《八卦取象卦歌》说：“☰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sup>①</sup>其配对是正确的，冲破了《说卦传》的藩篱。但在八卦次序上仍

① 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本，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年，第199页。

有问题，坎、离一对应在震、艮前；离、坎当作坎、离，兑、巽当作巽、兑。这还是囿于《说卦传》之说。

由此可知，只要我们遵从“象义相应之理”，以《周易》六十四卦而不是以《说卦传》为本，八卦的配对及次序就应是乾坤、坎离、震艮、巽兑，而不应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或乾坤、震艮、离坎、巽兑。

对于《说卦传》，金景芳先生认为：

从“天地定位”到“坤以藏之”，是《归藏》的遗说。“坤以藏之”的“归”字，透露出“归藏”一名的痕迹，所以说这一段是《归藏》的遗文。从“帝出乎震”到“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我认为是《连山》遗说。这段话强调“艮”，说“艮”是“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而《连山》首艮，因此可以断定是《连山》的遗说。<sup>①</sup>

我在几年前写的一篇小文也曾分析过《说卦传》的结构：

今本《说卦》的一、二章，讲的是“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显然是就六画卦而言；第三至第十一章，是“专说八卦”。所以，大而言之，《说卦》可分为两部分。<sup>②</sup>

由此看来，《说卦传》讲“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的前一、二章，毫无问题，是对《周易》的阐发，属于“文王演《易》”一系。而“专说八卦”的后九章，当属于与《周易》不同的八卦易遗说。

按《史记》的说法，“西伯……拘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周本纪》），“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日者列传》）。《汉书·艺文志》也说：“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而王弼则以为

① 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

② 廖名春：《周易说卦传错简说新考》，《周易研究》1997年第2期，第39页。







伏羲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sup>①</sup>周文王之前已有重卦，孔颖达已经看出<sup>②</sup>。现在甲骨、青铜器铭文上数字卦的揭破也证明了这一点<sup>③</sup>。但周文王之前绝没有《周易》，有了“西伯……拘羑里”，才有了《周易》，当是不争的事实。《彖传》《系辞传》，尤其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篇，地上和地下的文献都有相同的记载。

其实，尽管古人对于重卦之人有争议，但对于易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八卦，也就是单卦阶段；再是重卦阶段，却是众口一词。从《周礼·春官·太卜》的“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来看，属于重卦阶段的《易》，不止有《周易》，起码还另有《连山》和《归藏》。因为它们也是“其别皆六十有四”。

如果承认易经历了由单卦到重卦的发展，而《周易》属于重卦阶段之《易》，我们自然就会发现《说卦传》“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的前一、二章，毫无问题，是讲《周易》。而“专说八卦”的后九章，是八卦易说，并非是讲六十四卦的《周易》。

既然《说卦传》的后九章不是讲《周易》的，它所述之八卦的配对和次序皆与《周易》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金景芳先生说它们是“《归藏》的遗文”，“《连山》遗说”，前人也有一些同样的猜测。如朱彝尊《经义考》卷二载：“乾宝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连山》之易也。”<sup>④</sup>毛奇龄《易小帖》卷二也说：“乾宝注‘三易’，谓《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周易》首乾。然又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连山》之易也”，“乾宝以《大传》‘天地定位’一章为《伏羲易》，以‘帝出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

②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7页。

③ 参见张政娘：《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④ 经籍之属《经义考》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

乎震’一章为《连山易》。而此又窃袭而更改之，以‘天地定位’‘帝出乎震’二章总为《连山易》，以‘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一章为《归藏易》”。<sup>①</sup>罗泌也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连山》之易也。”<sup>②</sup>魏晋以后，宋人诸如此类的说法则更多了。如冯椅《厚斋易传》说：“神农用之，则退乾坤而首艮，以其立乎春冬之交，终始万物也。”<sup>③</sup>又载李子思曰：“夏之《连山》以艮为首。何也？艮，东北之卦，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者也。《说卦》论八卦始震终艮，在时则为冬春之交。”<sup>④</sup>朱元升《三易备遗》卷二也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者，实与洛书卦位相应，虽河图、洛书，分方各异，为用不同。然即图书卦位，参夏时气候，如以圭测景，以针定方，知其为无爽也。夫子之杞而得者其此乎？《连山》之易可证者，其此乎？夫子《说卦》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杜子春谓《连山》作于伏羲，因于夏后氏，不其然乎！愚于是述《连山》备遗。”<sup>⑤</sup>魏了翁也说：“《周易》备三易之义，‘阖户谓之坤’，即《归藏》；‘终万物、始万物，莫盛乎艮’，即《连山》。”<sup>⑥</sup>都以为《说卦传》后九章的这些不是讲《周易》的，而是《连山》《归藏》的遗说。

前辈的意见是值得尊重的。但跳出《连山》《归藏》遗说的思路，也可以看出，《说卦传》后九章的这些八卦易说虽然不直接属于《周易》，但既然和讲《周易》的前一、二章合编在一篇里，应该与《周易》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究竟如何呢？下面，我们试作分析。

《说卦传》“帝出乎震”至“终万物、始万物，莫盛乎艮”一段上述前哲都说是《连山》的遗说，是很有道理的。从震到巽、离、坤、兑、乾、坎、艮或从艮到震、巽、离、坤、兑、乾、坎的八卦次序与《周易》六十四卦不同，以巽与乾对，以坤与艮对，说明其二二相对的观念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路史》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

③ 《厚斋易传》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④ 《厚斋易传》卷二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⑥ 经籍之属《经义考》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





不强。尽管邵雍当年以为“此卦位乃文王所定”，但朱熹就很以为有些讲不清楚。<sup>①</sup>然而，《周易》坤卦卦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东北丧朋，西南得朋。安贞吉”却与它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笔者曾经分析过，“先迷”者，“东北丧朋”也；“后得主”者，“西南得朋”也。它们都是“君子有攸往”的具体展开。上述卦辞是建立在《说卦传》“帝出乎震”段记载的八卦卦位说的基础上的，离开了《说卦传》“帝出乎震”段记载的八卦与八方、四季相配的理论，上述《坤》卦卦辞将难以理解。因此，可以说《周易》卦爻辞在制作时，曾经采纳了这一八卦卦气说。<sup>②</sup>说“帝出乎震”的八卦卦气说产生得如此之早，可能难以令人置信。但周人以稼穡出名，节气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八卦卦气说较之其他易说更为流行，更为早熟，是毋庸置疑的。

而《说卦传》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的八卦次序，是建立在父母与六子女卦说的基础上的，与“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说实为一体。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衷》篇有“天地定立，□□□□，火水相射，雷风相搏”，“立”通“位”；所缺四字，一般认为当据今本《说卦》补为“山泽通气”；“搏”通“薄”。张政烺认为：“两相对勘，帛书本有两个优点。一、‘水火不相射’无不字，是也。水火矛盾，故言相射，不相射则脱离接触，不构成矛盾的两个方面。二、水火在山泽之后，雷风之前，这一点很重要，和我们画的八卦方位圆图相合。”<sup>③</sup>于豪亮肯定了帛书“火水”在“雷风”之前的合理性，但指出要将帛书的“火水”改为“水火”。<sup>④</sup>从语言形式上看，帛书的这四句句式整齐，字数相等，显然比今本更为协调。所以，除“火水”应改为“水火”之外，其他应以帛书为准，即《说卦》这四句的原文应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薄”。

这里八卦的次序由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变成了乾坤、艮兑、坎

① 见《周易本义》，第199页。

② 廖名春：《〈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五考》，《周易研究》1999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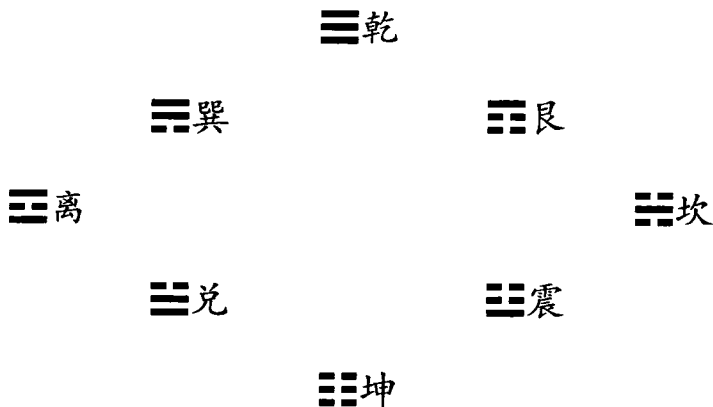
③ 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

④ 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离、震巽，其配对、父母与六子女的关系全同，只是震巽，也就是长男长女，与艮兑，也就是少男少女的位置互换了一下。用图表示，即：

一		二		三		四	
☰乾	☷坤	☶艮	☱兑	☵坎	☲离	☳震	☴巽
父	母	少男	少女	中男	中女	长男	长女
对立		对立		对立		对立	

如依邵雍说，这四句反映了一种卦位关系的话，那画成图就是：



同墓出土的帛书《易经》卦序与今本《周易》很不相同。学者们发现其上卦排列的次序是乾、艮、坎、震、坤、兑、离、巽，而下卦排列的次序是乾、坤、艮、兑、坎、离、震、巽。李学勤先生指出，上图暗含了帛书《易经》卦序结构的秘密：从乾往右单数至巽，就是帛书《易经》上卦排列之序；而从乾往右以对数，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就是帛书《易经》下卦排列之序。<sup>①</sup>

比较帛书《易经》和今本《周易》的卦序，我们会发现：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二二相耦”分为三十二对，每一对中的两卦又“非覆即

<sup>①</sup> 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中国哲学》第14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变”。但卦组与卦组之间，其卦画却缺乏规律。而帛书《易经》各卦卦画的排列却有着严格的规律性，其特点是采用重卦的方法，将一个六画卦分为上下两个三画卦，以三画的八卦为单位，将六十四卦分成八组。其上卦的乾、艮、坎、震、坤、兑、离、巽，分别依次同下卦的乾、坤、艮、兑、坎、离、震、巽组合，从而形成了“八八成组”的帛书《易经》卦序。<sup>①</sup>我们认为这是人们出于对卦画规律性的爱好改编经文的结果。因为在今本《周易》中，乾坤、泰否、损益、既济未济等都是对举的，而帛书《易经》卦序都将其拆散了，特别是既济、未济分别居于三十二、五十四，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这只能是改编者只顾及卦画形式的有序，却忽视了卦义的结果。

认定了帛书《易经》卦序是改编今本《周易》而来，那“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薄”说势必就是对帛书《易经》卦序结构的总结。没有对帛书《易经》卦序结构的细密分析，是不可能归纳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薄”的理论来的。

帛书《易经》刻意追求卦画次序的规律性而不顾及《周易》配对的特点，不仅拆散了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也拆散了泰否、损益、鼎革、既济未济等。作为其理论依据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薄”说与《说卦传》的八卦次序本质上是相同，虽然其卦画的排列体现了严格的次序性，而且呼应了父母与六子女说，但其配对却违反了“象义相应之理”。所以，也是对《周易》原来八卦次序改造的结果。

这样看来，邵雍所谓的文王“后天”易，其实并不晚；而所谓的“先天”八卦次序，其实却是从《周易》八卦次序而来。

这些论证，进一步说明了《周易》的八卦次序，不应该以《说卦传》为准，而要以本于《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且合于二二为耦、反对为义的乾坤、坎离、震艮、巽兑之序为准。

<sup>①</sup> 于豪亮：《帛书〈周易〉》。

## 《周易·系辞传》乾专直新释

《周易》经、传颇有一些耳熟能详但深究起来则很成问题的名言。

《系辞上传》第六章<sup>①</sup>“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一段就如此。

韩康伯注：“专，专一也。直，刚正也。翕，敛也。止则翕敛其气，动则辟开以生物也。乾统天首物，为变化之元，通乎形外者也。坤则顺以承阳，功尽于已，用止乎形者也。故乾以专直言乎其材，坤以翕辟言乎其形。”<sup>②</sup>

孔颖达疏：“乾是纯阳，德能普备，无所偏主，唯专一而已。若气不发动，则静而专一，故云‘其静也专’。若其运转，则四时不忒，寒暑无差，则而得正，故云‘其动也直’。以其动静如此，故能大生焉。坤是阴柔，闭藏翕敛，故‘其静也翕’；动则开生万物，故‘其动也辟’。以其如此，故能广生于物焉。”<sup>③</sup>

宋衷注：“乾静不用事，则清静专一，含养万物矣。动而用事，则直道而行，导出万物矣。一专一直，动静有时，而物无夭瘁，是以大生也。翕，犹闭也。坤静不用事，闭藏微伏，应育万物矣。动而用事，则开辟群蛰，敬导沉滞矣。一翕一辟，动静不失时，而物无灾害，是以广生也。”<sup>④</sup>

他们都是训“专”为“专一”，以“直”为“刚正”“正”“直道而行”。

① 依朱熹《周易本义》所分，下同。

② 孔颖达：《周易兼义》卷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78—79页。

③ 孔颖达：《周易兼义》卷七，《十三经注疏》本，第78—79页。

④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





后儒的解说也基本相同。如元儒梁寅说：“凡阳皆乾也，凡阴皆坤也，《易》书所言乾坤，各有静有动。静其体而动其用也。乾体之静则专确，用之动则直遂，此‘大’之所由生也。谓之‘大’者，乾一而实，故以其质言之也。坤体之静则翕聚，用之动则开辟，此‘广’之所由生也。谓之‘广’者，坤二而虚，故以其量言之也。”<sup>①</sup>

明儒林希元说：“乾坤各有性气有动静。乾之性气，其静也专一而不他，惟其专一而不他，则其动也直遂而无屈挠，惟直遂而无屈挠，则其性气之发，四方八表无一不到而规模极其大矣，故曰‘大生’焉。坤之性气，其静也翕合而不泄，惟其翕合而不泄，则其动也开辟而无闭拒，惟其开辟而无闭拒，则乾气到处，坤皆有以承受之，而度量极其广矣。”<sup>②</sup>

“专”是“专确”“专一而不他”，“直”是“直遂而无屈挠”。和韩康伯注、宋衷注、孔颖达疏并无本质的不同。

近代以来，则出现了一些很不相同的新解。

俞樾说：“下文云：‘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翕’与‘辟’正相对。此云：‘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专’与‘直’亦必相对，殆非‘专一’之谓也。‘专’当作‘抔’。《说文·手部》：‘抔，圜也。’《考工记·梓人》‘抔身而鸿’郑玄注曰：‘抔，圜也。’又《庐人》《弓人》注并同。《楚辞·橘颂》篇‘圆果抔兮’王逸注曰：‘抔，圜也。’楚人名‘圜’为‘抔’，然则其‘其静也抔’犹言‘其静也圜’。圜者，乾之本体也。抔直翕辟皆言其状，非言其德。‘抔’作‘专’者，段字耳。《史记·秦始皇纪》‘抔心壹志’，段‘抔’为‘专’也。此云‘其静也专’，段‘专’为‘抔’也。《释文》曰：‘专，陆作砖。’‘砖’即‘抔’字之讹也。”<sup>③</sup>这是以“专”为“抔”之借字，而以“抔”与“直”相对，训“抔”为“圜”，否定了韩康伯注的“专一”之训。

此说影响今人极大，其后继者颇多。

高亨说：“乾，天也。专借为团。《说文》：‘团，圜也。’天静而清明，其形为圆；天动而降雨雪，其势直下。圆形则无不包，直下则无不

① 梁寅：《周易参义》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 林希元：《易经存疑》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

③ 俞樾：《羣经平议》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78册，第30页。

直，是以能大生……坤，地也。《集解》引宋衷曰：‘翕，犹闭也。’陆德明曰：‘辟，开也。’坤静而不生草木，则土闭；地动而生草木，则土开。唯其能闭能开，是以能广生。”<sup>①</sup>高氏尽管认为“抐者，以手搓物使圆也，故字从手。此文之专乃借为团……团者，形体之圆也”，以为“俞读犹未深究”。<sup>②</sup>但从其详引俞说来看，其“专借为团”说，显然是从俞说化出。

美国汉学家夏含夷则认为这是传统注疏拔高了经典的例子。他以为《系辞》此言，是“近取诸身”，“确为具体象征”。“具体象征”什么呢？夏氏告诉我们：“乾为纯阳，于身上即阳物之象；坤为纯阴，于身上即阴户之象。阳物安静未激之前，其形乃弯曲，故曰‘其静也专’（专，《经典释文》作‘抐’，《说文解字》云‘抐，圜也。’下文翕与辟相对，此句专与直亦必相对，可证‘专’为弯曲之义）；激动欲交之时，其形乃直立，故曰‘其动也直’。阴户安静未激之时，其外阴部乃翕合，故曰‘其静也翕’；激动欲交之时，其外阴部乃辟开，故曰‘其动也辟’。乾坤相交，大广生焉，亦即阳物阴户相接，万物生焉。‘一阴一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非指此更有何宜乎！”<sup>③</sup>

夏氏更认为朱熹《周易本义》“乾坤各有动静，于其四德见之。静体而动用，静别而动交也。乾一而实，故以质言而曰大；坤二而虚，故以量言而曰广”<sup>④</sup>说“早已暗示两性交接”，“只是中国传统学者对男女之关系颇保守，因而解释未至如此直接”。<sup>⑤</sup>

这种弗洛伊德式的离经叛道的解释，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响应。

赵建伟说：“‘专’即老子‘抐气’之‘抐’，抐聚、收聚。‘直’，伸直、直挺、伸张（《老子·四十五章》‘大直若屈’之‘直’与此近）……乾坤代指牝牡、雌雄、男女等阴事物。此以抐聚、伸直象征男性生殖器静动时之状态，以闭翕、张开象征女性生殖器静动时之状态；而此二者是取喻阴阳交通依存之理。其一，以阳之伸缩与阴之开闭说阴阳授受交通之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517页。

②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48页。

③ 夏含夷：《说乾专直，坤翕辟象意》，《文史》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4页。

④ 朱熹：《周易本义》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

⑤ 夏含夷：《说乾专直，坤翕辟象意》，第24页。





理。其二，以阳有动亦有静、阴有静亦有动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阴阳依存之理。阴阳交通依存故能‘生生’，能生生故能‘广大’。乾、坤静之转翕，阴阳未通也；动时之直辟，阴阳相合也。《老子》‘牝牡之合而媿作’即此。《黄帝四经·称》论‘阴阳大义’中有‘伸者阳而屈者阴，予阳受阴’等论述，可以参考。《老子》之‘翕张’‘直屈’说可能对《系辞》有影响。‘直’，帛本作‘搖’，即‘摇’，《尔雅·释詁》‘摇，作也’，训同《老子·五十五章》‘牝牡之合而作’<sup>①</sup>之‘作’，谓直挺。”<sup>②</sup>其“以转聚、伸直象征男性生殖器静动时之状态，以闭翕、张开象征女性生殖器静动时之状态”云云虽然没有说明来源，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袭自夏说；其引《老子》“牝牡之合而媿作”为释，则在夏说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传统的注释和近代以来的新解，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还得仔细加以辨析。

首先，将“乾专直”“坤翕辟”说成是男女性交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因为它在《系辞传》本身就通不过。《系辞上传》第十一章说：“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所谓“阖”，就是上文之“翕”，依《说文》，当训为“闭”。“阖户谓之坤”，就是上文的“夫坤，其静也翕”。如果乾是指“阳物”的话，“阳物”只有曲直，又怎能“辟户”呢？只有坤作为“阴户”才能有“翕”“辟”呀！由此可知，将“乾专直”“坤翕辟”说成是男女性交的状况在《系辞上传》中顾此失彼，是说不通的。

《系辞上传》第六、十一章的这两段话，帛书《系辞》作：“夫键，丿静也圈，丿动也搖，是以大生焉；夫川，丿静也敛，丿动也辟，是以广生焉。……是故阖户谓之川，辟门谓之键。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sup>③</sup>今本的“直”，帛本写作“搖”，一般都读为“摇”。赵建伟认为

① 按：引文“作”前当脱一“媿”字。

② 赵建伟：《出土简帛〈周易〉疏证》，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47页。按：又见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03、604页。该书以《周易注译与研究》之名1999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31、3033页。

“《尔雅·释诂》‘摇，作也’，训同《老子·五十五章》‘牝牡之合而作’之‘作’，谓直挺。”这种辗转为训，不足为据。因为《尔雅·释诂》的“淳、肩、摇、动、蠢、迪、俶、厉、作也”，是说“摇”有“作”的意思，而并非说“摇”就是“作”。也就是说“摇”与“作”有一部分意义是相同的，而并非说“摇”与“作”的全部意义是相同的。因此，以《老子》第五十五章“牝牡之合而腴作”之“作”来解释帛本之“摇”，逻辑上有问题。认为“摇”“谓直挺”，更是偷梁换柱。“摇”不能训为“直”，与“专”义不相对，也说明以“阳物安静未激之前，其形乃弯曲”，“激动欲交之时，其形乃直立”来解释“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靠不住的。

上文夏氏所引朱熹说《朱子语类》中朱熹本人就有清楚的解释：

“专直则只是一物直去，翕辟则是两个。翕则阖，辟则开，此奇、耦之形也。又曰阴偏只是一半，两个方做得一个。”

“乾坤二卦观之，亦可见乾画奇，便见得‘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坤画耦，便见得‘其静也翕，其动也辟’。”

“‘其动也辟’，大抵阴是两件，如阴爻两画，辟是两开去，翕是两合，如地皮上生出物来，地皮须开。今论天道包着地在，然天之气却贯在地中，地却虚有以受天之气，下文有‘大生’‘广生’云者，‘大’是一个大底物事，‘广’便是容得许多物事。‘大’字实，‘广’字虚。”<sup>①</sup>

这里，全是就乾坤“奇、耦之形”而论其阴阳之性，并没有什么男女“两性交接”的“暗示”。

元人胡炳文则有更具体的补充：

“《本义》云‘乾坤各有动静，于其四德见之’，盖‘元亨’者，动而乾坤之以用行；‘利贞’者，静而乾坤之体以立。静而别，乾以刚健为贞，坤以柔顺为贞也。动而交，乾元为气之始，而坤元则承之以为形之始也。乾唯健，故一以施；坤唯顺，故两而承。静，专一者之存；动，直一者之达。静翕两者之合，动辟两者之分。一之达，所以行乎坤之两，故以质言

<sup>①</sup> 《朱子五经语类》卷三十一，易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





而曰‘大’；两之分，所以承乎乾之一，故以量言而曰‘广’。”<sup>①</sup>

这些分析，恐怕更合乎朱熹思想。硬要将它讲成影射男女性交，显然是强朱以就我，并非朱熹的原意。

否定了性交说后，我们就会发现“专”读为“抐”或读为“圆”，固然在形式上可以解决与“直”相对的问题，但“直”的训诂还是不好解决。俞樾是弃而不论。高亨则说“直”是天“降雨雪，其势直下”。这样的“直”，能和“圆”意义相对吗？夏含夷批评他“失之最远”，<sup>②</sup>不能说没有道理。

不论古训，还是新诠，都是以“直”为本字。其实，与“专一”之“专”相对的“直”，完全可以读为“殖”。《说文·歹部》朱骏声通训定声：“直，段借……又为孳。《太玄·（太）玄文》：‘直，东方也，春也……（段借）又为殖。《史记·龟策传》：‘神龟知吉凶而骨直空枯。’”<sup>③</sup>是说“直”可假借为“孳”、假借为“殖”。“骨直”即“骨殖”。“殖”有繁殖滋长义，引申之则有繁多义。《字汇·歹部》：“殖，蕃殖滋生也。”<sup>④</sup>《左传·隐公六年》：“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sup>⑤</sup>《国语·晋语四》“同姓不婚，恶不殖也”韦昭注：“殖，蕃。”<sup>⑥</sup>《资治通鉴·魏纪一》“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胡三省注：“殖，养之使蕃茂也。”<sup>⑦</sup>《慧琳音义》卷五“殖多”注引《仓颉篇》云：“殖，多也。”<sup>⑧</sup>《慧琳音义》卷二十九“殖诸”注引《考声》、<sup>⑨</sup>《广韵·职韵》也皆云：“殖，多也。”<sup>⑩</sup>“殖”义为繁多，正好与“专”之“专一”义相对。胡炳文说：“《本义》云‘乾坤各有动静，于其四德见之’，盖‘元

① 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 夏含夷：《说乾专直，坤翕辟象意》，第24页。

③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218页。“玄”原作“元”。

④ 梅鼎祚：《字汇·歹部》，《续修四库全书》，第2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8页。

⑤ 《春秋左传注疏》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

⑥ 《国语》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

⑦ 《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

⑧ 《正续一切经音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8页。

⑨ 《正续一切经音义》，第1144页。

⑩ 《原本广韵》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宋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卷五同。

亨’者，动而乾坤之用以行；‘利贞’者，静而乾坤之体以立。”可知“夫乾，其静也专”，“专一”指的是其“利贞”之德。“其动也直”，动而滋生繁多，指的是其“元亨”之德。乾静而专一有定，动而滋生繁多，所以能“大生”。而乾之本字实为健，乾之健德正表现在“殖”之滋生繁多义上。

“专”，马王堆帛书本《系辞》作“圈”，“圈”当是“专”之音借。两字古音都属元部，音近可互用。“直”，马王堆帛书本作“桡”。疑“桡”当读为“蓀”。“蓀”同“蓀”。《集韵·宵韵》：“蓀，《说文》：‘艸盛兒。’引《夏书》：‘厥艸惟蓀。’古作蓀。”司马光《类篇》卷二说同。<sup>①</sup>《重修玉篇》卷十三：“蓀，茂也。”《原本广韵》卷二：“蓀，草茂也。”“蓀”义为繁茂，繁多，与“殖”意义相近，故帛书本取以换读之。

由此可知，《系辞上传》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直”当读为“殖”，是说乾静止时专一有定，活动时滋殖繁多，所以能“大生”万物。坤静止时闭藏收敛，活动时开辟拓展，所以能“广生”万物。不懂得“直”为假借“而强为之解”，只能是“治丝而棼之也”。

附记：本文完成后，博士后刘彬副研究员告我，杨树达先生早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就写成了《释故》<sup>②</sup>一文，其云：“《易系辞传》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此所谓乾坤者，非指男女生殖器官言之耶？”看来，此说当为夏含夷说之先导。

① 司马光：《类篇》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页。





## 《周易·杂卦传》的再研究

在《易传》七种十篇中，<sup>①</sup>《杂卦传》属后来者，殿于诸传之后。历来对它的研究，称得上是认真的，是少之又少，因而留下了诸多问题。本文拟在前贤时人工作的基础上，对其文字重加校释，进而探讨其错简的原因及其释卦的体例。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

### 一、前五十六卦文字的校释

《杂卦传》的文献学研究，历来人们注意的焦点在后八卦的错简问题上，对前五十六卦，则鲜有论及。其实，《杂卦传》的前五十六卦，也存在假借、倒文等文献学问题。

我们先来看“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虞翻注：“阴出初震，故‘见’。‘盘桓，利居贞’，故‘不失其居’。蒙二阳在阴位，故‘杂’。初杂为交，故‘著’。”<sup>②</sup>韩康伯注：“屯利建侯，君子经纶之时。虽见而盘桓，利贞不失其居也。杂而未知所定也。求发其蒙，则终得所定，著，定也。”<sup>③</sup>《杂卦传》“蒙”为什么要称“杂”？虞翻注和韩康伯注都不能令人信服。郭京因而改立新说：“经注‘稚’字并误作‘杂’字。蒙之为义，当蒙昧幼稚之时，心无所定。非丛杂之义矣。”<sup>④</sup>王夫之认为：“郭云‘杂’当作‘稚’，于义可通。但古无稚字，正作稭，则不与杂字相近，不至传讹。”<sup>⑤</sup>又否定了郭说。

① 实为八种，《大象传》和《小象传》非一时一人之作。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十七，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③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96页。

④ 郭京：《周易举正》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⑤ 王夫之：《周易考异》，《船山全书》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811页。

按,《说文·中部》:“屯,难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中贯一,一,地也。”可见初生是屯卦之卦义。《杂卦传》所谓“见”即出,义与初生同。所谓“屯见而不失其居”,是说屯卦之义是出生而不离其出生地。而蒙卦之义当为蒙蔽。“蒙杂而著”,“杂”当读为“币”。《广韵·合韵》:“杂,币也。”《墨子·号令》:“守宫三杂,外环,隅为之楼。”孙诒让间诂:“此杂犹三币也。”《淮南子·诠言》:“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高诱注:“杂,币也。从子至亥为一币。”《说苑·修文》:“圣人之与圣也,如矩之三杂,规之三杂。”《说文·币部》:“币,周也。从反之而币也。”段玉裁注:“反乚(之),谓倒之也。凡物顺并往复则周徧矣。”如此说,屯是初生,“杂(币)”则是“反乚(之)”,“倒之”。其意义则近于盖、合,也就是蔽。“蒙杂而著”,是说蒙卦之义是由蒙蔽到曝光。因此,“杂”当为“币”之假借,其义为“反乚(之)”,即蔽、盖,为“蒙”的同义词。

又“噬嗑,食也;贲,无色也。”众说纷纭。虞翻注:“‘颐中有物’,故‘食’。贲离日在下,五动巽白,故‘无色也’。”<sup>①</sup>是以“无色”为白色。朱熹《本义》、郭雍《家传易说》同。韩康伯注:“饰贵合众,无定色也。”<sup>②</sup>是以“无色”为“无定色”。焦循:“无色谓素也。《士冠礼》注:‘器物无色曰素。’《管子·水地》:‘素也者,五色质也。’注云:‘无色之谓素。’”又:“白,亦色也。虞仲翔以白为无色,失之。”<sup>③</sup>是以“无色”为没有色。俞樾则“疑‘无’当作‘丿’,乃古文‘其’字。《集韵》曰‘其,古作丿’是也。‘噬嗑,食也;贲,色也’,‘食’‘色’正相对成文。因‘贲’止一字,故加‘其’字以足之,曰‘贲丿色也’。‘丿’‘无’形似,遂讹为‘无色’矣”。<sup>④</sup>高亨又疑“无”当作“龙”,形似而误……杂色为龙。《贲》卦乃杂色成文以为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十七。

②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③ 焦循:《易通释》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7册,第285页。

④ 俞樾:《群经平议》,《清经解续编》卷一三六三,《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五册,第1036页。





饰，故曰：“《贲》，龙色也。”<sup>①</sup>

按，俞说以“无”为“亅”字形讹，颇具启发性。但“无”“亅”两字字形距离较大：“无”《说文》所载奇字作“𠄎”，睡虎地秦简作“𠄎”，马王堆汉墓帛书作“𠄎”，银雀山汉简作“𠄎”；<sup>②</sup>“亅”字子弹库楚帛书作“𠄎”，<sup>③</sup>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简九作“𠄎”，<sup>④</sup>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作“𠄎”，<sup>⑤</sup>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作“𠄎”。<sup>⑥</sup>形讹的可能性不大。而文献也难找到“无”“亅”相讹例。至于“无”与“龙”，字形距离更远，形讹的可能性更少。因此，当另求别解。

“无”本为“无”之简写，而“无”可作助词，用于句首。王引之《经籍释词》卷十：“孟康注《汉书·货殖传》曰：‘无，发声助也。’字或作‘毋’。《诗·文王》曰：‘无念尔祖。’《传》曰：‘无念，念也。’《抑》曰：‘无竞维人。’《执竞》曰：‘无竞维烈。’《传》并曰：‘无竞，竞也。’隐十一年《左传》：‘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襄二十四年：‘无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杜《注》并曰：‘无宁，宁也。’襄二十九年：‘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注》曰：‘毋宁，宁也。宁自取夫人，将焉用老臣乎？’《论语》曰：‘彼无亦置其同类。’韦《注》曰：‘无亦，亦也。’《周语》曰：‘无亦择其柔嘉。’又曰：‘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晋语》曰：‘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楚语》曰：‘女无亦谓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谤我。’成二年《左传》曰：‘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襄二十四年曰：‘无亦是务乎？’昭二十三年曰：‘无亦鉴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并同。是‘无’为发声也。”<sup>⑦</sup>杨树达《词诠》卷八也说：“无，语首助词，无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卷六，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664页。

② 《汉语大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年，第1147页。

③ 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页。

④ 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⑤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⑥ 《汉语大字典》，第245页。

⑦ 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十，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31—232页。

义。”<sup>①</sup>疑此“无（无）”字当为语首助词，是为了凑足一个音节，以与“噬嗑，食也”相称，故加诸“色”字前。因此，“无色也”犹“色也”，“无”发声而无义。

又疑“无”当读作“𣎵”，《说文》训为“丰也”，并谓“林者，木之多也。𣎵与庶同意”。清吴楚《说文染指·释无无》：“《林部》：无，丰也。其实无即荒芜本字，无与荒等也。荒本大荒之荒，草木虽丰盛而未加治理则财用未兴，故又为虚荒之荒。”<sup>②</sup>清谢彦华《说文闲载》：“余意无芜为古今字。《释诂》：‘芜、茂，丰也。’《释文》云：‘古本作无。’……从艹者为后出之字。”<sup>③</sup>如此，“贲，无色也”即“贲，𣎵色也”，也就是以《贲》为丰色，多色。比较之下，似乎此说更胜。因为以“无（无）”为“语首助词”尽管文献屡见，但不好解释下文的“随，无故也”。如果以“贲，无色也”之“无”为“语首助词”，而紧随的“随，无故也”又以为实词，则违反了同一律。而“无”读作“𣎵”训为“丰”，以“无色”为“𣎵色”，也就是丰色，多色，非常符合“贲”的彩色之义。《经典释文》引傅氏说即云：“贲，古斑字，文章貌。”<sup>④</sup>

䷔噬嗑卦画象形，如《彖传》所言，是“颐中有物”，嚼食食物，象征施用刑法。贲为文饰。所谓“𣎵色”，指彩色，是说贲卦之义是以彩色为饰。这样，两卦卦义一文一武，互相反对，突出了两卦的特色。而以“无色”为训，实在是不好理解。<sup>⑤</sup>可见“无”确为“𣎵”之通假。

又如“井通而困相遇也”。石声淮认为：“‘相遇’应是‘不遇’之误。《杂卦传》以相反的意义说一对相反的卦。‘通’是通达，是‘遇’。《困》是穷，是‘不遇’；‘不遇’是遭逢不顺。‘《困》，不遇’就和‘《井》通’正好相对了。”<sup>⑥</sup>

按，石说从义理而言是正确的。但解释不了为什么“不”变作了

① 杨树达：《词诠》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405页。

② 转引自《汉语大字典》，第2212页。

③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922页。

④ 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

⑤ 如石声淮《说〈杂卦传〉》（《黄石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也是无解。

⑥ 石声淮：《说〈杂卦传〉》。







“相”。疑原文为“丧”，假借为“相”。“丧”“相”两字古音皆为阳部心母，故可假借。《诗·大雅·板》：“丧乱蔑资。”《说苑·政理》引“丧”作“相”。“丧遇”犹“失遇”，犹“不遇”。后人将“丧”音讹为“相”，“井通而困丧遇也”就变成了“井通而困相遇也”。<sup>①</sup>

又如“丰，多故也；亲寡，旅也”。虞翻注：“丰大，故‘多’。旅无容，故‘亲寡’。六十四象，皆先言卦，及道其指。至旅体离四焚弃之行，又在旅家，故独先言‘亲寡’，而后言‘旅’。”<sup>②</sup>韩康伯：“虚者惧危，满者戒盈。丰大者多忧故也。亲寡故寄旅也。”<sup>③</sup>陆德明：“丰多故，众家以此绝句。亲寡旅也，苟本‘丰多故亲’绝句，‘寡旅也’别为句。”<sup>④</sup>潘梦旗：“物盛则多故，旅寓则少亲。”<sup>⑤</sup>高亨说：“故，故旧也，谓故旧之人也。《丰》者家大业大，官大势大，则故旧之人多来亲近攀附，故曰：‘丰，多故也。’‘亲寡《旅》也’一句有误。此篇释六十四卦，其六十三卦皆先举卦名，后列解说，此句乃释《旅》卦，独先列解说，后举卦名，其误显然。何楷引或曰：‘“亲寡《旅》”当作“《旅》寡亲”，于韵亦协。’是也。亲与上文亲、新、信协韵。寡亲与多故相对成文。《旅》，作客也。人在外作客，则少有亲人，故曰：‘《旅》，寡亲也。’”<sup>⑥</sup>

按，苟本的断句虽不可从，但以“故亲”相连，显然是以“故”为“故旧”，较之虞翻以“故”为连词、韩康伯以“故”为“忧故”要高明，应该是有来源的。潘梦旗、高亨说当从苟本出。《杂卦传》其他六十三卦“皆先言卦”，后“道其指”，唯独旅卦是先“道其指”而后“言卦”，明显不合体例。高亨说“其误显然”是正确的。“何楷引或曰”将卦名前置，应该是看出了此点。虞翻以“旅体离四焚弃之行，又在旅家，故独先言‘亲寡’，而后言‘旅’”为释，并没有说服力。“何楷引或曰”作“《旅》寡亲”，虽与“上文亲、新、信协韵”，但“丰，

① 高亨以“遇”义为遏止（氏著《周易大传今注》卷六，第658页），不可取。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十七。

③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④ 孔颖达：《周易正义·释文》，《十三经注疏》本，第105页。

⑤ 李光地：《周易折中》卷十八，刘大钧整理本，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052页。

⑥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卷六，第660页。

多故也”之“故”不入韵，下句“离上而坎下”之“下”字也与上文脱韵了。故不可从。疑本当作“丰，多故也；旅，寡亲也”或“丰，故多也；旅，亲寡也”，为求协韵，方调整为“丰，多故也；旅，亲寡也”，使“故”“寡”皆押鱼部韵。后人以“亲”释“故”，遂将“亲寡”前置，变成“丰，多故也；亲寡，旅也”。<sup>①</sup>所以，从《杂卦传》其他六十三卦“皆先言卦”而后“道其指”的体例看，今本“丰，多故也；亲寡，旅也”当是“丰，多故也；旅，亲寡也”的倒文。

又如“小畜，寡也；履，不处也。”历来注疏皆无相反之义，故石声淮认为“那些解释没有说服力”，视为“难解”。<sup>②</sup>

按：“寡”疑读为“顾”。《礼记·缁衣》：“故君子寡言而行。”郑玄注：“寡当为顾，声之误也。”郭店楚简《缁衣》此字裘锡圭认为从“见”，当释为“顾”，可证郑注之确。<sup>③</sup>《墨子·明鬼下》：“恶来崇侯虎指顾杀人。”高亨新笺：“寡借为顾。指顾杀人，谓手指目顾以杀人也。顾、寡古通用。”《说文·页部》：“顾，还视也。”引申而有回、反、复义，再引申则有等待义。《谷梁传·庄公二十八年》：“大无麦禾，大者有顾之辞也。”杨士勋疏：“顾犹待也。”履卦是行而“不处”，而小畜则是等待，恰为反对。由此可见，“寡”也当是“顾”之假借。

解决了上述通假、倒文等文献学问题，我们再来探讨《杂卦传》前五十六卦释经的体例和思想，就水到渠成了。

## 二、后段简篇的复原

《杂卦传》最后一段文字为：“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尽管虞翻、干宝曲为维护，<sup>④</sup>但郑玄即由其“卦音不协”而疑“似错乱失正”，朱熹

① “也”为虚词，暂可不论。荀本“故”后即无“也”字。

② 石声淮：《说〈杂卦传〉》。

③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135页。

④ 详见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十七引。





也由其“卦不反对”而“疑有错简”，但皆未及订正。<sup>①</sup>

苏轼《易传》则改为：“颐，养正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sup>②</sup> 朱震从之。<sup>③</sup> 这样，虽然“两两相从”，“相反之义焕然若合符节”，<sup>④</sup> 但失韵之句尚多，“卦音不协”的问题仍为解决。

其后蔡渊根据前五十六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结构和句尾押韵之例，将后八卦改作：“大过，颠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归妹，女之终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这样，“卦既对，韵亦协”。大过和颐成了相错关系，归妹和渐卦、既济和未济、姤和夬卦成了相综关系；又使“颠”与上文“亲”“正”与“定”“穷”与“终”“行”与“刚”“柔”与“忧”一一入韵，最终解决了这一错简问题。<sup>⑤</sup> 元吴澄、明何楷，今人高亨、王兴业、萧汉明、黄沛荣等皆从之。

我们可以利用简帛学的知识，来验证蔡渊说，以复原《杂卦传》的末段。

蔡渊校定的末段与今本《杂卦传》末段的不同是从“大过，颠也”以后开始的。其最后两卦“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相同，说明并没有错简。不同的只是中间的五卦“颐，养正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归妹，女之终也；渐，女归待男行也”三十四字，今本《杂卦传》作：“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这错简的三十四字，写在几支简上呢？值得研究。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这三十四字不会在同一支简上。如果在同一

① 《周易章句证异》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苏轼：《东坡易传》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

③ 朱震：《汉上易传》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06页。

④ 苏轼：《东坡易传》卷九，第154页。

⑤ 《古周易订诂》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支简上，就不存在错简了。这一点相信大家会明白。

其次，也不会仅载于两支简。如果载于两支简，只是两简前后位置颠倒而已，蔡本的前半与今本的后半、蔡本的后半与今本的前半应该相同。但错简的三十四字并没有这种情况。

再下来，问题就很清楚了：这三十四字应写在五支简上，它们一般应七字一简，但有的只有六字，有的却有八字。也就是说，它们有的是两卦书于一简，有的是一卦书于一简，不可能有一简不成句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有不成句的简存在，错简就会造成文句不通。而今本尽管有错简，但每一句都是通顺的，说明每一简都是单独成文的。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将蔡渊校定的这三十四字分为五简：

1. 颐养正也既济定也
2. 未济男之穷也
3. 归妹女之终也
4. 渐女归待男行也
5. 姤遇也柔遇刚也。

其第一简八字，最长；第二、三两简皆六字，最短；第四、五两简七字。而今本的三十四字分为五简，则是：

1. 姤遇也柔遇刚也
2. 渐女归待男行也
3. 颐养正也既济定也
4. 归妹女之终也
5. 未济男之穷也

很明显，是将简一错成了简三，将简二错成了简五，将简三错成了简四，将简五错成了简一。

最后的两句“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也有可能是两简。“夬，决也，刚决柔也”一简，七字。“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虽九字，但“君子”“小人”都习惯写作合文，因此也是一简七字。





一简七字左右的现象多见于郭店楚简。如《语丛一》简六七、六八、八五、八六、八八、八九、九九、一〇三皆七字，更多的为八字，六字的也不少。《语丛二》基本上是一简八字。所以，《杂卦传》原简一简七字左右，可谓信而有征。

王充《论衡·正说》篇记载：“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从战国和汉初的文献看，今本《易传》的其他篇皆有所见，唯《杂卦传》不见踪影。所以，汉宣帝所增益的这一篇逸《易》，当为《杂卦传》无疑。从以上对错简的分析和复原来看，《杂卦传》确系出土的竹书，《论衡·正说》篇的记载当属可信。

### 三、释卦方法辨证

韩康伯认为：“《杂卦》者，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也。”<sup>①</sup>就是说《杂卦传》是利用《周易》六十四卦“错综”的特点，用“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的方法来探讨《周易》各卦卦义的。所谓“以同相类”，就是将卦义相同或相近的两卦作为一组，通过对举使其义凸显。所谓“以异相明”就是通过揭示两卦的对立关系来凸显其各自的意义。人们一般都论定：《杂卦传》“以同相类”者少，“以异相明”者多。“以异相明”是《杂卦传》主要的解释方法。<sup>②</sup>

如果韩康伯说可信，《杂卦传》既有“以同相类”者，也有“以异相明”者，就说明《杂卦传》对卦义的探讨，并不是完全以卦体相反为根据的。如果完全以卦体相反为根据来探讨卦义，就应该只有“以异相明”，而不应有“以同相类”。由此，笔者怀疑韩康伯对《杂卦传》存在误解，将本来是“以异相明”者误认为“以同相类”者。如果此说能成立，《杂卦传》就是以卦体相反为据系统探讨《周易》六十四卦卦义之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② 如王兴业：“《杂卦》不同，卦与卦之间，不相因承，其相偶之卦，多是相斥。”（《杂卦不杂说》，《周易研究》1988年第1期）戴琏璋：“作者对于每一组的说明不外乎‘以同相类’与‘以异相明’两种观点。”（《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廖名春：“《杂卦》主要的解释方法是‘以异相明’。”（《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346页）。

作了。

下面，我们试对《杂卦传》所论作一分析。

“乾，刚；坤，柔”，乾为刚健，坤为柔顺。相反见义，这显然是“以异相明”。

“比，乐；师，忧”，比为亲比，团结，故云“乐”；师本指师众、军旅，引申指战争。兵者，凶事也，故云“忧”。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临为监临，义为居上治民。观是观察民情，采诗纳谏，自当为“求”。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屯是初生，“见”即出；蒙当为蒙蔽；“杂”当读为“币”，其义近于盖、合。一出一盖，自然是“以异相明”。

“震，起也；艮，止也”，一为震动，一为限止，卦义完全相反。

“损、益，盛衰之始也”，减损是增益的开始，增益也是减损的开始。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大畜是大为天所厚，所以说得“时”；无妄是无所希望，为之绝望，故以为“灾”。

“萃聚而升不来也”，荟萃内聚，是由远而近；上升不返，是由近而远。

“谦轻而豫怠也”，谦卦之义为自贱、谦虚，而豫卦之义为傲慢、自大。

“噬嗑，食也；贲，舞色也”，一是以刑法为治，依仗武功；一为彩饰，依靠的则是文治。

“兑见而巽伏也”，兑为显现，是自内往外；巽为入，为隐伏，是自外至内。

“随，无故也；蛊，则飭也”，随为随和无事，蛊为有事而整治。

“剥，烂也；复，反也”，剥是剥落仅存一阳，前景堪忧，故称“烂”；而复是一阳复生，将要尽复失地，故称“反（返）”。

“晋，昼也；明夷，诛也”，晋是太阳上升，时为白昼；明夷是太阳落山，光明夷灭，时为黑夜。

“井通而困丧遇也”，井是源头活水，给养不绝；而困是受困失遇。

“咸，速也；恒，久也”，咸是男女相感，等于今天的谈恋爱，而恒指





成立家庭。比较之下，谈恋爱时间短，故称“速”；而成家立业过日子时间长，故称“久”。

“涣，离也；节，止也”，涣是离散，节是节制、收束。

“解，缓也；蹇，难也”，解是舒难解困，蹇是遭遇艰难。

“睽，外也；家人，内也”，睽为同中生异，由内而外，犹如姐妹，生为同根，而归属不同；家人为异中生同，由外而内，犹如夫妻，本为异姓，而成一家。

“否、泰，反其类也”，否为“大往小来”，泰为“小往大来”，是相反的事类。

“大壮则止，遯则退也”，大壮是强大知止，遯卦是时穷退避。

“大有，众也；同人，亲也”，大有是不分彼此，四海俱有，故云众多；而同人则是“以类族辨物”，以“亲”同人，所得自然为少。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为革除，去掉故旧；而鼎烹饪，餐餐取新。

“小过，过也；中孚，信也”，小过是无心有过，中孚是有心于信。过越与守信，意义也相对。

“丰，多故也；旅，亲寡也”，是说富厚殷实的人亲戚故旧就多，漂流外乡的人亲戚故旧就少。

“离上而坎下也”，火焰向上，水往低流，上下方向正好相反。

“小畜，顾也；履，不处也”，小畜卦是止步不前，而履卦是不停留。

“需，不进也；讼，不亲也”，“需”是退缩“不进”，“讼”为“争”故“不亲”。

“大过，颠也；颐，养正也”，大过是永别人世，颐是颐养天年。“颠”，倒，与“正”相反。

“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既济是已经成功，所以说“定”；未济为尚未成功，作为男子来说壮志未酬，所以说“穷”。

“归妹，女之终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同为“女归”，渐是循礼而“吉”；归妹则违礼而“凶”。

“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姤为阴长阳消，阴柔得志，而阳刚失意；夬为阳盛阴消，阳刚决除

阴柔，所以说是“君子道长，小人道忧”。

从上述分析可知，《杂卦传》解《易》，基本上是“以异相明”，可以说并无真正的“以同相类”。所谓的“以同相类”例，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大壮则止，遯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归妹，女之终也；渐，女归待男行也”，<sup>①</sup>如上所述，全部是“以异相明”。把它们列为“以同相类”，只是出于人们的误解。

---

<sup>①</sup> 见戴琯璋《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第195页所举。







第四编 易学史纵横





## 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

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长安县黄良乡西仁村村北采集到4件时代下限不晚于西周晚期的陶拍。其中有两件上有较为系统的数字卦：<sup>①</sup>



前者“䷆䷆”曹玮读为“六一六一六一”“一六一六一六”，以为既济和未济。后者“䷆䷆䷆䷆”，曹玮以为“𠄎”当是“戈”字，后面的4个卦一分为二：左边的两卦由左向右，读为“八一六六六六”“八八六八一八”，以为比卦和师卦；右边的两卦由右向左，读为“一一六一一一”“一

<sup>①</sup> 曹玮：《陶拍上的数字卦研究》，《文物》2002年第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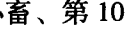


一一六一一”，以为小畜卦和履卦。并且以“䷈”为卦变，认为陶拍上的数字卦，是“祈求制造陶器的成功率”。<sup>①</sup>

李学勤先生则认为后者4卦当由右往左读为“八八六八一八”“八一六六六六”“一一六一一一”“一一一六一一”，即师、比、小畜、履，“4”为箭头形标识，指示文字环读的走向。并进一步指出：由师至履、既济至未济两处局部卦序，不难推想当时所用《周易》的卦序大不同于今传本卦序。换句话说，传本《周易》那时业已存在。由两陶拍分列师至履四卦、既济与未济两卦，可以看出当时已存在六十四卦“非覆即变”错综关系的概念。<sup>②</sup>

李学勤先生释读的顺序较之曹玮说，显然是正确的。由此而得出的传本《周易》那时业已存在，并已有六十四卦“非覆即变”错综关系的推论，颇使人茅塞顿开。下面，笔者试谈谈自己的体会。

## 一、脱胎于阴阳

陶拍2“”由右至左为“八八六八一八”“八一六六六六”“一一六一一一”“一一一六一一”，按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读为易卦，则是䷆、䷇、䷈、䷉，这在《周易》中，则是第7卦师、第8卦比、第9卦小畜、第10卦履。陶拍1的“”，也由右至左，读为“六一六一六一”“一六一六一六”，则是䷾、䷿，在《周易》，是第63卦既济和第64卦未济。“这样的顺序排列，很难说出于偶然”，应该是《周易》的卦序。这一点，意义巨大。

以前发现的近百例晚商和两周时期的数字卦，尽管复卦高达75例，<sup>③</sup>但从未见过有与《周易》卦序相同的，因此，很难说它们与《周易》的关系。现在，有了卦序相同这一条件，比较其与《周易》的异同，就好说多了。

首先，说其异。

第一，这种数字卦是用筮数记爻，而非用阴阳爻画--和—记爻。奇数

① 曹玮：《陶拍上的数字卦研究》，《文物》2002年第11期。

② 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未刊稿，2003年9月。

③ 参见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60—271页。

已经只有一了，但偶数还有八、六。因此，是一种“十位数字卦”，而非“两位数字卦”。<sup>①</sup>

第二，这种数字卦有没有卦名、卦爻辞还不好说，但如果有的话，其卦爻辞肯定会与《周易》有所不同。因为《周易》阴阳爻画--和—，其筮数不是九，就是六，故爻题称“九”、称“六”。而这种数字卦筮数至少有一和六、八，肯定不会只称“九”“六”。

再说其同。

从这六卦的排列同于《周易》卦序类推，其他 58 卦的排列也当与《周易》同。因此，这种数字卦也应是由 64 卦组成的。能确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它也是由三画卦“八八相重”而来，不然，就不可能刚好不多不少正是 64 卦。而三画卦必然会源于“两仪”，《系辞传》所谓“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因此，这种数字卦的筮数虽然不仅“两位数字”，而是两位以上的若干数字，但实质已抽象到了“两位数字”，也就是奇偶、阴阳的高度。没有这种抽象，不可能出现由六位数字的复卦组成的 64 卦。这一推论，看起来很玄，其实有必然之理。

数字卦人们一般认为是易卦的前身。在西仁村陶拍 2 的数字卦“𠄎𠄎𠄎𠄎”没出来之前，这几乎毋庸置疑，从初级到高级，从形象到抽象，逻辑就是如此。但陶拍 2 数字卦师、比、小畜、履的排列却告诉我们，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这一局部的卦序，一斑可窥全豹。其卦序同于《周易》，其架构也必然同于《周易》。只是它是用数字，而不是用阴阳爻画记爻。也就是说，它本来是用阴阳爻画记爻的，但为了形象，把阴阳爻画直接还原成了数字。由此揣测，我们所看到的近百例晚商和两周时期的数字卦，不完全是《周易》《连山》《归藏》之类的卦画卦的前身。有些，很可能就是由《周易》类的卦画卦转写而来。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像西仁村陶拍 2 的数字卦一样有与《周易》相似的卦序，秘密没有被识破而已。

《系辞传》“大衍之数”章告诉我们，《周易》的阴阳爻画来自“大衍之数”经过“分二”“挂一”“揲四”“归扚”之“四营”后所得出的

<sup>①</sup> 李零：《跳出〈周易〉看〈周易〉》，《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年，第 319 页。





“九”“六”“七”“八”。《周易》卦爻辞本身虽然只有“九”“六”，没有“七”“八”，但研究《周易》占法的，很少有不用“七”“八”。欧阳修说：“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sup>①</sup> 朱熹认为：“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sup>②</sup> 所以，占筮判断吉凶，依据的不是简单的阴阳爻画，而是阴阳爻画所产生的“九”“六”“七”“八”等筮数。既然占筮所用的是筮数，人们就有可能舍弃“形而上”的阴阳爻画，直接用“形而下”的筮数记卦。这样，《周易》的符号卦，就会被书写为数字卦。不是《周易》，但属于“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系统的其他易卦，用于占筮时，也多会用筮数而非阴阳爻画写卦。这样，我们在占筮的铜器、竹简上发现的是数字卦而非卦画卦，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哲学家追求的是“形而上”的理论思维，所以要将筮数一步一步地抽象，直到阴阳化而止。占筮讲究的是判断吉凶的实用，所以就会将抽象的阴阳符号还原为“形而下”的具体筮数。这两种不同的追求，是会影响易卦的表现方式的。

总之，我倾向于怀疑西仁村陶拍2的数字卦“𠄎𠄎𠄎𠄎”属于“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易卦系统，从其卦序同于《周易》来看，它较《连山》《归藏》等距《周易》更近。但从其筮数至少有一和六、八来看，也可能与今本《周易》有一定的区别。

## 二、有关于卦义

曹玮将陶拍1的“𠄎𠄎”视为卦变，以为筮出的是既济，卦变而成为未济。<sup>③</sup> 但卦变说解释不了陶拍2的“𠄎𠄎𠄎𠄎”。李学勤先生以为后者是师与比互覆，小畜与履互覆，前者是既济、未济互覆，颇具慧眼。<sup>④</sup>

《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画结构古往今来人们做了许多的研究。现在看

① 《易学启蒙通释》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易学启蒙通释》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③ 曹玮：《陶拍上的数字卦研究》，《文物》2002年第11期。

④ 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

来，其最根本的结构特点当是孔颖达揭示的“二二相耦，非覆即变”。<sup>①</sup>

所谓“二二相耦”，就是说今本《周易》64卦的结构是二个卦二个卦为一对偶，依此当分为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习坎离、咸恒、遯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32对。所以，“二二相耦”就是“对”，“对”是《周易》最基本的精神。

所谓“覆”就是“表里视之，遂成两卦”，一个卦体上下颠倒而成两卦，如屯，倒过来就是蒙，说是两卦，其实只有一个卦体。所谓“变”就是两卦卦画阴阳相反，如乾与坤，习坎与离。它们“反覆唯成一卦”，只好“变以对之”，以相应卦位上相反的阴、阳爻来分别。

《周易》32对卦中，属于卦画上下颠倒而成的覆卦有28对，它们是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咸恒、遯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既济未济。

属于卦画阴阳相反的变卦有4对，它们是乾坤、颐大过、习坎离、中孚小过。

《周易》32对卦，“非覆即变”，既不属于卦画阴阳相反的变卦，也不属于上下颠倒而成的覆卦者，是不存在的。当然，泰否、随蛊、渐归妹、既济未济这4对卦，既是“覆”，也是“变”，两者兼而有之，但我们还是将其归于覆卦中。因为如孔颖达所说，只有“反覆唯成一卦”，才“变以对之”。只要“反覆”遂“成两卦”，就不“变以对之”，视为变卦。

变卦韩康伯称之为“错”，覆卦韩康伯称之为“综”。<sup>②</sup>但不论变卦，还是覆卦，它们的卦体都是相反的。只不过一是两卦卦体阴阳相反，一是两卦卦体方向相反。

宋人程迥认为：“卦反对者，理亦反，如否泰、既济未济，是其章著

①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95页。

②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者也。”<sup>①</sup>认为象辞相应，卦形相反，卦义也相反。清人张烈也说：“六十四卦每两卦自相反对，卦画相反，则义亦相反，错举而对观之，可以见变易之理。”<sup>②</sup>说与程迥同。这是有深刻理据的。<sup>③</sup>

陶拍2的数字卦以“八八六八一八”“八一六六六六”“一一六一一一”“一一一六一一”为序，读为易卦，则是师、比、小畜、履。师与比互覆，小畜与履互覆。陶拍1的数字卦以“六一六一六一”“一六一六一六”为序，读为易卦，则是既济和未济。它们既是互覆，既济颠倒过来就是未济，未济颠倒过来就是既济；同时也是互变，既济和未济的每一爻阴阳性质都截然相反。因此，说这3组卦已蕴涵“非覆即变”错综关系的概念，很有道理。

承认陶拍2上的数字卦互覆，实质就承认了它们是以阴阳爻为基础的。道理非常简单，如果它们不是来源于阴阳爻，而仍然是八、六、一这些筮数的话，它们就不能互覆。我们不能说“八八六八一八”颠倒过来就变成了“八一六六六六”，只有䷆师卦颠倒过来才能变成䷇比卦。

更有意义的是陶拍上的数字卦都是以“对”的形式出现的。

师与比互覆为一对。《杂卦传》说：“比乐师忧。”师，本指师众、军旅，引申指战争。兵者，凶事也，故云“忧”。师卦卦体倒置则为比，比为亲比，团结，故云“乐”。

小畜与履互覆为一对。《杂卦传》：“小畜，寡也；履，不处也。”履，行也，行故“不处”。《周易》履卦卦辞与六爻爻辞“履”皆为行义，可见卦义为行。“寡”疑读为“顾”。《礼记·缁衣》：“故君子寡言而行。”郑玄注：“寡当为顾，声之误也。”《墨子·明鬼下》：“恶来崇侯虎指顾杀人。”高亨新笺：“寡借为顾。指顾杀人，谓手指目顾以杀人也。顾、寡古通用。”新出楚简顾、寡多互用。《说文·页部》：“顾，还视也。”引申而有回、反、复义，再引申则有等待义。《谷梁传·庄公二十八年》：“大无麦禾，大者有顾之辞也。”杨士勋疏：“顾犹待也。”履卦是行而“不处”，

① 《周易章句外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读易日钞》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③ 详见拙著《二二相耦，相反为义——〈周易〉卦义新论》，台湾辅仁大学《哲学与文化》月刊即刊。

而小畜则是等待。恰为反对。小畜之畜，《经典释文》训为“积也，聚也”；郑玄训为“养也”；而程颐《易传》训为“止也”。从相反为义看，履义为行，小畜之畜当为止。而止与《杂卦传》“顾（寡）”义近，“顾”义为等待，等待也就是止。卦辞所谓“密云不雨”，正是止步不前，正是等待。

既济与未济互覆为一对。郑玄云：“既，已也，尽也；济，度也。”<sup>①</sup>孔颖达《正义》称：“‘济’者，济渡之名。‘既’者，皆尽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sup>②</sup>《杂卦传》：“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高亨说：“未济谓事未成，即男子志未达，行未通，业未立，功未成，是穷矣。故曰‘男之穷’。”<sup>③</sup>一为已经成功，一为尚未成功，卦义也明显相反。

在《周易》而言，六十四卦的配对是不能打破的，因为这不但出于卦画非反即对之必然，也受到卦名正反为对的制约。比如上经的乾坤、泰否、剥复、坎离，下经的晋明夷、蹇解、损益、鼎革、涣节、既济未济，它们都是相互依存的，一旦拆开，跟别的卦组合配对，就会变得不伦不类。

陶拍上的数字卦都是两两相对，而且遵循了《周易》的配对规律，应该体现了对卦义、对卦名的认识。即使是属于“三易”系统的《连山》与《归藏》，对此也是迥然不同。由此看，陶拍上的数字卦仍应属于广义的《周易》系统。

### 三、来源于覆体为占

曹玮认为“这次在西仁村发现的陶拍上有数字卦陶文，可以说陶器的制造也在占卜范围内，大概以此来祈求制造陶器的成功率”。<sup>④</sup>李学勤先生则认为：“这种筮数，有的可能是当时占筮的记录，但陶拍上的，如果说是实际占筮所得，几率就太小了。揣想筮数采集：2 上的‘八八六八一八’

① 陆德明：《周易音义》引。见《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页。

②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第71页。





③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660页。

④ 曹玮：《陶拍上的数字卦研究》，《文物》2002年第11期。





师卦是实占结果，其余则是依《周易》续配，因为实占如此几乎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笔者认为，单独看，陶拍1上的“ 比卦”为占筮所得是有可能的，如曹玮所分析的那样，首先是筮得一个既济卦“六一六一六一”，然后发生爻变，变为之卦，成“一六一六一六”未济。但是，联系到陶拍2的“ 比卦”，这种解释就不能成立了。因为筮得“八八六八一八”师卦，无论如何也不会变成“八一六六六六”比卦；筮得“一一六一一一”小畜，无论如何也不会变成“一一一六一一”履卦。因此，卦变说是说不通的。如果这6卦都是占筮所得，而且都符合《周易》的卦序，确实如李先生所言，概率是太小了。如果“师卦是实占结果，其余则是依《周易》续配”，也有微疵。筮得师卦，配上比卦，是有可能的，因为它们是覆卦。但再配上小畜和履卦，就有点说不清了。我想，陶拍1和陶拍2上的6个数字卦，都应是从一本类似《周易》的筮书上抄下来的。这种筮书，卦序、卦名、卦义可能都类似于《周易》，但记爻不用阴阳爻画  和 ，而直接用筮数，这是占筮实用而导致的结果。

从陶拍1数字卦既济未济互覆和陶拍2数字卦师比互覆、小畜和履卦互覆的情况看，这种类似于《周易》的筮书有用覆卦占筮的特点。这在先秦文献里鲜有记载，而宋人则有一些研究可供参考。

吕祖谦《古周易》上经载有吴仁杰说：

卦遇六爻不动，当覆而占之。覆者从上倒覆而下，是亦一变也。如剥六爻不动，覆而占之，其卦为复。子曰：“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又曰：“上下无常。”《正义》谓：“剥穷上位之极，又下来居于初。”此以覆卦论也。……《易》有覆卦、对卦二体，六爻皆动，则占对卦；六爻皆不动，则占覆卦。其用不同。……至若五十六卦，屯六爻皆遇七八，则覆而占蒙；蒙六爻皆遇七八，则覆而占屯。他卦仿此占焉。夫六爻不动而以覆体为占，始于乾，终于未济，诸卦之所同也。<sup>②</sup>

① 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

② 《古周易》上经，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这是说，筮得的卦六爻都是七、八，就得以其覆卦占。如筮得屯卦，六爻都是七、八，就得以其覆卦蒙占；筮得蒙卦，六爻都是七、八，就得以其覆卦屯占。陶拍1和陶拍2上的数字卦之所以以互覆卦的形式两两并举，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原因。但是，宋人说的“卦遇六爻不动”，筮得筮数都是七、八，而陶拍1和陶拍2上的数字卦固然有八，但也有六，更有一。与宋人说的条件并不相合。这应该是筮法不同所致。

结合上文所论，猜想这种筮书筮得既济卦，如合乎一定的条件，就得以其覆卦未济占，则是事不成；筮得未济卦，如合乎一定的条件，就得以其覆卦既济占，则是事成。筮得师卦，如合乎一定的条件，就得以其覆卦比占，则是事成而乐；筮得比卦，如合乎一定的条件，就得以其覆卦师占，则是事不成而忧。筮得小畜卦，如合乎一定的条件，就得以其覆卦履占，则是即刻履行；筮得履卦，如合乎一定的条件，就得以其覆卦小畜占，则是马上停止。正因为这种占筮，不是以单卦进行，而是以互覆卦的形式进行，所以抄者抄于陶拍上时，就是一正一反，以互覆卦的形式出现；由于这种筮书本于《周易》，所以其卦序就同于《周易》。

这种解释能否成立，还望前辈与同人不吝指教。





## 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

1993年3月，湖北江陵县荆河镇郢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大批秦代竹简，<sup>①</sup>其中有《易》占简394支，约4000余字，整理者认为“文字形体最古，接近楚简文字，应为战国末年的抄本”。<sup>②</sup>在荆州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一文披露概况后，王明钦、连劭名、李家浩、李零、王宁、邢文诸君发表了一系列论作。2000年8月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荆州博物馆王明钦又作了《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的报告，详细介绍了王家台15号秦墓《易》占简的情况。王葆玟、柯鹤立也有论作讨论。本文拟在以上诸君工作的基础上，就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首先是《易》占简的定名。

荆州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一文认为：“就已知部分来看，它是一部过去从未见过的‘易占’。”<sup>③</sup>同馆的王明钦在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一剑集》中刊有《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一文，尽管笔者现在仍未见到此文，但从题目看，王明钦已经认定这些《易》占简属于《归藏》，<sup>④</sup>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几乎就在同时，连劭名也

①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②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北京大学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00年8月。

③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④ 李零说：“此文以古书引用《归藏》（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辑本）与王家台秦简《易占》比较，指出简文应即《归藏》。”见李零：《跳出〈周易〉看〈周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6期。

得出相同的结论，他在经过详细论证后指出：“我们推测，像《归藏郑母经》《归藏启筮》等文献都是后人利用《归藏》筮法而重新编制的筮书，江陵王家台秦简所出易占竹简也当属于这一类的古籍。”<sup>①</sup>李家浩更直接说：“我们认为秦简‘易占’就是‘三易’之一的《归藏》。”<sup>②</sup>王宁也说：“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所出土的《易占》即是《归藏》之《郑母经》等篇所引据的易占类古书。”<sup>③</sup>这一意见，现在已被基本接受了，应该说是正确的。

《归藏》一书，《周礼》、<sup>④</sup>《山海经》、<sup>⑤</sup>桓谭《新论》、<sup>⑥</sup>王充《论衡》<sup>⑦</sup>曾论及，杜子春、郑玄也曾见过，<sup>⑧</sup>而《汉书·艺文志》未载。《隋书·经籍志》说：“《归藏》，汉初已亡，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sup>⑨</sup>朱彝尊曰：“《归藏》隋时尚存，至宋犹有《初经》《齐母》《本蓍》三篇……若《三坟书》以《归藏》易为气坟，其爻卦大象曰：‘天气归，地气藏，木气生，风气动，火气长，水气育，山气止，金气杀。’各为之传，则较传注所引大不伦矣。”<sup>⑩</sup>按：朱说是。秦简《易占》与《三坟书》之《归藏》易全不相涉，可知《三坟书》之《归藏》易不可信。从马国翰所辑看，《归藏初经》六十四卦卦名多见于秦简《易占》，《齐母经》内容不

① 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1996年12月，李零说：“此文与上文发表时间相近（从见书时间看要早于前者）。”见李零：《跳出〈周易〉看〈周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6期。

② 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

③ 王宁：《秦墓“易占”与〈归藏〉之关系》，《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

④ 《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⑤ 《山海经》曰：“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玉海》引，今本无）。

⑥ 《新论·正经》：“《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

⑦ 《论衡·谢短》：“《易》有三家，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连山》乎？《归藏》，《周易》也？”

⑧ 《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又《周礼·春官·大卜》注曰：“《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又注引“杜子春云：‘《归藏》’黄帝易。”

⑨ 《隋书》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13页。

⑩ 朱彝尊：《经义考》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9页。





见,《本蓍》篇也不见,《启筮》篇有两条与简文同,《逸文》则有六条同,而《郑母经》则每条都见于简文。马氏所谓“逸文”,凡传记所引无篇名可考者,皆附于下。<sup>①</sup>因此,出于《郑母经》的可能性很大。在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中,引《归藏》不见篇名者有“二十五事”,多数与简文同。《启筮》篇至少有一条与简文同。而《郑母经》四条,皆见于简文。《初经》《齐母经》《本蓍》篇内容则不见。秦简《易占》见于《归藏》篇名者,全在《郑母经》和《启筮》篇。从其体例看,《郑母经》与简文最为接近。《启筮》篇与简文同者,体例与《郑母经》亦同;与简文异者,体例与《郑母经》亦异<sup>②</sup>。疑《启筮》篇与《郑母经》体例相同的几条,本为《郑母经》的文字,后人误引。因此,秦简《易占》不仅是《归藏》,更准确一点,应当是《归藏》易的《郑母经》。

对于《归藏》易《齐母经》《郑母经》的得名,马国翰曾有讨论:“齐母不知何义。按《归藏》以真为首,真者物之母也。郭璞《山海经》注又引有郑母。疑十二辟卦以十二分野配之,未审是否。”<sup>③</sup>这是说,“齐”“郑”当为地名。但地名后为何称“母”?与《归藏》又有什么联系?马国翰不能回答。笔者认为:“郑”当读为“奠”。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奠,古文以为郑字。”郭店简《性自命出》第27简“郑卫之乐”,“郑”字就写作“奠”。金文也是如此。《金文编》卷五载《郑伯筭父鬲》《郑虢仲鼎》等“郑”皆写作“奠”。而“奠”与“尊”通用。《仪礼·士丧礼》:“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郑玄注:“古文奠为尊。”朱珔《说文段借义证》引此云:“惠(栋)云:‘古尊字作奠,与尊相似,故讹。’则非借字。”但“奠”又通“帝”。《周礼·春官·瞽矇》:“世奠系。”郑玄注:“故书奠或为帝。”《周礼·春官·小史》:“奠系世。”郑玄注:“故书奠为帝。杜子春云:‘帝当为奠。’书帝亦或为奠。”由此可知,“郑母”即“奠母”,“奠母”即“尊母”“帝母”,即以母为尊,以母为主。孔颖达曰:“孔子曰:‘吾得《坤乾》焉。’殷易以坤为首,故先坤后乾。”贾公

① 详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本,第13—20页。

② 详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2—196页。

③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17页。

彦曰：“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又曰：“殷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sup>①</sup>《归藏》又号为《坤乾》，在卦序上先坤后乾，以坤为首，而“奠母”这一名称正体现了《归藏》卦序“尊母”“帝母”，即以母为尊、以母为主思想。其称“经”而不称“篇”，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 二

王家台秦简《归藏》有两种竹简，一种竹简宽而薄，一种竹简窄而厚。王明钦《概述》据此认定有两种抄本。这是可信的。据介绍，这两种秦简《归藏》出现卦名 76 个，其中重复者 23 个，不同者 53 个。这 53 个卦名，与《周易》同者居多，不同者也有一些。研究这些异文，对于认识《周易》卦名的本义，瞭解传本《归藏》的卦名，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本《周易》卦名豫，阜阳汉简本、<sup>②</sup> 汉石经残字、王弼本等皆作“豫”。帛书《易经》本作“餘”，帛书易传《系辞》《衷》作“余”，<sup>③</sup> 上海博物馆所购楚简《周易》作“𠂔”。<sup>④</sup> 宋李过《西溪易说》所载《归藏》卦名“兼”下有“分”。<sup>⑤</sup> 明董斯张曰：不知当《周易》何卦也？<sup>⑥</sup> 清黄宗炎曰：“分当属睽。”<sup>⑦</sup> 朱彝尊曰：“《归藏》六十四卦其名或异，然亦皆依反对为序，以谦作兼，而分次之，则分为豫也。”<sup>⑧</sup> 秦简《归藏》“豫”则作“介”。王明钦认为：“秦简《归藏》的‘介’和传本《归藏》的‘分’……是由于形近讹误所致。‘介’字形作𠂔，‘分’字形作𠂔，在书写随意的竹简文字中，很容易混淆。实际上简本和传本应是一致的。”<sup>⑨</sup>

①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 20、21 页。

② 见胡平生：《〈阜阳汉简·周易〉概述》，《简帛研究》第 3 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256 页。

③ 见廖名春：《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④ 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⑤ 李过：《西溪易说·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 19 页。

⑥ 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三，第 28 页。

⑦ 黄宗炎：《周易寻门余论》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部易类。

⑧ 朱彝尊：《经义考》卷三，第 30 页。

⑨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第 15 页。







这是正确的。但“介”与“分”何者为是呢？还值得继续探讨。笔者认为：传本“分”当系“介”字之误。《尔雅·释诂上》：“介，大也。”《易·晋》：“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王弼注：“受兹大福。”《文选·张衡〈思玄赋〉》：“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旧注：“介，大也。”上海简本“参”，帛书易传作“余”，帛书易经本作“餘”。“参”字亦见于《栞书缶》。郭店楚简“余”字6见，有4例即作“参”，如《成之闻之》第33、36简，《尊德义》第23简。<sup>①</sup>“参”为“余”之繁文。《说文·食部》：“餘，饶也。从食，余声。”“餘”从“余”得声，故可与“余”通用。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第14简“又余于下”“又余于上”两“余”字，皆为“餘”字之借。“餘”“豫”音义皆近，故可通用。“餘”从“余”声，“豫”从“予”声。《礼记·曲礼》下：“予一人。”郑玄注：“予，余古今字。”《史记·龟策列传》“豫且”，《庄子·外物》作“余且”。“餘”有饶、多义，而“豫”《说文》以为“象之大者”，当有大义。两字义当相近。<sup>②</sup>“介”有大训，与“餘”“豫”同义。如作“分”，“餘”“豫”的异文就不好解释。由是可知，秦简《归藏》作“介”是正确的，传本《归藏》作“分”确是形近而误。

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探讨《周易》豫卦卦名的本义。孔颖达《正义》：“谓之豫者，取逸豫之义，以和顺而动，动不违众，众皆悦豫，故谓之豫也。”程颐《易传》：“豫者，安和悦乐之义。”朱熹《本义》：“豫，和乐也。”是皆训豫为乐。案，卦名豫当训为大而不当训为乐。第一，从秦简《归藏》来看，“豫”义为大，与“介”是义同通用，如训为乐，则秦简《归藏》卦名“介”（实际也包括传本《归藏》卦名“分”）无从解释。第二，豫训为大符合《说文》“象之大者”之说。第三，豫与谦为反对卦，其义当与泰否、损益等同，一正一反。豫训为大即骄傲自大，与谦卦谦虚之义正相对，如训为乐，相反之义则不明显。第四，《杂卦》是以两卦对举见义的形式揭示《周易》六十四卦卦德的专论，其主要的解释方法是“以异相明”，即通过揭示两卦的对立关系来凸显其各自的

① 参见张光裕主编：《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文字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

② 可参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

意义。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乾》卦和《坤》卦阴阳相错，卦画相对，其德性“刚”与“柔”也相反；《比》和《师》卦卦画相综，互相反对，其德性“乐”和“忧”也相反；《临》卦和《观》卦卦画为覆，其义也相反，一是与人，一是营求。其解说《谦》《豫》之义也是如此：“《谦》轻而《豫》怠也。”“轻”就是自贱，就是小。《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史记·平准书》：“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裴駟《集解》：“瓚曰：‘轻亦贱也。’”《说文·心部》：“怠，慢也。”“慢，不畏也。”《广韵·谏韵》：“慢，倨也。”《周易·系辞传上》：“上慢下暴。”孔颖达疏：“小人居上位必骄慢，而在下必暴虐。”由此可知《杂卦》“《谦》轻而《豫》怠”是说《谦》卦之义为自贱、谦虚而《豫》卦之义为傲慢、自大。以豫为大与《杂卦》之说正合。

今本《周易》卦名蛊，帛书《易经》作“箇”，秦简《归藏》一作“亦”，一作“夜”。古音“亦”“夜”均为铎部喻母，“蛊”为鱼部见母，韵部相近，“亦”“夜”当为“蛊”之借字。“箇”从固得声，“固”为鱼部见母。《一切经音义》引《字林》云：“蛊音固。”所以，“箇”也是“蛊”字之借。宋李过《西溪易说》所载《归藏》卦名有“夜”。<sup>①</sup>明董斯张曰：不知当《周易》何卦也？<sup>②</sup>清黄宗炎以为：“夜当属明夷。”<sup>③</sup>朱彝尊以为：“规、夜二名，不审当何卦，非夬、姤，则噬嗑、贲当之也。”<sup>④</sup>马国翰以为：“夜有姤遇取女义，疑……夜当属姤也。”<sup>⑤</sup>于省吾认为：“《归藏》已有明夷，黄说非也。《西溪易说》引《归藏》无豫卦，夜卦即豫卦。”<sup>⑥</sup>由上可知，秦简的介卦即豫卦，从秦简的卦画看，夜卦为《周易》的蛊卦无疑。黄、马、于说皆误，没有秦简《归藏》的出土，这一疑案是难以解决的。

① 李过：《西溪易说·原序》，第19页。

② 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三，第28页。

③ 黄宗炎：《周易寻门余论》卷下。

④ 朱彝尊：《经义考》卷三，第30页。

⑤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15页。

⑥ 于省吾：《双剑谿易经新证》卷二，《双剑谿群经新证双剑谿诸子新证》，上海：上海书店，1999年，第22页。





今本《周易》卦名夬，秦简《归藏》作罽。疑罽即夬之省文。《尔雅·释言》：“夬，罽也。”《说文·网部》：“罽，鱼网也。从网，夬声。罽，籀文锐。”“罽”古音为月部见母，与“夬”同。《释名·释言语》：“夬，决也。有所破坏决裂之于终始也。”决通缺。《说文·缶部》：“缺，器破也。”《小尔雅·广诂》：“缺，隙也。”卦象䷪上六象器物有缺口，故名为“夬”。因此，“罽”当是“夬”之借字。宋李过《西溪易说》所载《归藏》卦名有“规”。<sup>①</sup>明董斯张曰：不知当《周易》何卦也？<sup>②</sup>清黄宗炎以为：“规”当属“节”。<sup>③</sup>朱彝尊疑为夬。<sup>④</sup>马国翰认为：“古者书契取诸夬，于规义近……规当属夬。”<sup>⑤</sup>于省吾认为：“规夬并见母字，音近字通。《埤雅·释鸟》‘子规’，《离骚》作‘鶇鶇’，扬子云《反离骚》作‘鶇鶇’，《广雅》作‘鶇鶇’，一名杜鹃。鶇鶇亦见母字。”<sup>⑥</sup>王明钦也以为规即夬。<sup>⑦</sup>笔者颇疑规相当于《周易》的随卦。一是传本《归藏》卦名不见随。二是在李过《西溪易说》所引中，规居夜前，从秦简已知“夜”相当于蛊，在《周易》中，蛊与随对，秦简《归藏》居夜前的规就应该相当于随，而不当是夬。三是规、随义近可通。《说文·辵部》：“随，从也。”而规有摹仿、效法义。《文选·张衡〈东京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李善注引薛综曰：“规，摹也。”韩愈《进学解》：“上规姚姒，浑浑无涯。”摹仿、效法也是从。故传本《归藏》以规代随。由此看，朱彝尊、于省吾以马徒为随也是靠不住的。<sup>⑧</sup>

今本《周易》卦名颐，帛书《易经》、传本《归藏》同，秦简《归藏》作“亦”。古音“颐”为之部喻母，“亦”为铎部喻母。《诗经·邶风·蟋蟀》《小雅·巷伯》之鱼合韵，<sup>⑨</sup>可知两部音近。《隶释》十二《督邮斑碑》：“喷意五业。”洪适释：“喷当读为颐。”《周易·系辞》：“圣人

① 李过：《西溪易说·原序》，第19页。

② 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三，第28页。

③ 黄宗炎：《周易寻门余论》卷下。

④ 朱彝尊：《经义考》卷三，第30页。

⑤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15页。

⑥ 于省吾：《双剑谿易经新证》卷二，《双剑谿群经新证双剑谿诸子新证》，第39页。

⑦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第13页。

⑧ 于省吾：《双剑谿易经新证》卷二，《双剑谿群经新证双剑谿诸子新证》，第24、25页。

⑨ 王力：《诗经韵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2页。

以见天下之颐。”《释文》：“颐，京作𩚑。”《集解》《左传·定公四年》《正义》引颐作𩚑。而从“责”之字与从“亦”之字多通。如《说文》：“迹，或作蹟。”《尔雅·释兽》：“其迹𩚑。”《释文》：“迹又作蹟。”《左传·哀公元年》：“复禹之绩。”《释文》：“绩，一本作迹。”《国语·齐语》：“远绩以成名。”《管子·小匡》绩作迹。《后汉书·邓晨传》：“晨发积射士千人。”李善注：“积与迹同，古字通用。”而颐卦的卦形为䷚，颐义为口腮，颐卦的卦形象口腮形状。故《噬嗑·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因此，今本《周易》的“颐”当为本字，而秦简《归藏》“亦”当为音近相借。

### 三

利用秦简《归藏》的材料，我们还可以探讨另外一些问题。

比如对所谓“真”和“夷”字的认识。干宝《周礼》注有“初夷”，朱震以“夷”为坤。<sup>①</sup>《字彙补·八部》：“真，《归藏易》坤字。”毛奇龄《易小帖》：“《归藏易》卦名有异字，以坤为真。”<sup>②</sup>马国翰据《初经》补“真”为《归藏》首卦坤。<sup>③</sup>王明钦《〈归藏〉与〈周易〉卦名、卦画比较表》因袭之。<sup>④</sup>而秦简《归藏》501号简有云：“𩚑𩚑曰不仁昔者夏后启是以登天啻弗良而投之渊𩚑共工队口江……”<sup>⑤</sup>从文例上看，王明钦以𩚑为坤字是正确的。𩚑上从大，中从目，下从分，但不知是何字。疑摹写有误。𩚑字当为寅字。因此我颇怀疑“真”为𩚑字，也就是寅字之讹体。而“夷”与“真”形近，也当是寅字之讹。如此说能成立的话，“真”或“夷”就不应是卦名坤，而应是卦辞中的一个词。因为从王明钦《概述》一文所披露的秦简《归藏》54个卦名看，除乾卦外，其他53个卦名都是在卦画之后，“曰”字之前。这一条自然不能例外。所以，卦名应该是𩚑，而不应该是𩚑。以“真”或“夷”为坤卦的卦名，应该是错

① 朱彝尊：《经义考》卷三，第27页。

② 毛奇龄：《易小帖》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③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14页。

④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第13页。

⑤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第9页。卦画中的阴爻原皆作八，这里用宽式，下同。





把卦辞当作了卦名。这种错误并非个别。如《路史·后纪五》说：“《归藏·初经》卦皆六位，‘初坤’‘初乾’‘初离’‘初坎’‘初兑’‘初艮’‘初震’‘初巽’也。其卦又有‘明夷’‘营惑’‘耆老’‘大明’之类。”李家浩指出：“据《归藏》卦辞文例，‘大明’‘营（莢）惑’‘耆老’与（6）的‘巫咸’、（9）的‘皋陶’相当，当是筮占的人名，而不是卦名。”<sup>①</sup>这与把卦辞中的“𡩺”字当成坤卦的卦名有类似之处。

王明钦《概述》一文将秦简《归藏》的乾卦称为“天目”，其根据是181号简：“䷀天目朝 = 不利为草蓍 = 偶下口……”<sup>②</sup>从已披露的秦简《归藏》54个卦名看，有53个卦名都是在卦画之后，“曰”字之前。只有乾卦卦名后无“曰”字，而代之以“目”。因此，笔者颇疑简文书写有误，“曰”“目”形近，书手错将“曰”字写成了“目”字。如果这一推测能成立的话，那么，《周易》的乾卦秦简《归藏》就是作“天”了。《周易·说卦传》：“乾为天。”将乾称为“天”是理所当然。

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出土之后，学人们都注意到了帛书《易经》卦名与《归藏》的联系。<sup>③</sup>有人更强调“帛书《周易》的直接来源，一定不是今本《周易》”，而是《归藏》一类的先秦古《易》。<sup>④</sup>其实，秦简《归藏》的卦名与今本《周易》同者更多于帛书《易经》。秦简《归藏》卦名与今本《周易》全同者有21个，它们是旅、丰、临、升、复、节、涣、损、咸、讼、师、比、履、同人、大过、困、井、大壮、兑、归妹、渐。此外小过误书为大过，否写作否，实质也是同于今本《周易》。这样，就达到了23个。而秦简《归藏》卦名与帛书《易经》全同者却只有15个，它们是旅、丰、小过、复、节、涣、损、讼、师、比、同人、困、井、归妹、渐。特别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临卦，帛书《易经》作林，传本《归藏》作林祸，而秦简《归藏》作临；咸，帛书《易经》作钦，传本《归藏》作钦，而秦简《归藏》作咸，全同今本。此外，升，帛书《易经》作登，传本《归藏》作称，而秦简《归藏》作升；否，帛书《易

① 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

②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第9、13页。

③ 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④ 邢文：《秦简〈归藏〉与〈周易〉用商》，《文物》2000年第2期。

经》作妇，传本《归藏》作否，而秦简《归藏》作甫；大壮，帛书《易经》作泰壮，帛书《易传》作大壮，而秦简《归藏》作大壮；兑，帛书《易经》作夺，传本《归藏》作兑，而秦简《归藏》作兑；离，帛书《易经》作罗，传本《归藏》作离，而秦简《归藏》作丽。<sup>①</sup> 事实证明，不是帛书《周易》，而是今本《周易》的卦名，距离秦简《归藏》更近。帛书《周易》卦名的异文，大多是假借而非本字。王引之曰：“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籀为病矣。”<sup>②</sup> 如临卦，帛书《易经》作林，显然是借字，因为传本《归藏》作林祸，“祸”如果不误的话，“林祸”应该读作“临祸”，而秦简《归藏》作临，正印证了今本《周易》的正确。

值得注意的是，秦简《归藏》以一表示阳爻，∧表示阴爻。坤卦由6个∧组成，临卦由4个∧和两个一组成，观卦由两个一和4个∧组成……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的楚简《周易》的卦画阴爻不作∧而作∨，但阳爻、卦名、卦爻辞却基本相同。<sup>③</sup> 阜阳汉简《周易》也是如此。<sup>④</sup> 说明∧或∨如同马王堆帛书《易经》的丿一样，只是阴爻的一种别写，而不是性质不同的数字。这与阜阳汉简《周易》、帛书《周易》经传、楚简《周易》、秦简《归藏》卦名的异文一样，它们一般都是假借。我们知道应该将卦名的假借读以本字，也就应该将∧、∨、丿视为阴爻。此外，《周易》阳爻称九而阴爻称六，按照传统的说法，《归藏》阴爻当称八。如《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杜预注：“《周礼》‘太卜……掌三《易》’。然则杂用《连山》《归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sup>⑤</sup> 李石说：“夏、商因之，皆以七、八为占，《连山》《归藏》是也。后世浇薄，始用九、六为占。”罗泌

① 详见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第13、14页。

② 王引之：《经义述闻·序》，《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页。

③ 详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

④ 详见胡平生：《〈阜阳汉简·周易〉概述》，《简帛研究》第3辑，第255页。

⑤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十，《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1942页。





曰：“《归藏》用八。”<sup>①</sup> 如果秦简《归藏》的八是六，上海简《周易》阜阳汉简《周易》的八、马王堆帛书《易经》的八是八，则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截然相反，就当是《归藏》用六而《周易》用八了。<sup>②</sup> 反之，如果视秦简《归藏》的八和上海简《周易》阜阳汉简《周易》的八、马王堆帛书《易经》的八皆为阴爻的变通写法，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就可说通。两说的利弊优劣，应该是清楚的。

①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14页。

② 这一点笔者受到了李学勤先生的启发。李先生认为“八”古文字作“乂”而非“八”。这就字形上否定了“八”为数字的可能。

## 《左传》《国语》易筮言“八”解

《左传》《国语》中涉及《周易》的记载共二十二条，<sup>①</sup>其中有三条“向无人能说其究竟也”<sup>②</sup>，最为难解。它们是《左传·襄公九年》所云“遇《艮》之八”、《国语·晋语四》所云“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及“得《泰》之八”。此三条《易》筮之辞，难就难在“八”字的解释上。今拟在前贤今人诸说的基础上试为探讨，敬请批评。

### 一、“遇《艮》之八”“是谓《艮》之《随》”解

《左传·襄公九年》有一段易学史上艳称的记载：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姤，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杜预（222—284）《注》：

《周礼》：“大卜掌三《易》。”然则杂用《连山》《归藏》《周

① 高亨：《周易杂论》，济南：齐鲁书社，1978年，第73页。

②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0页。







易》，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sup>①</sup>

“《周易》之爻，唯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杜预根据《周礼》“大卜掌三《易》”之说，遂推定其为“以七、八为占”的《连山》《归藏》二《易》。孔颖达（574—648）疏肯定杜注，续加发挥：“《周易》以变为占，占九、六之爻，《传》之诸筮皆是占变爻也。其《连山》《归藏》以不变为占，占七、八之爻。”尽管还有怀疑，也只是怀疑“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为用《连山》，为用《归藏》”，是在《连山》《归藏》之间取舍不定。<sup>②</sup>

杜《注》影响虽大，但唐人刘禹锡（772—842）却有“非臻极之理也”的批评，<sup>③</sup>明人杨慎（1488—1559）也有“今之筮法，自有九、六，自有七、八，何必远言《连山》《归藏》乎”的责难。<sup>④</sup>今人杨伯峻（1909—1992）更说：“考《左传》言‘八’者仅此一见，《国语》言‘八’者亦仅二见，皆以不变之爻言之。下文解卦，仍以《周易》解之，则杜注未必可信。”<sup>⑤</sup>

从《左传》下文“是谓《艮》䷳之《随》䷐”来看，这些批评意见无疑是有道理的。“是谓《艮》䷳之《随》䷐”之“是”即“此”，指代上文“《艮》䷳之八”。“《艮》䷳之八”即“《艮》䷳之《随》䷐”。下文穆姜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是”即此，指代的是“《艮》䷳之《随》䷐”中的“《随》䷐”。穆姜既然用《周易·随》卦的卦辞指称“《艮》䷳之《随》䷐”中的“《随》䷐”，那么，“《艮》䷳之八”，也就是“《艮》䷳之《随》䷐”，无疑属于《周易》。杜预说：“史疑古《易》遇八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变爻，得《随》卦而论

① 《春秋左传正义》（繁体点校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7页。

② 《春秋左传正义》（繁体点校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7页。

③ 刘禹锡：《辩〈易〉九、六论》，《刘禹锡集》，卞孝萱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7页。

④ 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64页。

之。”<sup>①</sup>谓先占得“古《易》”即《连山》《归藏》，以为“不利”，于是“史”再改以《周易》，以《周易》的《随》卦为解。这一释读，否定了“《艮》䷳之八”与“《艮》䷳之《随》䷐”的同位关系，显然不可信。

“《艮》䷳之八”既属于《周易》系统，又当如何解释？后人有很多种不同的意见。刘禹锡说：

且夫筮为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为坤者，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夫《艮》䷳艮下，艮上之《随》䷐震下，兑上，唯二不动，斯遇八也。余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为卦主，变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史以为东宫实幽也，遇此为不利。故从变爻而占，苟以说于姜也。何则？卦以少为主。若定者五而变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观之否”“师之临”类是也。变与定均，即决以内外。今变者五，定者一，宜从少占，惧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谓《艮》之《随》”。“是谓”之云者，苟以说也。故穆姜终死于东宫，与艮会耳。<sup>②</sup>

这是说“八”为不变之爻，“《艮》䷳之八”当为“《艮》之六二”。根据“卦以少为主”的原则，当以本卦《艮》之六二爻辞“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为断。而“史以为”“不利”，为了取悦穆姜，竟违反原则，以之卦《随》的卦名“随”为说，以为“随”义为“出”，穆姜会很快从幽禁的“东宫”中出来。

但是这一解释从上下文来看，很难说通。

首先，应该承认，穆姜对“史”以之卦《随》为说，并没有异议。也就是说，对于“遇《艮》䷳之八”，穆姜并不认为要取本卦《艮》之六二爻辞为断，她也认可了取之卦《随》为解的做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之卦《随》，他们并没有取其六爻的爻辞，

① 《春秋左传正义》（繁体点校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7—998页。按：本文断句有改动。

② 刘禹锡：《辩〈易〉九、六论》，《刘禹锡集》，卞孝萱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7页。





都是以卦辞为释。不同的是，一是简单地取之卦卦名“随”为说；一是认为卦辞并不是决定性的，“吉凶由人”，人的品德是第一位的，没有好的品德，再好的卦辞也没有用。由此可见，穆姜否定的是《周易》的占筮作用，并没有说“遇《艮》䷳之八”“是谓《艮》䷳之《随》䷐”的解释错了。因此，刘禹锡否定“《艮》䷳之八”即“是谓《艮》䷳之《随》䷐”，并没有充足的理由。

今人的解释，影响最大的是高亨（1900—1986）。他说：

䷳  
䷳  
䷳  
䷳  
䷳

初、三、四、五、上爻皆变者也。当其筮时，盖得䷳《艮》卦，其营数为四十四。自五十五减四十四，余十一。依法数之，至二爻而十一尽，故二爻为宜变之爻。而二爻为八，乃不变之爻，故曰“遇《艮》之八”。不得以《艮》之六二爻辞占之矣，遂变《艮》之九为六，六为九，则得䷐《随》卦，故曰“是谓《艮》之《随》”。引《随》之卦辞曰“元亨，利贞，无咎”，是以“之卦”卦辞占之也。此《变卦法》中六之（2）之类也。非以余所言之《变卦法》，则此文“遇《艮》之八是谓《艮》之《随》”，终莫能解，亦可见余所言之《变卦法》非臆撰也。<sup>①</sup>

旅美学者程石泉（1909—2005）也有同样的见解。<sup>②</sup> 他们所总结的《变卦法》或《之卦爻变表》都是以上述“遇《艮》之八”的解释为基础的。但这一理论其实很成问题。

刘大钧（1943—）教授对此有过批评：

若按此说，则“八”是专指一卦的六二爻为少阴之数“八”。但是……《国语·晋语》筮例中“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其由《屯》卦变《豫》卦时，六二爻也是不变爻，其筮数亦为“八”，

① 高亨：《周易古经通说》，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第128页。

② 程石泉：《周易成卦及春秋筮法》，《美国东方学会季刊》，Vol. 92, No. 2, April—June 1972, pp. 237—249。又见程石泉：《易学新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9—40页。

为什么此卦不称“《屯》之八，是谓《屯》之《豫》”，而称“贞《屯》悔《豫》，皆八也”？可见此说不通。<sup>①</sup>

章秋农（1937—）教授更说：

以其法只能求得一个宜变之爻，而卦中其他九、六之爻皆为不宜变之爻，与高氏自己承认之“九为宜变之阳爻”“六为宜变之阴爻”之说，形成“二律背反”，即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境地。

若以高氏所定之法数之，得出宜变之爻，而其爻适为七或八，又属不变之爻，不变而又宜变，此又一“二律背反”也。<sup>②</sup>

这些批评从《国语》的外证到高氏本身逻辑的内证都说明高氏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刘大钧教授感慨：“对于这一卦的筮数‘八’，‘还是不得其解’，‘这‘八’字也成了千古不解之谜’。”

笔者认为《左传·襄公九年》的这一“八”字，恐怕不是筮数，不是数字，而是“反背”的“背”字。

《韩非子·五蠹》篇说：“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这是说“公”字由“八”和“厶（私）”会意，而“公”字里所从的“八”，就是反背的“背”。

《说文·八部》也说：“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凡八之属皆从八。”又说：“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很明显，《说文》释“公”字也接受了《韩非子》的说法，“八犹背也”，就是说“八”犹如反背的“背”。

《书·舜典》“分北三苗”，龚道耕（1876—1941）《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山井鼎引足利本：‘北’作‘𠂔’。”<sup>③</sup>古文作“𠂔”，“字从重八”。<sup>④</sup>“北”可读为“背”，疑“重八”的“𠂔（𠂔）”原本即为“八”，

① 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129—130页。

② 章秋农：《周易占筮学——读筮占技术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

③ 顾颉刚、刘起钎：《尚书校释译论》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30页。

④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1页。



而“八”即“北（背）”。

《左传·襄公九年》的“遇《艮》䷳之八”的“八”字也当如此。“遇《艮》䷳之八”即“遇《艮》䷳之背”，是说筮得的本卦是《艮》䷳，但本卦中的上下两个八卦艮䷳皆反背，上艮䷳阴阳反背变为兑䷹，<sup>①</sup>下艮䷳上下反背变为震䷲，<sup>②</sup>结果变成了下震䷲上兑䷹的《随》䷐。所以“史曰：是谓《艮》䷳之《随》䷐”，是说“《艮》䷳之八”就是“《艮》䷳之《随》䷐”。而䷳《艮》卦变为䷐《随》卦的秘密就在于其上下两艮䷳的反背。所以，这里的“八”并非筮数，应该是“背”，是反背、反对的意思。

## 二、“贞《屯》悔《豫》皆八”解

笔者的上述解释在《国语》的下列记载中也可得到支持。

《晋语四》云：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源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也。众而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车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济，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众顺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长男也。母老子强，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师。’居乐出威之谓也。是二者，得国之卦也。”

① 此种“阴阳反背”韩康伯谓之“错”，孔颖达谓之“变”。

② 此种“阴阳反背”韩康伯谓之“综”，孔颖达谓之“覆”。

韦昭（204—273）《注》：

以《连山》《归藏》占此两卦，皆言“不吉”。

吴曾祺（1852—1929）更说：

此当是以《连山》《归藏》占之，故有“皆八”之语。观下“是在《周易》”云云，其义自见。<sup>①</sup>

不过，见有“皆八”之语就将其归入《连山》《归藏》，也有颇多疑问。刘大钧教授就说：

《连山》《归藏》久已亡佚失传，后人何以会知道其用“七”“八”而不用“九”“六”？更何况，即便此说成立，《连山》《归藏》筮法用“七”“八”，不用“九”“六”，那么，为什么在所有筮例中只见用“八”，却从未见用“七”者？<sup>②</sup>

可见，这只是一种靠不住的推测。

韦昭又说：

内曰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两卦，震在《屯》为贞，在《豫》为悔。八谓震两阴爻在贞、在悔皆不动，故曰“皆八”，谓爻无为也。<sup>③</sup>

此是说，《屯》卦䷂的内卦为震，《豫》卦䷏的外卦也是震，在由《屯》卦䷂变《豫》卦䷏时，只有震卦的两个阴爻，即六二爻与六三爻不变，仍为“八”，故称“皆八”。

刘大钧教授指出：

《屯》卦䷂的上六爻，其筮数也是八而未变，若按此解，何以独

① 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0页。

② 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126页。

③ 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0页。



指六二、六三两爻，而不及上六爻呢？再说，《左传·襄公九年》筮例中“《艮》之八，是谓《艮》䷳之《随》䷐”中，六二爻也为“八”而未变，可为什么就不称作“贞《艮》䷳悔《随》䷐，皆八也”？可见此解亦不通。<sup>①</sup>

《屯》卦䷂的内卦震䷲，到了《豫》卦䷏的外卦中还是震䷲，其两阴爻皆未变，这是事实。但问题是，《屯》卦䷂的上六，也是阴爻而未变，也应是“八”，为什么就不及了呢？可见韦昭注将“八”归诸于震䷲的两阴爻也是靠不住的。刘教授的反诘很有道理。

朱熹（1130—1202）又提出了一种新说：

据本文语势，似是连得两卦，而皆不值老阳老阴之爻，故结之曰“皆八也”。<sup>②</sup>

这是说初筮得《屯》卦䷂，再筮得《豫》卦䷏。此两卦皆是六爻不变之卦，故称之为“皆八也”。

但此说也有问题。南宋赵汝楳（1226年进士）就指出：

然两卦之中亦有阳爻，又不为偏言“皆八”，此说似亦未安。<sup>③</sup>

这是说，《屯》卦䷂和《豫》卦䷏中尚“有阳爻”，而“皆八”则只能指阴爻，以偏赅全，所以说“似亦未安”。更何况古人注释，从未见有人解初筮之卦为“贞”，再筮之卦为“悔”者。<sup>④</sup>可见朱熹之说也未足信。

今人高亨则以其《变卦法》解之曰：

䷂  
䷏  
䷂  
䷏

初、四、五爻皆变者也。当其筮时，盖得䷂《屯》卦。其营数为四十八。自五十五减四十八余七。依法数之，至上爻而七尽，故为

① 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125页。

② 朱熹：《文公易说》卷二十二《答程可久》，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③ 赵汝楳：《筮宗》，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周易辑闻》。

④ 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125页。

上爻为宜变之爻。而上爻为“八”，乃不变之爻，是得《屯》之八也。不得以《屯》之上六爻辞占之矣，遂变《屯》之九为六，六为九，则得䷏《豫》卦。《屯》卦上爻之八，亦即《豫》卦上爻之八，故曰“贞《屯》悔《豫》，皆八也”。贞者，“本卦”；悔者，“之卦”也；故以《屯》《豫》两卦卦辞占之。<sup>①</sup>

程石泉说亦同。<sup>②</sup>

不过，按照高氏所说“九为六，六为九”，所得出《豫》卦的筮数应该是六、八、八、九、六、八，营数为四十五。依高氏法求变爻，自五十五减四十五余十。从下至上，又从上至下，至《豫》卦六三而止。变爻当是《豫》卦六三。如不求变爻，则“《屯》卦上爻之八，亦即《豫》卦上爻之八”，毫无意义明矣。如按一般规律，三爻变，则占两条卦辞，只须说“得《屯》之《豫》”而已，又何必增言“皆八”。<sup>③</sup>所以，高氏之说，显为蛇足。

中唐易家毕中和有“贞《屯》悔《豫》，变与定均也”说，俞志慧（1963—）受其启发，称：

本卦《屯》初爻、四爻、五爻为宜变之爻，二爻、三爻、上爻为不变之爻，变而为《豫》卦，其中本卦宜变之爻与不变之爻各一半。当时“八”“半”常通作，于是“皆半”书作“皆八”。<sup>④</sup>

这一解释，在这里似乎说得过去，但放到“《艮》之八”“《泰》之八”里，则扞格不通，因为“《艮》之八”“《泰》之八”并没有宜变之爻和不变之爻各半的现象。因此，俞氏只好说二者没有“皆”字，不宜与“贞《屯》悔《豫》皆八”混为一谈。这种辩解，捉襟见肘，说服力实在有限。

① 高亨：《周易古经通说》，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第128页。

② 程石泉：《周易成卦及春秋筮法》，《美国东方学会季刊》，Vol. 92, No. 2, April—June 1972, pp. 237—249。又见程石泉：《易学新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③ 章秋农：《周易占筮学——读筮占技术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

④ 俞志慧：《〈国语·晋语四〉“贞屯悔豫皆八”为宜变之爻与不变之爻皆半说》，《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4期。







笔者认为“贞《屯》悔《豫》，皆八也”里的“八”字，仍当依《韩非子·五蠹》篇和《说文》视为“背”，是反背、不顺的意思。

筮史是以卦名解释《屯》卦、《豫》卦之义。《彖传》：“屯，刚柔始交而难生。”《说文·中部》：“屯，难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难。”《经典释文》：“屯，张伦反，难也。”孔颖达：“屯，难也。刚柔始交而难生，初相逢遇，故云‘屯，难也’。”皆是以“屯”为“难”。“屯”义为“难”，故筮史以《屯》卦卦名解释《屯》卦之义，以为反背，出师不利，故说“不吉”。

《系辞传》说：“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韩康伯注：“取其备豫。”所谓“重门击柝”，是设置多重门禁而敲梆警戒；所谓“暴客”，就是指外来的暴徒强寇。晋公子重耳想回晋国为君，筮得的《豫》卦却有“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之象，自然“不吉”，所以说“八”，也就是“背”。

为什么筮史又说“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呢？《豫》卦有“重门击柝”之义，故可以说“闭”。前进的路上是“屯难”，国人又“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屯》卦、《豫》卦的卦名都有这样的含义，晋公子重耳想回国为君，自然是无望了。所以说“不通”“无为”。

筮得的《屯》卦卦义为“背”，而得到的之卦《豫》卦义也同样是“背”，两者都是“背”。所以“皆八”，也就是“皆背”，都是不顺。

### 三、“得《泰》之八”解

《国语·晋语四》还有一段相关的记载：

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也，岁在大火，大火，阙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兹，必有晋国。’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参入，皆晋祥也。而天之大纪也。济且秉成，必霸诸侯。子孙赖之，

君无惧矣。”

韦昭《注》：

乾下坤上，《泰》。遇《泰》无动爻，无为侯也。<sup>①</sup>《泰》三至五震为侯。阴爻不动，其数皆八，故得《泰》之八，与“贞《屯》悔《豫》皆八”义同。<sup>②</sup>

“遇《泰》无动爻”，是说内卦乾☰三爻都是七，外卦坤☷三爻都是八。因其外卦坤☷三爻“其数皆八”，所以称之为“《泰》之八”。这种“无动爻”的说法，影响很大。如钱大昕（1728—1804）就说：

六爻不变，亦以彖辞，“《泰》之八”是也。以爻辞占称九、六；以彖辞占，称八。<sup>③</sup>

尚秉和（1870—1950）以其为“静爻”之例，也当是本于韦《注》。<sup>④</sup>不过，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清儒江永（1681—1762）就直言：

此说未是。假令《泰》卦无动爻，当言“筮得《泰》”，不得云“《泰》之八”。<sup>⑤</sup>

李道平（1818年举人）也说：

此筮若如韦《注》，凡不动之卦有阴爻者，皆可名八。独不思此卦阴阳爻皆有，何以必言少阴八，而不言少阳七乎？<sup>⑥</sup>

这就是说，《泰》卦如果确“无动爻”，则《泰》卦内卦三阳爻的筮

① “无”，《四部丛刊》本（明金李刊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作“筮”。尚秉和《周易古筮考》卷二引也作“筮”。

② 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5页。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5页。

④ 尚秉和：《周易古筮考》卷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

⑤ 江永：《群经补义》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五经总义类。

⑥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56页。





数，都应该是“七”。筮卦以内卦为主，董因为何不说“得《泰》之七”，而偏偏说“得《泰》之八”呢？这些批评很有点道理。不过，其前提是认定《泰》卦内卦三阳爻都是“动爻”。因此，江永又说：

“《泰》之八”者，《泰》之《坤》，内三阳爻变，外三阴爻不变也。<sup>①</sup>

李道平也说：

今据彖辞观之，知此筮用八，决为《泰》之《坤》。惟《泰》之《坤》，则是三阴不动，故曰“《泰》之八”。<sup>②</sup>

以“泰之八”是指所得《泰》卦初爻、二爻、三爻以“九”变“八”，四爻、五爻和上爻不变，仍为“八”，所以“《泰》之八”就是“《泰》之《坤》”。最近，还有人着文申论此说。<sup>③</sup>可是，董因下文的分析，全是论《泰》卦的卦象卦义，并无半点牵涉到《坤》卦。由此可见，“《泰》之《坤》”说也不足信。

高亨虽然将“得《泰》之八”归入“六爻皆不变者”之例，却说：

右一条乃一爻或两爻为九六，而宜变之爻与可变之爻不相值者，其宜变之爻，不值“九”“六”而值“八”，故云“《泰》之八”。所云“亨，小往大来”，《泰》卦卦辞也。是以“本卦”卦辞占之。此变卦法中二之（2）或三之（2）之类也。<sup>④</sup>

所谓“变卦法中二之（2）”即“一爻为九六”而“非宜变之爻”；“三之（2）”即“两爻为九六”，而“均非宜变之爻”。<sup>⑤</sup>

程石泉说得更清楚：

① 江永：《群经补义》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五经总义类。

②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56页。

③ 韩慧英：《〈左传〉、〈国语〉筮数“八”之初探》，《周易研究》2002年第5期。

④ 高亨：《周易古经通说》，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第122页。

⑤ 高亨：《周易古经通说》，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第119—120页。

当时所筮得的《泰》卦諝必如下：此卦四营之数值总和为四十九。当变之爻应为上爻（第六爻），但该爻为八不能变。于是董因引《泰》卦卦辞及《象传》说辞，鼓励晋文公重耳渡河返国。<sup>①</sup>

程氏这种解释颇不可信。如果此卦四、五、上三爻筮数皆为八，四营之数值总和为五十一、四十九、四十七，当变之爻都会在四、五、上三爻之中，都会是八。高亨说也是如此。他们在“六爻皆不变者”中寻找“当变之爻”，自相矛盾，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所以，无论是从“静爻”，还是从“动爻”来看，“《泰》之八”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将这里的“八”视为筮数，无论如何，都难以说通。

有人注意到此，又另辟蹊径，说“《泰》之八”当读为“《泰》之《剥》”，“八”是“剥”的音讹。<sup>②</sup>但“八”与“剥”，一是质部，一是屋部，古音相距颇远，怎能说是“音讹”呢？

笔者认为，只有跳出以“八”为筮数的怪圈，才能破解这一易学史上的难题。

我们知道，“八”重文为“𠂔”，因此，“八”与“𠂔”有形讹的可能。

《玉篇·八部》：“𠂔，古文别。”《字诂·汎》：“𠂔，古别字。”《书·舜典》“分𠂔三苗”江声《集注音疏》：“凡𠂔字今皆改作别。”<sup>③</sup>《说文·八部》：“𠂔，分也。从重八。八，别也。亦声。”朱骏声《通训定声》：“𠂔，经传皆以别为之。”如此说来，“𠂔”实为古之“别”字。

而“别”有辨别、分析的意思，也有决断的意思。《荀子·宥坐》：“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杨倞注：“别，犹决也，谓不辨别其子之罪。”疑分析、断定《周易》卦象卦义也可称之为“别”。

因此，“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

① 程石泉：《周易成卦及春秋筮法》，《美国东方学会季刊》，Vol. 92, No. 2, April—June 1972, pp. 237—249。又见程石泉：《易学新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② 刘大钧《周易概论》第132页有引。

③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1页。





一段，我们可以将其标点为：“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

“之”是“其”的意思，文献屡见。<sup>①</sup> “之八曰”即“其父（别）曰”。而“别”是董因的分析，也是董因对《泰》卦的断辞。其中“亨，小往大来”，是董因称引《泰》卦的卦辞。“天地配”，是董因对《泰》卦卦象意义的分析。<sup>②</sup> 这种决断之辞，就叫做“别”。“别”有分别、分析之义，“其别曰”即“其分析曰”。此种意义上的“别”也常通作“辨”或“辩”。<sup>③</sup> 因此，“其别曰”也可作“其辨曰”或“其辩曰”，也就是“其辨析曰”。其意思其实就相当于“其解曰”。

由此可见，《左传·襄公九年》“遇《艮》之八”、《国语·晋语四》“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及“得《泰》之八”中的“八”，都不是筮数。它们或为古“背”字，或为古“别”字的形讹。窥破这一点，《左传》《国语》中这三条“向无人能说其究竟也”的易筮记载，其真相即可大白于天下。

① 详见王引之：《经传释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98—199、112页。

② 有人说此出自《泰·彖传》和《泰·大象传》的“天地交”说，可参。

③ 详见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03页。

## 钱穆先生“孔子与《周易》关系说”考辨

钱穆（1895—1990）先生是20世纪有数的国学大师，他的国学研究的成果，对当时的学界和后来的人们影响至深。探讨其成功的经验，反思其失误的因由，是我们今天科学、理性的学术史研究的必然，也是我们今天对于钱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为20世纪国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钱穆先生并非以易学名家。但他关于孔子与《周易》关系的论述，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却影响深远。下面，我们就对钱先生这一学术观点加以评述，不当和莽撞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 一、贯穿一生的“《易传》非孔子所作”说

1928年，钱穆先生34岁，任教于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这年夏天，他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之邀请《易经研究》，“分讲两次，凡四小时。此讲演稿经茅、童两生笔记，稍加删润，刊载于《苏州中学校刊》之十七、十八期”；<sup>①</sup>又发表于1929年6月5日出版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第七集八十三、八十四期周刊；其中论孔子与《易传》部分，以《论十翼非孔子所作》之名，收入1931年11月出版的《古史辨》第三册。在此文中，钱穆先生力辨《十翼》非孔子所作，举出十个证据以证明：

第一，汲冢所出有《易经》两篇，但无《十翼》。魏文侯好儒，以子夏为师，如果孔子作《十翼》，汲冢不应止有《易经》两篇。

第二，《左传》鲁襄公九年鲁穆姜论元亨利贞四德与今《文言》篇首

<sup>①</sup> 见《易经研究》后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8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1995年。





略同。以文势论，是《周易》抄《左传》，而非《左传》抄《周易》。

第三，《论语》“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周易》艮卦《彖传》也有此语。果孔子作《十翼》，记《论语》的人不应误作“曾子曰”。

第四，《系辞》中屡称“子曰”，明非孔子手笔。

第五，《史记·自序》引《系辞》称《易大传》，并不称经，并不以为孔子语。

第六，《史记》推尊孔子，所以《五帝本纪》托始黄帝，而不叙及《系辞》之伏羲、神农，可见太史公并不以《系辞》孔子作品。

这六条前人多已说过，只是说非孔子作《十翼》。以下则更进一层，孔子对于《易经》，也并未有“韦编三绝”的精深研究，更遑论作《易传》。

第七，《论语》无孔子学《易》事，只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条。据鲁《论》，“易”字当作“亦”。古《论》妄错“易”一字，便附会出“五十以学《易》”的故事。

第八，孟子、荀子皆不讲《易》。

第九，秦人焚书不焚《易》，一辈儒生因而把一切思想学问引到《易经》里面去讲，以致造成汉初易学的骤盛。如果孔子作《十翼》，《易》为儒家经典，岂有不烧之理？

第十，《论语》和《易》思想不同。《论语》里的“道”只是人类的行为，而《系辞》里的“道”是抽象的独立之一物，明与《庄》《老》说法相合；《系辞》里的“道”及于凡天地间的各种现象，这也与《论语》不同。《论语》里的“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而《系辞》里的“天”与“地”并举，是形下的。《论语》是以人事证天心，而《系辞》却以天象推人事。《论语》里的“鬼神”，也是有意志、有人格的；而《系辞》里的“鬼神”是惟气、惟物的。概括说，《易·系》的思想，大体上是远于《论语》，而近于《庄》《老》。《易·系》的哲学，是道家的自然哲学，他的宇宙论，可以说是唯气之一元论。因而建议，讲《易·系》的思想，应该让讲道家哲学和阴阳家哲学的时候去讲。<sup>①</sup>

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概论》说：

<sup>①</sup>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89—94页。

五十以学《易》，古《论》作“易”，鲁《论》作“亦”，连下读。比观文义，鲁《论》为胜。顾氏（指顾炎武）谓孔子平日不言《易》是矣，而曰其言《诗》《书》、执礼皆言《易》，则不得其意而强说之也。

因人之无恒而叹其不占，与南人之言同类并举，亦博弈犹贤之意，非韦编三绝之说也。至于《十翼》不出孔子，前人辩者已多，则《易》与孔子无涉也。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马端临《文献通考》：“欧阳公《童子问》上下卷，专言《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

陈振孙《书录解题》：“赵汝谈《南塘易说》三卷，专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书无传。”

《晋书·束皙传》：“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冢，得《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姚际恒曰：“魏文侯最好古，魏冢无《十翼》，明《十翼》非仲尼作。”姚有《易传通论》，今亦无传。

崔述《洙泗考信录》：“《易传》必非孔子所作，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无《彖》《象》《文言》《系辞》。魏文侯师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于孔子无疑。又按：《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彼处为宜。是作者采鲁史而失其义耳。《论语》：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书述之，不得谓曾子所自言。既采曾子语，必曾子以后人所为。”<sup>①</sup>

在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里，钱先生对孔门传《易》又详加考辨，说：

言孔门传经系统，莫详于《易》。史迁云：“自鲁商瞿受《易》

<sup>①</sup> 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7页。







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此有可疑者：《易纬·干凿度》曰：“仲尼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则谓商瞿乃孔子前辈，孔子向之请益，决非少孔子二十九岁之弟子。二说乖僻，同为无根，可疑一也。孔子晚年治《易》，既所重视，（其实此说亦不足信。）传之商瞿，则瞿亦孔门高足。其年事长于回、赐，于游、夏为前辈，何以姓名独不一见于《论语》？孔子歿后，诸弟子论学，亦绝不及商瞿，可疑二也。（石林叶氏云：“自司马迁以来，学者皆言传《易》商瞿，瞿本非门人高弟，略无一言见于《论语》。性与天道，子贡且不得闻，而谓商瞿得之乎？”则前人已疑之。）《史记》云：“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而《汉书·儒林传》则云：“瞿传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不但姓名里居不同，传授先后亦互异，可疑三也。即谓马、班二氏当有一误，然孔子六经，何以无子游传《礼》至二戴，子夏传《春秋》至严、颜云云，而顾于《易》之传统，独班班若是？可疑四也。苟谓：“秦人禁学，独《易》为卜筮书，得不禁，故传授者不绝。”（《史记·儒林传》）然其他五经传统虽绝，其秦前大师递受必有可考，不应均无稽。可疑五也。且孔子九世孙鲋为陈涉博士，而田何当汉兴，距孔子仅七世。时寿又不符。崔适《史记探源》云：“瞿少孔子二十九岁，是生于鲁昭公十九年。至汉高九年，徙齐田氏关中，计三百二十六年。而商瞿至田何止六传。是师弟子之年，皆相去五十四五。师必年踰七十而传经，弟子皆十余岁而受业，乃能几及。其可信耶？”此可疑者六也。（《韩非·显学》：儒分为八：有公孙氏之儒，陶潜《群辅录》公孙氏传《易》，晋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发魏王冢，得竹书《易》五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二篇，朱彝尊《孔子门人考》谓公孙段即八儒传《易》者。今按据上诸书，又见商瞿传《易》之无稽，公孙段亦未必孔子弟子，盖七十子之后学也。）①

①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7—98页。

1944年5月1日，钱先生又在《思想与时代》第三十四期发表了《〈易〉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一文。认为《易传》虽非孔子所作，但仍然是“战国晚世以迄秦皇汉武间之新儒”之作品，其特色是儒道互补，“采老庄道家之宇宙论而重加弥缝补缀以曲折会合于儒家人生观之旧传统，其熔铸庄老激烈破坏之宇宙论以与孔孟中和建设之人生论凝合无间，而成为一体”，<sup>①</sup> 倾向于儒本道末。

1959年，钱先生在哈佛大学东方学研究所讲演，盛赞欧阳修《易传》非孔子作为“经学上一绝大贡献”。<sup>②</sup>

1973年9月，钱先生应孔孟学会之邀撰写《孔子传》，1974年2月书成。台湾孔孟学会审议会却不同意他《易传》非孔子作的观点，嘱其改写。钱先生认为：

余之抱此疑，已详数十年前旧稿《先秦诸子系年》中。余持此论数十年未变，又撰有《易学三书》一著作，其中之一即辨此事……学会命余改写，余拒不能从，而此稿虽搁置不付印。因乞还，另自付印。<sup>③</sup>

十三年后，钱先生为《孔子传》再版作序，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说，一直到逝世，钱先生《易传》非孔子作的观点始终就未曾改变过。

## 二、学术史溯源

钱穆先生孔子对于《易经》，并未有“韦编三绝”的精深研究，更遑论作《易传》的观点及其论证，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影响是值得探讨的。

上引钱先生说已经指出，从宋人欧阳修、赵汝谈、石林叶氏（即叶梦得）<sup>④</sup> 到清人崔述、姚际恒以至崔适，都有《易传》非孔子作之说。

而《古史辨》诸君中，以孔子与《周易》无涉，《易传》非孔子所作的论述也颇多，以时间排列，有如此一些值得注意：

① 钱穆：《〈易〉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3—254页。

②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28页。

③ 钱穆：《孔子传·再版序》，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页。

④ 实际宋人疑《易传》非孔子作者更多，详参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五十五，1980年5月）第一章第一节。





1. 顾颉刚 1923 年 2 月 25 日《论〈诗经〉经历及〈老子〉与道家书》说：“我以为孔子只与《诗经》有关系……至于《易》《书》《礼》《春秋》，可以说是与他没有关系；即使说有关系，也在‘用’上不在‘作’上，例如看报不即为主笔，听戏不即为伶人。”<sup>①</sup>

2. 钱玄同 1923 年 5 月 25 日《答顾颉刚先生书》说：“《论语》……关于《易》的虽有三则，但这三则不特不足以证明孔丘曾经赞《易》，而且反足以证明孔丘与《易》无关。”“孔丘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这也是‘托古’），有做《彖传》的，有做《象传》的，有做《系辞传》的，有做《文言传》的，汉朝又有焦贛、京房一流人做的《说卦传》，不知什么浅人做的《序卦传》，不知那位学究做的《杂卦传》，配成了所谓‘十翼’。”<sup>②</sup>

3. 冯友兰在 1927 年 12 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说：“《易》之《彖》《象》《文言》《系辞》等是否果系孔子所作，此问题，我们但将《彖》《象》等里面的哲学思想与《论语》里面的比较，便可解决……《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完全系一有意志的上帝，一个‘主宰之天’。但‘主宰之天’在《易·彖》《象》等中没有地位……这些话中，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在这些话中，没有一个能受‘祷’，能受‘欺’，能‘厌’人，能‘丧斯文’之‘主宰之天’。这些话里面的天或干，不过是一种宇宙力量，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义理之天’。一个人的思想本来可以变动，但一个人绝不能同时对于宇宙及人生真持两种极端相反的见解。如果我们承认《论语》上的话是孔子所说，又承认《易·彖》《象》等是孔子所作，则我们将孔子陷于一个矛盾的地位。”<sup>③</sup>

4. 顾颉刚在 1929 年 12 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六期上发表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说：“《易传》的著作时代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那时的上古史系统已伸展的很长了，儒家的一套道统故事已

①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影印本，第 56 页。

②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 75、77 页。

③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影印本，第 199—200 页。

建设得很完成了，《周易》一部新书加入这个‘儒经’的组合里，于是他们便把自己学派里的一副衣冠罩上去了。”<sup>①</sup>

5. 1930年10月10日出版的《燕大月刊》第六卷第三期发表的《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一文中，顾颉刚详引上冯友兰等说，并进一步论证《系辞传》的“观象制器”章“是京房或是京房的后学们所作的，它的时代不能早于汉元帝”。<sup>②</sup>

6. 李镜池在1930年11月《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二期上发表长文《〈易传〉探源》，其上为《〈易传〉非孔子作底考证》，分为《孔子与〈易〉》《〈易传〉非孔子作底内证》《孔子作〈易传〉底传说演变》三章。其下为《〈易传〉著作年代先后的推测》，推定“《彖》《象》二传底著作年代，最早不出战国末，最迟不到汉宣帝”；而《系辞》“《易》与天地准”“夫《易》广矣大矣”等“产生于汉武之后”。<sup>③</sup>在给顾颉刚的《论〈易传〉著作时代书》中，李镜池更说“《系辞》（包括《文言》）实是西汉时代一班易学家说《易》的遗着的汇录”。<sup>④</sup>

《古史辨》上述诸说中，1~3皆早于钱先生。但顾颉刚说简单，只有观点，没有论证；钱玄同举证《论语》的三则记载说孔子与《周易》无涉，又说《易传》诸篇为孔子后学所作，也缺乏证明；冯友兰说虽然影响颇大，后来顾颉刚和李镜池皆称引之，<sup>⑤</sup>但仅分析了“天”这一个范畴，论证极其淡薄。

4~6皆晚于钱先生。其中顾颉刚前说仍然是蜻蜓点水，后说除了印证欧阳修和冯友兰说之外，主要是论证《系辞传》“观象制器”一段晚出；只有李镜池说“最为详审精密”，<sup>⑥</sup>可谓集孔子与《周易》无涉，《易传》非孔子所作说大成者。以致后来易学史家言及于此，往往标举李说，以李

①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第25页。

②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第67页。

③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第117、120页。

④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第133页。

⑤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第48—50、99—100页。

⑥ 钱玄同语，见氏著《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页。





镜池为代表。<sup>①</sup>

其实，20 世纪的头三十年里，《古史辨》诸君中，系统而全面论证孔子与《周易》无涉，《易传》非孔子所作说的只有钱穆先生和李镜池，而钱穆先生说又早于李镜池两年，应该视为此说的代表，我们讲现代易学史，讲孔子与《周易》关系的讨论，是不能忘记钱先生的。<sup>②</sup>

钱穆先生《论十翼非孔子所作》一文所举的“十个”证据的前六个，“前人”多说过，可以不论。其第七证，时人说得更多。其第八至第十证，可能属于新说，对后来影响至深，其来源值得追寻。

先说孟子、荀子皆不讲《易》。《古史辨》中早于钱先生此文的顾颉刚、钱玄同、冯友兰诸文都没有做过这一论证，但影响极大。稍后的李镜池就说：“孟子……说这个，说那个，却始终没有说过孔子对于《易》有什么研究，更没有说他作《易》‘经’或‘传’。孟子是最崇拜最懂得孔子而自愿私淑孔子的人，为什么他不出来替孔子争这项财产呢？”<sup>③</sup>最近读到何泽恒先生新作《孔子与〈易传〉相关问题复议》一文，<sup>④</sup>他也还在重复钱先生的这一论证。

秦人焚书不焚《易》，一辈儒生因而把一切思想学问牵涉到《易经》里面去讲，以致造成汉初易学的骤盛之说，早于钱先生此文的顾颉刚、钱玄同、冯友兰诸文也都没有讲。但后来坚持先秦儒家与《周易》无涉者，都以此来解释何以《周易》会列入儒门“六经”。比如李镜池说：“秦皇不是行愚民政策，焚书坑儒吗？只有《周易》以卜筮之书没有殃及，儒家既把它尊为‘经’典，所以就在这独存而不禁的书上做功夫，把儒家思想附存上去。”<sup>⑤</sup>郭沫若就说：“秦始皇的三十四年听从了他的弟子李斯的建议，焚毁《诗》《书》、百家的著作，并且以严刑禁止挟书。第二年又有了

① 如杨庆中《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论 20 世纪上半叶的《易传》研究，就没有提及钱穆先生。这也可能是体例的原因，该书是以人物，而非以问题为线索。

② 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选入了钱先生的《论十翼非孔子所作》一文，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年，第 400 页）以钱穆先生为否定说的代表，也是基于此一认识。

③ 李镜池：《易传探源》，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第 96 页。

④ 何泽恒：《孔子与〈易传〉相关问题复议》，《周易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⑤ 李镜池：《易传探源》，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第 117 页。

坑儒的惨祸。在那样的统治学术思想的高压政策之下，春秋、战国以来的盛极一时的学者，特别是受着荀子影响的‘善为学’的兰陵人，究竟往哪儿走呢？秦人焚书，对于几种书籍是视为例外的，便是‘医药、卜筮、种树’的那些书。这儿不正好是那些学者们的安全瓣吗？《易经》本是关于卜筮的书，学者们要趋向到这儿来，正是理所当然的事。大部分的《易传》之所以产生，而且多产生于受了荀子的感化的楚人之手，我相信是由于有这样的机缘。”<sup>①</sup> 他们虽然没有点明说本于钱先生，但都利用了钱先生的论证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sup>②</sup>

论思想的比较而言，从上引顾颉刚和李镜池的引证看，似乎冯友兰比钱先生更出名。但应该注意的是，较之冯友兰仅分析了一个范畴而言，钱先生从“道”，到“天”，再到“鬼神”，分析更为系统、具体。到1944年发表的《〈易〉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一文时，分析就更为深入、精密了。但是，冯先生、钱先生这种以思想的对比分析来论定孔子非《易传》作者的著名方法，似乎也有日本汉学的影响。

日本汉学家本田成之（1882—1945）有《作易年代考》，江侠庵1929年编的《先秦经籍考》<sup>③</sup>曾收入。此文末尾称“前半，为在大阪泊园书院演讲之大要”。<sup>④</sup> 据查，其文最早分两次刊载于《支那学》第一卷第二号

① 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第十一《〈易传〉多出自荀门》，此文写于1935年3月10日，今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严灵峰说：“这种著作之所以附入《周易》，很可能是因为秦始皇焚书以后，诸子百家的载籍无法流传；而假托的产物。《隋书》云：‘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当时只有《周易》不成为‘禁书’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五经以及先秦诸子的学说，只有用种种方法来传授。《周易》既不是‘禁书’，而且可以流传无阻；如《汉书·艺文志》所说：‘秦焚书，而《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者不绝。’那么，这正是一个最好不过的机会，也是暴秦禁政的一个大漏洞；于是孔门的儒者，也就是传《易》的人，大概是扞臂子弓的门徒周丑子家一流人，便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先辈的最基本的政治和教育原理，也可说是哲学思想用‘夹带’或‘走私’的方法混入《周易》中去，‘借尸还魂’；以扩大他们的宣传工作。”（《易学新论》，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第178页）王葆玟说：“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令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西汉经学家将《周易》与《诗》《礼》并列，构成五经的系统，这种做法绝不合乎先秦儒学的精神”（《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可见这一说法是相当流行的。

③ 江侠庵编《先秦经籍考》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序》署时间为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五日。

④ 江侠庵编：《先秦经籍考》，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66页。





(1920年10月)和第三号(1920年11月)。<sup>①</sup>其发表时间显然早于冯先生和钱先生说。本田成之此文的内容,也基本见于其《中国经学史》第二章第三节《〈周易〉的兴起》。本田《中国经学史》一书原名《支那经学史论》,“是作者根据自己在《艺文》《支那学》等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中国哲学、经学的学术论文加以修改、扩充而成的”。<sup>②</sup>此书1927年11月由日本东京弘文堂书店出版,不久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比如“周予同在1928年为自己注释的皮锡瑞《经学历史》所写的序言中就提到了它”<sup>③</sup>。

本田的论证,最有特色的是提出《易》与儒家思想,根本不合,而多取于老子。他说:

若以为孔子喜《易》,而且学《易》,其高弟颜回、子贡、子夏、子路、子张等,何故无学《易》者乎?若以为子贡诸贤,已知有今之《易》及《系辞传》,则《论语》中之大半问答,皆为辞费矣。子贡叹息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系辞》《文言》之论说,其言性与天道,非充满篇幅乎?子路提出鬼神及死之问题,孔子不答,然如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阴阳不测,妙万物为言等,非论鬼神之情状乎?子张问十世,是欲预知未来,而孔子告以既往,然全部《周易》,非教人以知来者乎?是皆与“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及“子不语怪力乱神”之学风,大相径庭者也。况相传孔子作《十翼》之说,全然出于《易》学者一流之附会,若孔子果作《十翼》,则传孔子之道者,首推曾子子夏,其次自子思以至孟子,何以无一说及《易》乎?不能不谓埋没先圣之道矣!

……要之《易》为孔子、子思、孟子所完全不知。

……阴阳二字,不见于《易》之上下经;而在《系辞传》,反频频使用阴阳等文字。而屡见于《易》中者,大有明哲保身之思想,则谓其从《老子》来者亦无妨。

① 此为日本长崎大学连清吉教授所告知,特此致谢。

② 陈居渊:《〈中国经学史〉出版说明》,《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③ 陈居渊:《〈中国经学史〉出版说明》。

……秦始皇时禁书，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易》本为卜筮而设，故得不焚。此亦可见从来不是经书之证据。

第一所云刚柔阴阳等，为二元论之世界观，在《易》之卦辞爻辞，实未明其为如何之意味；得《十翼》乃可说明，而《彖》《象》二者，犹为重要。而《彖》《象》实以阴阳刚柔，说明宇宙人生者也。

……如此思想。是从何处来之思想乎？孔子及孟子，当居穷处约时，只漫然曰天命而已。而此所谓阴阳二气，是比五行为更抽象之一种力。孔子若有如此想象，则当时对于性与天道，当能洞识矣。孟子只有四端之说明，而不及阴阳五行之奥妙。原来五行之抽象说，所谓木、所谓火，及土、水、金，仍从其物之性质，而为之抽象。至于阴阳，是全无其物质，只广含于物之想象，而概括之为刚健与柔顺，积极与消极一种之性质。此等想象之发生，不能不谓比五行更进一步。虽考物极其精密之荀子，就此亦未尝一言。

……要之孔孟未尝由奇怪手段而知天道，亦不能承认其知有今之《易》。而知有宇宙之二元的原因及其力者，可谓自《老子》始。《老子》常以有为与无为，动与静，牝与牡，进与退，刚强与柔弱等比；舍积极而取消极，从有为、动、进、刚强中，而尊无为、静、退、柔弱。而阴阳二字，由此始见使用。（用于《易传》之意味。）只《老子》异于《易》之点，《易》阴阳并用，《老子》仅取阴之一点。因此《易》比《老子》为发达，且尤为安全而狡猾，远出于《老子》之上。……然而所谓阴阳之二元的思想，虽谓为本来儒家之所无者亦无妨。<sup>①</sup>

这里的“若孔子果作《十翼》，则传孔子之道者，首推曾子子夏，其次自子思以至孟子，何以无一说及《易》乎”说，接近于钱先生“孟子、荀子皆不讲《易》”的第八证；“《易》本为卜筮而设，故得不焚。此亦可见从来不是经书之证据”，接近于钱先生“《易》为儒家经典，岂有不烧之

<sup>①</sup> 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第231—234页。







理”的第九证；“子贡叹息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系辞》《文言》之论说，其言性与天道，非充满篇幅乎？予路提出鬼神及死之问题，孔子不答，然如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阴阳不测，妙万物为言等，非论鬼神之情状乎”，“《彖》《象》实以阴阳刚柔，说明宇宙人生者也”，“孔孟未尝由奇怪手段而知天道，亦不能承认其知有今之《易》。而知有宇宙之二元的原因及其力者，可谓自《老子》始”等说与冯先生、钱先生从“天”“道”“鬼神”等范畴展开的思想的比较也是很接近的。可以说，《古史辨》诸君孔子与《周易》无涉，《易传》非孔子所作说的论证，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很新颖，但在六、七年前的日本，本田成之基本上已经做过了。早在1940年2月，靳德峻就指出：“《周易》的产生年代，在日本竟有人怀疑它了，其移译为中文者有内藤虎次郎的《易疑》及本田成之君的《作易年代考》。因为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于是我们中国也开始有人注意它了。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三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第十五章等是。”<sup>①</sup>这就是说，《古史辨》诸君孔子与《周易》无涉，《易传》非孔子所作说，也有日本汉学的影响。<sup>②</sup>不论这种影响是大，还是小，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们在讲近代中国学术史的渊源时，是不能置之不顾的。

### 三、孔子与《周易》关系新证

钱先生坚持的“《十翼》非孔子所作”说，在我们今天看来，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因为钱先生所谓“作”，有其一定的含义，就是亲笔书写。《易传》的八种十篇，<sup>③</sup>为孔子亲笔书写者，可能性很小。按照欧阳修的考证，《系辞》《文言》有“子曰”，不可能为孔子亲笔书写。《杂卦》汉代才出土，本非属于《易传》。《序卦》《小象》不可能早到春秋晚期。《说卦》头几章近于《系辞》。而《大象传》早于《彖传》，它们不是一个时

① 靳德峻：《本田成之君〈作易年代考〉辨正及作易年代重考》，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第256页。原载《新东方》（上海）第一卷第一期。

② 钱先生《师友杂忆》：“日本自明治维新，而汉学亦开新境界”，“因念梁任公言，自修日本文，不两月，即能读日本书。余亦遂自修日本文。识其字母，略通其文法”（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134页）。

③ 传统的说法是七种十篇。如熹平石经本和朱熹《周易本义》本皆如此。但大、小《象传》实际当为《大象传》和《小象传》两种，因此《易传》七种十篇当为八种十篇。

期的作品。<sup>①</sup>至于它们是否为孔子亲笔书写，仍有待证明。

但是，孔子是否与《易经》《易传》有关，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论语·述而》篇：“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sup>②</sup>这是说古文是读“易”，今文读“亦”。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论语·述而》篇，“易”字也作“亦”。<sup>③</sup>池田知久以为是孔子与《易》无关的重要证据。<sup>④</sup>其实这只能证明陆德明说“鲁读‘易’为‘亦’”，并不能证明古文也读“易”为“亦”，更不能说原本就作“亦”。因为汉宣帝时代，包括鲁《论》、古《论》在内的各种版本已经流行了，不能因为鲁《论》作“亦”就以古《论》作“易”为非。从抄写的时代来看，鲁《论》、齐《论》都系汉代抄本，而古《论》“出孔子壁中”，<sup>⑤</sup>当为战国古文抄本。其时代明显早于以今文，也就是隶书抄写的鲁《论》和齐《论》。陆德明“易，如字……今从古”，不能说没有道理。

退一万步说，即使《论语·述而》篇祖本作“亦”，也不能证明孔子与《周易》无关。传统文献即便不论，出土材料也足以说明。在马王堆帛书易传诸篇中，明确记载孔子论《易》的，除《要》篇外，还有《二三子》篇、《繆和》篇；以“子曰”论《易》的，有《系辞》篇、《衷》篇。

如果说帛书易传诸篇的记载都不可信，郭店楚简论《易》的儒家文献，更有《六德》和《语丛一》。郭店楚简《六德》篇说：“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悛逆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载矣，观诸《礼》《乐》则亦载矣，观诸《易》《春秋》

① 廖名春：《〈大象传〉早于〈彖传〉论》，《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8页。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④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21世纪》，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91页。

⑤ 班固注，见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页。





则亦载矣。”<sup>①</sup>不但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记载“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所谓“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即“六德”，亦称之为“智信圣仁义忠”，《诗》《书》《礼》《乐》《易》《春秋》都是记载“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智信圣仁义忠”“六德”的，明“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智信圣仁义忠”“六德”须观《诗》《书》《礼》《乐》《易》《春秋》，说明在作者的头脑里，《周易》早已不是卜筮之书了，而是与《诗》《书》《礼》《乐》《春秋》并称的之书，已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

《六德》篇的上述记载在郭店楚简里并非孤证，依《六德》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语丛一》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则得释文：“《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书》，所以会]□□□□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这里，《易》不但与《春秋》等并称，而且认为《易》是会合天道人道之书。<sup>②</sup>

既然战国中期墓葬出土的竹简说《周易》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是会合天道人道之书，我们还能否定先秦儒家与《周易》有关吗？如果能承认这一点，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帛书易传孔子“老而好《易》”的记载呢？如果承认郭店楚简和帛书易传的记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古《论》和司马迁的《史记》呢？因此，说孔子与《周易》无涉，从新出的简帛文献来看，肯定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承认今本《易传》的八种十篇为孔子亲笔书写者的可能性很小，这并不是说孔子与《易传》毫无关系。客观地说，今本《易传》的八种十篇，今天能够肯定与其有关系的人，首先是孔子。至于老子或庄子，无论怎么找，在今本《易传》中是找不出这几个字的。

《系辞传》和《文言传》有许多“子曰”，其“子曰”又称“颜氏之子”。在帛书《要》篇中，这些“子曰”又称“夫子曰”，其“夫子”的

①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0—71页。

② 上说可详参廖春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十二章。

“弟子”则是“子赣（贡）”。这说明，《系辞传》和《文言传》的“子曰”当为“孔子曰”。说它们是“讲师之言”，否定它们为孔子之说，都是理论分析，都是想当然。在推论和客观的事实面前，我们相信推论还是相信客观的事实，应该是常识问题。

据笔者的研究，《系辞传》的“子曰”部分与非“子曰”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非“子曰”部分是“子曰”部分的推阐和发挥，“子曰”部分则是非“子曰”部分立论之所从出。两者思想虽有源与流的区别，但实质是一致的。<sup>①</sup>因此，《系辞传》《文言传》的思想出于孔子，是难以否定的。以此推论《易传》的其他篇，说它们源于孔子或与孔子有关，应是有道理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易传》虽非孔子亲笔所书写，但《易传》源于孔子的《易》教，它对《周易》的解释，主要来源于孔子思想。

其实所谓“作”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作”，就是亲笔书写；广义的“作”，并不一定是亲笔书写，也可以指学说的来源。先秦诸子之书，往往是聚徒讲学而成。先生讲学之言，弟子各有所记录，并加以加工整理，形成各种传本，在学派内部传习，有时还附以各种参考数据和心得体会。其中数传之后，先生的东西和弟子的东西往往难以分辨清楚，所以就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先秦诸子之书，不必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云某某之作，只是说其学出于某人。<sup>②</sup>如《系辞》《文言》，它们虽非孔子手著，但其学出于孔子；它们虽经过了孔门后学的整理加工，但其思想仍出于孔子。后学将其归本于孔子，说是孔子之作，正是先秦诸子书的通例。因此，不能因其有“子曰”就否认它们与孔子的关系。相反，从先秦古书的通例来看，“子曰”倒是它们出于孔子的铁证。就是我们今天以尼克松、里根、希拉里署名的一些书，也不能说都是尼克松、里根、希拉里亲笔书写，有些也是别人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我们承认尼克松、里根、希拉里的著作权，为什么一定要刻意苛求古人呢？况且对于思想史的研究，与研究方言、书画不同，不一定要亲笔书写，别人的

① 详见廖名春：《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

② 详参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四“古书不必手著”段。





记录也具有相当的价值。研究孔子思想，可信的史料首推《论语》。但《论语》也不是孔子手著。所以，古人所谓孔子作《易传》之说，虽然也有疏漏、不够精密之处，但也基本上符合先秦古书的习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将古人所谓孔子作《易传》之说有取有舍是正确的，但一口咬定孔子与《易传》无关，全然否定传统之说，就只能让司马迁在地下窃笑了。

## 《周易本义》（点校本）前言

《周易本义》是朱熹（1130—1200）的重要著作，也是易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注本。其成书和流传过程颇为曲折，学人们的评价也有所出入，值得介绍和分析。

白寿彝（1909—2000）《〈周易本义〉考》认为，“《周易本义》底初稿，大概在淳熙二年朱熹四十六岁时开始起草。这时还没有《周易本义》的名称，而称作《易传》。”淳熙四年（1177）朱熹四十八岁时，《周易本义》“事实上的初稿”《易传》成。<sup>①</sup>此是以《易传》与《周易本义》为一书，只是有“初稿”与“定稿”之别。

但距朱熹不久的陈振孙（？—约1261）《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却将“《易传》十一卷、《本义》十二卷、《易学启蒙》一卷”分别著录，并说：“晦庵……初为《易传》，用王弼本。复以吕氏《古易经》为《本义》，其大指略同而加详焉。”<sup>②</sup>这是说《易传》与《周易本义》虽“大指略同”，但还是有别的两书。《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约1254—约1323）《文献通考·经籍考》皆本之，都是将《易传》《周易本义》分为两书。

朱熹弟子度正（1167—1235）《书〈易学启蒙〉后》云：“晦庵先生为《易传》方脱稿，时天下已盛传之。正尝以为请，先生曰：‘学者宜观《启蒙》。’……先生盖不自以《易传》为善也……后之学者观之《易传》，则可见先生初年学《易》所以发明《彖》《象》《文》者如此；观之《启蒙》，则可见先生后来学《易》所以举纲撮要、明示后学如此。”<sup>③</sup>束景南

① 白寿彝：《〈周易本义〉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一期，1936年。

②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③ 《性善堂稿》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说：“此尤可见《易传》为朱熹早年之作，后来所作《周易本义》乃从《易传》而来，二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周易本义》之于《易传》，犹《诗集传》之于《诗集解》《大学章句》之于《大学集解》《中庸章句》之于《中庸集解》《论语集注》之于《论语要义》《孟子集注》之于《孟子要义》也。”<sup>①</sup>这一看法是正确的。因此，与其说《易传》是《周易本义》“事实上的初稿”，不如说《易传》是《周易本义》的前身。它们虽有联系，但显然是二而非一。

两者的不同，一是形式上《易传》用经传合一的王弼本，而《周易本义》用经传分离的吕祖谦《古周易》本。二是内容上《易传》“可见先生初年学《易》所以发明《彖》《象》《文》者如此”，“其义理不能出程《传》，但节得差简略耳”；<sup>②</sup>但《周易本义》本于《易学启蒙》，“可见先生后来学《易》所以举纲撮要、明示后学如此”，其宗旨已有很大不同。能够代表朱熹易学思想的，应该是其晚年的《周易本义》而非其早年的《易传》。

吕祖谦（1137—1181）定《古周易》十二篇在淳熙八年（1181）五月，朱熹次年六月作跋印刻于婺州。其另起炉灶的《周易本义》的撰作，应在淳熙八年五月以后。<sup>③</sup>

《周易本义》多处有“详见《启蒙》”字样。而朱熹与蔡元定（1135—1198）合著的《易学启蒙》完稿于淳熙十三年（1186）。《周易本义》的完成当在这以后。

由淳熙十五年（1188）七月朱熹《答蔡季通书七十》“《本义》已略具备”说，可知《周易本义》此时已草成。但朱熹仍“意不甚满于《易本义》”，又反复修改《周易本义》注文部分的底稿，直至庆元四年（1198）自认“近觉衰耄，不能复有所进”，<sup>④</sup>才最后封笔。此后，朱熹于易学间有新观点，但已不再写入《周易本义》。<sup>⑤</sup>

①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96页。

② 《晦庵集》别集卷三《皇甫文仲》，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③ 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88页。

④ 《晦庵集》卷六三《答孙敬甫》，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⑤ 王风《从〈朱子语类〉看〈周易本义〉的成书过程》（《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一文对此有详细考证，可参。

《周易本义》的流传过程也颇为复杂。

绍熙二年（1191）朱熹答孙季和书就说：“旧读此书，尝有私记未定，而为人传出摹印，近虽收毁，而传布已多，不知曾见之否？其说虽未定，然大概可见，循此求之，庶不为凿空强说也。”<sup>①</sup>朱熹此书，白寿彝以为“就是《本义》的初稿《易传》本”，以为“这可见自淳熙四年《易传》脱草以来，朱熹对于《易传》的不满，也只是枝节细微的地方，大体上是没有甚么的”，<sup>②</sup>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朱熹《易传》是用经传合一的王弼本，度正说“其义理不能出程《传》”，即便有过，恐怕也不会失之太远。因此，认定绍熙二年的朱熹对其“不满”，“只是枝节细微的地方”，是说过去的。

其次，从“其说虽未定，然大概可见，循此求之，庶不为凿空强说也”来看，应是指淳熙十五年草成之《周易本义》。其次序用吕祖谦经传分离之《古周易》本，解经又本于《易学启蒙》，“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意，而复以《传》释之”，<sup>③</sup>故有此说。

此后朱熹答刘君房书又说：“诸儒之言象数者，例皆穿凿。言义理者，又太汗漫。故其书为难读，此《本义》《启蒙》所以作也。然《本义》未能成书，而为人窃出，再行模印，有误观览。《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论河图、洛书，亦未免有剩语。”<sup>④</sup>此“未能成书，而为人窃出，再行模印”之《本义》，既与《启蒙》并称，可见决非淳熙四年脱草之《易传》，而当是淳熙十五年“已略具备”之《本义》。陈来考证：“书尾云：‘此是伪学见识，不审明者以为如何？’以伪学自称，此书必在庆元乙卯之后。”<sup>⑤</sup>朱熹晚年所谈之《本义》，非早年之《易传》明矣。

由此可知，淳熙十五年《周易本义》初成后，便“为人窃出，再行模印”，朱熹“虽收毁，而传布已多”。这是淳熙十五年（1188）至绍熙二年

① 《晦庵集》别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② 白寿彝：《〈周易本义〉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一期，第255页。

③ 《晦庵集》别集卷二《孙季和》，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④ 《晦庵集》卷六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⑤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页。按：庆元乙卯，即公元1195年。







(1191) 三年间之事。

嘉定五年(1212)，“眉山杨仲禹笃好先生之学，并刊二书以贻同好”，朱熹弟子度正“敬为书其后”。<sup>①</sup> 但此与《启蒙》“并刊”之书，并非《周易本义》，而是“可见先生初年学《易》所以发明《彖》《象》《文》”之《易传》。

现今流传最广的“原本”《周易本义》当为南宋咸淳元年(1265)的吴革建宁府刻本。<sup>②</sup> 但朱熹之孙朱鉴《〈古易音训〉跋》曰：“鉴既刊《启蒙》《本义》，念音训不可阙，因取竇、婺、临、漳、鄂诸本，亲正讹误六十余字而并刊之。”<sup>③</sup> 是知朱鉴不但刊刻了《易学启蒙》和吕祖谦的《古易音训》，还刊刻了《周易本义》。朱鉴生于宁宗绍熙元年(1190)，卒于理宗景定元年(1260)，其所刊《周易本义》显然当在吴革建宁府刻本之前。可能因为是官刻本，财力雄厚，所以吴革刻本“行格疏朗，字大如钱”，“非但是闽刻中的杰作，也是宋版书中的上乘”，以致先出的朱鉴刊本不传，而后出的吴革刻本却大盛。

除吴革刻本外，还有一种宋刻本流传至今。其虽无年月题识，不详何时何地所刻，但从其版心所记刻工姓名来看，应早于吴革本。傅增湘、王文进都以为是临安刻本。此一种宋本，20世纪前叶尚存两部。<sup>④</sup> 其中之一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只是下经一卷已亡，只剩上经一卷、传十卷及五赞一卷、筮仪一卷了。<sup>⑤</sup>

较之以吴革建宁府刻本为代表的十二卷本系统，四卷本系统的《周易本义》更为流行。南宋咸淳二年(1266)，朱熹再传弟子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董楷(1226—?)编成《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sup>⑥</sup> 是书“合程子《传》、朱子《本义》为一书，而采二家之遗说附录其下”，“惟程子

① 《性善堂稿》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② 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③ 《经义考》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

④ 详见王铁：《〈周易本义〉校点说明》，《朱子全书》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⑤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6页。

⑥ 《〈周易传义附录〉提要》：“其学出于陈器之。器之出于朱子。故其说《易》，以洛闽为宗。是编成于咸淳丙寅”。按：董楷《序》称“咸淳丙寅”，“寅”当为“寅”，故知是咸淳二年。

《传》用王弼本，而朱子《本义》则用吕祖谦所定古本。楷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本义》附程《传》之后”。<sup>①</sup> 程子《传》和朱子《本义》本子不同，董楷合“为一书”，二者必居其一。其以程子《传》在前，遂以程子《传》为主，割裂朱子《本义》，以类相从。我们不好说这样就没有道理，但事实上却变乱了朱子《本义》的原貌，可以看出董楷对朱子《本义》的真精神还是理解不深。

董书“合程子《传》、朱子《本义》为一书”，卷帙繁重，而且程《传》《本义》和《附录》中的材料也不免有所重复。“于是，董书问世十数年或数十年后，元人遂就董书，删除《附录》，仅存《传》《义》称作《周易传义》或《周易经传》”。

明永乐（1403—1424）中，胡广（1370—1418）等编《周易传义大全》，以董书为基础，又辑元胡一桂（1247—？）《易本义附录纂疏》、胡炳文（1250—1333）《周易本义通释》、董真卿《周易会通》诸书中所载宋、元各家之说，刊除重复，缀于程、朱注后，勒为一编，科举取士即以此为据。“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传》之次序为朱之次序”。这样，就出现了四卷本的《周易本义》。以致顾炎武（1613—1682）感叹：“相传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夫？”<sup>②</sup>

四卷本的《周易本义》，据清初吴肃公（1626—1699）说，始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的奉化儒学教谕成矩。<sup>③</sup> 而明杨守陈《序》称：“其钁是编，异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朱彝尊（1629—1709）《经义考》按：“今用之三百年，习《易》者茫然不知《本义》元本，若矩者，岂非朱子之罪人与？”<sup>④</sup> 都是以四卷本始刻归之于成矩。

四卷本尽管非《本义》之旧，但问世不久即得到大量翻刻。尽管有顾

① 《〈周易传义附录〉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日知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

③ 《经义考》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

④ 《经义考》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





炎武、朱彝尊这样的大家的批评，但从明代后期直至有清一代，流行的《周易本义》仍是“分经合传”的四卷本而非“分经异传”的十二卷本。这则是朱熹所始料不及的了。

关于《周易本义》一书的价值，后人一直有不同的认识。

明清两代统治者都尊崇理学，奉朱熹为其正宗，科举考试《周易》皆一本朱说。较之王《注》、孔《疏》，《周易本义》后来居上，不足为奇。但也应注意到，《周易本义》卷首九图，<sup>①</sup>以数说《易》，形上性更强，将“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结合在一起，打通天道与人道，开拓了广阔的解释空间，更能满足理论思维的需要。这是传统社会主流尊崇《周易本义》的内因。

近代以来，政治形势和学术观念大变。学人们在不信王《注》、孔《疏》、程《传》圣人作《易》专为说理以教人说的同时，却极为肯定《周易本义》的经、传分观，认同朱熹“《易》本是卜筮之书”的易学观。从顾颉刚到李镜池，最后由高亨集其大成，形成了近代以来的以“疑古”为特征的新易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发展和构成，都借鉴了朱熹《周易本义》的有关论述，都是对朱熹“《易》本是卜筮之书”说的展开。因此，可以说，不读《周易本义》，非但不能了解易学在宋明以后的新发展，更不能了解近代以来以“疑古”为特征的新易学的历史和渊源。说《周易本义》是易学史上继王《注》、孔《疏》以后的第三座里程碑，应不为过。

关于《周易本义》一书的争议，首先聚焦于其易图。

明人季本（1485—1563）“为《图文余辨》二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辨朱子九图之误，其论《后天图》非文王所作”，又“谓《先天圆图》亦尚有可疑”。<sup>②</sup>

杨慎（14488—1559）讥朱子因易龙图“其出于希夷而讳之，殆掩耳盗钟也”，又说：“易图先天始于希夷，而后天续于康节，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为康节，直以希夷，恐后人议其流于神仙也。藏头露尾，亦何益

<sup>①</sup> 清王懋竑力辨“《易本义》九图非朱子之作也，后之人以《启蒙》依放为之”（《白田杂着》卷一），白寿彝亦持相同说法（《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北平日报》1936年3月16日），殊不可信。详见王铁：《〈周易本义〉校点说明》，《朱子全书》第一册，第7页。

<sup>②</sup>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附。

哉？”又说其《启蒙》是“廋辞误人”，甚至说后人用此说者是“不通古今者也，茅塞一世，眩惑千古，莫此为甚”。<sup>①</sup>

归有光（1506—1571）也说：“易图非伏羲之书也，此邵子之学也……不应此图交迭环布，远出姬孔之前，乃弃而不论，而独流落于方士之家，此岂可据以为信乎？”<sup>②</sup>

至清初，经黄宗羲（1610—1695）、黄宗炎（1616—1686）、毛奇龄（1623—1716）、胡渭（1633—1714）等的考证，朱子《易图》的不可信已成定讞。<sup>③</sup> 因此，才有了王懋竑（1668—1741）“《易本义》九图非朱子之作也”说，为“《易本义》九图”事着力替朱子洗刷。现在看来，王懋竑的洗刷是徒劳的，《周易本义》卷首九图确实是“《易》外别传”，以图书解《易》，确实是朱子易学的败笔。

贯穿《周易本义》一书始终的“《易》本是卜筮之书”说，尽管时人奉为读《易》的不二法门，其实也是不可信的。《周易》源于卜筮，但发展到“文王作《易》”以后的《周易》，已不能单纯以卜筮之书视之了。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篇我们知道，孔子晚年以前也是视《周易》为卜筮之书的，因而不主张弟子学《易》。但到晚年，却“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易学观为之一变。为什么？因为他从《周易》一书中看到了“德义”，看到了文王之道，发现“《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有四时之变”“有君道”。<sup>④</sup> 也就是说，孔子不但在《周易》一书中发现了自然哲学，而且还发现了社会政治哲学。这是不是孔子“无中生有”“郢书燕说”？我们可以证诸《周易》卦爻辞本身。

近人否认《周易》有阴阳观念，说《易经》“阴”字仅一见（《中孚·九二》：“鸣鹤在阴”），<sup>⑤</sup> 连“阳”字都没有，怎能说《易经》有阴阳

① 《丹铅续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

② 《震川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 详参李申：《易图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 《帛书〈要〉释文》，详见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88—389页。

⑤ 就是这仅有的一个“阴”字，高亨也认为是“荫”的借字，指树荫（《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480页）。





观念？怎能说“《易》以道阴阳”呢？<sup>①</sup>其实《周易》“乾”“坤”的本字就是“健”“顺”。《周易·乾》卦六爻都是阳爻，卦名称之为“健”。可知阳爻所代表的就是健，乾卦的题中之义就是论述刚健的问题。坤卦六爻都是阴爻，卦名称之为“顺”。可知阴爻所代表的就是顺，坤卦的题中之义就是论述柔顺的问题。《周易》六十四卦都是由阳爻和阴爻构成的，八卦也是如此，可知“健”“顺”是构成《周易》六十四卦的基本因子，它们相反相成，对待而又统一。从这一意义上说，“健”“顺”内涵了二元对待的思想，是《周易》本经本身就具有的一对概念。表示二元对待思想的范畴，流行且为我们熟悉的有“阴”“阳”“刚”“柔”，但真正在《周易》本经里能找到根据的，则只有“乾”“坤”，也就是“健”“顺”。因此，《周易》本经里尽管没有“阴”“阳”二字，但却有二元对待的思想，其概念就是“健”“顺”。“健”“顺”就是“阴”“阳”，“健”“顺”就是“刚”“柔”。孔子和以《易传》为代表的早期文献“以阴阳”解《易》，形式上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就实质而言，则是抓住了《周易》二元对待思想的本质，并非是无中生有。<sup>②</sup>

《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历来注家皆本孔颖达《正义》，以为爻辞是说“君子日则龟勉，夕则惕惧，虽处危境，亦可无咎”。但《淮南子·人间》却说：“‘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而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帛书《衷》篇也说：“‘君子冬日键键’，用也；‘夕沂若，厉无咎’，息也。”意思是说“动”还是“息”，取决于“时”。君子当因时而动，因时而止。这种重“时”的思想，我们能说它不是哲学吗？

又如《坤》卦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王弼、孔颖达、朱熹都以为“不习无不利”是“不待学习而无不利”。这确实没有什么道理。但帛书《二三子》篇、帛书《衷》篇却以“挠”“折”解“习”。这使我想到：“习”当是借字，本字当作“折（折）”。爻辞是说：做到正直而方

① 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3、119页。

② 详见廖名春：《从“乾”“坤”的本字论〈周易〉的哲学内涵》，[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9辑，2008年2月。

正，就能宏大，就能不折败，就没有不利。<sup>①</sup>这种对“直方”的推崇，不能说不是哲学。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详举。由此可见，说《周易》“本是卜筮之书”，没有哲学，没有社会政治思想，简单地否定“圣人作《易》专为说道理以教人”的古训，只能说是误读《周易》的卦爻辞。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实在不能对朱熹的《周易本义》评价过高。客观地说，从“本义”论，朱熹的《周易本义》不是成功之作；但从易学史而言，朱熹的《周易本义》又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今天我们读《周易本义》，意义正在于后者。

本点校本原系朱伯崑先生主持的美芝灵国际易学研究院的函授教材，由广州出版社于一九九四年出版过。其底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一九三六年世界书局的“四书五经”本。而世界书局本又是据武英殿本合并影印的。从版本源流而言，应属于“分经合传”的四卷本一系。世界书局本原有断句，在此基础上，笔者又作了新式标点，并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字，以便读者阅读。这次承张继海先生美意，由中华书局重版。原想在世界书局影印武英殿本的基础上，找几个较早的本子校校。因此，请研究生孙飞燕往国家图书馆用明正德十六年本、宋咸淳元年吴革刻本校勘一过。自己也用清明善堂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两种本子校了校。结果，校出了大量的异文，如何取舍，着实为难。原因是四卷本是从十二卷本一步一步改编过来的，由于其并非一蹴而就，其间的改动颇多。比如十二卷本原无反切和注音，四卷本则多有之。而且各种版本的四卷本反切和注音又往往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的反切和注音，到底取谁，实在不好说。还有一些异体字，虽然与文义没有太大的关系，却是改不胜改。最后，笔者决定，为了避免改动过大，这些与文义没有关系的异文，干脆就不管了，基本上都以世界书局影印武英殿本为准。只有与文义有涉的那些明显的错误，才据别本做了改正。这样，我们原先所做的校勘，可以说大量都没用上。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如此。因为四卷本并非《周易本义》的原貌，恢复最早的四卷本的原貌并没有什么意义。

<sup>①</sup> 以上两例，详见廖名春：《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五考》，《周易研究》1999年第1期。





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四卷本没有多大的意义；从朱熹的本意看，四卷本更不能成立。但从方便读者学习《周易》看，四卷本却较十二卷本好得多。因为十二卷本“分经异传”，没有“传”，“经”文的意思难以理解。离开了“经”，如《小象传》，更是莫名其妙。而四卷本“分经合传”，卦辞后紧接《彖传》和《大象》，爻辞后紧接《小象》，确实有利于我们阅读。我们只要懂得“经”“传”原非一体，“传”只能作参考，并不能与“经”等量齐观就行了。如果想用《周易本义》来学《易》，还是四卷本更方便。我想，这应该是四卷本较十二卷本更流行的原因。也是我们当年使用四卷本《周易本义》作教材的初衷。

廖名春

二〇〇九年六月于北京回龙观寓所

## 李衡眉易学研究述评

2000年10月27日，我去大连理工大学参加全国博士后学术大会。会议29日结束，而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举办的“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于10月31日开幕。我忽然起念，打电话给师兄李衡眉，说想来烟台看看他，然后一起去山东大学开易学会。李师兄非常高兴，一口应允。我遂于10月29日晚9点半乘海洋岛号过海，次日凌晨4点多到达烟台师院李师兄家。上午师兄带我游览烟台师院校园，又拜访了师弟程奇立。下午2点，李衡眉主持，我在烟台师院历史系作了《帛书〈周易〉经传研究的现状和意义》的报告，烟台师院刘大文院长和外系的师生都来了，教室内外都挤满了人，我一边讲，李师兄在旁一边替我板书，我俩配合默契，反应极为热烈。晚上，刘院长设宴款待，又派车把我和李衡眉、程奇立送到车站。31日清晨，我和师兄赶到了济南山东大学，一起出席了“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我俩同住一间房，朝夕相对，彻夜长谈，其乐融融。会上我作的报告是谈新出的王家台秦简《归藏》，师兄则谈金老教他如何学《易》，各有斩获。会议快要结束了，我兴起上泰山之念，师兄则说他的脚发软，爬山没有力气。粗心的我，这时才知道他患了胃癌。由于他说在美国手术动得很成功，没有后患，没有经验的我，又转惊为喜。但分手不到4个月，程奇立来电话，说李衡眉住进了北京301医院，我几乎不能相信。正想去医院看他时，3月29日，中午首都师大一博士生来电话，说李衡眉癌细胞转移到胰腺，已去世，从301医院运回了烟台，明天上午10点举行遗体告别。我晚上要上150人的大课，下了课，已是9点，到烟台的飞机和火车都没了，赶不上30日上午10点的遗体告别，因而未能去烟台见他最后一面，想来至今仍心痛。







李师兄学术建树颇多，成果累累。<sup>①</sup> 而我与李师兄平日谈得最多的是《易》，我俩最后的缘分也是参加“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对李师兄的易学研究成就加以介绍，应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师兄不以《易》名，我所见到的李师兄公开发表的易学论文只有7篇。《〈周易〉研究之反思》，刊于《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周易〉占卜灵验辨说——兼与杨伯峻先生商榷》，刊于《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利建侯”新解》，刊于《周易研究》1989年第2期；《古代婚礼执雁新解》，刊于《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易传〉是旧瓶装新酒”说商兑——关于〈周易〉研究中的方法论的讨论》，刊于《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周易〉中所见古代婚姻礼俗考》，刊于《孔子研究》1993年第1期；《孔子作〈易传〉之明证、补证与新证——为纪念孔子2550诞辰而作》，刊于《孔子研究》1999年第4期。此外，他还翻译了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的《结婚、离婚与革命》一文，发表在《周易研究》1994年第2期。这些论作，李学勤先生称之为“篇数不多，然而颇有新意”，<sup>②</sup> 反映了他师从金景芳先生而成为当代义理易学名家的成绩。

李师兄治易，高屋建瓴，从思维模式、研究方法入手，从宏观上反思了当代易学研究的弊病，显示了大家的气度。他认为目前《周易》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在方法论上呈现僵化状态，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四：一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二是非历史的研究方法；三是非科学的研究手段；四是单一的研究形式。比如《周易》一书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卜筮之书说；二是哲学著作说。似乎非此即彼，有卜筮，就不可能有哲理；讲哲理，就不可能有卜筮。李师兄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易本为卜筮，但发展到《周易》，就具有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不过，它的哲学思想又是隐秘的，得假以卜筮外壳方可表现出来，这便是《周易》一书的二重性，它既是卜筮之书又是一部哲学著作。这种辩证认识，

① 详见孙家洲：《李衡眉先生学述》，《烟台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② 李学勤：《〈先秦史论集〉序》，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

较之非此即彼的认识，显然更符合《周易》一书的实际。又如近代以来学界的主流割裂《易经》与《易传》的关系，认为《易传》对《易经》的解释“绝大部分不足为训”。<sup>①</sup>李师兄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人类认识的规律，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方法。他引用了恩斯特·卡西尔《人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论述，说明要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古训，古人去古未远，较之我们对《周易》更为熟悉。《易经》和《易传》应该是源和流的关系。《易经》启发了《易传》，《易传》发挥了《易经》的思想。《易传》的表述比《易经》明确、清晰而又易懂，这是必然的。他认为有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认识《周易》框架结构中的哲学思想；不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本来属于科学的东西，也会误认为非科学的东西。而传统重义理轻方技术数的思想导致中国的哲学家缺乏科学家的素质，造成了《周易》研究中的非科学化倾向。他主张对《周易》要进行综合研究，不要将《周易》研究局限于哲学的小圈子，当务之急，是哲学、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携手研究。<sup>②</sup>这些思想，虽不完全是他的创见，但分析之深刻，逻辑之精密，视野之开阔，确实是后出转精，青胜于蓝。

在易学的微观考据上，李师兄也颇有建树。如孔子与《易传》关系问题，是易学研究的一大讼案，与中国学术史关涉甚大。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人们都认为《易传》十篇系孔子所作，是圣人之言。但从宋代的欧阳修起，到清代的崔述，特别是至近、现代，人们对《易传》的作者和时代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怀疑《系辞传》为孔子所作；崔述作《洙泗考信录》进而认为《易传》不出孔子而出于七十子以后之儒者，近人在他们的基础上，又提出《易传》或出于战国中期，或出于战国末期，或出于秦汉之际，或出于西汉昭、宣以后。我们的老师金景芳先生力主《易传》为孔子所作，列举了三条明证：一是《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著“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二是《论语》说：“子

① 陈金生：《〈周易〉与中国哲学》，《文史》第14辑，北京：中华书局。

② 参见李衡眉：《〈周易〉研究之反思》，《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易传〉是旧瓶装新酒”说商兑——关于〈周易〉研究中的方法论的讨论》，《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三是《易·系辞》和《文言》多称“子曰”与《论语》正同。特别是《系辞传下》有“子曰‘颜氏之子其庶几乎’”一语，“颜氏之子”即“颜子”，而“子曰”的“子”为孔子无疑。李学勤先生则用马王堆帛书《要》的材料进行了补证。而李师兄在他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证。他提出《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有蔡泽说：“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论语》为“子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虽为《周易》经文，但亦见于《文言传》，故蔡泽也把它说成“圣人曰”。其“圣人”指孔子无疑。就是说战国人蔡泽的心目中，《文言》和《论语》一样，都是记载孔子之语的。可见司马迁说孔子“著”“文言”，信而有征。<sup>①</sup>这一新证，李学勤先生许之为“多所进益”，<sup>②</sup>是为其论。

宋祚胤先生是近年来《周易》经、传研究有影响的大家。其代表作《周易新论》认为，《周易》宇宙观本体论的本质和主流是主观唯心主义，根据是“《周易》一书共有四十二个‘孚’字，其中有三十多个都作‘诚’讲。‘诚’这个意义被大量用来表现主观精神的决定作用”。而李师兄则认为《周易》所说的“孚”，就是“感应”。“感应”是从体验中出来的。所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即是如此。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都是“感应”。“感应”的基础就是“诚”。宇宙有所变动，人心就有感觉，就像物理学上的原子共振、同频率共鸣现象一样，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明显是周人的科学思想，而不是唯心。<sup>③</sup>李师兄的解释，虽然有“咸与维新”的成分，但他否定宋祚胤先生以“孚”为《周易》宇宙观本体论的标志说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刘正写文章，将对宋祚胤此说的批评据以为己功，殊不知天外有天，李师兄早着先鞭。

从中观的角度，从婚姻史的研究治《易》，更是李师兄胜过同代学人

① 详见李衡眉：《孔子作〈易传〉之明证、补证与新证——为纪念孔子 2550 诞辰而作》，《孔子研究》1999 年第 4 期。

② 李学勤：《〈先秦史论集〉序》，济南：齐鲁书社，1999 年。

③ 李衡眉：《〈周易〉研究之反思》，《河南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

的成功之处。李师兄认为《屯》卦全卦都取象于男子向女子求婚这一习俗。但不是一夫一妻制形态下的求婚，而是前阶级社会里的求婚习俗。为此，他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认为卦辞是说：求婚是一件好事多磨的难事，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要前往，还是建立箭靶有利，练好狩猎技艺、捕获猎物之后，有了“进见之礼”再去求婚，方能成功。初九爻辞意同。六二爻辞是说：一个男子乘马在一位女子门前盘旋，他不是来抢劫的，而是来求婚的。但因这位少女还不到成人期，须保持其童贞，要待十年以后才能举行成人之礼，所以求婚未成。六三爻辞所讲的君子逐鹿也与求婚有关。六四讲的可能是女子已到成年，男子已猎取了鹿等野兽作为聘礼，所以再乘马前往求婚，就会如愿以偿。九五爻辞是说：如果求婚时过于吝啬，聘礼不丰厚，婚姻大事便办不成。上六说乘马盘旋徘徊，流泪不止，大概是因求婚不成所致。《周易》乾坤二卦为父母，屯便是男女结合生人之始。而男女结合又始于求婚，故屯难，实际就是讲古代求婚之难。<sup>①</sup> 这种解释，不但将古注推陈出新，较之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男子出嫁”说也更胜一筹。

《睽》卦上九爻辞取象于抢婚仪式，有些学者便以此为据，提出我国古代的聘娶婚起源于掠夺婚。李师兄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依据苏联学者柯斯文的理论，认为《睽》卦的抢婚仪式是一场表演，而非掠夺婚姻。<sup>②</sup>

对于《归妹》卦，李师兄则有更深的挖掘。他认为此卦以商王帝乙下嫁其妹于周文王做媵妾为历史背景而取象于媵婚制度。帝乙为了与周联姻，便决定将其妹嫁给周文王，但因文王已先聘有莘国女太姒为嫡夫人，帝乙之妹只好屈己以娣的身份嫁给文王。待出嫁时，帝乙为了不失面子，便按照夫人的礼节下嫁其妹，但遭到了文王的反对，因为文王已有嫡夫人，所以要求帝乙以娣的身份出嫁其妹，这就是六三爻辞所说的“归妹以须，反归以娣。”由于这样一反复，便误了婚期，必须等待下一年婚时的到来，这就是九四爻辞所说的“归妹愆期，迟归有时”。到了下一年婚期要出嫁时，尽管身份是娣，因为是商王之妹，其衣着比嫡夫人还要华丽，

① 李衡眉：《〈周易〉中所见古代婚姻礼俗考》，刊于《孔子研究》1993年第1期。

② 李衡眉：《〈周易〉中所见古代婚姻礼俗考》，刊于《孔子研究》1993年第1期。





这就是六五爻辞所说的“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良则良矣，总因其地位为娣，在夫家便无承先祖奉祭祀的权利，这就是上六爻辞所说的“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sup>①</sup> 据我所知，李师兄此说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的《结婚、离婚与革命》之说在近代以来解释《归妹》卦的诸说中可称之为“双璧”，为我们深入探求《周易》经文的本义树立了一个优秀的范例。

李师兄认为《渐》卦是以鸿雁的循序渐进来讲婚姻当严肃守礼。其对执雁象征意义的发掘，以《礼》释《易》，又以人类学的理论加以说明，左右逢源，发人之不能发。此外，他对《家人》《小畜》《恒》卦父权制家庭规范的考释，也言之成理，令人信服。

在上述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李师兄又进一步揭示：从《屯》卦所反映的母权制时代的求婚习俗，到《睽》卦所见的对偶婚时期的抢婚仪式，再到《归妹》卦所描述的一夫多妻制，再到《渐》卦所揭示的一夫一妻制的结婚仪节和《家人》卦所记述的父权制家庭规范，《周易》系统地反映了婚姻形态的整个进化过程。<sup>②</sup> 到《易传》的《序卦》更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总结。从社会史的角度解《易》，近代以来蔚成风气。但具体到婚姻史上，较李师兄更深入、更系统的，我尚未见到出于其右者。所以，李师兄是史学名家，也是易学名家。

李师兄的英年早逝，不但是烟台师院的损失，是我们金门的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损失，也是易学界的损失。李师兄的易学成果，将与他众多的史学名作一样，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廖名春

2001年12月初于北京清华大学

① 李衡眉：《〈周易〉中所见古代婚姻礼俗考》，《孔子研究》1993年第1期。

② 李衡眉：《〈周易〉中所见古代婚姻礼俗考》，《孔子研究》1993年第1期。

## 吕绍纲《易学文选》序

吕绍纲先生是当代义理易学的大家，曾与老师金景芳先生合著《周易全解》，又著《周易阐微》，主编《周易辞典》，蜚声中外。这次将其散见海内外各书刊的易学论文选编为《天山集》，命我作序。作为学生，我既感荣幸，又觉惶恐。现将自己读书的一些粗浅心得汇报如下，希吕先生和读者诸君不吝指教。

吕先生此书，共选入二十八文，分为“我与周易”“周易之义理”“先秦易学”“清代易学”“周易与史”“经传研究”“宋易”“易例研究”“韩国十六世纪二李易学”九个专题，基本概括了吕先生易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浓缩了吕先生易学研究的精华。这九个专题、二十八文，都可谓精彩迭出，胜义纷呈，而我感受最深的则有五点：

第一是坚持义理治《易》的正道。“易学广大，无所不包”，从巫、史到孔子，从孟喜、京房、焦贛、荀爽、郑玄、虞翻到王弼、韩康伯、孔颖达、李鼎祚，从程颐、朱熹、邵雍到来知德、王船山、毛奇龄、李光地、惠栋、张惠言、焦循，从尚秉和、杭辛斋、薛学潜到高亨、李镜池、苏渊雷、金景芳，大家辈出，方法各异。吕先生少时即受祖父的影响，不信卜筮，只言义理。后从金先生问学，更系统地接受了金景芳先生的义理易学思想。所谓“祖父给我以始，金师助我以成”者即是。所以其治《易》能远宗孔子，近绍王弼、程颐，以传解经，坚守注、疏，并出以新意。放眼学界，《易》说虽繁，但金先生以下，能高擎义理易学大旗，称得上义理易学代表的，非吕先生莫属。吕先生认为：“《周易》由天道说起，而其终极关怀在人间。《周易》的自然哲学毕竟落实在人文精神上，所以《周易》讲伦理讲道德。《周易》最令人折服的一点是它把人立于顶天立地的地位。人在《周易》中是主体也是客体，首先是主体。人是主体，且人本身就是





目的。人为了完善自己才须修养，修养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是也。这是《周易》人文精神之根本处。”因而“主张循义理派的路子研《易》”，“不赞成象数派的理论、方法。按象数派的路子研究《周易》，不合《周易》的性质，将使《周易》更加难以理解，迫使广大读者走上占卜迷信的道路”。这是吕先生治《易》的经验之谈，更是其成功之处。不管别人如何看，而我据自己治《易》的体验，是深信不疑的。

第二是认为辩证法的源头在《周易》。早在20世纪40年代，金景芳先生在《易通》一书中就指出《系辞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说恰相符合，又说《系辞传》的“易，穷则变，变则通”符合质变与量变和否定之否定原理。到20世纪50年代，金老进一步论证《周易》一书贯穿着辩证法精神。吕先生继承了金老的观点，并有了新的突破。在1997年6月新加坡举行的“儒学与人类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吕先生发表了《周易——辩证法的源头》一文，提出：“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的欧洲学者一般认为，辩证法最早产生于希腊，希腊是辩证法的源头。单就欧洲而言，这是正确的。若从全人类辩证法发展史的角度看，应当说：辩证法的源头在中国《周易》，不在希腊。”这一观点在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哲学界的主流学者提出黑格尔当时还没有出生，《周易》怎么会有辩证法？至于辩证法的源头不在希腊，而在中国《周易》，在他们看来，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其实“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辩证法可以“横看”，也可以“侧视”，可以“远望”，也可以“近观”，完全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黑格尔可以有黑格尔的辩证法表述，中国人也可以有中国人的表述。我们不能说只有“横看”到的才是庐山，“侧视”到的就不能称为庐山，为什么就一定要说只有黑格尔的表述才能称为辩证法，《周易》和《系辞传》的表述就不能称为辩证法呢？只要承认辩证法不是黑格尔的专利，《周易》本经也有辩证法，回到哲学史上，我们势必就得承认产生于殷末周初的《周易》本经，确实早于希腊，说它是“辩证法的源头”，是完全有道理的。吕先生这一观点，说有凿破鸿蒙之功，实不为过。

第三是对《易传》道家说的批评。《易传》本为孔子及其后学解

《易》之作。日人本田成之 20 世纪 20 年代初提出《易传》与儒家思想，根本不合，而多取于老子。国内学者钱穆、李镜池、冯友兰、钱玄同、顾颉刚等剿袭其说，在二三十年代发表了许多《易传》属道而不属儒的议论。<sup>①</sup> 半个多世纪以后，陈鼓应为了其道家文化主干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力主《易传》为道家系统的著作，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吕绍纲先生是第一位站出来与陈鼓应论战的学者。他发表在《哲学研究》1989 年第 9 期的《易大传与老子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一文指出：《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与《老子》“道生一”的道不同，《易传》的辩证法与孔子一致而与老子俨然两途，《易传》与《老子》有不同的思想渊源，“《老子》受殷易《坤乾》的影响分明较深，而《易传》与《坤乾》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内涵。它的思想理所当然来自《周易》古经，又与孔子及儒家学派一致。我们的结论只能是：《易传》与《老子》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易传》的思想骨干得自孔子及儒家，而与《老子》无关。《老子》思想可以上溯殷易《坤乾》，它绝不可能是《易经》与《易传》的发展中介”。1995 年，吕先生又发表了《论〈系辞传〉属儒不属道》，进一步论证：《系辞传》的道是儒家的道，不是道家的道；《系辞传》的“太极”或“太恒”不是道，太极与道是属于两个层次的范畴；《系辞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乃道地儒家本色，其讲仁义，讲礼，讲知，讲文明进步，讲“知柔知刚”，并是儒家本色，与道家绝不相谋。文章出来后，陈鼓应难撄其锋，不敢正面对答，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对于陈鼓应的《易传》道家说，后来周桂钿、<sup>②</sup> 我、<sup>③</sup> 郭沂、<sup>④</sup> 陈启智、<sup>⑤</sup> 颜国明<sup>⑥</sup> 等人都陆续写了批评文章，做了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不管我们这些后来者如何各有千秋，但都程度不等的受到了吕先生的影响。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① 廖名春：《钱穆孔子与〈周易〉关系说考辨》，《河北学刊》2004 年第 2 期。

② 周桂钿：《道家新成员考辨——兼论〈易·系辞〉不是道家著作》，《周易研究》1993 年第 1 期。

③ 廖名春：《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 年第 7 期。

④ 郭沂：《〈易传〉成书与性质若干观点平议》，《齐鲁学刊》1998 年第 1 期。

⑤ 陈启智：《论〈易传〉的学派属性——与陈鼓应商榷》，《周易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⑥ 颜国明：《“〈易传〉是道家〈易〉学”驳议》，《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 21 期（2002 年 9 月）。







第四是对程、朱易学的评价。南宋以来，程朱理学并称，反映在易学上，程《传》和朱熹《本义》也往往并尊。吕先生继承了马一浮、金景芳先生尊程抑朱的思路，进而对程、朱易学做了精密的分析，认为朱熹学问承继程颐，在易学上却与程颐大相径庭。程颐作《易传》宗师孔子，接续王弼，绝不言卜筮。朱熹作《周易本义》倡言《易》本卜筮之书。程颐一生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不置一词，朱熹作《太极图说解》，视《太极图说》如经典。程颐一向轻蔑邵雍的图书术数之学，朱熹视之为珍宝。程颐解六十四卦一从义理，朱熹解六十四卦以占卜为前提。程颐是纯粹的义理派，解卦虽不免有误时，但大方向始终不偏。朱熹解卦义理、象数、占卜兼顾，归根结底是重占卜、象数。因此主张“初学易者，于程朱应有所选择，宜以程颐《易传》为先，朱熹《本义》暂不读亦可”。这一认识，高屋建瓴地清算了程、朱易学的是非，了却了宋明理学的一笔“糊涂账”，是宋易研究的一大进展。

从这一认识出发，吕先生又对韩国16世纪大思想家李退溪、李栗谷的易学成就做了新的评价。认为李退溪“易学功夫极深，至熟至精”，“主义理，于象数虽亦用力研讨，但绝不耽迷，至于卜筮之事不言亦不为。由此观之，退溪易学与其说一承朱子，不如说更像程颐。可以说退溪是义理派易学大家”，又说“朱子说《易》为卜筮作，退溪没完全相信。朱子说孔子《易传》有不合经文本义之处，退溪不以为然。朱子不希望学者读程传，退溪则主张读《易》把易传放在第一位。更为重要的，朱子在经传关系上，态度犹疑不定，而退溪则坚定地实行经传合观”。这是以对程朱易学的态度来论李退溪易学的高下。其论李栗谷易学也是如此。他认为栗谷用易重穷理知变而不重占卜；视汉代及其以后的象数学派为邪说，予以严厉批评；对程颐《易传》和朱子《本义》都有研究，而在实际接受上受程颐影响显然较深，对朱子的易学观点则有所保留。所以认定李栗谷所取的是“坚定的义理派易学立场”。这些分析遑论在国内易学界，就是在韩国，都可谓前无古人，振聋发聩，足以为治韩国易学史者法。

第五是对卦变说的否定。卦变说是象数派易学的理论骨干之一，金老当年曾给学生拟出《周易》研究的十个难题，卦变说就是其中之一。在金老诸门人中，吕先生研究卦变说虽晚，但成绩空前，值得大书特书。吕先

生认为《周易》只讲卦之生成，不讲卦变。卦变说是汉人京房、虞翻及宋人李挺之、朱熹、俞琰等人逐步创造出来的。卦变是汉人所创众多易例中的一种，不能说互体、反对、旁通、升降等也是卦变。卦变说建立在对《彖传》上下往来内外终始八字错误理解的基础上，其要害是认为六十四卦生成之后卦体继续变动，继续相互生成，故卦变说是一个混乱的、错误的生成论体系。宋人苏轼、程颐及清人李惇未能从根本上批倒卦变说。在理论上彻底批倒卦变说的是清初胡煦的《周易函书》。胡氏发前人之所未发，用“体卦主爻”说解释《彖传》上下往来内外终始八字，至为正确。吕先生此论，是对卦变研究的一个总结，是易学史研究的一大突破，值得治象数易者深思。

吕先生既是经师，也是人师。我每有一点微小的进步，吕先生或写信，或打电话，总是予以鼓励、肯定。记得当年《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稿成，吕先生就极力推荐，在《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学术委员会的专家评审会上予以高度评价。我到长春看望病中的金老，手捧书稿向吕先生索序，吕先生不顾自己也有病在身，一口应承，我刚从长春回到北京，就收到了吕先生寄来的序，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言表。去年我刚在《周易研究》第5期上发表了《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一文，吕先生就打来电话，予以激赏。我写《周易经传十五讲》，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在电话里与吕先生讨论，吕先生非常高兴，索要书稿。看到书稿后，吕先生评价极高，要我允许他引用。这种奖掖后进、不耻下问的胸襟，每每给我给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我与山东大学的王新春教授谈及吕先生，他说他们山大易学研究中心师生们的评价也与我一样。可见这并非我一人的私见，而是学界的公论。

以上所论，只是自己读吕先生书的一些粗浅感受，所谓管中窥豹，挂一漏万，要详细了解吕先生的易学成就和其为人，我们还是读读吕先生的原书吧！

廖名春

2004年9月13日于回龙观新居





# 附录





# 廖名春易学论著目录

## (一) 书

1.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韩文本，汉城：艺文出版社，1994年、2005年。
2. 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3. 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
4.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廖名春编：《周易二十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6. 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7. 朱熹撰、廖名春点校：《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33

## (二) 论文

1. 《读〈周易全解〉》（与梁伟弦合作），《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
2. 《现代易学通论》，《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3. 《帛书〈周易系辞传〉异文初考》，《1993年海峡两岸黄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4. 《帛书〈系辞〉释文再补》，《周易研究》1993年第5期。
5. 《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
6. 《论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7. 《帛书〈二三子问〉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8. 《帛书〈易之义〉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3年。

9. 《帛书〈要〉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0. 《帛书〈繆和〉、〈昭力〉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1. 《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与陈松长合作），《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2. 《“大衍之数”章与帛书〈系辞〉》，《中国文化》第9期，1994年2月；《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

13. 《帛书易传引〈易〉考》，《汉学研究》第12卷第2期，1994年。

14. 《帛书释〈要〉》，《中国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

15. 《帛书〈系辞〉释文补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2期，1994年。

16. 《论帛书〈易传〉与帛书〈易经〉的关系》，《孔子研究》1994年第4期。

17. 《魏源易学初探》，《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18. 《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易学集成》第三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9. 《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20. 《帛书〈二三子〉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

21. 《帛书〈系辞〉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

22. 《帛书〈易之义〉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

23. 《帛书〈要〉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

24. 《帛书〈繆和〉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北京：华夏出

版社，1995 年。

25. 《帛书〈昭力〉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 1 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年。

26. 《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关系及学派性质问题续论》，《国际易学研究》第 1 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年。

27. 《帛书〈易传〉与先天卦位说》，《易医文化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年。

28. 《〈彖传〉〈大象传〉释卦次序考》，《周易研究》1995 年第 3 期。

29. 《帛书〈易传〉概论》，《易学心知》，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年。

30. 《帛书〈易传〉象数说探微》，台北：《汉学研究》第 13 卷第 2 期，1995 年。

31. 《关于帛书易传的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 年第 6 期。

32. 《浅谈〈易传〉的象数与义理》，《华夏文化》1996 年第 1 期。

33. 《〈论语〉“五十以学”章新证》，《中国文化研究》1996 年第 1 期。

34. 《〈说卦〉新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6 卷第 3 期，1996 年 9 月。

35. 《关于帛书易传整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鹅湖》1996 年第 3 期。

36. 《从先秦秦汉文献论〈周易〉本经的作者问题》，台北：《孔孟学报》第 71 期，1996 年。

37. 《从帛书易传论先天卦位说的起源》，《庆祝金景芳先生九五寿辰论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年。

38. 《〈周易·说卦传〉错简说新考》，《周易研究》1997 年第 2 期。

39. 《从语言的比较论周易本经的成书年代》，《经学讨研》（兰州大学经学研究所论文选辑）第一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年。

40. 《〈大象传〉早于〈彖传〉论》，《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年。

41. 《从荆门楚简论先秦儒家与周易的关系》，台北：《汉学研究》第







18 卷 1 期，2000 年 6 月。

42. 《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五考》，《周易研究》1999 年第 1 期。

43. 《帛书〈二三子〉、〈要〉校释五则》，《国际易学研究》第 5 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年。

44. 《坤卦卦名探原兼论八卦卦气说产生的时代》，《东南学术》2000 年第 1 期。

45.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 年第 3 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2001 年第 1 期。

46. 《周易丰卦卦爻辞新考》，《国际易学研究》第 6 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年。

47. 《秦简〈归藏〉管窥》，《周易研究》2001 年第 2 期。

48. 《李衡眉先生易学研究述评》，《李衡眉先生纪念文集》，济南：泰山出版社，2002 年。

49. 《试论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周易研究》2002 年第 5 期。

50. 《帛书〈衷〉校释（一）》，《周秦汉唐研究》创刊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年。

51. 《帛书〈衷〉校释（二）》，《国际易学研究》第 7 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 年。

52. 《八卦次序试论》，《遯亨集——吕绍纲教授古稀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年。

53. 《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周易研究》2003 年第 5 期。

54. 《钱穆先生孔子与〈周易〉关系说考辨》，《河北学刊》2004 年第 2 期。

55. 《楚简周易颐卦试释》，《中国哲学与易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56. 《楚简周易大畜卦再释》，《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

57. 《楚简周易校释记（一）》，《周易研究》2004 年第 3 期。

58. 《楚简周易校释记（二）》，《周易研究》2004 年第 5 期。

59. 《帛书〈衷〉篇疑难字考》，《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

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年。

60. 《〈周易·杂卦传〉的再研究》，台湾辅仁大学图书馆编《2004 年古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辅仁大学出版，2004 年。

61. 《楚简周易豫卦再释》，《出土文献研究》第 6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62. 《二二相耦，相反为义——〈周易〉卦义新论》，台湾《哲学与文化》月刊第 31 卷第 4 期，2004 年。

63. 《楚简〈周易〉豫卦再释》，《出土文献研究》第 6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64. 《〈吕绍纲易学文选〉序》，《〈周易〉的哲学精神——吕绍纲易学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65. 《〈周易〉惕义考——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的互证》，《国际易学研究》第八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年。

66. 《楚简〈周易〉遯卦六二爻辞新释》，《周易研究》2005 年第 4 期。

67. 《楚简周易睽卦新释》，《周易研究》2006 年第 4 期。

68. 《释〈周易〉之“童”》，《周易研究》2007 年第 1 期

69. 《文王演〈周易〉的真相》，《中华遗产》2007 年第 7 期。

70. 《访大陆易学专家——廖名春》（何淑蕓整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17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

71. 《〈周易·乾〉卦新释》，《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3 期。

72. 《从“乾”“坤”的本字论〈周易〉的哲学内涵》，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 9 辑，2008 年 2 月。

73. 《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新释》，《周易研究》2008 年第 4 期。

74. 《周易蒙卦新释》，《国际易学研究》第 10 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年。

75. 《〈周易·夬〉卦九二爻辞新释》，《中华国学研究》创刊号，2008 年。

76. 《从新出简帛释〈周易·萃〉卦初六爻辞》，《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1 期。

77. 《〈帛书要篇校释〉序》，《周易研究》2009 年第 4 期。

78. 《〈周易系辞传〉乾专直新释》，《周易经传文献新论》，台湾：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 年。

79. 《〈周易·晋〉卦爻辞新释》，《社会科学战线》2010 年第 4 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10 年第 8 期。

80. 《〈周易〉比、履、离、泰四卦爻辞零释》，《周易研究》2010 年第 5 期。

81. 《〈周易本义〉（点校本）前言》，《炎黄文化研究》，第 11 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年。

82. 《〈周易〉释“艰”》，《周易研究》2011 年第 4 期。

83. 《〈左传〉、〈国语〉易筮言“八”解》，《国学集刊》2012 年第 1 期。

# 访大陆《易》学专家廖名春教授

林庆彰访问，何淑苹整理<sup>①</sup>

时间：2005年3月29日晚上9：00

地点：台北福华文教会馆八楼808室

整理者按：本文采访题目系由中研院文哲所林庆彰教授拟订，助理袁明嵘先生协助录音，再交由本人整理。为便于读者阅读，故对廖教授提及的专有名词酌加注释。本文初稿完成后，承蒙廖教授以及林庆彰、孙剑秋、蔡长林三位教授拨冗审阅，谨申谢忱。

## 一、可否请您先谈一谈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历程

我初小读湖南武冈洞庭小学，是妈妈教书的学校。高小读的是县里头的武师附小。高小读了还不到一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于是回到家乡德江小学读书，所以小学读了三个地方。后来初中在村子里的高桥公社二中读。高中读的也是公社的学校（高桥公社中学）。所以初中、高中读的都算是很差的学校。而且那时候因为适逢“文化大革命”，没有教材，所以学习的都是油印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那时能看到的书很少，历史也没学过，地理也没学过，因为学校没开这个课。毕竟是在乡里公社的学校，师资很有限。

高中毕业后，就在高桥公社德江大队第十生产队沙子坪老家劳动。这时已经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父亲被解放，重新工作，担任县文教局副局长，图书馆那时候归他们管，所以我那时跟图书馆人员比较熟，看了一些闲书，包

<sup>①</sup> 林庆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何淑苹，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生。





括《论语译注》、<sup>①</sup>《中国古代散文选》等。因为我算是知识青年，一九七六年就被推荐到了邵阳师专去读中文科。当时是两年制的，“文革”还没结束，所以也还没有教材，学生学得最多的就是毛主席的诗词。（林：像是《沁园春·雪》<sup>②</sup>之类的。）那时我们学校里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老师，特别是教古汉语、文选的一些老师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读师专时在古汉语方面学得比较好。

一九七八年师专毕业后，我就去教中学，在武冈三中教书。由武冈而邵阳，一教就教了七年。教了七年中学也有不错的地方，因为我原本在古汉语方面的程度比较好，加上我教的又是语文学科，所以对古代的作品读得较熟。后来去考研究生，也是一个机缘。本来我最早准备要考的是南开的史学史，恰好那年那位老师不招生。第二年（1985年）我就报考武汉大学。考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把握，大学里的老师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也没去过武汉大学。在勾选学校的时候，我挑了四个学校，作了“取”与“不取”的八个阄。信手一抓，抓住了“武大取”，后来就考进了武汉大学古籍所。实际上那一年武汉大学招生的名额比较多，有古籍整理研究生班，也有汉语史专业。当时我们年纪大的同学都读了研究生班，年纪轻一点的一般就读汉语史，因为研究生班读两年，而汉语史要读三年。

## 二、在武汉大学古籍所和吉林大学古籍所硕、博士班时，修过哪些老师的课，受哪些老师的影响较深

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教我们的老师当中，年纪比较大的有周大璞先生，<sup>③</sup>是作训诂学的学者。另一位老师是宗福邦先生，<sup>④</sup>是黄焯先生的研究生，最近

① 杨伯峻编著：《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台北：华正书局，1986年。

②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的著名词作。全文如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③ 周大璞（1909—1993），字匪石。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专研汉语史、训诂学。曾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所所长、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著有《训诂学要略》《训诂学初稿》等书。

④ 宗福邦（1936—），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专研训诂学、音韵学。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其以十八年时间与武汉大学教授合力完成之《故训汇纂》，颇受学界重视。

编了一本书叫《故训汇纂》。<sup>①</sup>

我们读书的时候，周大璞先生年纪已经很大，学生也比较多，所以主要是宗福邦先生在管理我们。因为同班学生比较多，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学。同学中有年纪大的，年轻的就跟着年纪大的学习。我们古籍整理研究生班加上汉语史专业有十六个同学，经常在一起讨论。我觉得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有两个方面比较突出，第一个是课程比较少，现在读研究生课程太多了，我们每个学期基本上只学一两门课，或者学文字学，或者学训诂学，或者学音韵学。课程虽然少，但是比较集中。我现在的小学工夫就是在读武汉大学时培养出来的。宗福邦先生给我们上音韵学，周大璞先生给我们上汉语史和训诂学，夏渌先生给我们上文字学，廖延唐先生给我们上目录学，李德永先生给我们上《荀子》。我们每学期上一两门课程，所以学的情形还算不错。当时唐长孺先生<sup>②</sup>正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我们有一个同学本科是历史系的，对唐先生他们的东西比较熟悉，就拿了吐鲁番文书来。我一看很感兴趣。后来我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吐鲁番文书，题目叫作《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管窥》。等两年时间到了毕业时，我的论文已经做出来，就先回到湖南。一九八七年七月至一九八九年九月间我在湖南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具体是办一份叫《湖湘论坛》的刊物，担任副主编。工作一年后，再回到学校作论文答辩。当时念汉语史的同学也准备毕业，所以我是读两年书，但是答辩是跟三年级同学一起参加的。

我大学念了两年，研究生也念了两年，所以总共是念了四年书。这四年间主要是学习古籍整理、目录版本、古代汉语，还没有做过什么具体的研究。研究生毕业后，我是在党校工作。我的专业不太适合在党校工作，因为我主要是做古典方面的研究，而党校需要的是现代政治、经济方面的。我看到这个情形，就离开党校，去吉林大学念博士生。之所以会想去吉林大学，

① 宗福邦、陈世铤、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② 唐长孺（1911—1994），江苏吴县人。上海大同大学文科毕业。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兼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书兵志笺正》《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等书。





是因为当时我读了金景芳先生<sup>①</sup>的《古史论集》，<sup>②</sup> 非常欣赏。我有位同学叫康学伟，跟我同一届，我向他介绍金先生的书，建议他先去读，所以他比我早一年去吉林大学念博士。他去了之后第二年（1989年）我才去。

金景芳先生是金毓黼先生<sup>③</sup>的学生。这种学生关系不是我们一般高校毕业的那种。金毓黼先生担任辽宁省教育厅厅长的时候，曾经在全省招聘教育科长，金景芳先生考取了第一名，就到金毓黼先生那里去工作，后来长期担任金毓黼先生的秘书，所以金景芳先生可以算是金毓黼先生教出来的。金毓黼先生就是金安平<sup>④</sup>的祖父。金毓黼先生应该算是当时东北第一号的学者，影响力很大。长期跟随他做事，尽管名义上不算读书，但学问也锻炼出来了。当时张学良兴办了东北大学、东北中学、东北小学，都亲自兼任校长。金景芳老师在关内流浪时是东北中学的教务长。那时东北军和政府之间可能有一些矛盾，东北中学被迫解散，金老师就到了复性书院。

金老师在复性书院读书的时候，熊十力<sup>⑤</sup>实际上还没去，带他们的人是马一浮<sup>⑥</sup>先生，所以金老师是复性书院第一期的学生。金老师后来写了

① 金景芳（1902—2001），辽宁义县人。吉林大学古籍所教授，当代著名史学家。专研《易》学、文献学、先秦史、法制史等。著有《周易全解》（与吕绍纲合著）、《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古史论集》等书。

② 金景芳著：《古史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

③ 金毓黼（1887—1962），原名毓璜，一名玉甫，字蕴庵，又字静庵，别号千华山民，辽宁人。受教于章太炎、梁启超。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尤精于东北地方史。曾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教育厅厅长、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等职，并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史学史》《东北通史》《宋辽金史》等书。

④ 金安平（1950—），一九五〇年出生于台湾，一九六二年举家移民美国维吉尼亚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现任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祖父金毓黼，为近代著名史学家；父金长铭，来台后任教于成功大学建筑系；夫婿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为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现为耶鲁大学中国近现代史讲座教授。著有《The Chinese Century: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中国近百年摄影史》，与史景迁合著）、《Four sisters of Hofei: a history》（中译本书名为《合肥四姐妹》）等书。

⑤ 熊十力（1885—1968），原名升恒，字子贞，湖北黄冈人，当代著名新儒学思想家。著有《新唯识论》《读经示要》等。其著作后汇编为《熊十力全集》十册，由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

⑥ 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号湛翁，浙江绍兴人，当代著名新儒学思想家。著有《复性书院讲录》等。其著作后汇编为《马一浮集》三册，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一本书叫《易通》，他的同乡高亨<sup>①</sup>对这本书评价比较高，因此获得中央政府的一个奖项。政府那时有一个规定，如果得了这个奖就可以直接升教授。<sup>②</sup>金老师凭《易通》这本书，就当上教授了。金老师一九四九年以后主要在吉林大学（当时称为“东北人民大学”）教书。20世纪50年代初写了几篇研究《周易》的文章，学校请冯友兰<sup>③</sup>先生审查，冯友兰不太同意金老师的看法。但匡亚明<sup>④</sup>校长还是让金老师的文章在学报上发表了。我们到吉林大学读博士时，金老师的《周易讲座》一书刚出版，金老师跟我们讲《周易》就讲得比较多。但当时金老师年纪已经很大了，也不上课，我们就经常到他家里去聊聊天，讲讲话。实际给我们上课的人是吕绍纲，<sup>⑤</sup>由吕先生开设《周易》的课程。我们入学的第一门课是《周易》，所以这方面工夫下得就比较多一些。

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金老师有两个题目，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金老师原属意我做《孟子》，结果我另外一个同学想做《孟子》，所以我就改做《荀子》。我在武汉大学念硕士的时候，跟李德永先生<sup>⑥</sup>做过《荀子》，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做了《荀子新探》。<sup>⑦</sup>这本

① 高亨（1890—1986），字晋生，吉林双阳人，当代著名《易》学家。山东大学教授。著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等。其著作后汇编为《高亨著作集林》十卷，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12月出版。

② 当时教育部举办“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金景芳先生以《易通》一书，由金毓黼、高亨两位教授推荐，荣获三等奖。

③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当代著名新儒学思想家。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其著作后汇编为《三松堂全集》，由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 匡亚明（1906—1996），江苏丹阳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苏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著有《孔子评传》等书。

⑤ 吕绍纲（1933—2008），安徽旌德人，著名《易》学家，吉林大学教授。著有《周易阐微》《周易的哲学精神——吕绍纲易学文选》《庚辰存稿》等书。

⑥ 李德永（1924—2009），湖北汉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专研中国哲学史。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和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学会理事、顾问。著有《荀子——西元前三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等书。

⑦ 廖先生于1992年6月以此书获得吉林大学史学博士学位，后由台北文津出版社于1994年2月出版。







书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有些学者经常会提到，包括裘锡圭先生<sup>①</sup>、陈来先生<sup>②</sup>也都提过我的这本书。我做出土材料应该还是比较晚的。

### 三、您可说是《易》学的专家，《易》学著作甚多，请问有哪些创见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完后，学校里没有什么事，刚好当时湖南准备出《马王堆汉墓文物》<sup>③</sup>这本书，其中发表了帛书《系辞》的释文和照片，我有朋友在出版社，就叫我看一下。那时我正准备离开吉林大学，对这些资料很感兴趣，看到原来做的释文错误很多，我就写了一篇《帛书〈系辞〉释文校释》。我毕业时原本要去中山大学历史系，张荣芳先生写信给金老，非常欢迎我去。但是吉林大学原来的老校长匡亚明先生给我们金老写了一封信，希望我去他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我就准备过去。可是吕绍纲先生告诉我，在匡老那边做事不是很容易，他对人要求很严格，跟我的个性不一定合适，又说钱逊说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要人，建议我去清华大学。当时金老要去香山参加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我就陪金老去开会，顺便到了清华大学，跟人事处金处长谈了五分钟就谈妥，结果就去了清华大学。

我在念博士的时候，还写了一部书，叫《周易研究史》<sup>④</sup>，是跟几位同学合写的。因为金老给我们讲《周易》，我们对《周易》很感兴趣，就把历史上研究《周易》的情况大致梳理了一下，于是写出了通史性的这部书。那时朱伯崑先生<sup>⑤</sup>的《易学哲学史》<sup>⑥</sup>出版了第一、第二册，只写到

① 裘锡圭（1935—），浙江宁波人。专研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文字学概要》《古文字论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等书。

② 陈来（1952—），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专研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近现代哲学。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著有《朱子哲学研究》《宋明理学》《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等书。

③ 傅举有、陈松长合著：《马王堆汉墓文物》，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

④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合著：《周易研究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⑤ 朱伯崑（1923—2007），河北省宁河县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当代著名《易》学家。一九五二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长。著有《易学哲学史》《易学漫步》《燕园耕耘录：朱伯崑学术论集》等，并主编有《国际易学研究》《周易知识通览》等书。

⑥ 朱伯崑著：《易学哲学史》，4册，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

宋代，没有写到当代，而我们这本书一直写到一九八九年。我们跟朱先生的书比较起来，首先我们是通史性的书，和朱先生的不同；其次还有我们对《周易》的看法，跟朱先生也有不同。因为我们是跟着老师，抱持比较传统的观念，朱先生则跟冯友兰先生一样，是20世纪以来思想比较先进的学者，强调经传分家、以经解经之类的，我们是比较传统的。这本书是我们三个人合写的。实际上我写先秦部分，另一个同学写汉唐部分，一个同学写宋元部分，我又写了明清到一九八九年，所以我一共写了两个部分。

我写这个《周易研究史》，当然也不能说是很成熟，但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历代研究《易经》的情况摸了一下，把这些线索理了一下，对我研究《周易》很有帮助。现在写《易》学史的人很多，他们写完后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我写完《易》学史之后，就知道自己要做哪些研究。所以后来我就研究帛书《易传》。

我到了清华大学，一报到完，就马上到湖南省博物馆参加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认识了池田知久。<sup>①</sup>池田知久告诉我说他已经拿到帛书《易传》的照片了。当时我就想，他能够拿到照片，为什么我不去想办法拿到？我于是就跟陈松长<sup>②</sup>说。陈松长的老师周秉钧先生<sup>③</sup>，跟我老师周大璞先生是武汉大学的同学，因此学生之间的关系还不错，陈松长就把《易传》几篇的照片拿给我。我根据这批照片作释文，当时也得到了陈鼓应先生<sup>④</sup>的支持。完成释文的那天晚上，我和陈鼓应、王博<sup>⑤</sup>一起到李学勤先生家里，交给李先生，请他帮忙看看。李先生也做了点修改，后来就将它发

① 池田知久（1942—），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中国哲学博士。专研中国思想史。现任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有《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等书。

② 陈松长（1957—），湖南新化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曾任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著有《帛书史话》《马王堆帛书刑德研究论稿》《马王堆帛书竹简文字编》等书。

③ 周秉钧（1916—1993），专研古汉语、《尚书》学，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著有《古汉语纲要》《尚书易解》等书。

④ 陈鼓应（1935—），福建长汀人。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专研中国哲学史、道家。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老庄新论》《庄子今注今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易传与道家思想》等书。

⑤ 王博（1967—），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专研中国哲学史、道家哲学。著有《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易传通论》《庄子哲学》等书。





表出来。<sup>①</sup> 陈鼓应先生认为不应该只发表释文，应该对这批帛书材料作点介绍，于是我就对《二三子》《要》篇等都写了说明的文章。陈鼓应先生催稿催得很急，我一篇接一篇写，就写了四五篇。后来就发表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sup>②</sup> 由于还有《繆和》和《昭力》还没发表，朱伯崑先生对这两篇比较感兴趣，就叫我去做。我就找了湖南省博物馆的馆长熊传薪先生，<sup>③</sup> 他的态度很积极，说我们研究越多对于博物馆越好，所以我就见到并拍摄了全部帛书《易传》的照片。我们把释文发表在朱伯崑先生主办的刊物《国际易学研究》的创刊号上。<sup>④</sup> 这个材料发表后，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帛书《系辞》和今本《系辞》比较起来，少了一些，陈鼓应先生和王葆玟<sup>⑤</sup>他们就认为这些是道家的东西，把儒家的东西去掉了，当时对学界造成很大的影响。我在炎黄文化馆的会议上力辨其非，我发言完后，陈来觉得我讲得很有道理，就邀我写一篇文章跟陈鼓应先生他们作讨论。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帛书《系辞》应该不是道家的东西，跟陈鼓应先生他们论战。

我做帛书《易传》的成绩，第一个是把释文做出来，第二个是把帛书《衷》篇补齐。《衷》原被称作《易之义》，可是它原来的标题叫什么？并不清楚。结果我在湖南博物馆的仓库里把碎片翻出来，把标题找了出来，而且字数也找了出来，约有两千字，把这块补了出来。<sup>⑥</sup> 我们还补了《要》篇前面的部分，因为找到了碎片，它跟今本《系辞》有些地方不同，就根据这个

① 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1993年，第424—435页。

② 文刊《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1993年），包括：《帛书〈二三子问〉简说》（第190—195页）、《帛书〈易之义〉简说》（第196—201页）、《帛书〈要〉简说》（第202—206页）、《帛书〈繆和〉、〈昭力〉简说》（第107—215页）。

③ 熊传薪（1940—），湖南人，专研考古文物。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馆长，现任湖南省收藏协会会长。著有《楚国·楚人·楚文化》等书。

④ 文刊《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1995年），包括：《帛书〈二三子问〉释文》（第7—12页）、《帛书〈系辞〉释文》（第13—19页）、《帛书〈易之义〉释文》（第20—25页）、《帛书〈要〉释文》（第26—29页）、《帛书〈繆和〉释文》（第30—37页）、《帛书〈昭力〉释文》（第38—39页）。

⑤ 王葆玟（1946—），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任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有《西汉经学源流》《今古文经学新论》《老庄学新探》《玄学通论》《正始玄学》等书。

⑥ 见《试论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周易研究》2002年第5期。

补了出来。另外,《要》篇里面有很重要的记载,是关于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贡讨论《周易》的情况。里面讲孔子晚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孔子晚年非常喜欢《周易》,在家就放在席上,出门就把《周易》放在口袋里。子贡就对孔子有批评,他说老师以前说《周易》是卜筮之书,要他们少读,自己现在却对《周易》这么入迷。孔子因而有解释,说《周易》跟筮巫是同途而殊归,都是学《易》,但旨向不同,他是求其“德义”。但是从整个《要》篇来看,子贡也没被孔子说服,两个人反复地在讨论。我从《要》篇中得到一个启示,觉得孔子读《周易》前后《易》学观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在晚年以前,孔子对《周易》是不提倡的,他的这种思想对子贡这些学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到了晚年,孔子改变了,变得很喜欢《周易》。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我做过分析,认为是有原因的。因为《左传》里讲韩宣子到鲁国来,看到《鲁春秋》和《易象》两本书,因而讲到“周公之德”,讲到“周之所以为王”。<sup>①</sup>我们知道《春秋》有“不修春秋”(“鲁春秋”)和“已修春秋”之分,孔子晚年看到《鲁春秋》之后,加了一些东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所以“已修《春秋》”里面有孔子的东西。我想孔子《易》学观的改变,跟《易象》这个书有关系。孔子本来是不重视《周易》的,但是读了《易象》这些东西后,就改变了对《周易》的看法。根据《左传》里面的记载来看,《易象》跟周公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一讲到这本书,就讲到“周公之德”。我进而分析,想要改变孔子思想,一般的人应该是改变不了的,可是如果说这是周公的东西,那么孔子的《易》学观是有改变的可能的,因为孔子对周公是很信服的。所以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分析。<sup>②</sup>

这篇文章出来后,应该还是有些影响的,包括刘述先先生<sup>③</sup>写文章也比较赞成我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彻底解决了一个问题。我们以前研究孔子,往往将孔子的思想看做一成不变的,但《周易》这件事实际上说明了孔子思想是有改变的,这样来看孔子很多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比如讲孔子思想的

① 此事载于《左传·昭公二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矣。”

② 《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③ 刘述先(1934—),江西吉安人。台湾大学哲学系硕士、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特聘讲座。著有《中国哲学与现代化》《熊十力与刘静窗论学书简》《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黄宗羲心学的定位》等书。



时候，有些人讲是以“仁”为中心，有些人则说是以“礼”为中心，都有争论。特别是讲孔子对于天道的看法，对于性的看法，有些人说是“罕言”。实际上孔子讲天的地方也有很多。为什么造成这个现象呢？我觉得是跟孔子晚年思想的变化有关系。因为早年孔子对政治比较热情，到处周游列国从政，到了晚年思想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趋于成熟。从现在的出土材料像郭店简、上海简来看，孔子晚年的东西特别多。而且同样的争议不但发生在《周易》上面，对祭祀也是。你看《要》篇、《鲁邦大旱》和其他文献，孔子老是和子贡发生争议。所以我写《鲁邦大旱》的时候，发现孔子并不反对发生大旱时祭祀鬼神，他是主张利用，但也是跟子贡讲不清楚，子贡不能理解，就发生了很大争议。这跟他对《周易》的态度完全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孔子晚年的思想可能有很大的变化。包括《易传》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晚年的东西。因为我们讲《六经》的时候，实际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讲《诗》《书》《礼》《乐》《易》《春秋》，把《诗》《书》放在前面。按周予同所说，这是所谓今文家的说法，而古文家则是把《周易》摆在第一。我觉得恐怕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我觉得这应该跟孔子思想的变化有关。孔子早年对《周易》不重视，所以对《周易》一书很少研究，因此跟《春秋》排在最后，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到了孔子晚年，我们读帛书《要》篇时就注意到，他对《诗》《书》《礼》《乐》都认为不止百篇，太多了，了解起来、读起来有困难，他就要求大家要读《周易》，读了《周易》后实际上就可以取代其他的，因此对《周易》的看法就比别的经要突出。所以反映在古文家上，就把《周易》排在第一，把它提高上来。所以我觉得《六经》的次序实际上跟孔子思想前后的变化有关。以前我们讲今文经和古文经，老是在讲文字的不同，但是这样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文字上的不同，不能牵扯到六经以哪一经为主的想法，因为这是涉及思想的问题。由于孔子晚年的学生接受了孔子晚年的思想，所以特别突出了《周易》。而孔子早期的学生，因为孔子对《周易》有批评，所以大家自然对《周易》就不太讨论。由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今古文经的起源，从逻辑上来说应该要好一些。所以我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来讨论《六经》次序，批评了周予同的说法。<sup>①</sup>

<sup>①</sup> 《“六经”次序探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周易》的研究，我以前一直是做帛书《易传》，经文一直没有做，因《周易》的经文有很多问题搞不懂，到了最近一两年才开始做经文的研究，我做了十多年传的研究。我们老师以前都主张要由传入经，要由《易传》去理解《易经》，当然跟学界一般的讲法不同。学界一般是经是经、传是传，把经、传分开，但是我觉得由传解经有它好的地方，因为做传的人毕竟比我们后来者更接近作《易》者。这几年下来，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特别是前年发生 SRAS 疫情时，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就关起门来写文章。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讲反对为义，发挥了一下孔颖达他们的说法。我觉得《周易》六十四卦，如果按照《序卦传》的说法，是建立一个历史序列。它从《乾》《坤》开始讲父母，然后《屯》《蒙》是出生，然后再一步步地讲下去，讲到后面就讲不下去了，有它的困难。但是《杂卦传》有个办法，用两两并举的办法，都是一对一对的讲《周易》，用对举现义的办法来讲《周易》。我觉得《说卦传》讲得非常有意思。我后来读屈万里先生<sup>①</sup>的书，看到屈先生其实有非常强烈地讲反对为义的看法，讲反对关系。不过屈先生所讲的反对，并不认为《周易》全部都具有反对的关系，只认为有一部分是。我就把这个理论发挥了一下，认为《周易》的三十二对卦都是反对，就是说它的卦象是反对，它是非复即变，两两相对，它是颠倒的关系，都是一对一对的。它卦形的特点反映在卦义上面，就是反对为义。比如《乾》《坤》，它们卦形是相对的，卦义也是相对的。又好像《屯》《蒙》，也是两两一组，把《屯》卦倒过来就是《蒙》卦，它的卦义也相反，《屯》是草木出生往上面长，《蒙》是蔽，把它盖住了，不让它生长，刚好相反。《需》卦的需是畏缩不前，是等待，这是古义。《讼》卦是争讼。一个是畏缩不前，一个是争讼，刚好卦形是颠倒的关系，卦义也是反对的关系。《师》跟《比》也是如此。《师》卦把它倒过来就是《比》卦，但是实际上《师》是讲打仗，《比》是讲团结、亲比，关系也是相反的。《小畜》跟《履》也是如此。《履》卦把它倒过来就是《小畜》。履就是行，就是走；小

<sup>①</sup>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鱼台人。台湾当代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职于山东省立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并担任国立台湾大学中文所、私立东吴大学中文所等校教授，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专研经学、图书目录学等，著作甚丰，后汇为《屈万里先生全集》，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畜就是止，密云不雨就是止，就是不动。我对《周易》三十二对卦作了分析的结果，它每一对的卦形不但是非复即变，它的卦义也是相反的。所以我就发现了《周易》的对子是它最基本的一个现象，我们讲《周易》是阴阳哲学，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对子的哲学，这些对子是不能够拆开的。掌握了这个原理之后，就可以把《周易》的很多疑难解开。比如说我们知道《谦》的卦义是谦虚，但是古人讲《豫》卦是乐，所以我发现古人的说法是不对的，《豫》的卦义应该是自大，与《谦》刚好是相对。为什么呢？因为《说文解字》解释豫是“象之大者”<sup>①</sup>，就是讲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古人讲豫的时候说“豫贾”，包括《荀子》《史记》这些古书经常都有讲到，意思就是抬高物价。这个东西本来是十元钱，我算他一百元钱，就是豫贾。所以豫有大的意思在内。在秦简《归藏》中，豫字不写作豫，它写作“介”，“介”也是大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知道，实际上《谦》卦是讲谦虚，《豫》卦的本义就是自大，就是我们讲的骄傲自大。<sup>②</sup>《颐》和《大过》是一对卦。我们知道颐和园，颐就是颐养。但是《大过》，以前的人说其义是大为过甚，这样讲实际上是不对的。大过的意思是死，刚好跟颐是相反的。颐是活，大过是死。为什么呢？以前的皇帝死了叫大行皇帝，大行就是大过，过就是行。特别是《系辞传》解释《大过》卦的时候，说古人看到《大过》卦就发现了棺槨，所以《大过》卦就是讲死。我们掌握了这个反对为义的办法，可以把《周易》中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卦义推测出来，对确定卦义是有好处的。

另外，对我们认识《易传》也是有好处的。我们以前读《序卦传》就不知道《周易》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对子，所以往往从《坤》卦讲到《屯》卦，从《蒙》卦讲到《需》卦，实际不能这么讲，因为《周易》是一一对一的。《周易》对子与对子间有什么关系，现在确实还不太清楚，但哪个跟哪个一对，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以这种理论来看，我们觉得《易传》里面其实《杂卦传》解《易》解得很好，但《说卦传》和《序卦传》则有问题。《序卦传》我们知道它实际上走的是《易》外别传的路子，是后人的一种发

① 《说文解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7月11版，第464页上）曰：“豫，象之大者。贾侍中说：不害于物。从象，予声。”

② 以上可参廖先生所撰《楚简〈周易·豫〉卦再释》一文，收入《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挥。在这两天演讲时，我就提到《说卦传》解释《周易》实际上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段、第二段是讲六画卦，那是讲《周易》，下面的九段都是讲八卦，但是讲这些八卦，实际上前人是有所说法的。前人认为“天地定位”，按照邵雍的说法，讲的是先天卦位；讲到“帝出乎震”，谈的是后天八卦、文王八卦。前人从干宝以来，认为“天地定位”这个东西是《归藏易》，认为“帝出乎震”那个东西是《连山易》。他们有这个说法。它们是不是《连山》、是不是《归藏》，这个我们暂时不予讨论，但是证明这些东西不是《周易》，我觉得这一点更重要。为什么能够这么说呢？因为《周易》是以对子为重点的，所以在《周易》里面，《乾》《坤》为一对，《坎》《离》为一对，这些是没问题的，都是一对一对的。六十四卦里面，《震》跟《艮》是一对，《巽》跟《兑》是一对。但是到了《说卦传》，就把对子拆开了，把《震》配了《巽》，《艮》配了《兑》。这个配法按照卦画来看，次序配得很好，是按父母跟六子卦的次序，长男、中男、少男这样一路排下来，很有次序，但是卦义上来看却讲不通。为什么从卦义上来讲讲不通呢？我们知道《乾》《坤》它的卦形是相对的，它的卦义也是相反为义的，《坎》《离》也是如此，《震》跟《艮》，也是如此。我们把《震》颠倒过来就是《艮》。《震》是动，《艮》就是止，它的卦义是相反的。我们知道《巽》是入，《兑》是现，我们现在还讲兑现。一个是入义，一个是现义，刚好是相反的。但是《说卦传》把这个配对打破了，把《震》配《巽》，这样一来卦义就不相配了。因为一个是动，一个是入，没有反对关系。同样《兑》跟《艮》也没有反对关系。它就不懂配对的原理，把它按父母和六子卦的关系重新组合，所以不管是“天地定位”（就是邵雍讲的先天八卦）也好，还是邵雍讲的“帝出乎震”的后天八卦也好，它们都是按乾坤六子，就是父、母、长、中、少这个次序排下来的，它把《周易》原来的配对都打乱了。实际上不管是先天卦位也好，还是后天卦位也好，它把《周易》原来配对的规律都打乱了，所以这些东西严格来说都不属于《周易》系统。<sup>①</sup> 总之，我们掌握了反对为义的这个特点，对《易传》来说，讲

① 以上可参廖先生《八卦次序试论》一文，收入《遯亨集——吕绍纲教授古稀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周易》的高低一眼就可以看穿。因为《周易》是阴阳哲学，阴阳哲学最强调的就是对子。

所以《周易》哪个跟哪个一对，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乾》《坤》在前面，《既济》《未济》在后面，这个我们也是知道的。哪个跟哪个是一对，我们应该把它讲清楚，这个我们是做得到的。所以关于《周易》，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后来根据这个理论，对于《周易》六十四卦的理论，作了一些新的解释，写了《周易经传十五讲》<sup>①</sup>这个书。我现在就准备按照这个想法再做一个《周易》的新注。因为每一经都有它的特点，如果不掌握它的特点去研究，那么做的都还是外围。《周易》就是有这个特点。

很多人说帛书《周易》比今本《周易》还要早，我说的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他们往往只注意到卦画的排列，而忽视了卦德和卦义。因为《周易》的《乾》《坤》，《既济》《未济》，《损》《益》，《泰》《否》，这些东西都是配好的。到了帛书之后，《乾》和《坤》不在一起，《既济》《未济》不在一起，《坎》《离》不在一起，《损》《益》不在一起，《泰》《否》不在一起，你能够说它是原始的吗？肯定《泰》《否》在一起，《既济》《未济》在一起，这才是原始的。他们就不懂这个道理。这是由卦义决定的。

我觉得一直到这几年认识到了反对为义的道理后，我们关于《周易》的看法才算成熟，以前都不算成熟。所以我在清华讲了十多年《周易》，很少讲经，这两年才开始讲得比较多一点。我现在有个计划，打算明年加紧做，包括夏含夷<sup>②</sup>也催我，赶快把新注做出来，所以我准备给《周易》做一个新注。因为现在条件比较充足了，现在你看譬如帛书也有了，阜阳汉简《周易》也有了，战国楚简《周易》也有了，《归藏》也出来了，这些都是前人没看到的東西。根据这些，加上我自己在理论上也提升了，这样做注肯定会有意义些。

①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著名汉学家。专研上古史、《易经》。著有《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孔子之前：中国经典形成研究》（*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古史新探》等书。

我关于《周易》基本上就有这些想法。与我谈得比较多的，可能是吕绍纲先生。吕绍纲先生跟我们金老师合写了《周易全解》，<sup>①</sup>以前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做了修改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吕先生修改的目的，第一是讲经的思想有改变，有发展；第二是看到我的书之后，觉得有些地方要好好修改。

（林：廖先生不好意思，我想插问一句。年轻人如果要读简帛的话，应该要具备哪些条件？）年轻人读简帛的话，我对我的学生，是要求他们简帛和文献要熟悉一种，不要所有的文献都熟，但是一定要熟一种文献，熟一种简帛材料，两样一边熟一种。当然做简帛的话，小学要好。小学就我们而言是要对战国文字熟悉。其实以前在战国文字方面的条件比较不具备，现在条件较好，因为战国文字这几年有很大的发展。（林：那么要如何入门？）入门的话，可以读何琳仪<sup>②</sup>写的《战国古文字典》。<sup>③</sup>再一个是《汉语大字典》<sup>④</sup>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什么字可以先去翻字典，翻完后再来说，这种方法虽然比较笨，但是比较可靠。另外，在传统文献方面，一个是经典文献要熟一种，再来可能要读读《读书杂志》<sup>⑤</sup>这些书，要懂古音。清人学术成就最好的应该是在古音学上，乾嘉学者以声音通训诂，做得最好。文字方面从王国维<sup>⑥</sup>之后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古音学方面还是用清

① 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修定本。

② 何琳仪（1943—2007），吉林大学历史系硕士。专研古文字学。曾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字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战国文字通论》《古币丛考》《战国文字声系》等书。

③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古文声系》，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④ 汉语大字典编纂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共8册，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1990年。

⑤ 《读书杂志》，清代王念孙著，内容系以札记形式，对史、子、集内容作训诂解释。为王氏代表作之一。

⑥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庵），号观堂，浙江海宁县人。晚清民初著名学者。曾任满清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兼京师大学堂农科教习。青年时期从事诗、词、曲文学研究，特别提倡元曲价值。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治学转向古文字、文物考证。民国十二年，因受清帝诏命至北平任南书房行走，负责整理内府藏器和宫中典籍。民国十四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应聘为教授。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投北平西郊颐和园昆明湖自尽而亡，得年仅五十一。著有《观堂集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等数十种。其毕生治学规模宏富，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对于民国以来的学术颇有影响力。





人的那些东西，没有很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要读读王念孙<sup>①</sup>的《读书杂志》这类的书。如果是战国古文字通假方面的话，高亨有《古今通假会典》。<sup>②</sup>要勤用这些书。总之就是哪个东西不懂，一定要去翻字典，不要挖空心思去想，光是想是不行的，思而不学则殆。如果想知道这个字说什么，就去翻《汉语大字典》。如果想知道它的古文字，就去翻《战国古文字典》。翻了这些东西后，十之七八的问题基本上也就解决了。

#### 四、您近年在清华大学和李学勤先生合作，有哪些项目？从李先生那边是否学到什么？您个人从事的项目有哪些

以前我作帛书《易传》释文，请教过李先生。这些年主要是跟李先生做新出简帛方面的研究，包括郭店楚简、上海楚简，我们在一起做。因为我跟李先生两人在同一个单位，做的东西比较接近。报项目的话，一般都是李先生起头，我负责进行，一起合作。再来就是我跟李先生的学术观点比较吻合，李先生强调二重证据法，<sup>③</sup>讲互证；而且李先生跟我们老师关系比较好，他们的学术见解比较接近，就是在研究古代东西时观点较传统，较相信文献。一般搞考古的人是不太相信文献的。现在态度偏激者，是主张不要看文献的。李先生是比较相信文献，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互证，用传世文献来解释出土文献，他往往采用这一条路子。有些人包括我们，可能也有这个毛病，一看到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有不同的地方，马上就把传世文献否认掉，但是李先生不会这样子，他不轻易否认传世文献。我们就受到李先生这个观点的影响。李先生这个观点跟金老师相同，虽然金老师不做出土材料的研究，但是倾向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跟李先生合作，当然很自然地就接受这些东西。

再来是李先生的为人比较平和，没有权威的架子，哪怕是跟一个本科生讲话，都用讨论的语气。所以他越是平等地跟我们讨论问题，我们也就

①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学者称石臞先生，江苏高邮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乞假归，潜心学术，与李惇、汪中、刘台拱等人交游论学。后授工部主事，致力于治河之道。年六十七，以永定河涨引咎辞官。终生勤于读书治学，重视古籍校勘训诂的考据工夫。著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等书。

②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今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

③ 二重证据法系由王国维提出，强调地上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并重的研究方法。

越信服他。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也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辈分比较高，而是完全自觉的活动。包括研究生在内，李先生的研究生和我的研究生，大家都是一起的，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两个人的研究生都是在一起讨论。另外，我们对新的东西，一般反应比较快，而且我们对于比较传统的东西，相对来说也较为重视。这两点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很多做新材料的人，往往对传世文献，特别是对经书不重视，而我们是主张两样并重。像我自己的研究本来是作《周易》，《论语》《荀子》《诗经》我也做过，其他做得则少一点。简单来说，我觉得李先生不仅是个人修养对我们有影响，他的学术观点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以前最早做的研究项目是“帛书《易传》与和先秦秦汉学术史”，是我自己完成的国家研究项目，跟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申请，他们是中宣部的一个机构。我做过很多个人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等，我都做过。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集体项目做得多一些，比如李先生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李先生还点名要我负责文献这一个组，但是说实话我工作做得并不是很多。我们有很多想法，特别对《今本竹书纪年》比较肯定。这一点我们可能跟夏含夷的观点比较接近，但是很多专家不太赞同我们的意见。（林：李先生好像也不太赞成？）李先生实际上主持这个计划，对他自己的意见不会坚持到底。我们这个项目当初打算是给十二万元，他们在里面开会，我们就坐在外面等结果，会还没有开完，李先生就出来，不太高兴，原来一下子砍掉七万元，剩下五万元。经费砍掉了后，我们的工作相对就做得少，所以这个工作我也觉得对李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做得比较少。

另外我还做了一些其他工作，比如说参加了《续修四库全书》的工作。《续修四库全书》的《易类》有四十本，第一到第四十册是我们编的。当时挂名的是我们经部的编辑委员，包括朱伯崑、张善文、<sup>①</sup>我三个。实际上朱先生没有参与这个工作，因为需要他的名字才挂上去的，主要是由张善文和我两个人在做。我们认为当时条件比较好，因为傅璇琮先生是国家古籍小组

<sup>①</sup> 张善文（1949—），福建长乐人。师承《易》学家黄寿祺教授。现任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易学研究所所长。著有《象数与义理》《易经初阶》《历代易家与易学要籍》等。





的秘书长，他要各图书馆善本室的主任把古籍的卡片全部带到北京来。然后我们在人民大学对面的燕山饭店开会，利用卡片把相关的书挑选出来。挑出来以外，当时我们还有一个项目，是做提要，就是做《中国古籍总目提要》。总目已经做了，但是要做提要。后来这个提要做得不太成功，原因是善本部主任李致忠先生带着我们这些人去北京图书馆里看书，把书调出来然后让我们写提要，结果发现条件并不理想。北京图书馆搞到九点多才上班，十点才把书调出来，十一点多一点就要收回去，一天下来读不到两三个小时。我们读了几星期后，觉得这样做不行，搞不出来。所以提要还是要继续做，没有完成。

不过当时我们把书挑出来，国家古籍整理小组学术委员会针对我们挑的书作讨论，看挑得好不好。但是事实上发现这个讨论根本讨论不起来，因为这些专家熟悉的书都是一流的，二流、三流的书他们都没看过。所以《周易》的第一到四十册，实际上是由我们挑出来，然后他们再去书库调出来复印。（林：当时如果说《续修四库全书》编好了，根据那个来写《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可能会比较方便吧！）那里面的帛书《周易》经传释文也是我做的，照道理应该把照片也附上去，但是当时有些照片还没有全部发表出来，没有搞到，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只好发表释文。现在《续修四库全书》的第一篇就是我做的释文，<sup>①</sup>跟全书的体例不同，就是这么造成的。傅璇琮先生当时为什么找上我呢？因为他看了陈来先生写文章引用到我的说法，对我感兴趣，又看了我写的《周易研究史》这本书。傅璇琮先生他当时讲学术研究史表扬了两部书，一本是刘起釭<sup>②</sup>写的《尚书学史》，<sup>③</sup>另一本就是我们的《周易研究史》，所以他后来就邀我们去做《续修四库全书》。（林：不过刘起釭那本《尚书学史》问题好像不少？）喔！那本书要处理的问题也挺多的，

①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册。

② 刘起釭（191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尚书学史》《尚书源流及传本考》《古史续辨》《顾颉刚先生学述》等书。

③ 刘起釭：《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他那个是辨伪学史。(林:台湾的程元敏<sup>①</sup>先生现在正在写一部新的《尚书学史》,就是觉得刘起釪写得还不够好。)

后来郭店楚简出来,我们就做郭店楚简的研究。我跟李先生合作,在学校里面做了一个项目,然后在《周易》方面也合作搞了一个教育部的项目。所以这几年确实都一直跟李先生合作,在李先生的带领下做研究,包括我们的研究生也都是如此。就跟你们差不多,我们也是一个团队。

## 五、请问您未来的研究计划如何

我现在打算在最近一年,把《周易》新注做出来,这是第一个工作。当然这一个是《周易》的简注,再一个包括楚简,再来是帛书《易传》,也要把它做出来。因为现在很多人研究帛书,大的精神有,但是注都没有做出来。(林:您是说马王堆吗?)对,因为注没有出来之前都是不行的。这是出土材料方面我打算做的东西。

另外,我有个想法,想给《论语》作一个新注出来。我昨天下午在台湾师范大学演讲,就是讲《论语》。包括赖贵三<sup>②</sup>教授、林安梧<sup>③</sup>教授,我们在一起讲。我有一些想法,觉得程树德<sup>④</sup>的《集释》、杨伯峻<sup>⑤</sup>的《译注》是我们原来比较相信的两本书,但也有一些问题。杨伯峻《译注》我下乡时一直读它,但最近几年发现了很多问题,所以想做一做新注。现在我感到不足的地方,是注意到日本有做得非常好的,所以我想先把那些书

① 程元敏(1931—),安徽嘉山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毕业,国家文学博士。专研《尚书》学、中国经学史。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现已退休,专力著述。著有《王柏之诗经学》《王柏之生平与学术》《三经新义辑考汇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证》《三国蜀经学》《书序通考》等书。

② 赖贵三(1962—),台湾屏东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博士。专研《易》学。现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著有《焦循年谱新编》《焦循雕菰楼易学研究》等书。

③ 林安梧(1957—),台湾台中人。台湾大学哲学系博士。曾任教于清华大学、佛光大学,现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著有《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存有、意识与实践——熊十力体用哲学之诠释与重建》《中国宗教与意识治疗》《台湾文化治疗:通识教育现象学引论》等书。

④ 程树德(1877—1944),字郁庭,福建福州人。清末进士,公费留日,学习法律,返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著有《中国法制史》《论语集释》等书。

⑤ 杨伯峻(1909—1992),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列子集释》等书。





翻译出来。陈来先生原来有一个想法，因为美国人最近写一个《论语》的书，影响很大。（林：就是《论语辨》<sup>①</sup>吧！）就想要我去做一个回应。但是我觉这种东西单独写一个文章作回应不能解决问题，我应该作一个新注，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所以我对《论语》有这方面的想法。

再来是想做《荀子》。因为我硕、博士都一直做的就是《荀子》。当然王先谦作的《荀子集解》<sup>②</sup>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这几个新注做得不太好。（林：最近几年有一个新注，叫《荀子新注》，<sup>③</sup>台湾有盗印本，但没有写作者，请问是那是谁做的？）《荀子新注》应该是北京大学张岱年先生、<sup>④</sup>楼宇烈先生<sup>⑤</sup>他们作的。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佐藤将之先生<sup>⑥</sup>准备召开一个荀子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要我把大陆的荀子研究写一个综述。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们原来研究荀子，台湾的东西看了一些，不会看很多，基本上是大陆的东西。现在的观念是国外的荀子研究我们都得讲，如果他能够帮我们提供这样的资源，那我们以后研究荀子可能会做得好一些。（林：对，日本研究不少，还有美国也有。）所以他们开这个会，需要这个文章。我知道这种文章不是很容易写，综述的文章是最难写的，但这样对我研究荀子的工作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最近就想做这几个东西。（林：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所的所长李哲贤先生，<sup>⑦</sup>就是在美国研究荀子的，前一阵子他在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中发表美国研究荀子的现况，我可以跟他要一篇文章寄给您。）

① 白牧之、白妙子：《论语辨》（*The original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清]王先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本：《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③ 北大哲学系注释：《荀子新注》，台北：里仁书局，1983年。

④ 张岱年（1901—2004），字季同，别名宇同，河北献县人。当代著名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文化与哲学》《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等书。

⑤ 楼宇烈（1934—），浙江嵊县人。专研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编著有《荀子新注》《王弼集校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等。

⑥ 佐藤将之（1965—），日本人，荷兰莱顿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专研先秦哲学、儒家哲学、政治哲学。

⑦ 李哲贤（1953—），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汉学系博士。现任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长。专研美国汉学、中国思想史等。著有《荀子之核心思想——“礼义之统”及其现代意义》《荀子之名学析论》等书。

如果要做就要做下去，做一点就不好。像台湾这边有李涤生<sup>①</sup>做得《荀子集释》<sup>②</sup>做得也不是太好，包括梁启雄做得《荀子柬释》<sup>③</sup>也不是太好。杨树达先生<sup>④</sup>、高亨先生序写得很好，但是杨先生、高先生是梁启超的学生，梁启雄是梁启超的堂弟，所以就讲了一些客气话，实际上没有他说得那么好。（林：还有三民书局那个《荀子读本》，<sup>⑤</sup>大概也不太好。）我们大陆《荀子》研究做得很多，但是多半不是在正常情况下做的，大部分是在批孔，所以不是学术研究，做得也比较急。包括我们的老师金景芳先生，当时就被派到山东大学，也要他们去做这类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些工作，当然可以先做一部分出来，然后再征求意见，不用太着急，把东西做好一点。（林：这些都已经可以做到六十几岁了。）我想法很多，可是不知道做不做到。

## 六、您来台湾已经很多次，请问您对于台湾学术环境有何看法

我是从二〇〇二年开始来台湾。二〇〇二年来了三次，第一次是师大的会，第二次是台大的会，第三次是宋代经学的会。<sup>⑥</sup>二〇〇三年有两个会，距离很近，我先参加了台大东亚文明中心的会，再出席东吴钱穆先生的会。<sup>⑦</sup>二〇〇四年来一次，是辅仁大学开古籍的会。<sup>⑧</sup>二〇〇五年就是现在来参加台大的会。<sup>⑨</sup>加起来总共六次。（林：这样算不少了。）来台湾的

① 李涤生（1903—1994），国立中兴大学中文系创系主任、教授。著有《荀子集释》等书。

② 李涤生：《荀子集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

③ 梁启雄：《荀子柬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台1版。

④ 杨树达（1884—1956），字遇夫，湖南长沙人。专研文字学、音韵学、文法学。曾任复旦大学教授。著有《汉书管窥》《积微居金文说》《词诠》等书。

⑤ 王忠林编译：《新译荀子读本》，台北：三民书局，1972年。

⑥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儒道学术国际研讨会”，2002年5月25—26日；台湾大学“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6月26—28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宋代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20—22日。

⑦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出土文献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东吴大学“钱穆思想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

⑧ 辅仁大学“2004年古籍学术研讨会”，2004年6月11日。

⑨ 台湾大学哲学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辅仁大学文学院、东吴大学哲学系主办：“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3月25—26日。







次数算是比较多了，所以朱伯崑先生笑说：“十一月开《周易》的会你就不要去了。”

我觉得台湾同行对我们真的是太好了，很让我们感动，不是一个、两个好，是大家都非常热情。而且对于学术都比较认真。我们大陆做学术的人是很多，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认真。跟不认真的人在一起，是没办法谈问题的。我们现在开会，比如谈荀子，常在标题上加上什么荀子与现代化，写的文章没有多大学术意义。台湾这边数量虽然没有大陆多，但是按照百分比来推算，对学术认真的比例还是高一些，这一点我是很有体认的。

再来是台湾这边的学者，像林先生你们，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文献方面下的工夫比较多，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大陆学界比较欠缺的。（林：但是大陆古籍所、文献所不是很多吗？有八十多个。）大陆在文献方面还是以以前的老先生们做的好，现在这些老先生已经一个一个过世了。

我们大陆的学界如果要作一个客观评价的话，就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有很多很不错的学者，但是这帮人现在基本上已经不行了，年龄一算你就知道了。现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毕业的这一帮人，大约也到了六十多岁，这些人大部分在学术上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成就。像李先生、裘先生他们可以算是凤毛麟角，他们是在一种特殊机遇下造就出来的。因为“文革”时期他们做出土材料，那时大家都不干活，只有他们在干。这种机遇是很少的，一般人是没有这个机遇的。一般人在大学的时候都没有好好念书，后来又碰上“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办法做学问。所以他们读书差不多是跟我们同时起步，几乎都是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这些人比较起来，还不如台湾同年龄的程度。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像我们这样五十来岁的一帮人，应该说做研究的比较多，跟台湾的研究水平应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当然大陆也有优势，大陆的优势现在看起来是在新出土材料研究方面，因为我们占有地利之便，而且我们对新出土材料的研究在“文革”期间也始终没有中断过。（林：对！那时候像《考古》《文物》这类刊物都还继续在出刊。）像甲骨文、金文，包括汉简，这些东西日本人也在做，

但是日本人没有重视战国文字的研究，他们没有意识到战国文字是很重要的东西。而李先生他们在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也培养了一批人才，刚好他们博士一毕业，材料就冒了出来，所以这几年间一下子就可以发展起来。（林：对！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日本人现在想要赶上就很困难，因为他们没有培养出这方面的人才。（林：日本人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像白川静，<sup>①</sup>都已经太老了。）我觉得日本研究甲骨文、金文都还是不错的，汉简也很好，不比我们差，但是战国文字他们就不行了。所以这些方面我觉得比台湾要来得好。

不过最近这几年台湾青年研究生进步很大。郭店简的问题他们还弱一些，但是上海简一出来，两岸就利用互联网进行讨论，透过互联网把地域的限制打破。这个材料一出来，两岸学者都在讨论，很多年轻学者进步很快，可以预计的是再过几年，台湾这方面的人才就会培养出来。像今天我演讲结束，就有好几位研究生跑来找我，拿了《出土简帛丛考》<sup>②</sup>要我签名，他们都买了这本书，说明台湾这边的同学对大陆学术是比较敏感的，这就是互联网起了作用。像林先生你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想了解大陆的东西很难，不要说一天、两天，就是用几年也不一定了解，可是现在大陆一出，过两三天台湾这边就可以知道了。缩短了很多时间。研究生间可以互相讨论，联系非常密切，现在我已经没有落后的感觉，看到大陆现在的研究生，我感到精力不如他们，也不如他们细心。

再来，我觉得你们这边的学术制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那边开会，提交论文，随便就搞起来了。不负责任，乱成一气。你们这边有评论，有讨论，这样可以形成自律，相对地使会议论文的质量提高。其实在大陆，我们也是一直想提倡这样搞，但是这样会有几个困难，第一个是经费有问题，第二个是发表的人太多了。（林：台湾主要是有一个好处，会出机票、住宿费、生活费，可是规定要写出一篇文章来，有这个约束力，

① 白川静（1910—2006），一九四三年立命馆大学法文学部汉文学科毕业，一九五四年起任同大学文学部教授，现为立命馆大学荣誉教授。日本著名汉学家。著有《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民俗》《孔子传》《诗经研究·通论篇》等书。其著作后汇编为《白川静著作集》四十卷，由日本平凡社于2002年出版。

② 廖名春：《出土简帛丛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而且有邀特定的人。像我去大陆开了几次《诗经》会，有几百个人，什么人都可以来参加，乱写一通的人也不少。）当然也有好的，可是好的比较少，所以开会变的浪费时间，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所以这是大陆应该学习台湾的。

我在大陆开会是不太讲情面的，可是一个人搞也没办法，大家都是这么做也管不了。我是喜欢批评人的，谁的文章没道理我就直接讲，我是不管他的。为什么呢？我想互相之间提醒还是有好处的，你有问题我告诉你，你信就信，不信就算了。大陆老是讨论很空虚的东西，比如怎样评价孔子，讨论这种无用的问题，而不讲具体的东西。总是对一个历史人物，讨论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讨论这些东西，跟学术没有太大的关系。（林：我们台湾这边也常在讲儒家为什么不讲民主，这样的问题也有点无聊，好像日本人常在讨论儒教是宗教吗？这个也很无聊。因为宗教是很现代化的东西，所以拿来讲，看儒家是不是符合宗教的成分，当然会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我们在北京也经常有这种讨论，比如讲《周易》有没有辩证法，像有人就提出来说：“《周易》怎么可能有辩证法？辩证法是黑格尔提出来的，没有黑格尔怎么会有辩证法？”我就反驳他：“我们讲的是思维方法，不是讲‘辩证法’这个词，这是两回事。”（林：就像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老是在讨论，有点无聊，因为多多少少都有点这个成分嘛！）对，他们老是在讲这两个词。所以我写文章一般题目比较小些，写比较具体的东西，我不想写很大的。当然有些人会说我们是只埋头吃葡萄不开箱。但是我们觉得做这些东西是比较靠得住的。